

上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俄) 亚历山德拉 托尔斯泰 著



托尔斯泰传

世界名人传记文学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天地有正义

托尔斯泰传

上

● 郭锬权 戴启篁 贾 明 译

目 录

作者的话 (I)

译者小记 (1)

第 一 章 托尔斯泰的家世 (1)

第 二 章 初试锋芒 (33)

第 三 章 父亲去世 (49)

第 四 章 转折点 (62)

第 五 章 一个懒散的大学生 (76)

第 六 章 地主 (86)

第 七 章 高加索 (99)

第 八 章 处女作 (118)

第 九 章 懒惰，恼怒，优柔寡断
多瑙河 (133)

第 十 章 塞瓦斯托波尔 (145)

第 十 一 章 彼得堡 (165)

第十二章	挫折	(177)
第十三章	文坛交往国外生活目睹 死刑	(189)
第十四章	“姑奶奶”	(198)
第十五章	小个子音乐家	(205)
第十六章	“让他们往祭坛上啐 唾沫吧!”	(216)
第十七章	“各有灵台别有路”	(230)
第十八章	以爱为纽带的团体	(248)
第十九章	敬爱的长兄去世	(264)
第二十章	“文明的欧洲人”	(273)
第二十一章	社会活动	(286)
第二十二章	争吵	(292)
第二十三章	“我们才几千人，他们是千百 万”	(305)
第二十四章	搜查	(321)
第二十五章	“如果有朝一日我 结婚……”	(334)
第二十六章	“我结婚了，生活幸福” …	(358)
第二十七章	《战争与和平》是怎样诞生 的	(377)
第二十八章	《战争与和平》	(402)

第二十九章	家庭	(436)
第三十章	《我们为什么要让民众 受教育》	(453)
第三十一章	“有个傻念头冒出来”	(470)
第三十二章	艺术家，还是道德家？	(488)
第三十三章	探索	(508)
第三十四章	“疾病”	(526)
第三十五章	开始脱离东正教陀斯妥耶夫斯基 亚历山大二世被刺	(540)
第三十六章	我们的生活分道扬镳了	(557)
第三十七章	什么是真理？	(573)
第三十八章	“走向何方”	(601)
第三十九章	人民的“精神食粮”	(627)
第四十章	“向上帝忏悔，别畏惧 世人”	(647)
第四十一章	“直线”	(658)
第四十二章	托尔斯泰的声望与日俱增 ...	(668)
第四十三章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接受的，唯独 赐给他，谁才能接受。”	(688)
第四十四章	放弃私有财产	(698)
第四十五章	饥饿	(713)
第四十六章	天国在我们心中	(743)

第四十七章	两个世界	(763)
第四十八章	“为什么?”	(780)
第四十九章	迫害	(795)
第五十章	“天父, 助我!”	(816)
第五十一章	“奖赏”与良心的事业	(842)
第五十二章	“显然应该这样”	(859)
第五十三章	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复活》——为 弃绝仪式教派而作	(880)
第五十四章	家庭的不幸	(892)
第五十五章	想写戏剧	(899)
第五十六章	革出教门	(911)
第五十七章	“老头子开始呻吟了”	(929)
第五十八章	“只应当逢迎上帝”	(953)
第五十九章	日俄战争	(968)
第六十章	1905 年革命	(983)
第六十一章	解脱	(998)
第六十二章	托尔斯泰主义和……村警 …	(998)
第六十三章	《我不能沉默》寿辰	(1018)
第六十四章	“心情愈来愈沉重……” …	(1034)
第六十五章	新的考验	(1073)
第六十六章	离别	(1090)

第六十七章	极乐境界	(1107)
第六十八章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 最后一月	(1133)
第六十九章	“世上还有许多人……” ...	(1154)
参考书目		(1184)

作 者 的 话

我知道，我这本书有许多缺点。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才二十六岁，我懂事以后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因此我除了依靠自己的回忆之外，还利用了各种书刊：评论托尔斯泰的著作和关于他的传记，他的已经发表的日记和书信。父亲的手稿，主要是保存在莫斯科的尚未发表的日记和书信，我自然见不到。

再者，我忙于处理其他一些帮助流亡者的事务，只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执笔；况且要超脱当前的现实，有时是残酷的现实，去回忆那些早已逝去的幸福岁月，这也是很困难的。

值得高兴的是，好歹总算把“上帝托付给我这个罪人”的事情完成了。我觉得，我有义务把我所知道的关于父亲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他的认识通通写出

* 本书作者是俄国文坛巨星列夫·托尔斯泰的最小女儿，早年移居美国，一九七九年客死他乡。——译者注

来，因为我的所有长处都是他给的，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托尔斯泰基金会”这个机构的创建，也要归功于他。我想对你们，读者诸君，谈谈我对这个卓越的、和蔼可亲、富于同情心和魅力的、朴质的伟人的爱，使你们更加了解他。……

这个人，我的父亲，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毕生追求善；如果做了错事，走了弯路，遭受挫折，他从不文过饰非，自欺欺人，而是站起来奋然前行。由于具有这些基本品质——温良、谦逊、永不自满，——所以他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不断升华。

我的老朋友、我们这些最后的莫希干人*中间学识最渊博的卓越女性索菲娅·弗拉基米诺夫娜·潘宁娜为我搜集材料，拟订参考书目，提供宝贵意见，甚至耐心地多次誊写我的手稿。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是绝对不可能问世的。

在此，谨向她表示由衷的深切谢意。

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

*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原系美国小说家库柏一部作品的名称。今以之喻没落残存的人物。

译者小记

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以及由此对世界文学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他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文学遗产。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已经远远超越出了俄罗斯的范畴，他属于全世界。托尔斯泰之所以赢得世界声誉，固然是由于他的史诗艺术的魅力和社会批判的激情，但也由于十九世纪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沙皇俄国是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世界文化名人都评论过这位文坛泰斗。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在一九一一年撰写的《托尔斯泰传》中这样写道：

距今一百年前，俄罗斯这个伟大心灵的光焰照亮了大地；这个心灵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曾经是照亮了我们青年时期的最纯洁的光芒。在

十九世纪行将结束时阴霾重重的暮色中，它是颗安慰之星，它的闪光吸引着、抚慰着我们青年人的心灵。在法国，许多人都认为托尔斯泰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朋友，最亲密的挚友，在全欧艺术界中只有他是唯一的知心好友。作为欧洲艺术界中的一员，我一直想给这神圣的纪念奉献我的感激与敬爱之情。

本书作者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是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幼年甚受父亲宠爱。托尔斯泰的晚年和临终前，作者都生活在他的身旁。十月革命后，托尔斯泰娅移居美国。《父亲》一书是她在美国撰写的，在美国俄文报纸《新俄罗斯箴言报》（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上连载，成册在纽约出版后很快就译成了英文，成为一部在美国引起文坛重视和读者轰动的出版物。它以翔实的史料，真挚的情感，朴实无华的语言和深刻的艺术内涵，描绘了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喜怒哀乐和艺术魅力。《父亲》一书不同于已出版的多种列夫·托尔斯泰传记和回忆录，它把托尔斯泰的一生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文学艺术、政治、宗教、教育等有机地揉成一体。这些珍贵的史料将使我国读者耳目一新。本书对专家和研究人員也

将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译文中讹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谨识

1984年8月。

第 一 章

托尔斯泰的家世

我们现在要追溯十九世纪初期那些遥远的年代，想象产生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俄国贵族地主社会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毫无疑问，当时的生活有利于这个阶级的人去从事创作。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优闲自在，或者乘驿马作长途旅行，跋涉泥途，或者读书看报，秉烛夜坐，玄思冥想；他们生儿育女，以传统的骑士精神教育儿女，培养他们勇敢豪迈、热爱祖国的品质，还教育儿女们学习几门外语；他们坚信国家巩固，坚信自己对农民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他们逢年过节必大肆庆祝，上教堂作祷告，生病很少求医，而听凭上帝

意旨的安排，最后不声不响、毫无怨言地死去。他们的庄园里应有尽有：牛、羊、猪、鸡、鸭，六畜兴旺；浓稠的奶酪，新鲜的黄油，可口的甜面包，真是丰衣足食，吉庆有余。狗和马在地主的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地主们以自己的骏马和猎犬自豪，互相吹嘘，炫耀华丽的马车和剽悍的马车夫，并且互相交换。交通不便，积雪成堆，风雪肆虐，沐浴没有澡缸，生活与都市文明隔绝，他们之中谁也不为此而感到苦恼。他们没有见过另一种生活。……

农奴生在庄园，死在庄园，祖祖辈辈为老爷干活。他们往往把厨师或者马车夫的技艺代代相传。他们有时也在马厩里受到惩罚，但是许多农奴仍然与地主家庭结成一体，忘记自己的农奴身份。他们埋怨老爷，伺候少爷，发号施令，总而言之，地主的利益同他们的利益水乳交融。他们对管理紊乱、牛马发病、庄稼歉收以及家里和生产上的种种挫折，比主人更加忧虑。

在地主的庄园里，旅行者、苦行基督教徒、求神的善男信女、食客和帮闲济济一堂，熙熙攘攘。节日前夕，娱乐室里灯火通明，老年人受到尊敬。总之，生活是平静美好的。

列夫·托尔斯泰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他诞生的那座房子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地基上耸立着挺拔的树木。

“你们眼前的这株落叶松，”托尔斯泰说，“它的枝桠荫蔽的地方，就是我出生的那间房子的旧址。……”

他诞生在一张皮沙发上，这张沙发直到他逝世一直摆在他的书屋里；他的几个孩子也都是在这张皮沙发上出生的。

托尔斯泰于 1828 年 8 月 28 日诞生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这所庄园本是他的外祖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的财产。“他是个严肃的人，”托尔斯泰回忆外祖父时说，“但是我从未听说过他有苛待农民的事。农民尊重他，爱戴他，因为他为人公正。”这是一个傲岸狷介的贵族地主，象他这样的人从来不在强者面前低头，他聪明，严峻，感情不外露。他对自己的独生女儿，即托尔斯泰的母亲，爱如掌上明珠，既为她感到骄傲，有些嫉妒，又为她长相难看和性情腼腆而发愁，同时还因为这些感情而生自己的气。一个农奴画家为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画了一张像^①，只要看看这张像的脸部就会明白，那位画家是维妙维肖地画出了伯爵的神态：浓眉锐目，鼻梁端正，微瘪的嘴唇带着嘲

讽，翘起的下巴透露出威严。

这位老公爵的外孙很喜欢外祖父的某些性格。托尔斯泰曾经不无得意地讲述过一些他外祖父的故事，说他品格端方，为人正直。有一次，政府要丈量与雅斯纳雅·波良纳相毗邻的那片国家森林。奉命办理此事的土地丈量员来见沃尔康斯基说， he 可以把一大片国家森林划给公爵，但是请求公爵送他三匹马作为酬谢。沃尔康斯基听了勃然大怒，把那个土地丈量员赶了出去。

餐厅旁边的楼梯口上方挂着一幅棕发胖夫人的画像。这位贵妇名叫瓦莲卡·恩格尔哈德，她曾经是炙手可热的波将金的情妇，后来嫁与戈里曾公爵。这幅画像换了好几个位置，最后被放到顶楼上去了。托尔斯泰常常津津乐道地说：波将金曾经劝沃尔康斯基娶瓦莲卡，公爵大发雷霆：“他凭什么要我娶他的……”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塑造的老公爵鲍尔康斯基，无疑就是他的外祖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的写照。

按照当时的风习，尼古拉·沃尔康斯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列名军籍。1780年，他被任命为叶卡捷

琳娜二世*的侍从，参加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同约瑟夫二世**的会晤，接着又陪同女皇去著名的塔夫利达***巡幸，回朝后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

继叶卡捷琳娜之后登基的保罗一世对军事的要求异常严格，他诏命沃尔康斯基入宫向他作特别的军事条陈，汇报部队的情况。沃尔康斯基认为这道圣旨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象他这样一位军事将领，叶卡捷琳娜女皇过去的随从，竟然受到怀疑和监督！

沃尔康斯基托辞有病，没有去参加检阅。保罗的意旨不容违抗，遂将公爵免职。沃尔康斯基的宦途于是被这次免职所打断。但是他失宠的时间并不长，半年之后又奉召入伍，并被擢升为中将，随后又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军事总督，领上将军衔。

沃尔康斯基晚年退休后，定居在他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主人，很喜欢盖房屋，栽花种树，想方设法改善他的领地。这位公爵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建造的房屋都带着亚历山大一

*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塞耶芙娜（1729—1796年）：1762—1796年间的俄国女皇。

** 约瑟夫二世（1741—1790）：1765—1780年与玛丽娅·德利萨共同执政，后来成为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 克里米亚半岛的旧称。

世时代的风格。那时从意大利聘来一批著名的建筑师，造了许多独具风格的房舍，都是意大利式的半圆形窗子，两俄尺厚的粗面石墙，有台座的屋基。

主人住在一栋宽敞的木结构屋子里，奴仆分居两座石砌的厢房。沃尔康斯基在一座有顶楼的平房里办了一个纺纱场，做工的都是女农奴。这座平房是雅斯纳雅·波良纳最美丽的建筑物。年深月久，房子逐渐下沉，灰泥剥落，于是被改作牲畜圈。但是经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往来于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的旅客，从车窗眺望雅斯纳雅·波良纳时，仍然常常把这座牲畜圈当作托尔斯泰的住宅，因为这座掩映在苍翠的树木丛中的建筑物，显得分外美丽协调。主体建筑淹没在百年老树中间，从铁路上只能见到屋顶。枝叶扶疏、躯干粗壮的椴树树冠在庄园上空构成一个正方形，它们是一代又一代人和许多伟大历史事件的无言的目击者。它们巍然挺立，有的时候披上柔软蓬松的皑皑白雪，有的时候闪耀着一层薄薄的银霜。……夏天，阳光勉强透过浓密的枝叶洒落地上，空气中充满甜丝丝的椴树花的清香，头顶上空蜜蜂成阵，直到很晚还嗡嗡不已。”

据说那时每当公爵沿着林荫道散步的时候，总有一个农奴管乐队跟着他，演奏音乐供他欣赏。5月

间，浓郁的丁香花气息迎面扑来，群蛙鼓噪，夜莺不甘示弱，也放开婉转的歌喉，通宵达旦争鸣不已。大门口有两座圆形砖堡和一座石砌的门岗室，这使人想起当年那些忠实的门岗坚守岗位，日夜不懈，保卫公爵的庄园以防盗贼侵犯的情景。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战争与和平》里描写执拗的沃尔康斯基公爵的一个精彩场面。

老公爵尼古拉·安德烈伊奇·鲍尔康斯基于1805年11月收到瓦西里公爵写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即将同儿子前来拜访。

老鲍尔康斯基对瓦西里公爵的人品向无好感，尤其是因为近来保罗和亚历山大在位期间，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他谈到瓦西里公爵，总是嗤之以鼻。瓦西里公爵应该到达的那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特别不高兴，心气浮躁。

但是，他仍然跟通常一样，八点多钟的时候穿上貂皮领天鹅绒大衣，戴上貂皮帽，出来散步。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沿着通常行走的小路，朝温室走去。小径刚刚打扫出来，两旁的雪地上还留着清晰的笤帚痕，一个雪堆上插着一把铁锹。公爵脸色阴沉，闷闷不乐地在各温室、奴仆住

处和房舍间走了一遍。

“我问你，雪橇能通行吗？”他问那位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到住宅门口、面貌举止都象主人的管家说。

“雪太深了，公爵大人。我已经吩咐把大路上的雪扫干净。”

公爵低着头，走到台阶前。“谢天谢地！”管家暗自庆幸。“满天乌云过去了！”

“雪橇不能通行，大人！”管家补充说。“我听说，大人，有位大臣要来登门拜访大人，是真的吗？”

公爵掉转身朝着管家，眼睛阴沉沉地盯着他。

“你说什么？一位大臣？什么大臣？谁吩咐的？”他声色俱厉地问道。“不给我的女儿公爵小姐扫雪，却给什么大臣扫雪？我和大臣没有来往！”

“公爵大人，我以为……”

“你以为，”公爵喝道，声音越来越急促，说话越来越不连贯，“你以为……你这个恶棍，混蛋！……你以为，我要教训教训你。”说着，他扬起棍子朝阿尔帕蒂奇打去。管家要不是情不自禁地闪开，身上便着了一下。“你以为……你这个混蛋……”他炒爆豆似地嚷道。

阿尔帕蒂奇虽然被自己躲闪挨打这种放肆行为吓慌了，还是走到公爵面前，服服帖帖地低下秃头。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爵虽然嘴里还在嚷着：‘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把路给我埋起来！’……但是再没扬起棍子，接着便奔进房里去了。”

这个场面也许是托尔斯泰从他的外祖父生活中摄取的，更加可能的是，出自他的虚构。但是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个场面绘声绘影地描绘出沃尔康斯基公爵，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里的鲍尔康斯基老公爵狷介傲岸的性格，却是毋庸置疑的。

沃尔康斯基公爵虽然因为女儿容貌不美而烦恼，但是他绝对不希望他的女儿也跟当时的贵族“小姐”一样空虚无聊，庸俗浅薄。他的女儿应当博学多才。于是他自己教授女儿功课。玛丽娅公爵小姐通晓四种语言。此外，父亲还要求她研究农事，就是要“懂得雅斯纳雅·波良纳村的农活”，教授她“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天文学”这些课程，并且同她研究治国之道。总而言之，全面地培养她。^②

这些课程是怎样上的呢？

大概是这样上的吧：公爵小姐怯生生地走进严峻的父亲的书房，两只亮晶晶的眸子注视着他，暗自希望今天终于会博得父亲的欢心，诸事顺遂。

他从不祝福自己的女儿，只是把没有刮过的胡子拉碴的下巴颊冲着女儿，严厉同时又带着关注和爱怜的神情把女儿打量一番，说道：“好的！……来吧，坐下吧！”他拿过一本自己手抄的几何练习本，用一条腿把自己坐的圈椅勾近女儿。

“明天做的功课！”他迅速找出一页，用指甲在上面划出从一节到另一节的记号，说道。

公爵小姐凑近书桌上放的练习本。

“听着，小姐，”老人俯近女儿，眼睛瞅着练习本，把一只胳膊搭在公爵小姐坐的圈椅背上，说道。公爵小姐感到自己被一股早已熟悉的烟草和老年人身上散发出的刺鼻的混合气味裹住了。

“听我说，小姐，这是等边三角形，请注意， abc 角是相等的。……”

公爵小姐提心吊胆地望着父亲那双离她很近的亮闪闪的眼睛，满脸通红，显然什么也没有听懂。她是那样害怕，所以不管父亲的讲解多么清楚，恐惧心理妨碍她听讲。不知是教师的过错呢，还是学生的过错，反正同一情景老是重复：公爵小姐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没听进去，只觉得父亲那张冷冰冰的脸孔在旁边晃动，他的呼吸和气味扑面而来，她恨不得立即离开父亲的书房，回到自己房里去静心

思考算题。老人火了：他把自己坐的圈椅时而挪开，时而移近，折腾得隆隆作响。他忍着性子，但是几乎每次都按捺不住，骂了起来，有时甚至甩练习本。

公爵小姐回答错了。

“哼，真是个笨蛋！”公爵吼道；他推开练习本，猛地扭转身子，但随即站起身来，在房里走一趟，然后双手抚摸着公爵小姐的头发，又重坐下。

他把椅子挪近公爵小姐，继续讲解。

“不能这样呵，”当公爵小姐取过练习本，合上，准备要走的时候，他说：“数学是个了不起的东西，我的小姐。我可不希望你象那些愚蠢的小姐一样。只要锲而不舍，就会爱上它。（他用手摸了摸她的脖子。）脑子里的傻气就会跑掉的。”^③

玛丽娅公爵小姐青春年少的时候，生活是否幸福呢？不见得幸福。就是父亲为了让她长见识，把她带到彼得堡，领她去参观美术陈列馆的时候，她也不象一般青少年人那样无忧无虑，朝气蓬勃，活泼愉快。公爵小姐跟着父亲总是畏畏缩缩，而在社交场合她又出师不利，不为衣冠楚楚的阔少们所垂青。那些穿着镶金饰银的军上装和白色紧身马裤的阔少们，脚下的踢马刺铮铮作响，轻捷地走过镶木地板，飞也

似的奔向容貌俊俏的小姐，邀请她们跳华尔兹舞或者马祖卡舞，却根本不去理睬聪明、高傲而孤独的公爵小姐。公爵小姐和一些姑娘暗自悲伤，满怀惆怅地看着那些华丽服装的阔少们。

公爵小姐只是同她的女友以及其他姑娘在一起的时候，才高高兴兴。同她们在一起，她感到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她描述自己同那些少女们的关系时，说道：“我弹奏音乐，纵情欢笑，同一位女伴嬉戏，谈论爱情的问题；同另一位女伴批评上流社会的空虚，她们俩都爱我爱到发狂的地步。”* 她的智慧、学识和敏捷的才思，在女伴中间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同龄女友们有时聚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公爵小姐给她们讲各种故事，一面讲一面编，听众和讲故事的人都同样地被故事所陶醉。^④

列夫·托尔斯泰从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和他的母亲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身上继承了一些什么品质呢？

他无疑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真正的贵族精神和蔑视权贵的正当的自尊心，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艺术才华，讲故事的本领和丰富的想象力，虚怀若谷，藐视平庸的性格和温文尔雅的风度。

* 原文系法语。

托尔斯泰的性格中还包含着他的双亲和祖先的许多品质。托尔斯泰这个丰富多采的个性不仅是由这些遗传的品质合成的，他还受到生活、教育、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人民，特别是他在其中生长的俄罗斯农民的潜移默化。

我们觉得托尔斯泰朴质无华，可是在这朴质无华之中他又异常复杂；我们觉得他很坚强，可是他又柔软如蜡。他象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一样性情暴躁、严峻，同时他又慈祥、宽厚。他高傲，自尊心很强，但是他又十分顺良，甚至自我谴责，自我贬抑。但是象根红线一样贯穿他一生的主要品德却是博爱，崇高的爱，对自然、人类和动物的爱，以及这种爱所产生的温和与善良。

托尔斯泰的这种善良性格从哪儿来的呢？从母亲那儿来的吗？那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托尔斯泰也许继承了他的祖父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一个极其出色的品质。据说这位老伯爵从未拒绝过别人的请求。他的孙儿也大有祖风，非常难得拒绝别人的请求。

托尔斯泰谈到他的祖父时，总是满怀深情。托尔斯泰家里的人对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也都具有特殊的好感。他那胖乎乎、红朴朴的、象薄饼似的脸庞

显得异常亲切，镜子般地反映出他那纯朴的性格。托尔斯泰喜欢边笑边讲述关于他祖父的故事。据说他的祖父为了举行盛大的宴会，写信从遥远的阿斯特拉汉订购鲟鱼，下头场雪的时候派农奴跟着马车前往荷兰（大家知道，荷兰独特的洗衣和浆衣的方法素负盛名），马车队直到下最后一场雪的时候才赶回莫斯科。

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伯爵不通庶务，轻财好客，善良慷慨。1815年，他被派到喀山当省长，但是由于他生性浑厚，不会管束下级，致使行政机构纪律松弛，部属利用他的宽仁厚道徇私舞弊。有人把这些情况秘密报告彼得堡。检察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此案。托尔斯泰伯爵被免职，但是在案情调查结束之前不得离开喀山。这个厚道寡识的老人经受不住这一屈辱，遂溘然长逝。他是死于强烈的神经刺激呢，还是愤然自戕呢，此事一直是段疑案。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那时二十五岁。各种操劳象雪片似地纷纷落到这个朝气蓬勃、风度翩翩的青年人头上。

父亲的物质状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尼古拉·伊里奇当时对这一点也许并不完全清楚，因为他同父母亲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还不满十八岁，

便为同法国人的战争所吸引，违反双亲的意志毅然从军。

当时的年轻人常常希望在战争中建立功业。尼古拉也是一样，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目睹战争的惨状，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方圆十俄里*之内，陈尸遍野”。他对战争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厌恶，如果不是因为他所属的那个阶层和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所特有的荣誉传统，他无疑是会放弃戎马生涯的。

父亲去世后，尼古拉·伊里奇不得不担负起家务重担，这时他已经领退伍中校的军衔，在莫斯科陆军孤儿学校任职。

老伯爵的全部财产都还了债。娇生惯养，从小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年迈母亲（她是一位公爵小姐，娘家姓戈尔恰柯娃）和姐姐阿玲·奥斯腾—萨根，都要由尼古拉赡养；妹妹彼拉盖娅·伊里尼奇娜已经嫁给喀山尤什柯夫家。

阿玲姑姑，就是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嫁给了奥斯腾—萨根伯爵。当初以为这是一对天生佳偶，但是婚后不久，那位伯爵就开始表现出反常征兆。看来是得了迫害狂。

有一天，“他清早起床，对妻子说，他们俩唯一

* 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

的生路就是逃跑，他已经吩咐套车，马上就出发，要她赶紧准备一下。途中，他从箱子里取出两支手枪，把一支递给姑妈说，要是后面有人追上来，唯一的出路就是互相开枪把对方打死，以免落入仇人手里。

“不幸的是，他们后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伯爵以为仇人追上来了，慌忙拔出手枪，要姑姑开枪打死他，而他则对着姑妈胸膛放了一枪。使伯爵虚惊一杨的那辆马车驶过去了，伯爵从自己的马车里把受了伤、浑身是血的姑妈抱了出来，放在地上，驱车逃之夭夭。当地农民救起姑妈，把她送到牧师那儿，牧师给她包扎好伤口。

“姑妈躺在牧师家里调养，逐渐复元。她丈夫清醒之后，跑来向牧师讲述了她受伤的原委，要求同她见见面。这次见面说来叫人胆寒。伯爵跟所有精神病患者一样，非常狡滑，他装出一副十分后悔，而且十分关心妻子健康的样子。他在妻子身边坐了好一阵，说话完全正常，可是他乘他们俩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企图实现自己的预谋。他假装关心妻子的健康，请她伸出舌头来看看。他妻子刚把舌头吐出来，他便一下抓住，另一只手掏出准备好的保险刀片，想割断它。两人厮打起来，她挣脱身子，叫喊起来。人们闻声赶到房里，按住伯爵，把他送走了。”^⑤

奥斯腾—萨根伯爵被送进疯人院，阿玲则跟着母亲和弟弟一块儿生活。

尼古拉·伊里奇的境遇很艰难。他的家里，就是尼柯尔斯克—维亚节姆斯克庄园里，养着一大群人：与庄园相依为命的老仆人、亲戚和食客。可是他又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因为父亲所欠的债务超过了财产。这位年轻的伯爵不得不把一切都放弃，只留下祖业尼柯尔斯克—维亚节姆斯克庄园，到以后才偿清他所抵押的债务。

好心肠的亲戚们开始关心他的终身大事，想给他物色一个富有的未婚妻。他们看中了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沃尔康斯卡娅。

玛丽娅公爵小姐比尼古拉大四岁。她家业殷富，父亲已经去世，孑然一身。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一位三十四岁的大姑娘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伯爵同玛丽娅·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的结合，称得上是美满姻缘。列夫·托尔斯泰年迈的时候还说，旧式婚姻，特别是在农民家庭，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是往往比恋爱婚姻更加幸福。如火如荼的热情，神魂颠倒的思恋总有结束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互相尊重，而作为夫妻生活的内容和乐趣的子女，则是两者之间的主要纽带。

托尔斯泰伉俪的共同生活虽然短促，却是幸福美满的。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对丈夫，也就是她的几个孩子的父亲感情深厚，而尼古拉·伊里奇对她也很尊重，矢志不渝。

托尔斯泰一家人迁到了沃尔康斯基公爵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居住。尼古拉·伊里奇把老公爵生前动工的那座大房子盖了起来（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尼古拉·伊里奇在家料理生产，打猎，还常常出门办理他父亲遗留的乱麻般的诉讼，将其一一了结。他在家的时候，全家人都很欢快。他照看孩子，同家里的人说笑逗乐，善意的打趣食客和老佣人，妙语联珠，引得大家开怀大笑。他事母至孝，母亲也很喜爱他。

“父亲中等个儿，身材匀称，性格活泼，和蔼可亲，但是眼睛里总是含着忧愁，”托尔斯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他骑在马上，带着狗出去打猎的情景。我后来总是觉得，普希金在《努林伯爵》中描写的出猎场面，是以他为模式写的。”

父亲英姿飒爽，灵活矫健，象骑士一样跨在骏马上的形象，鲜明地印入了孩子的脑海。他是一家之主，大家都注视着他。两名年轻剽悍的骑手，尼古拉

· 伊里奇的爱仆彼得鲁沙和马丘沙带着几只削脸躬背、敛腹长身的猎狗和伯爵喜爱的行走如风的黑眼睛骏马密尔卡，组成第一队。就象通常出猎时一样，大家都感到紧张和激动，狗尖声吠叫，彼得鲁沙和马丘沙兜着圈子，不时吆喝狗。

小略沃奇卡* 望着这幅情景，心中也许感到惆怅，因为他还没长大，不能跨上骏马，跟随父亲一连数小时驰骋在清冷的秋天洒满金色斜阳的收获了的田野上，寻找躲藏在田陇间的野兔。马蹄所经之处，泥土被践踏得发出沙沙的响声。……

列夫·托尔斯泰待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谈吐风趣，热爱大自然，喜欢打猎，体力过人，敏捷而又勇敢，他的这些品质是不是父亲遗传给他的呢？

尼古拉·伊里奇经常出门，而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则呆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料理家业，她同一群忠实的女仆朝夕相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育子女和料理家务上；同时她仍然没有改变过去那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几分感伤情绪的性格。她练习音乐，大量阅读，还写写诗。

在丈夫有一次出门时，她思念丈夫，用法文写了一首诗：

* 列夫的爱称。

啊，夫妻恩爱！心灵的温柔关系！
我们更甜蜜的快乐的食粮和源泉！
永远让你的灿烂火焰充满我们心里，
并在和睦之中满足我们的意愿！
我不向上苍要求荣华，乞讨富贵，
平静地度过一生，我就如愿以偿，
只要丈夫对我保持他的温柔情感，
如同我爱他一样，日子就永远吉祥。

让我们生活象溪水缓缓地流淌，
只在花叶丛中留下浸润过的痕印；
让我们把飞逝的幸福固定在身旁，
永远永远地敏锐感受爱情的欢欣。
对，心告诉我，人们渴望的命运，
上苍大慈大悲，留给了我们两人，
尼古拉和玛丽，联结一起的家姓，
将永远代表两个幸运之至的凡人。

她满怀母亲的激情献身于子女教育。她已经有五个孩子了，他们是：尼古拉，谢尔盖，德米特利，列夫和玛丽娅。

母亲！托尔斯泰赋予这个词多么伟大的意义啊！他在这个词里看到了妇女主要的、神圣的使命，认为这个词代表着他童年时代日夜盼望，可是从来不曾体会过的温暖、关怀和爱抚。如果说他不记得自己的母亲，那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但是他心中另外创造了一个美妙绝伦的母亲的形象，他不仅终身崇敬和热爱这个形象，而且常常在文学作品中描绘它。

“她在我心中是一个那样崇高，那样圣洁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中年时期同使我迷惘的诱惑作斗争时，常常向她在天之灵祈祷，求她帮助我，而这种祈祷总是有求必应的。”^⑥

母亲去世的时候，托尔斯泰才一岁半，所以母亲的音容他不记得了。但是同时在他的想像中，母亲的形象又栩栩如生：“她的两只大眼睛放射出善良而胆怯的光芒，照耀着她那带着病容的瘦削的面孔，使它显得无比美丽。”^⑦

我们从记载长子尼柯连卡* 品行的日志中可以看出，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在子女的教育上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努力。请看：

“1828年5月14日：尼柯连卡今天一整天都很

* 尼古拉的爱称。

乖，听话……遗憾的只是他胆子小一点。傍晚他跟着我散步的时候，竟然被一只甲虫吓了一跳。……”

同年5月16日，她写道：“尼柯连卡从一早起就很乖，认真读书；但是读到一只小鸟被人射死时，他怜悯那只小鸟，哭了起来。……”

一年之后，她在这本日志里写道：“如果他（尼柯连卡）能够逐渐克服胆小的毛病，他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不愧为出色地为祖国服务过的父亲的儿子。”^⑧

从上述以及其它记载里可以看出，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从大儿子幼时起就已经在对他的性格进行细致的分析，尽力纠正他的某些缺点，在他身上培养勇敢、善良、虔信宗教、认真负责、勤勉等品质，也就是她自己所具备的那些品质。

在那栋有四十间房子的三层木结构大屋子里，别有天地。几个孩子由老保姆安努什卡照管。略沃奇卡出生的那年，安努什卡满一百岁。这位老妇人见过普加乔夫。“她的两只眼睛乌黑乌黑，嘴里就剩下一颗牙齿。她是那样老态龙钟，所以孩子们都害怕她。”^⑨

接替安努什卡的保姆名叫安娜·费利波夫娜。安娜·费利波夫娜是个年轻少妇，身材不高，“墩墩

实实，胳膊又短又粗，”托尔斯泰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是一个出身平民的令人感念的人，这种人同她们所照管的孩子的家庭处得很融洽，把自己的利益寄托在照管的孩子的身上。”

祖母彼拉盖娅·尼古拉耶夫娜伯爵夫人备受全家尊敬。她同她的奴仆、食客以及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购买的那个会讲故事的盲人在一起安度晚年。

游方者、基督教苦行僧、疯人和神痴来雅斯纳雅·波良纳投宿，从未遭到过拒绝。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喜欢听他们讲那些不加雕琢的故事。他们受到温暖的接待，管吃管喝，甚至还给盘缠。

托尔斯泰家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他们想要哪怕一个姑娘。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许愿说，如果生个女孩，她就派人到大路上去把遇见的头一个女人请到家里来当教母，不管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后来果然生了个姑娘，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履行了自己的许愿。她派了个人到大路上去，把遇到的头一个女人请到伯爵府。来人身着男装，原来是个神智不清的苦行游方者，名叫玛丽娅·格拉西莫夫娜。她给小托尔斯泰娅举行了洗礼，婴儿便以教母的名字命名——玛丽娅。

在托尔斯泰家的生活中，沃尔康斯基家的老女

管家普拉斯柯维娅·伊萨耶夫娜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生活安逸的女管家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忠心耿耿，笃信宗教，而且想必也跟所有那些过惯了地主家庭生活老农奴一样，喜欢唠唠叨叨，脑子里装着许多关于沃尔康斯基上将的故事；她有几口铁皮包的箱子，在房里点着有香味的树脂净化室内空气，因为那时人们不敢开窗子。

看来全家人都热爱和尊敬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因此，她一去世，家里就群龙无首了。

“据女仆们说，她尽管性情急躁，却善于克制，”列夫·托尔斯泰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她最可贵的品质。她气得满脸通红，甚至哭了起来，但是从不说一句粗野的话。”

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去世，是震动托尔斯泰全家的头一件悲痛的事情。孩子们失去了精明贤惠、温存体贴的慈母，他们的年龄都还很很小，长子尼柯连卡才六岁。

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生下她的唯一的女儿几个月之后，不知得什么病去世了。有人说她死于“产后热”，而有人则说她得的是大脑炎。但是据她的老女仆说，她死于创伤。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喜欢打秋千。有一次，她带着几个贴身使女打秋千，使女想

尽量把她推得高一些，不幸秋千板脱落，她被秋千板重重撞了一下，抱着头站了很久，说不出话来。几个农奴使女惊慌失措，害怕因自己的疏忽大意而受责罚，但是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叫她们只管放心。

“没关系，没关系，”她终于说话了，“不必害怕，我谁也不告诉”。

她去世之后，留下的五个孤儿便由尼古拉·伊里奇和几个姑姑照管了。

如果列夫·托尔斯泰是从他母亲那儿受的最初教育，母亲把她那种令托尔斯泰羡慕不已的温柔的性格传给了年幼的“文尼亚明”（母亲这样叫他），那么他的一生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在他的民间故事《人靠什么生活？》（托尔斯泰认为这篇故事和另一篇《哪儿有爱，那儿便有上帝》，是他的两篇最优秀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道路难寻”这种思想。死神夺走了一对孪生姐妹的母亲的心灵。可是她的死亡对两个小姑娘和收容并教育她们的那个女人，却是有益的。

母亲也许不会让孩子们沾染许多不良习气，托尔斯泰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堕落行为（这些事后来使他十分痛苦）……也许不会有那些痛苦的忏悔，也许不会有那些雄飞高举，就象我们在他一生中所看到

的那样。

托尔斯泰家五个孩子由年迈的祖母和虔信宗教的善良的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姑妈监护。但是操劳和教育孩子们的担子，主要是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承担。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他一生的影响，仅次于他的爸爸和妈妈而居第三位。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祖母娘家戈尔恰科夫家的远亲。她同妹妹莉莎很小就失去父母，成了可怜的孤儿。她还有几个兄弟，被亲戚设法安置。而两个小姑娘，当时在亲友中间名声赫赫、揽权自重的塔季娅娜·谢苗诺夫娜·斯库拉托娃同彼拉盖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决定收养。她们俩卷了两张签放在神案上，祷告完毕，各取其一。结果，丽赞卡* 归斯库拉托娃抚养，皮肤微黑的塔涅奇卡** 则由祖母抚养。

塔涅奇卡跟尼古拉·伊里奇年龄不相上下，与彼拉盖娅和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受一样的教育。她很受宠爱，她那刚强果断的性格也确实招人喜爱。她非常妩媚动人，一头又硬又黑的卷发扎成一根大辫子，象玛瑙似的又黑又亮的眸子透出机灵和活

*：莉莎的爱称。

**：塔季娅娜的爱称。

力。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多岁了，”托尔斯泰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她长得漂亮不漂亮。我只是爱她，爱她的眼睛、音容笑貌、皮肤微黑的小手和手上一条条隆起的青筋。”^⑩

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姑性格善良坚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她这种人能够为了爱而牺牲自己，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制力，她认为她的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也许还有她的快乐就在于此。

“她一定爱我父亲，我父亲也必定爱她，但是她年轻时没有嫁给我父亲，为的是让父亲和家资殷富的我母亲结合；后来也没有嫁给我父亲，因为她不愿意破坏她和我父亲以及我们的纯洁的、富有诗意的关系。……”^⑪

没人怀疑她对尼古拉·伊里奇的一片真情实意。在她去世以前，没人知道她 1836 年 8 月 16 日写给叶戈里斯卡娅的一封短信。她在那封短信中写道：“尼古拉今天向我提出一个奇怪的建议——同他结婚，作他五个孩子的继母，永远同他在一起。我拒绝了头一项建议，答应在我有生之年履行第二项。”

在她去世之后发现的另一小片信笺上，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有些创伤永远不会痊愈。我指的并非我童年时代饱经的悲伤。使我悲痛万分、心如刀纹的是失去了‘尼’。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我对他多么情意缠绵。”^⑫

“她的最大特点是爱，爱一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虽然我很不赞成这一点，”托尔斯泰写道。“她倾注到其他所有人身上的爱，都来自这个中心。我觉得她是为了父亲而爱我们，因为父亲而爱所有的人，她的生命在于爱。”

托尔斯泰在另一处还写道：“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一生有着异常深刻的影响。首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教会了我从精神上领略爱的滋味。她不是谆谆教诲，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以爱感染我。

“我目击身受，知道她以能爱人而感到幸福，于是我也懂得了爱的幸福。其次，她教导我懂得了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的妙处”。^⑬

① 沃尔康斯基公爵的画像现存雅斯纳雅·波良纳。

② 马洛斯特沃夫·谢尔盖因柯：《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创作，1828—1908》圣彼得堡索维金出版社出版，第16页。

③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三部，第三章。

④ 谢·里·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的母亲和外祖父》，第

- 72 页。И·И·比留科夫编辑和注释的《托尔斯泰全集》中《童年回忆》，第一卷，第 258 页。
- ⑤ 《童年回忆》，《列·尼·托尔斯泰全集》，1913 年版，第一卷，第 268 页。
- ⑥ 《列·尼·托尔斯泰的母亲和外祖父》，第 110 页。
- ⑦ 《童年回忆》，第一卷，第 260 页。
- ⑧ 谢·里·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的母亲和外祖父》，第 113 页和 121 页。
- ⑨ 《童年回忆》，《列·尼·托尔斯泰全集》，1913 年版，第一卷，第 227 页。
- ⑩ 《童年回忆》，《全集》，1913 年版，第一卷，第 270 页。
- ⑪ 《童年回忆》，《全集》，1913 年版第一卷，第 270 页。
- ⑫ 同上，第 271 页。原文系法文。
- ⑬ 列宁图书馆手稿部期刊第四期，《塔·亚·叶戈尔里斯卡娅的档案材料》，第 62 页。苏联社会财经出版社 1933 年版。

第 二 章

初 试 锋 芒

“下面便是我平生最初的回忆。……我被捆住，我想把双手抽出来，但是做不到，于是我大哭大叫，这喊声我自己都觉得难听；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有个人站在我旁边，弯着腰，我记不清是谁了。周围的一切模糊不清。不过我记得，一共有两个人。我的喊声对他们产生了作用，他们不知所措，但仍然不按照我的希望给我解绳子，我便越发大叫起来。他们觉得，非这么办（就是捆住我）不行，而就认为是多此一举，我要向他们证明这一点，便大叫大嚷，连自己都感到声音刺耳，可就是控制不住。我并不觉得家里的人对我苛刻和冷酷，因为他们怜悯我，我只觉得命

运对我苛刻和冷酷，所以我可怜自己。我不知道而且永远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是当我还是个吃奶的孩子的时候，我被裹在襁褓里，要把手抽出来呢？还是我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不让我搔身上的癣，把我捆扎起来呢？我是不是象在梦中常发生的那样，把许多印象串联在一起了呢？不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而且是最强烈的印象，倒是真实可靠的，留在我脑海里的不是我的叫喊声，也不是我感到的难受，而是我的印象的复杂错综。我要自由，这自由并不妨碍任何人，但是，我没劲儿，无能为力，而他们却有的是气力”

“另一个印象是愉快的。我坐在木盆里，他们用一种散发出并不难闻的新鲜气味的东西擦我的小身子，我被这种气味裹住了。这大概是糠，我大概是坐在有水的木盆里，我觉得糠这个东西挺新鲜有趣。我第一次见到并且爱上了自己的小身躯和胸前一条条的肋骨；还有光滑的黑木盆，保姆卷起袖子的双手和她的声音，冒着热气的可怕的水，特别是我用小手摸着盆边那种滑溜溜的感觉，都挺有意思。

“我不论怎样苦苦追忆，从出生到三岁，从哺乳，断乳，开始爬行，走步到牙牙学语这段时期，除了这两个印象之外便想不出别的来了。这叫人感到又奇

怪，又害怕。我是何时出生的？何时开始生活的？为什么我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去，到那时，便不能再用语进行回忆了，想到这点便感到愉快，而有时又象现在许多人那样感到害怕呢？难道我学着看东西、听声音、懂事情、说话的时候；难道我咂奶头，粲然微笑，讨母亲欢心的时候，不是生活吗？我生活了，而且生活得很幸福！我现在赖以生活的一切，难道不是那时得到的吗？而且得到那么多，那么快，我在以后的全部生命中所得到的，还不及那时的百分之一。”^①

“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童年啊！”他在他的中篇小说《童年》里写道，“怎能不喜爱，不珍惜童年的回忆呢！这些回忆使人纯洁、高尚，给人提供最佳的享受的源泉。……”^②

“我觉得我童年时代周围的人，从父亲到马车夫，都是异常善良的人。大概是由于我的纯洁的爱象一束明亮的光线，给我照亮了人们（到处都有人）最美好的品质；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异常善良，这种感觉要比只看到他们的缺点正确得多。”^③

小略沃奇卡不愿意看别人的缺点。他觉得，世界是美好的，他热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不能理解，也不相信人世上还有残酷、不公平和怨恨，

他认为不应当有邪恶，邪恶是对无限美好的生活的亵渎和玷污。

干吗要在马厩里鞭打仆人呢？他听说这件事后，十分生气；而当他明白这件事未经父亲许可，如果他预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姑妈或者父亲，本来是可以防止这种无谓的残忍行为发生的，然而他没有那样做，他感到十分痛心。心地异常善良的教师费道尔·伊凡诺维奇干吗要绞死那只一条腿被压断了的狗呢？他由衷热爱的普拉斯柯维娅·伊萨耶夫娜为什么硬要给他灌肠呢？灌肠本来是要给哥哥作的，略沃奇卡对她说，他不用灌肠，可普拉斯柯维娅·伊萨耶夫娜怎么就是不听呢？

“有谁不曾体验过一种美好的感情呢？至少体验过一次，往往在幼年，那时心灵还不曾被窒息我们生命的虚伪所污染。你想爱一切，爱你的亲人、父母和兄弟，爱恶人和敌人，爱狗和马，爱花儿草儿；你唯一的希望是人人称心如意，幸福美满，尤其渴望为所有的人造福，渴望把自己的精力和整个生命献给人类永远幸福愉快的事业。这就是那种美好的感情，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的爱。”

略沃奇卡这个生气勃勃、活泼愉快的宽脸盘的胖孩子满怀信任，满腔热忱地爱一切，爱所有的人，

当得不到同样的回报时，他感到惊奇、迷惘。他爱所有的人，但是在兄妹中间，他对大哥尼古拉的感情最为深沉。尼古拉很象母亲，天资聪慧，为人谦逊，谨严，不随波逐流。

“我同米京卡* 是伙伴，”托尔斯泰写道。“我尊敬尼柯连卡，但是羡慕谢辽沙，爱他，想跟他一样。我羡慕他风度翩翩，羡慕他的音乐——他经常歌唱，——和绘画的才能，羡慕他那爽快的性格，尤其羡慕——说来也真怪，——他那直截了当的个人主义。我念念不忘，老是琢磨——不管对不对，——别人怎样看我，怎样对待我，这破坏了我的生活乐趣。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我特别喜欢别人身上那种与我相反的直截了当的个人主义。因此我特别爱谢辽沙。——‘爱’这个词儿也许用得不恰当。我爱尼柯连卡，而羡慕谢辽沙，谢辽沙身上有一种跟我迥然不同，我所不理解的气质。这就是勃勃的生气，非常可爱的生气，但是我根本不理解，觉得神秘莫测，因而对我特别具有吸引力。

“我希望同尼柯连卡在一起，跟他说话，想事情，至于谢辽沙，我只是想模仿他。”^④

小略沃奇卡在五岁以前同两个小姑娘——妹妹

* 德米特利的爱称。

玛申卡* 和收养的杜涅奇卡** ——住在儿童室，由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一个保姆照料。关于这个杜涅奇卡，托尔斯泰有过一段描写：“杜涅奇卡……挺可爱，朴质文静，但并不聪明，很爱哭。我记得，我已经学会法语了，他们要我教她学法语字母。开始进行得很顺利（我和她都是五岁），后来她大概是累了，把我指的字母乱念一通。我要她再念，她就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了。大人前来，我们俩都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⑤

搬到楼下同几个哥哥住在一起，由教师费道尔·伊凡诺维奇·勒舍尔照管，略沃奇卡可就受罪了。他在《回忆录》里对这件事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被转移到楼下受费道尔·伊凡诺维奇管教，同几个男孩子住在一起，我第一次（因此也就比后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体验到人们叫作‘义务感’和‘背十字架’（每个人都有背十字架的使命）的那种心情。一旦离开熟悉的（长期习惯了的）环境，我感到依依难舍；跟妹妹、保姆和姑妈分居，尤其是跟小床、小帐和小枕分手，我心中兴起一股忧愁，一股诗人的离愁别绪。我正在进入新生活，这种生活是可怕的。

*：玛丽娅的爱称。

**：叶夫多季娅的爱称。

我尽量在这种生活里寻求欢乐，尽量相信费道尔·伊凡诺维奇招引我的甜言蜜语。尽量不理睬那几个男孩子对我这个年幼者的轻视态度，并且宽解自己：一个大男孩子跟女孩子们住在一起是多么难看，跟保姆住在楼上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是心里仍然非常悲伤，我知道，天真烂漫的儿时和幸福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自尊心和义务感支持着我。……”^⑥

小列夫的德国教师费道尔·伊凡诺维奇·勒舍尔知识浅薄，多愁善感，但是心地极其善良，他跟东家处得很好，感情融洽。孩子们都喜爱他，但是略沃奇卡直到失去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师之后，才发现自己对他的爱戴；这在儿童时代是屡见不鲜的。

父亲有时下楼来到孩子们中间，给他们画画儿，同他们做游戏。晚上，略沃奇卡喜欢坐在客厅里，瞧着好摆架子的祖母干些什么。“她翘着长下巴，带着花边包发帽，扎着蝴蝶结……摆牌阵消遣或者拿起金质鼻壶闻闻。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姑妈和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也在客厅围着红木圆桌坐着，其中一人在朗诵。有一次，正当摆牌阵和朗诵进行方酣之际，父亲要姑妈停止朗诵，指了指镜子，低声说了几句话。……原来仆人季杭见父亲在客厅，便趁机溜进他的书房，去偷蔷薇花形大皮烟盒里的烟

叶。父亲瞧着镜子里的人影踮着脚，小心翼翼地挪步。两位姑妈忍俊不禁。祖母好久不解其意，当她明白过来时，也快快活活笑了起来。”略沃奇卡钦佩父亲的宽怀大度，满心高兴，告别的时候，他怀着敬爱的心情吻了吻父亲青筋嶙嶙的白手。

祖母很庄重，全家人对她又尊敬又害怕。但是她有时候也分享全家人共同的欢乐。父亲的两名仆人把祖母抬到扎卡斯采榛子。“这年榛子大丰收，”托尔斯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清楚记得，榛树密密丛丛，（彼得鲁沙和马丘沙）披荆斩棘，开辟一条路，推着祖母坐的双轮车前行。榛子已经成熟，一嘟噜一嘟噜，有的裂着口子，他们把树枝按到祖母面前，祖母把榛子摘入布袋。我们这群孩子自己动手，把树枝弯下来采摘，遇到粗大的榛树则由臂力惊人的费道尔·伊凡诺维奇给我们按住，我们从四面八方一齐动手采摘。但是费道尔·伊凡诺维奇一撒手，榛子树慢慢张开伸直，我们仍然发现有漏网的榛子。我还记得，林中空地很闷热，树荫里则阴凉，散发着树叶的酸涩气味。……”^⑦

俄罗斯中部地带的大自然千姿百态，无与伦比。冬天严寒，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狭窄的道路上布满车辙，路旁竖着稀疏的路标，为裹着皮大衣坐在长毛

蓬松的马拉雪橇里的孤独旅行者指明道路；在多雪的冬天里，农民的房子被雪掩埋，要从雪里刨出来，马车行驶在几乎同屋顶一般高的街道上。冬去春来，道路泥泞，河水泛滥，人们一连数星期与城镇隔绝。河川横流，波涛汹涌，木桥有的被淹没，有的被冲走。但是太阳已经暖洋洋的了。沉甸甸的皮短大衣穿不住了，毡靴被脱下，换上涂了一层油的防水高统靴，板棚和栅栏旁边冒出了暗红色的荨麻和菊苣芽，沟壑里坚硬的积雪慢慢融化，软绵绵的乡间土路上的车辙渐渐干涸、消失，村里又传来经过漫长的冬圈之后放到野外的牛羊欢快的哞哞声和咩咩声。丘陵上蔚蓝色的琉璃草开花了，东一片，西一丛；森林里丛生着芬芳的铃兰草，高大的槲树抽芽了。……

如果说托尔斯泰“喜爱”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大自然，这是不恰当的，他与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同生活，共呼吸。他也喜欢扎卡斯，扎卡斯被一个深谷分开，谷底有一条小溪，春天流水淙淙，冲洗着各种形状的含铁石块。他要求把自己埋葬在这条小溪旁边。他喜爱山岗和草场，那里有一条蜿蜒曲折、面窄水深的小河沃朗卡，盛产鱼虾，草原上牧马的孩子们从陡削的河岸的洞穴里摸鱼捉虾，在篝火上烤了吃。托尔斯泰喜爱莽莽苍苍的国家森林

扎谢卡，这座林子伸展到卡芦加省，林中有许多宽阔的水漫路，夏天也不干涸，还有许多曲径通幽的小路，蕨和蘑菇遍地皆是。……他也喜爱雅斯纳雅·波良纳东边辽阔的田野，农民在那儿自己的份地上从早到晚耕耘，播种，收获，辛勤劳动。托尔斯泰自幼喜爱的地方之一就是格鲁蒙特，那个地方离雅斯纳雅·波良纳三俄里。那儿山谷中有一眼极好的泉水，四乡驰名。托尔斯泰有一段时期每天派人到那里去取一桶水以供饮用。他在《回忆录》里描写了一次格鲁蒙特之游。

“驰来一辆支着圆形车篷和带围边的多座位马车。车夫是尼古拉·费利波维奇，拉套的是一匹涅尔琴斯克枣红马，左辕马毛色浅红，有光泽，膘肥体壮；右辕马毛色乌黑，瘦骨嶙峋。敞篷马车后面是一辆黄颜色的二轮轻便马车，由一匹枣红大马拉着。

“姑妈与几个小姑娘愿意坐哪个座位，就可以坐哪个座位，而我们只能坐在固定的地方。费道尔·伊凡诺维奇坐在右前方赶车，谢辽沙和尼柯连卡坐在他旁边，车身很长，我和米京卡坐在他后面，面面相背，背靠车帮，腿挨着腿。我们沿着扎卡斯的打谷场旁边走，一路欢欢喜喜。……过了桥，沿着河岸进山，驶向村庄，接着进了大门，抵达花园，停在一座小房

子前面。马匹被拴在树上。马儿用蹄子踩着青草，浑身发出强烈的汗味。马车夫们站在树荫里歇息。阳光和阴影交相掠过他们那善良、快活和幸福的脸孔。穿着家常连衣裙的养马的女工玛特连娜连忙迎上前来，她已经等我们很久了，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高兴。我听了她的话不仅相信，而且也不能不相信世上的人都是欢欢喜喜的。姑妈挺喜欢玛特连娜，关切地问她女儿的情况，我们带来的几条狗欢蹦乱跳，母鸡、公鸡、农民的孩子们兴高采烈，马匹、小牛、池塘里的鱼儿和树林里的鸟儿都很快活。玛特连娜和她的女儿拿来一大块黑面包，支起一张好看极了的罕见的桌子，摆上柔软鲜亮的带餐巾花纹的乳渣，象酸奶油一样的乳皮和几陶壶新鲜纯牛奶。我们边吃边喝，接着奔向泉边去喝泉水，费道尔·伊凡诺维奇在池边垂钓，我们围着池塘欢蹦乱跳。我们在格鲁蒙特呆了约莫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兴高采烈地循原路回家。”^⑧

人们平日工作，节日到教堂作祷告，欢度节日。特别欢乐的是圣诞节那几天。圣诞节化妆，新年前夕占卜，这是俄国自古以来的风习。托尔斯泰府上欢天喜地，热闹非凡：仆人（人数很多，约有三十名）全部化妆，进宅表演各种节目，由格里戈利老人伴奏跳

民间舞。通常化妆成熊和牵熊的人以及山羊、土耳其人和农夫。

“我记得，”托尔斯泰在《回忆录》里写道，“有些人妆扮的很漂亮，尤其是玛莎化妆成土耳其女人，显得特别俊俏。……我用一个烧糊的瓶塞子给自己画上胡须，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对镜一瞧，只见自己黑眉乌须，忍俊不禁，可是又要装出一副神气十足的土耳其人的面孔。我们走遍所有的房间，受到各种美食的款待。”^⑨

“略沃奇卡总是活泼愉快，”他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回忆说，“他似乎认为生活总是美好的，而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苦恼，但是不哭鼻子，他往往是因为受感动而哭泣，例如受到爱抚，他就哭了起来。有时候，他兴高采烈，眉开眼笑地跑进房里，象是有什么重大发现要告诉大家似的。他喜欢故作惊人之举。”

例如，托尔斯泰家已经住在莫斯科的时候，略沃奇卡有一次异想天开，幻想自己能够飞翔。我们读童年时代没有在梦中领略过飞翔的幸福呢？你凭着力量的力量突然感到自己能够飞起来，冉冉上升，飘浮于天花板下面。这种梦是那样逼真，就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小列夫也许是想入非非，异想天开，认为自己已经懂得了飞翔的奥秘，只要用两只小手紧紧抱住双膝，往下一跳，他就可以跟鸟儿一样在空中遨游。全家人都去吃午饭的时候，他决定趁此机会实现自己的壮举。“他爬上顶楼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面院里跳去。……人们在院子里找到了他，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幸而没有摔伤筋骨，只受了点轻微的脑震荡，昏昏沉沉睡了十八个小时，醒来后依然健壮如故。”

五岁的略沃奇卡听了大哥尼古拉杜撰的大荒山和蚂蚁兄弟的故事，不难想象他该多么高兴呵！大哥尼古拉显然受了母亲的遗传，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讲故事的能力。

“大荒山是我记忆中最早、最亲切和最重要的事之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尼柯连卡比我大六岁，我四五岁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到十一岁，正是那个年龄的时候他领着我们登上大荒山。不知怎的，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以您称呼他。他小时候是个出色的孩子，长大以后是个出色的人材。屠格涅夫对他作过十分中肯的评论，说他没有当作家所必备的缺点。他不慕虚荣，不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但他却具有作家的优秀品质：他具有精微的艺术敏感，极其发展的艺术分寸感，好心肠的、快快活活的幽默才能，

永不穷尽的想象力，正确的、道德高尚的人生观，而这一切都不带半点虚夸。……

“当我五岁，米京卡六岁，谢辽沙七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们三个说，他有个秘密法宝，只要找到它，就可以用来使所有的人幸福，不生病，不受苦，大家和睦相处，互敬互爱，成为‘蚂蚁兄弟’（这大概是他听说或者阅读过的关于穆拉夫兄弟的故事之讹音）。我记得，‘蚂蚁’这个词特别动听，使人想起土墩里的蚂蚁。我们甚至还做过蚂蚁兄弟的游戏。其玩法是我们钻进椅子下面，用箱子围住椅子，再用手绢把椅子遮住，紧紧依偎着坐在黑暗中。我记得，这时一种异样的亲热友爱之情油然而生，我很爱做这种游戏。

“‘蚂蚁兄弟’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了，但是主要秘密在于怎样才能使所有的人不受苦，永不争吵，永远幸福呢？——这个秘密据说写在一根绿色棍子上，这根棍子埋在扎卡斯谷口的路边，就是我请求埋葬我的遗体以纪念尼柯连卡的那个地方，因为我总得有个葬身之地。”

“除了这根棍子之外，还有一座什么大荒山，大哥说，只要我们遵守戒律，就领我们去登大荒山。这些戒律是：第一，独自呆在一个角落里，不许想白熊。

我记得，我走到一个角落里站着，但是怎么也忍不住要想白熊。再说第二条：踩着地板上一条缝隙走，不许踩空。第三条，这条比较容易做到：一年之内不许见到兔子，活的，死的，油炸的都不许见。最后，发誓不向任何人泄露这些秘密。……

“象蚂蚁兄弟一样团结友爱，互相依偎在一起——不过不是在用手绢遮住的两张圈椅下面，而是在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上，——仍然是我憧憬的理想境界。我那时真的相信有那么一根绿色棍子，上面写着怎样才能消灭人间的种种罪恶，如何为人类造福；我现在也仍然相信，有一种为人类造福的真理，它一定会被发现。”^⑩

①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1911年第十二版，第一卷，《最初的回忆》。

② 同上，第一卷，第十五章。

③ 同上，第一卷，《童年回忆》。

④ 同上。

⑤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77页。

⑥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1911年第十二版，第一卷，《最初的回忆》。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81和

114 页。

- ⑩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1911 年第十二版，第一卷，《童年回忆》，第九章。

第三章

父 亲 去 世

“读者诸君，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在生命的某个时期您突然发现，您对事物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就象迄今您所见到的一切突然把您未曾见过的另一面转向您似的？”托尔斯泰在他的中篇小说《少年》里叙述全家迁居莫斯科的情况时写道，“我的这种精神变化在旅途第一次发生，我认为，这是我少年的开始。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我们一家，并不是什么事都以我们为中心，还存在着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那些人跟我们完全不同，他们不注意我们，甚至没想到有我们。当然罗，这些事以前我也知道，但是不象现在了解这么清楚，认识这么透彻，

不象现在这么有亲身体会。……沿途经过许多城市和村庄，那里每座房屋都住着至少一户我们这样大小的家庭，妇女和儿童怀着好奇心打量着我们的马车，随即从我们视线内消失，小店主和农民不仅不向我们鞠躬（我已经见惯了别人向我们鞠躬），而且连瞧都不瞧我们一眼。目睹这些情景，我第一次想起一个问题：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那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呢？由此又联想到另一些问题：他们怎样和靠什么过日子的呢？他们怎样教育子女的呢？教他们认字读书吗？让他们出去玩儿吗？责罚他们吗？

“瞧，一辆四匹驿马拉的四轮马车迎面驰来。几张脸孔隔着两俄尺* 亲切地、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但是一晃就过去了。我感到有些奇怪，怎么这些脸孔跟我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瞧，峡谷那边，蓝天白云之间耸立着一座绿顶的乡村教堂；瞧，那儿有一座村庄，地主宅第的红色屋顶和葱笼的花园交相辉映。那座宅第里住的是什么呢？有小孩儿、父母和教师吗？我们干嘛不把车子开进去，同主人结识结识呢？”^①

父亲、祖母、姑妈、姑妈的养女阿林·巴莎、孩

* 一俄尺等于〇·七一米。

子们和仆役举家于 1836 年迁到莫斯科，从此小托尔斯泰面前展现出一个新世界。

全家人好不兴奋，忙成一团！勤劳的农奴仆人穿梭往来，磕磕碰碰，把什物统统搬出来，塞进马车；马匹在大门口打着响鼻，跺着蹄子，狗尖声叫，猎狗米尔卡深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忧郁的神色瞧热闹，因为它被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终于拾掇停当，全家上下照老规矩在客厅肃然就座，作祷告，划十字，接着就出发。祖母、姑妈和使女坐在一辆由六匹马拉的四轮车的前边。这辆马车可非同一般！它简直是一座安装在巨轮上的房屋，容载量大，座位宽大，座位下面还有什物间。什物间里一应俱全：食物盒呀，镜子呀，祖母用的软枕呀，甚至还有儿童厕所——一个有圆孔的座位。尼古拉·伊里奇也在这辆马车里，他轮流把几个孩子叫到自己身边。雅斯纳雅·波良纳距莫斯科二百俄里，在那个时代是一次长途旅行。沿途在驿站换了几次马，轮换的马前一天就在那里等着了。

车队走完“小道”，经过一座座圆形砖塔，便上了柳树夹道的通往莫斯科的宽广“大道”。这条“大道”还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修筑的，与雅森卡河并行，打克拉皮文县跟图拉县分界处的那座方形矮砖

塔旁边经过，纵贯整个俄国。方砖塔也建于叶卡捷琳娜朝代，塔顶有一只铁鹰。

呵，莫斯科！读者诸君，你们中间谁若不是出生农村，没有在田野和森林，家人和亲友中间生活了一辈子，怎么能体会到一个破天荒第一次见到莫斯科的八岁幼童的心情呢？这个孩子只是听说或者从书中读到过关于莫斯科的情况：那儿有许多古老的石砌圆柱住宅，有不计其数的蓝色和绿色教堂，教堂的圆顶金碧辉煌，十字架金光灿烂；卵石马路颠簸得叫人没法忍受，行人往来如同穿梭。事事新奇，十分有趣。车队驶入莫斯科的时候，父亲给略沃奇卡讲关于莫斯科的故事，略沃奇卡只字不漏地听着。

托尔斯泰一家人住一座轩敞舒适的房子，生活方式很少变化。他们有自己的马匹，仍然由农奴仆人饲养。孩子们都念书，教师登门来上课。尼柯连卡已经十四岁，正准备考大学。略沃奇卡学习不好，但是仍然对周围的一切怀有强烈的兴趣，跟着费道尔·伊凡诺维奇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游逛。父亲有时在家，有时出门，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同过去一样疼爱孩子们，体贴入微。

尼古拉·伊里奇是怎样去世的，是谁把噩耗告诉祖母和全家人的，谁也不知其详。他到图拉去办

事，不幸从那里传来噩耗。他有街上走着走着，突然感到不适，一头栽倒地上，不省人事，便与世长辞了。据说是他的随身仆人彼得鲁沙和马丘沙兄弟俩谋财害命，把他毒死的。尼古拉·伊里奇随身携带的款项和票据均不翼而飞。那笔款项始终没有找到，而票据过了一段时期被一个神秘的女乞丐送到莫斯科托尔斯泰家中，据那个女乞丐说，她是在一座教堂前的台阶上捡到的。

全家人悲痛欲绝。孩子们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祖母失去了她的独生子，失去了她生活中的欢乐和骄傲，阿玲姑妈失去了她热爱的兄长，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失去了她终生默默地、无私地热爱着的人。

略沃奇卡起初不相信父亲当真去世了。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精力旺盛、风度翩翩、乐观爽朗的人突然与世长辞，再也见不着他的音容笑貌了，这对略沃奇卡是不可思议的事。必定是讹传。他在街上蹀躞，从迎面走来的行人中间寻找父亲。……他等待着，希望有一天见到他。……略沃奇卡心情十分沉痛，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他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父亲。

祖母起初也不相信。她心如刀绞，卧病不起，不

到一年就逝世了。

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奥斯腾—萨根姑妈，即阿玲姑妈，是托尔斯泰家最近的亲戚，她被指定为孩子们的监护人。

托尔斯泰家的财产交给监护会经管。为了节省开支，托尔斯泰家搬到一栋比较简朴的房子里居住。对于生活的变迁，谁也不觉得苦恼，倒反而都喜欢这座五室小新居。这座房子是略沃奇卡有一次跟着费道尔·伊凡诺维奇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游玩时，偶然看中的。略沃奇卡对于祖母的去世，并不很悲痛，只是第一次看见死人感到怪害怕的。他另有心事：心地极其善良的德国教师费道尔·伊凡诺维奇退休了，还在祖母生前略沃奇卡就被交给新聘的家庭教师圣汤姆教育。圣汤姆是个见识浅陋、妄自尊大的法国人，敏感的小略沃奇卡对他那股矫揉造作和近乎戏剧性的表演十分厌恶。圣汤姆有他的教育理论和规矩，他看不起善良的德国教师那套愚蠢的、温情主义的心理学议论，不把他放在眼里。费道尔·伊凡诺维奇没有任何教育理论，知识贫乏，也没有规定严格的纪律，他只是热爱自己的学生，了解他们，敏锐地分析他们的性格特点。

圣汤姆刚愎自用，轻视费道尔·伊凡诺维奇，不

愿意了解他们兄弟各自的特点，——这对一个教师是异常重要的，所以略沃奇卡不喜欢他。

“这是一种真正的仇恨，”托尔斯泰写道，“这种仇恨使你对值得尊敬的人产生一种压抑不住的厌恶，觉得他的头发、脖子、四肢、步态、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都不顺眼，同时你又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吸到他身边，惴惴不安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②

这个敏感、随时准备百倍地报答对他的爱护、关怀和善意的孩子受了多大的痛苦，想起来都叫人胆寒。“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托尔斯泰在《少年》里回忆说，“圣若尔（圣汤姆）指着面前地板，命令我跪下，我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一动也不动，气得脸色苍白，心里暗自说：宁死也不下跪。他用尽全身之力按我的肩膀，扭伤了我的胳膊，终于勉强使我跪下。……”^③

这个场面是否托尔斯泰虚构，不得而知，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记不起因为什么事，总之是一件不值得计较的小事，圣汤姆首先是把我锁在房里，后来还威胁说要用树枝抽我。我满腔怒火，气愤极了，不仅厌恶圣汤姆，而且痛恨他想加之于我的暴力。”^④

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幸而逐渐有所缓和，小列夫对这位家庭教师的仇恨也渐渐消减。这个顾影自怜的法国佬虽然呆头笨脑，也许看出他的学生有些出类拔萃的地方。他曾经说：“这孩子聪明极了。是个小莫里哀。”^⑤

岁月如流。小列夫的心灵仍然渴望爱抚和温暖。这种心情时而表现为对漂亮的、自视甚高的男孩萨沙·穆欣—普希金的爱慕，可是，萨沙却瞧不起这个头发蓬乱、腼腆、长着两只灰色小眼睛的孩子；那种渴望爱抚的心情时而表现为对美丽的小姑娘索涅奇卡·卡洛申娜的眷恋。小列夫热爱他们俩，但是并不期望得到他们的回报，而满足于自己单方面对他们的感情。他在《童年》里写道：“我心中充满爱的欢乐，我不要求更大的幸福，不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求这种爱永不衰竭就如愿已足。我觉得这就挺好了”。

他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其貌不扬，他感到孤单。他寻求爱抚，可是，没有人爱抚他；他寻求自强之路或者某种帮助他摆脱不受尊重的处境的办法，但是没有找到；他寻求赞赏，而得到的却是嘲笑，他没有被人了解。给他们兄弟三个授课的那个大学生，谈到他们兄弟时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谢尔盖既有志气，

也有才能；德米特利有志气，但无才能；而列夫既无志气，又无才能。”^⑥

可是略沃奇卡觉得自己有才能，他觉得，他具有旁人所无而他独有的特殊的禀赋，他并非无足轻重之人。但是不管他怎样努力，他还是跳不出窘境。他怀着一片赤诚之心如醉如痴地爱着萨沙·穆欣—普希金，萨沙为什么瞧不起他呢？为什么索涅奇卡·卡洛申娜全然不理睬他呢？为什么老师认为他平庸无能呢？

“我常常感到悲观失望：我寻思，象我这副长相——大鼻头，厚嘴唇，两只灰色小眼睛，——在世界上是不会有幸福的。我祈求上帝显灵，使我成为一个美男子，我甘愿舍弃我现有的一切以及将来可能有的的一切，以换取一张漂亮的脸蛋。”^⑦

略沃奇卡的父母要是还健在，他们一定会帮助他发扬他身上潜在的美德——向善，富于同情心和谦虚。他们也许会发现他的艺术火花，因为略沃奇卡还在童稚的时候，就曾经感情洋溢地背诵过他十分喜爱的普希金的两首诗《别了，自由的元素！》和《命运已定，伟人逝世了》，父亲发现他有文艺才华。但是略沃奇卡形影相吊，忽东忽西。

有一段时期，他被爱国主义感情所控制。这是在

尼古拉一世陛下驾临莫斯科之后，他幻想在战争中建功立业。

“我去当骠骑兵，去打仗，”他在中篇小说《少年》里描写了自己被那个可恨的家庭教师禁闭在漆黑的贮藏室里，脑子里产生的冥想。“敌人从四面八方朝我扑来，我抡起马刀，砍倒一个，再抡起马刀，又砍倒一个，一连结果三个。后来，浑身是伤，精疲力尽，跌倒在地，口里还在高呼：‘胜利了！’一位骑马的将军来到我身边，问道：‘是谁挽救了我们？’人们指着，他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眼睛里噙着欢乐的泪花喊道：‘胜利了！’我逐渐复元，一只胳膊缠着一块黑色头巾，在特维尔林荫道上散步。我成了将军！你看，皇帝陛下前来迎接我，垂询道：‘这个浑身是伤的年轻人是何人？’有人奏明皇上，这就是著名的英雄尼古拉。皇上走到我跟前说：‘谢谢你！爱卿无论提出什么请求，寡人将尽力予以满足。’”^⑧

这些幼稚的幻想逐渐被一些比较严肃的幻想取代。略沃奇卡越来越多地考虑各种哲学问题。

托尔斯泰在他的中篇小说《少年》里写道：“我少年时代最喜爱和经常思考的问题，恐怕不会有人相信，因为这些问题同我的年龄和处境不相称。

“有一年的时间我过着孤独、沉思的生活，各种

抽象问题：人的使命、未来的生活、灵魂不朽，都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我还幼稚，智力不发达，又没有经验，却不知天高地厚，凭着满腔热情想弄清那些人类智慧最高阶段探索的问题。”^⑨

托尔斯泰晚年，有时写日记写到深更半夜，写完之后他习惯把第二天的年、月、日预先填上，常常附加三个词首字母：《E·B·Ж·》，意即“如果我还活着”。他时刻想着也许活不到明天，时刻准备迎接死神。他在《少年》里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突然想到死神时时刻刻在窥伺我，我当时莫名其妙地认为（人们至今仍然莫名其妙），人若是不抓紧眼前的时机就得不到幸福，而不必考虑将来。”^⑩

这个孩子的心情不平静，他在思考永生和幸福的问题。

“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幸福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对待外因的态度；一个人若是能够吃苦耐劳，是不会不幸福的，——为了训练自己吃苦耐劳，我忍着钻心的剧痛，伸直胳膊托着（塔季谢夫编的）辞典达五分钟之久。……或者钻进小贮藏室，用绳子狠狠地抽自己光着的脊背，痛得眼泪簌簌直流”。^⑪

托尔斯泰写作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的时候已经二十四岁，尽管他说，他从童年时代的苦思

冥想中，“从全部精神活动中”，“没有任何收获，只学会了随机应变，意志力因而变得薄弱了；养成了经常进行分析的习惯，但是却丧失了敏锐的感觉和清醒的头脑”。^⑫然而这些天真的想法在当时使他产生一种奋发自强的精神，而这正是他极其需要的。

“我的哲学发现使我得意洋洋：我常常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发现了新的真理，从而为人类造福的伟大人物，我踌躇满志地瞧着芸芸众生；但是说来倒也奇怪，同人们接触的时候，我见着谁都胆怯，我自视越高，就越不敢向别人流露自己的优越感，而且甚至为自己的一言一行感到害臊”。^⑬

略沃奇卡走着自己的道路，他摸索前进，没人同他交流思想，商量事情。他很孤独。

① 《托尔斯泰全集》，苏联国家出版社诞生百年纪念版，第二卷，《少年》，第二章。

（本书以后各注凡标明《全集》者，皆指百年纪念版，不再一一注明。——译者附注）

② 同上，《少年》，第十七章。

③ 同上。

④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1911年第十二版，第一卷，《童年回忆》。

⑤ 《索·安·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札记》。

⑥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1911年第十二版，第一卷，

《童年回忆》，第九章。

⑦ 《托尔斯泰全集》第一卷，《童年》，第十二章。

⑧ 同上，第二卷，《少年》，第十五章。

⑨ 同上。

⑩ 同上。

⑪ 同上。

⑫ 同上。

⑬ 同上。

第 四 章

转 捩 点

1841 年秋，托尔斯泰家五个孩子的监护人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奥斯腾—萨根，就是阿玲姑妈，病逝于奥普京·普斯蒂尼修道院附近。

“请您别离开我们吧，亲爱的姑妈！除您以外，我们在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尼古拉请求唯一幸存的亲戚彼拉盖娅·伊里尼奇娜·尤什科娃姑妈时这么说^①

尼古拉当时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弟弟略沃奇卡和妹妹玛申卡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

心地慈善的姑妈深受感动，大哭起来，决心承担牺牲，把托尔斯泰家的五个孩子都带到喀山自己家

里去。

他们分乘几辆大马车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发，然后乘平底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平底船是姑妈租的，一共两条。农奴厨子、仆人、裁缝、木匠和托尔斯泰家四个男孩子的四名侍童，还有行李什物都装上马车启程。他们坐马车走了很久，晓行夜宿，游泳，采蘑菇，充满欢乐。

喀山当时有一座大学，是伏尔加河流域的文化中心，周围各省各县的地主都来这儿过冬。小孩子上中小学，小伙子上大学，姑娘们出入上流社会，物色未婚夫，各得其所，生活愉快。豪华的午宴一结束，舞会便开始，接着是晚会，演剧和晚餐，然后跳舞，玩纸牌；纨绔公子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略沃奇卡在喀山仍然象以前一样孤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热爱的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也不在他身边，她没有同孩子们一道来喀山。波琳娜姑妈不喜欢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波琳娜姑妈的心肠善良的丈夫、昔日的骠骑兵瓦·安·尤什柯夫曾经爱恋过美丽的塔季娅娜，波琳娜姑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原谅塔季娅娜姑妈。

至于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次同外甥们分别的心情如何，从她写给瓦·伊·尤什柯夫信中

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

“硬要把我跟我用全部心血照料了近十二年的孩子们拆开，是多么残酷，多么不近人情啊！”^②

尤什柯夫家的房屋高大宽敞，托尔斯泰一家人很容易就安顿下来。喀山的社会人士当时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平民知识分子集团，他们人数众多，围绕在喀山大学及其教授们周围，研究和探讨抽象的社会问题以及科学问题；另一集团是当地的“上流社会人士”，其成份是显赫贵族、本地贵族和上层官僚。这个集团较小，以省长为核心，同知识界不相来往。

尤什柯夫家族属于贵族集团。波琳娜姑妈人品端庄，笃信宗教，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尊敬；瓦·安·尤什科夫和蔼可亲，性情欢快，谈笑风生，慷慨好客。

托尔斯泰家的三个大孩子全上大学了。尼古拉学习优秀，一帆风顺；谢尔盖耽溺于上流社会的娱乐，很得女人欢心，他认为生活非常轻易和简单；德米特利离群索居，常去教堂，持斋守戒，同学们不喜欢他，叫他诺亚^{*}。玛申卡在学院学习。

列夫十四岁。无论是见识短浅的波琳娜姑妈，无

* 根据圣经故事，在“世界洪水”时代，生物全部淹死，只有诺亚一家乘方舟得免于难，成为人类始祖。

论是她的才具平庸的上流社会的丈夫，还是圣汤姆都不能给列夫以道德上的指导，所以他依旧踽踽独行。“我一心一意希望成为一个好人，”他在《忏悔录》里写道。“但是我年幼无知，情欲旺盛，而且是独自一人，完全是独自一人在寻求善。每当我准备一吐衷曲，说出心中的愿望，表明自己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时候，我总是遭到轻视和嘲笑；可是只要我自暴自弃，就受到赞扬和鼓励。虚荣心、权利欲、自私、淫念、骄傲、愤怒和报复心理反而得到尊重。我如果象大人那样听任这些坏的情欲发展，我感到别人对我倒挺满意。”^③

导致托尔斯泰走上第一次堕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模仿大人呢？性欲在他身上萌生得很早。当二哥谢尔盖轻佻地同婢女调情时，他的性欲便萌动了，列夫一方面嫉妒谢尔盖，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厌恶之感。但是一个孩子的性欲能否强烈到同兄长去逛妓院的程度呢？未必。他去逛妓院，是因为怕人嘲笑，因为没人劝阻他，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就在第一次与之发生罪恶关系的女人的床边痛哭流涕，揪心地忏悔。他痛哭自己一去不复返的童贞，哭自己年轻的童身被玷污，也许还怜悯那个从事这种肮脏勾当的女人……

“没人给我灌输过任何道德观念，绝对没有，我周围的人全是大人，悠闲地抽烟，喝酒，淫乱（主要是淫乱），打人，还要被打的人侍候。我也做了许多坏事，我本不愿意做，只是为了模仿大人。”^①

忏悔的痛苦和良心的谴责，列夫都不流露出来。又有谁了解他呢？如果声张出去，谢尔盖准会低头（他个子比列夫高）看列夫一眼，乌黑的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芒，上唇已经冒出黑髭的端正的嘴微微一撇，露出讽刺的微笑，而哥哥和同伴们对他的一贯看法又会再一次得到证实：列夫与众不同，脾气古怪，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夜哭郎。

有谁没有体验过从少年转变成青年的困难呢？这时孩子的身体突然长高，嗓门变粗，动作呆笨，两条长胳膊摇摇摆摆，不知往哪儿搁才好。一个青年的性格越复杂和丰富，他就越是腼腆，这个转变过程就越加困难。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普希金的一段诗：

十五年华转眼飞逝，
我能不能盼到那欢乐的日子？
它将激励我奋勇向前！
不过，此刻谁也不敢
鄙夷地瞥我一眼。

我可不是小娃娃了，
我伸手就摸到嘴唇上
毛茸茸的胡须……

略沃奇卡也渴望尽快变成大人；他大概有时也捻捻刚刚冒出来的胡子，对镜用蘸水的刷子尽力抚平象鬃毛一样矗立的头发，瞧着自己那双灰蓝色小眼睛、大鼻头、厚嘴唇和轮廓分明、神情坚定的下巴，感到凉透脊背。

“他总是夸大自己的丑陋，”他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谈论他时说，“他非常和蔼可亲，富有吸引力，大家欢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谈笑风生，使得满座开怀。他脸上荡漾着热情的微笑，锐利的眼睛放射出机智的光芒，令人全不在乎他那不漂亮的相貌”。

列夫对科学不感兴趣，但是波琳娜姑妈坚持要他准备考大学。列夫本人希望早早穿上带金扣子的军服，戴上三角制帽，腰悬佩剑，成为一个“十足的大人”。“我记得十五岁那年，我突然从唯命是从的幼稚状态觉悟，第一次认识到，我应当独立自主，自己选择道路，在人生征途的起点对自己的一生负责。”

“我记得，我那时尽管模糊不清，但是却深深感

到我的主要生活目的应当是成为一个好人，象福音书中所说的那种充满自我牺牲和博爱精神的人。我记得，我当时曾经作过这种尝试，但是为时不久。我并不相信自己，反而相信周围的人有意无意灌输给我的那套冠冕堂皇、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人生哲学。我的第一次觉悟就此幻灭，继之而起的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各种出人头地的欲望：成名成家，有钱有势；其实我并不认为这就是好人，我是受了别人的影响。”^⑤

在这段精神孤独时期，列夫的生活中有一件很愉快的事。这就是他同德米特里·吉雅科夫的热烈的，如胶似漆友谊。德米特里跟托尔斯泰一样敏感和腼腆。他大概感觉到，胆怯同时又有胆识的托尔斯泰身上有一种非同一般的东西。

托尔斯泰在他的中篇小说《少年》里是这样描写这一友谊的开端的：德米特里（涅赫留道夫）带着惊讶的神情说，他没有想到托尔斯泰这样聪明。“赞扬不仅对人的感情，而且也对人的头脑具有十分强烈的作用，我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变得聪明多了，许多想法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纷至沓来。……尽管我们的谈论含糊片面，旁人可能觉得不知所云，但是对我们却具有崇高的意义。我们俩思想相投，只要轻轻触

动对方身上任何一根弦，立即就会在自己身上引起反响。……我们双方都觉得有许多看法要向对方倾吐，就是时间和话语都不够用。”^⑥

不难想象托尔斯泰当时是怎样如饥似渴地倾听德米特里谈他的感想，又是怎样兴高采烈地表示深有同感。他就象一个饿汉，畅谈憋在心里的翻腾不已的见解，而不觉餍足。略沃奇卡深为庆幸，他感激命运，感激德米特里的为人，感激他给自己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精神食粮。

“我曾经说过，我同德米特里的友谊启示我以新的目光看待生活、生活目的和人的关系。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坚信人的使命在于追求道德完善，坚信这种完善是易于奏效可能办到，而且永远不变的。”

“现在时候到了，这些想法就象精神上的发现一样以新的力量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起过去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同时也想起要把这些想法立即付诸实施，而且下决心矢志不变。”^⑦

随着时光的推移，托尔斯泰对这个新结识的好朋友的热情和钦佩逐渐衰退。他写道：“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感情炽烈，故而只爱完人”，而“我开始品评他过早，不可能不发现他身上的缺点”。但是托尔斯泰终生对吉雅科夫满怀深情，感激不已，因为吉雅

科夫在他青春年少的时候给了他帮助。

当时喀山大学最出色的系要算东方语言系，它设有汉语、波斯语、阿尔明尼亚语、梵语四个教研室，研究阿拉伯语、蒙古语、突厥语、满语以及其它语种。列夫·托尔斯泰打算将来当外交官。他于1844年6月5日参加入学考试，但是失利了；同年8月4日再次参加阿拉伯语和突厥——鞑靼语的入学考试，这次被录取。他欢欣雀跃。终于成了大人。他将有自己的马车，到处受到客礼相待，岗警还要向他敬礼。他再也不需要圣汤姆了，而且谁也不能禁止他抽烟。开初他在大学学习很出色，但是不久就沉缅于喀山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的生活，渐渐不去听课。

托尔斯泰尽管在喀山上流社会受到欢迎，但是他仍然没有能象二哥谢尔盖那样轻而易举、一帆风顺地进入这个社会。他经常羡慕二哥，二哥善于结交美女娇娃，博取她们的欢心，左右逢源，应付裕如；他穿着海狸皮大翻领的斗篷和军服，风度翩翩；他寻欢作乐，偷香窃玉，事后丝毫不感到内疚。总而言之，他是一名彻头彻巴的“体面人物”。

“1844至1845的冬天，交际频繁，托尔斯泰骏马轻裘出入上流社会。一连串的跳舞会，时而在省长官邸，时而在首席贵族府上，时而在罗吉昂诺夫女子学

院；还有家庭跳舞会、贵族俱乐部化装跳舞会、票友戏剧义演会、绘画展览会、音乐会，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札戈斯金写道，“喀山的老住户都记得，所有的舞会、晚会和上流社会的招待会他（列夫·托尔斯泰）一律到场，应邀则必往，去了就跳舞，不过他远不及同龄贵族大学生那样受上流社会妇女的垂青。他经常流露出一种奇怪的固执和腼腆。……此人性情孤僻，动作呆笨，总是怯生生的，我们都叫他‘哲学家’和列乌什卡。”*^⑧

而他却以不可思议的顽强精神追求上流社会风度和谢尔盖哥哥在他心目中造成的样板，努力结交那些志趣并不相投的人物。

“在我所写的这段时期，我喜欢把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体面人，另一类是不体面的人。第二类又分为本来不体面的人与普通人。我尊敬体面人，认为他们有资格同我平起平坐；对于第二类人，我装作瞧不起他们的样子，但骨子里却恨他们；第三类人对于我是不存在的，我完全看不起他们。

“……体面对于我不仅是重要的美德，良好的品质，而且是我梦寐以求的至善至美之境，它可真是必要的生活条件，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幸福，不可

* 列夫的呢称。

能有荣誉，世界上一点儿好东西也不复存在了。”^⑨

托尔斯泰在他的中篇小说《青年》中，用这种夸大其辞的笔法描写自己沉溺于生活的表象，而其实，他一贯对这一点压根儿就不大在意。

如果周围的生活不是跟他的理智，跟他纯朴自然、合情合理的要求那样明显地背道而驰，他也许会感到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轻松自如，就象置身于亲友中间一样。但是，他从骨子里厌恶这种生活，觉得贵族社会同他格格不入，所以绞尽脑汁要想出一种对自己有利的理论。

托尔斯泰这段时期心中激荡着几许形形色色而又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博览群书，在他喜爱的书中有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席勒的《强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塔曼》*、普莱斯考特的《墨西哥征服记》、斯泰恩的《感伤的旅行》、卢梭的全部著作以及……《马太福音》中的《登山训示》。

他认为这段时期是少年和青年的转捩点，他在中篇小说《青年》里写道：

“我的理想以四种心情为基础：第一……对一个幻想中的女人的爱情……第二……对爱的回报。我

* 原文如此。其实《塔曼》是《当代英雄》里的一章。

希望人人都了解我，人人都爱我……第三是希望一鸣惊人，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如此执着，以致弄得我神魂颠倒。……最后，第四，也是主要的，是自卑自贱和忏悔，这种忏悔与对幸福的期望合成一体，密不可分，不带丝毫伤感的成分。……我甚至因为厌恶过去而感到愉快，并且拚命把过去看得比实际上更加阴暗。过去的背景愈黑暗，现实的亮点就显得愈光明，未来就愈灿烂，有如虹霓般五采缤纷。忏悔和渴望完善，这是我在那段成长时期的新的主要心事，我因之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大千世界开始产生了新的看法。”^⑩

在喀山，托尔斯泰第一次爱上了一位姑娘。

齐娜伊达·莫洛斯特沃娃是玛申卡·托尔斯泰娅的同学。尽管她容貌秀丽，身材苗条，但是使托尔斯泰倾倒的大概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的深刻的观察力、敏锐的头脑、幽默的谈吐，尤其是善良、娴淑和喜爱幻想的性格。这段恋爱后来成了他美好愉快的回忆。托尔斯泰当时常常遐思冥想，与“她”，一个幻想的女性神游于幻境。

“月明星稀，夜深人静，我常常枯坐在褥垫上，往往通宵达旦，凝视着银光和暗影，倾听着些微的响动和暗夜的寂静，浮想联翩，大都诗意葱茏，牵涉人生

醉人的幸福。”他在《青年》里写道，“这时，‘她’姗姗其来迟，拖一条黑黑的长长的辫子，胸部丰满，美而艳，神色哀怨；她双臂裸露，伸出手，敞开令人心荡神摇的怀抱。她爱我，我为了得到她片刻的爱情，巴不得献出自己的生命。月亮越升越高，越来越皎洁，池塘水面上溢彩流光，渐久渐强，宛如阵阵声浪，听的益发分明，而阴影则益发浓烈。我凝视着，倾听着，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她那裸露的胳膊和热烈的拥抱还远远不是全部幸福，对她的爱恋也远远不是全部幸福；我望着天空一轮皓月，时间越长，感到真正的美和幸福越来越崇高，越来越纯洁，我离它，美和幸福之源越来越近，一种不知餍足然而欢快的泪水涌上眼眶。”

“我仍然是独自一人，我仍然觉得，这种神秘而壮丽的大自然，这轮使人悠然神往的神秘的皓月——它不知为何高挂在淡蓝色苍穹的某一处，同时它又无所不在，象是充塞于无垠的太空，——还有我这条已经被人类的各种卑微的情欲所玷污，但是具有磅礴的幻想力和囊括宇宙的爱的微不足道的小蛆虫，象是浑然合为一体了。”^①

这段描写再好不过地表达了托尔斯泰的精神实质，使我们对他有一个确切的了解。他不管怎样堕

落，他的心灵不管怎样受到尘欲的污染，但是他的精神力量的幼芽，向善的愿望如同强有力的翅膀一样，推动他凌空高举，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 ① 比留科夫保管的回忆材料。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106页，原话为法文。
- ② 列宁公共图书馆编《手稿丛刊》第四期，塔·亚·叶戈里斯卡娅档案材料第62页，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原文为法文。
- ③ 《忏悔录》，《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1911年版，第十三卷，第9页。
- ④ 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107页。
- ⑤ 同上，109页。又见：《请相信自己·给青年的公开信》，《托尔斯泰文集》，1913年版，第二十一卷，第7页。
- ⑥ 《少年》，第二十六章。
- ⑦ 《青年》，第一章。
- ⑧ 尼·巴·扎戈斯金：《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及其大学生活》，载《历史通报》1894年1月号。
- ⑨ 《青年》，第三十一章。
- ⑩ 《青年》，第三十二章。
- ⑪ 同上。

第 五 章

一个懒散的大学生

托尔斯泰没能升入二年级。他在历史和德语两门课程上跌交了。主考教授在考试前同列夫的亲戚吵了一架，借机泄愤，尽管托尔斯泰对这两门课程甚为娴熟，还是不让他及格。托尔斯泰对这种公报私仇的行为极端愤慨，决定转到法律系攻读。东方语言系的教授阵营非常强大，而法律系的教授则相形见绌。攻读法律系的都是劣等生，大都是典型的纨绔子弟。

1845 年到 1846 年冬季，喀山特别活跃。托尔斯泰依旧寻欢作乐，学习疲塌，常常旷课。该系教授大都是德国人，列夫全然不尊敬他们，常常和同学们对他们进行尖锐而一针见血的嘲讽。

但是该系也有几名有才华的教授，其中尤以担任俄国法律史课的年轻的梅耶教授鹤立鸡群。1847年1月期终考试的时候，梅耶教授尽管不得不给托尔斯泰一个不好的评分，但是注意上了他，对他发生了兴趣。他问一个学生，认识不认识托尔斯泰。那个学生回答说，他同托尔斯泰很熟。“今天我考试他，”教授接着说，“发现他压根儿就不想下功夫学习，真是令人惋惜。他的脸孔是那样富于表情，眼睛是那样机智，我深信，他只要努力学习，独立钻研，会成为栋梁之材。”^①

看来梅耶决意把托尔斯泰引上正轨，敦促他用功学习。他交给学生们，其中包括托尔斯泰一道课题，要他们对叶卡捷琳娜的《法典》和孟德斯鸠的《法意》进行比较。托尔斯泰开始首次认真从事科学研究。那位富有才华的年轻教授想吸引年轻的托尔斯泰从事科学研究，从而把他羁縻在校园里。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教授的意料之外，而这在托尔斯泰却是司空见惯的。托尔斯泰通过独立研究《法典》和《法意》认识到，如果是在大学围墙之外，他要自由得多，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而不受教授们规定的课题的约束。

托尔斯泰写道：“记得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

对法学原理发生了兴趣，着手研究，目的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想从中找到对我感到奇怪和疑惑的那些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我对法学原理钻研得越深，我就越加清楚地认识到，不是这门科学有弊端，就是我无力理解这门科学。”^②

有一次，托尔斯泰同他的一位同年级同学纳扎烈夫被关在禁闭室。看来他说话的兴致甚浓，通宵谈论大学所开的课程是虚度光阴。

“历史不过是无稽之谈、无聊的琐事与大量无用的数字和人名构成的大杂烩，”他信口开河地说，“历史是怎样写的呢？削足适履，按照历史学家臆想的标准生搬硬套。现在教授正讲授关于伊凡雷帝的历史，这个沙皇突然由英明仁慈的君主变成了一钱不值的暴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那您就别问了。……”

“……可是，我们有权力希望离开这座殿堂的时候，成为有学问的人，”托尔斯泰结束他的议论时说，“然而，我们能从这所大学学到什么呢？请想一想，凭良心回答吧。我们离开这座殿堂回家乡的时候，能学到什么呢？我们有能力做什么事呢？……”

托尔斯泰只顾高谈阔论，发表对“科学的殿堂”的见解，甚至没有察觉对方看来不以为然，已经听得

不耐烦了：“托尔斯泰把帽子压到眉棱骨上，身子裹在貂皮领大衣里，”纳扎烈夫结束他的故事说，“微微点了点头，又说了一句骂‘科学殿堂’的话，便同骑兵司务长一同走了。我也急于出去，摆脱我的交谈者之后，走到一条行人稀少、刚刚从睡梦中苏醒的大街上，置身清新凛冽的空气中，深深吸了口气。我的脑袋就象中了煤气一样沉甸甸的，装满了那位同坐禁闭的古怪的、莫名其妙的同学引起的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以前从来不曾想到过。”^③

托尔斯泰遇到的凡庸之辈都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同学们根本不理解他。有一次，托尔斯泰写了一篇关于对称的重要哲学论文，恰值他哥哥的一位同学口袋里带了几瓶酒来探望他们哥儿俩，他匆匆读了一遍桌上的论文，问是谁写的。列夫回答，是他写的，那个年轻人哈哈大笑，不相信列夫的话。

从1846年秋天起，他们兄弟就住在一栋单独的住宅里。哥儿三个虽然性格迥异，感情倒挺融洽。看来米京卡最为独立不羁。

“在喀山的时候，他的怪脾气开始发展，”托尔斯泰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学习很好，循序渐进，写诗得心应手。他很少同我们来往，样子总是那么安

详、严肃和沉思。……我们几个，主要是谢辽沙，结交的都是贵族子弟和年轻人。米京卡却不然，他在同学中间选择了一个家境贫寒、衣衫褴褛的大学生交往，同一个寄住在尤什柯夫家受冷待的不幸的姑娘要好。这个姑娘脸上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肿得厉害，就象被蜂螫了一样。她身上总是散发出一种臭味，说话挺吃力，看来是口腔发炎。她这些生理上的毛病使得大家不愿接近她，勉强忍着不吱声。唯独米京卡常去看望她，听她讲故事，同她聊天，为她朗诵。这种对孤苦伶仃、贫穷无告者的同情，是德米特利哥哥东正教思想的表现，是耶稣基督学说的实践。”^①

列夫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对东正教产生怀疑。

“从童年时起灌输给我的信仰消失了，”他在《忏悔录》里写道。“我从十五岁开始读哲学著作。……自觉地脱离宗教。从十六岁起我停止作祷告，不去教堂，不持斋。我不信仰童年时代给我灌输的东西，然而我有信仰。我信仰的是什么，这我怎么也说不上来。我也信仰上帝，或者不如说我不否认有上帝，但是什么样的上帝，我说不上来。我也不否定耶稣基督和他的学说，但是他的学说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现在回忆那个时期我清楚地看到，我的信仰——我在那个时期唯一真正的信仰就是自我完善。

但是自我完善是怎么回事，其目的何在，我可说不上来。我努力培养自己的毅力，给自己制订了一套行为规范；我锻炼身体，作各种运动以增进体力和灵活性；我使自己经受各种困苦，训练韧性和耐力。这些我都认为是完善。开头自然只是道德完善，但很快就变成了全面的完善，以期在自己心目中或者在上帝面前变得好一些。不久，这种给人们以较好的印象追求又变成了出人头地的愿望，就是说，希望比别人更光彩、更神气、更阔绰。”^⑤

这种无情的自我剖析和批判，也许是受了卢梭的强烈影响，因为托尔斯泰当时最爱读他的《忏悔录》。托尔斯泰毕生重视自我完善，经常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他不喜欢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亲近的人问到他的青年时代，他总是痛苦地皱起眉头，不大情愿回答提出的问题。他认为，争强好胜，扬才露己（他无疑感到自己有智慧，有才华）几乎是人所共有的劣根性，而象他这种自幼失去父母，没有受过任何道德规诫的青少年，这种劣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荣誉感几乎人人都有，儿童身上尤其强烈，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而托尔斯泰却把这种品德叫做虚荣心，终生与自身这个倾向作斗争。

但是托尔斯泰最感苦恼的还是他的情欲和堕落

行为。他身强力壮，情欲旺盛，常常犯这个毛病，他痛恨自己下流，无情地批判自己。列夫象是为了杜绝同女性交往，不使自己受诱惑，在日记里写道：

“要把女性看作是社会生活的祸害，避之犹恐不及。说实在的，我们不是从女人那里染上了好色、娇气、轻佻和其他许多毛病，又是从哪儿呢？我们丧失了勇敢、坚定、审慎、正义感和其它秉性，其咎在谁呢？女人比男人敏感，她们在道德高尚的时代比我们好，而在现在这个风气败坏的时代，比我们坏。”^⑥

离开大学的想法在他脑子里越来越成熟。“我退学的理由有两条，”他写道。“一是谢尔盖哥哥快毕业了，行将离校；二是不管说来多么奇怪，研究《法典》和《法意》给我开辟了独立钻研的新天地，而大学里的清规戒律不但不能促进，反而妨碍我钻研。”^⑦

那时他对法学的兴趣越来越淡薄，而醉心于哲学。“哲学经常吸引着我，我喜欢研究这种专注而严整的思想活动。一切复杂纷繁的现象——它们的差异在哲学里都归于一统。”^⑧托尔斯泰读过黑格尔和伏尔泰的作品，但是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卢梭。托尔斯泰在1905年写道：“从我十五岁的时候起，卢梭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生受到两个重大有益的

影响：一是卢梭的影响，一是《福音书》的影响。卢梭是永葆青春的。就在不久之前，我重读了他的某些作品，我青年时代早期阅读这本书时曾经有过的罪种敬仰和惊喜之情又油然而生。”^⑨

哲学是那样强烈地吸引他，他尝试着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作为对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注释，题名为《论哲学的目的》。其时，托尔斯泰年方十八岁。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以其特有的幽默感，妙趣横生地讲述了列夫醉心于哲学那段时期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度假期的情况。

“略沃奇卡大概是想学狄奥根尼^{*}，不过也许是受了卢梭的影响，希望过朴素原始的生活，于是一切从简，一心一意想着作一个体面人。他给自己缝制了一件极其难看、又长又肥的袍子，白天穿着，睡觉也穿着。他在袍子下摆钉了几颗扣子，走路把下摆撩起来扣住，以免碍腿。他整日在树林里转悠，走累了，就躺下休息，脑袋枕着伏尔泰、卢梭或者黑格尔的大本哲学著作。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打发人去叫略沃奇卡。略沃奇卡穿

* 狄奥根尼（纪元前约 404—322 年）；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着那件帆布长袍，光脚便鞋走进客厅，姑妈见他这副模样大吃一惊，而略沃奇卡却若无其事，大谈繁文缛节之无益，必须返朴归真。”^⑩

不知是因为对喀山上流社会空虚无聊的生活不满呢，还是鉴于两个哥哥离校后将更加孤独呢，或是对大学里的课程不满足呢，或是渴望回雅斯纳雅·波良纳过返朴归真的生活呢，抑或是上述诸因素兼而有之呢，托尔斯泰没等到考试结束（当时两个哥哥正在应毕业考试），便离开学校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

“生活应该有所改变，”他在 1847 年 4 月 17 日的日记里写道，“但是这种改变不应当是外因的产物，而应当是内心的呼声。”

“生活的目的就是力求使整个生命全面发展。”^⑪

但是托尔斯泰中途辍学，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受教育。相反，他以青年人的气魄和进取精神给自己制订一个宏大的进修计划：

“1. 修完参加大学毕业考试的全部必修法学课程；2. 修完实用医学和部分理论医学；3. 学好法语、俄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4. 学好农业科学知识，学会农业生产；5. 学好历史、地理和统计学；6. 学好数学和中学的课程；7. 写出一篇论

文；8. 精通音乐和美术；9. 制订守则；10. 学一些自然科学；11. 就我要学的各门课程写出文章。”^⑫

这个计划好象不可能实现。但是，除了法学、绘画和医学以外，他在其它各个方面都学到了坚实的知识，而且直到去世前不久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一切可以学到的知识。

- ① 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122页。
- ② 《致一位大学生论法律的信》（1909年），文载尼·古谢夫著《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121页。
- ③ B·H·纳扎列夫：《往日的生活和人物》载《历史通报》1890年11月号。
- ④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142和146页。
- ⑤ 《忏悔录》，《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1911年版，第十三卷，第8页。
- ⑥ 《全集》，第四十六卷，第82页。
- ⑦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139页。
- ⑧ 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135页。
- ⑨ 同上，第136页。
- ⑩ 同上，第138页。
- ⑪ 《全集》，第四十六卷，第80页。
- ⑫ 同上，第四十六卷，第80页。

第 六 章

地 主

“我作出了一项将对我终生的命运起重大作用的决策，”托尔斯泰在他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里写道，书中写的无疑就是他自己。“我离开大学是为了献身于乡村生活，因为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过乡村生活的。……关心这七百人的幸福，为他们的命运对上帝负责，不就是我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吗？因为贪图享乐或者追求虚荣而抛弃他们，任听粗暴的村长和管家欺侮他们，不是罪过吗？我跟前就摆着这样一件美妙的义务，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另作它图呢？”^①

他这种想法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这以前，托尔斯泰几乎从来不曾考虑过农民的境遇。他是在农民中间长大的，从小就热爱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对有一些人颇为赏识。……有一件事大大加强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具有的对农民的尊敬和热爱。关于这件事，他描写道：

“父亲有两匹家里养畜场繁殖的乌骓马，性子很烈。米季卡，车把式科佩托夫当父亲的马夫。他是一个矫健的骑手和猎人，优秀的车把式，主要的还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前导御者。这是因为小伙子驾御不了烈马，老年人身子笨拙，而且当前导马夫也有失体面，而米季卡则具备做前导马夫的一切长处：身材矮小，敏捷矫健，孔武有力。记得有一次给父亲把敞篷轻便马车备好了，几匹马突然跑了，冲出大门。不知是谁嚷道：‘伯爵的马跑了！’帕申卡感到心里难受，两位姑妈连忙扑到祖母跟前去安慰她。这时才发现，父亲还没有上车，米季卡敏捷地带住奔马，牵回院里。

“可是在缩减开支后，这个米季卡被放出去做佃农。有钱的商人争相延请他，而且愿出重金，因为德米特利*已经穿着绸衬衫和腰部带褶的天鹅外衣。事有不巧，轮到他兄弟去服兵役，父亲已经年迈，便把

* 即米季卡。

他叫回去种地。于是德米特利这个穿着讲究的身材矮小的人几个月之后便成了一个脚穿草鞋、面色憔悴的庄稼汉。他披星戴月，一人顶俩，割草锄地，担负着当时所有的繁重劳动。他默默忍受，毫无怨言，认为命中注定，无法违抗。”^②

这件事当时给孩子留下了印象，但是大概很快就被忘记了。他在少年时曾经写过，他心中不曾想到过普通老百姓。

1847年，格利戈罗维奇的短篇小说《苦命人安东》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里的第一个短篇问世了。这两篇作品都给年轻的托尔斯泰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后来常说，《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

“我记得，我当时不相信自己，读了《苦命人安东》深受感动，赞赏不止，”1893年秋天格利戈罗维奇五十寿辰^{*}，他在致这位作家的贺信中写道。“《苦命人安东》对于我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它告诉我：俄国农民，我们的养育者，我还要说，我们的老师，我们能够并且应该描写他们的高大形象，不是用嘲讽的笔调，也不是为了使画面显得生动，不仅怀着爱，

* 原文如此。似应为七十寿辰，格利戈罗维奇生于1822年殁于1899年。

而且满腔热情，甚至战战兢兢地描绘他们。”^③

有时，一个偶然冒出的火苗暗暗燃烧，被风一吹，形成熊熊烈焰；掉到托尔斯泰心灵中的那个火星也是这样，突然燃烧起来，他感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七百个农民不仅是服徭役和放出去当佃农的农奴，他们是有思想感情，深知人世艰辛和欢乐的活人。他现在明白了这一点，就应当刻不容缓地做些事，设法帮助他们。……

他就这样情绪昂扬地回到自己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

河川泛滥，波涛汹涌；草木萌生，有的树木已绽出嫩叶，大自然欣欣向荣，一片鹅黄嫩绿；云雀在空中飞翔，欢乐地歌唱。春到人间，春天总是使托尔斯泰精神振奋，在他面前展现出奇妙的、只有他一人明白的远景，激发起他超人的精力、朦胧的希望和追求。

托尔斯泰热爱的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以及他熟悉的老仆人和家丁都出来迎接他。

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对于托尔斯泰想帮助农民的愿望并不理解，她认为，这又是她的爱甥略沃奇卡的怪脾气发作了。而略沃奇卡正精神抖擞地沿着雅斯纳雅·波良纳村宽阔而又肮脏的街道

大步往前走。街道两旁木屋连绵，屋顶上的稻草由于风吹雨淋，变成了浅褐色，墙根的土台上有几位老人在晒太阳。托尔斯泰沿途走进几家木屋，同庄稼人攀谈。农民称呼他“大人”，不明白老爷为什么光临他们家，要干什么，穿着自织麻布衬衫的灰头发孩子们吓得紧紧依偎着母亲。到处都是贫穷污秽，栅栏里的瘦马也满身是粪。

托尔斯泰从来不曾想过他的农奴所过的贫穷黑暗生活竟然如此可怕。最使他感到惊异的还是农民不相信他。他这才明白，要帮助他们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有的农民把他看作一个怪人，认为可以从他身上打点秋风；有的农民认为他是个想占便宜的地主；还有的农民明显地瞧不起他，认为他年轻不懂事。

而他那个阶层的人、姑妈和管家则认为农奴是下等人，天生就该给地主做牛做马。

托尔斯泰这时还太年轻，只知担忧着急，不懂得只有改变国家大法——解放农民——才能消除农民的贫困、受压迫和愚昧无知。解放农民的思想是他后来才产生的。

他感到痛苦和绝望。

“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我对自己的生活目的和义务的全部理想，难道都是无稽之谈吗？我为什

么要忧心忡忡呢？就象我对自己不满意似的。而我曾经幻想，既然找到这条道路，我就会经常感到第一次产生这些想法时曾经体验过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我不满，因为我在这儿没有幸福，而我却盼望幸福，热切盼望幸福。我没有欢乐，我已经断绝了欢乐的源泉。为了什么呢？追求什么呢？谁会因此生活得轻松一些呢？……难道我的农民变得比较富裕，比较有文化，或者精神境界提高了吗？丝毫也没有。他们的状况并没有改善，而我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我希望看到我的事业取得成功，希望看到感激的神色，但是不然，我看到的是固步自封、邪恶、不信任和一筹莫展。我徒然浪费一生中的大好年华。”

托尔斯泰在他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的尾声中这样写道。

于是他转而追求个人幸福和欢乐，撂下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工作，放弃他的未酬的善良愿望，前往莫斯科。

他写道：“我过着稀里糊涂的生活，没有职务，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就这么混日子。……因为我喜欢这种生活。”托尔斯泰那时不写日记，没有功夫写，后来他自己说，他完全沉溺于“大都市花天酒地，堕落的贵族生活”之中。

1849 年冬天，托尔斯泰是在彼得堡度过的。他说：“我又被无可名状的求知欲所吸引。”他决意抛弃徒劳无益的哲理思索，参加大学硕士考试，象他那个阶层循规蹈矩的年轻人一样走仕宦之道。

“我知道，”他在给二哥谢尔盖的信里写道，“你绝对不会相信我转变了，你准说：‘这已经是第二十次了，你仍然不会走正路的’，‘最没出息的家伙’。——错了，这次我彻底转变了，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对自己说：‘瞧吧，我要来个转变’；而这次我却看到了自己的转变，并且可以说：‘我已经转变了。’”^①

但是他并没有转变。他不愿钻研法学，更没法成为唯命是从的官吏，老老实实坐办公室，每月 20 号领薪金。他酗酒赌博，终于考试失败，怀着绝望的心情给谢尔盖哥哥写了一封表示忏悔的信：

“谢辽沙！我想，你已经在说我是一个‘最没出息的家伙’，说得对。天知道我搞了些什么名堂！”他请求二哥尽快寄给他三千五百卢布，不然，“不仅要赔钱，还要丢脸”。“我知道，你会叹惜。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蠢事一辈子只做一次。我要为自己的放纵（没人用鞭子管教我，这是我的大不幸。）和哲学付出代价，你看，这不就在付吗。……愿上帝保佑我改过

自新，有朝一日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⑤

怎么办呢？去当士官学校的士官生，然后参加匈牙利远征？当职员？还是回雅斯纳雅·波良纳呢？托尔斯泰选择了最后一着，他带着才华出众但是嗜酒贪杯的乐师鲁道夫离开莫斯科回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在图拉贵族议会办公厅登记了一个挂名的差事，继续过着以前那种放荡生活，赌钱，同茨冈人酗酒作乐，只有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才得以休养生息。

“我记得那些漫长的秋冬之夜，那些夜晚在我脑海里已经成了美妙的回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图拉邻居家玩牌，同茨冈人酗酒，打猎，寻欢作乐，过了一段这种乌烟瘴气的生活之后回到家里，走到她（姑妈）面前，按照旧习惯同她互相吻手：我吻她的亲切有力的手，她吻我的肮脏罪恶的手。……接着在安适的圈椅上落座。我的行为她全都知道，感到惋惜，但是从不责备我，总是那样温和，那样慈爱。”^⑥

托尔斯泰在这段他称之为“乌烟瘴气”的时期，在音乐中得到某种慰藉。那个才气横溢的德国人鲁道夫使他振作起来。托尔斯泰正感苦闷无聊。……他的艺术天性找到了一条出路，他认定自己可以成为

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一连数小时弹钢琴，陶醉在音乐作品之中，甚至企图写一部音乐理论著作，标题是：《音乐基本原理及其研究规则》。

音乐对托尔斯泰一贯具有强烈的作用。莫扎特、海顿、舒伯特、肖邦是他热爱的作曲家，但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并没有妨碍他同时也喜爱民歌和茨冈歌曲。

图拉当时有一个优秀的茨冈人合唱团，列夫同他二哥谢尔盖经常是那儿的座上客。大多数俄国贵族青年当时都迷恋茨冈人。他们那种无忧无虑、自由豪放的生活，出色的音乐才能，茨冈妇女的善良淳朴都令人神往；而且说也奇怪，他们的生活方式还保存着某些古老的风习和纯洁的道德情操。姑娘或者妇女与男人非婚同居的情况是罕见的。茨冈人通常在图拉城郊某家住宅里聚会。组成一个合唱队。妇女身穿彩色连衣裙，束一条鲜艳的腰带，一边肩上搭着彩色披肩，呈半圆形坐在前面；身材匀称、面色黝黑的茨冈男人穿着花花绿绿的绸衬衫和棉绒背心，手抱吉他整齐地站在她们后面。指挥站在合唱队前面，依次拨动琴弦，他突然将吉他稍微拨动一下，随即，轻轻地，整齐的合唱声开始了，吉他手变幻有力的伴奏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激越。节奏加快。

客人们用脚击节相和；吉他手弹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响，已经把整个手腕都按到吉他上，但是仍然保持鲜明的节奏。突然间，两个茨冈女郎相继翩翩起舞。她们一边走一边踏着乔切特卡舞拍，时而把双臂伸向某人，时而身子前倾，时而高傲地扬起头，身子重又后仰，抖动双肩，明眸皓齿，项链金光闪闪。茨冈男人呐喊助兴，跳舞的姑娘也时断时续地用深沉的喊声鼓励自己，客人也随着喝采。……突然，一个茨冈男人从后排纵身跳出。他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和地板，象魔鬼似的在两个女人之间旋转，使出浑身解数，跳着乔切特卡舞在她们之间乱窜。节奏越来越快，喊声越来越大，客人也跟着叫喊，情绪达到高潮。这时，吉他嘎然而止，舞女立即凝然不动。……雅雀无声。

茨冈指挥擦着汗水，走到矮小黝黑、温柔妩媚的美人玛莎面前站定。玛莎唱起歌来。……她歌唱辽阔的草原和渐渐暗淡的晚霞，歌唱草原上的骏马和坚贞的爱情。低沉的歌声灌进人的心坎，人们喝了葡萄酒和香槟酒而微带醉意，头脑里朦胧地浮现出对无限美好但是虚无飘渺的生活的憧憬……

追求玛莎的人很多，但是她就只爱一个人——美男子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玛莎对

他一见倾心，一往情深，终生不渝。而这个风华正茂的上流社会青年则为了玛莎牺牲了自己的前程。他同玛莎情投意合，不忍丢弃她，终于娶她为妻。

列夫·托尔斯泰那时的第二个爱好就是打猎。秋天，他带着一群猎狗整天在远离地主庄园的猎场寻找猎物，或者带着一只狗和猎枪，穿着高统靴卟哧卟哧地跋涉于沼泽中，追猎野鸭、田鹬和大鹬；春天，他伫立在扎卡斯或者扎谢卡森林边，望着胆怯的春天的太阳躲到光秃秃的树林后面，屏息静气地等待山鹬发出熟悉的咕咕声。他几乎不写日记。他在1850年12月8日写道：“这段时期平静的乡村生活使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深感过去行为放荡，同时又有许多事情非做不可，这就产生了好结果。我不再好高骛远，那是非力所能及的。我现在有一个极其有利的重要信念：我不再指望单凭自己的理性达到某种境界，也不再鄙视大家认可的生活方式。”

他让自己适应“大家认可的生活方式”的决定不管怎样违背他旷达的艺术家胸襟，不管怎样勉强，这事仍然立即反映在他的日记里：“不管谁制造哪怕是极小的不愉快或者说讽刺话，概不宽慰，一律加倍还击。……”“与赌徒为伍，如果身上有钱，就赌钱；1. 置身上流社会，条件具备就结婚；2. 找一个有利的

差事。”

但是这些规定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他当时就违背了。

“此行来莫斯科有三个目的，”他在日记里写道，“1. 赌钱，2. 结婚，3. 找一个职务。

“头一条卑劣下流。谢天谢地，我在考察了我的产业和放弃我的偏见之后，决定卖出一部分庄园，以改善和整顿我的产业。第二条多亏尼古拉哥哥明智的规劝已经从缓，等到或者爱情促成，或者理智觉醒，或者由于无法完全抗拒的命运的安排，——到那时再从长计议。最后一条在省里任职未满两年以前是无法实现的，——而且老实说，我并无太多的指望。……因此等一等再说，让命运来安排。我那时缺点很多，主要的是不注意道德规范，而一味追求成功之道。”^⑦

他在一本富兰克林传里读到，富兰克林有一个专门记载自己缺点的记事本，以便改正，于是他也毫不迟延地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记事本。遗憾的是这个本子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这些动摇、堕落和上进，他又产生一种宗教忏悔心情，他在《昨天的故事》里对这种心情作了描写。

他在日记里写道：“在我的富兰克林式的记事册里，分栏记着我的缺点：懒惰，说谎，贪吃，优柔寡断，好出风头，好色之类的猥琐情欲。我从日记里把自己的过错摘出来，分类列入这些项下，并用十字逐栏标出。”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到伊威尔斯克教堂作了祈祷，开始持斋。

他写道：“懊悔极了；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强烈的忏悔心情。……我开始信仰宗教，比在乡村更加笃信。”

列夫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翻开新的一页，所以欣然接受了大哥尼古拉要他一同前往高加索的建议。

- ① 《一个地主的早晨》，《全集》第四十卷·第 123 页。
- ②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 117 至 118 页。
- ③ 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 150 页。
- ④ 《全集》，第五十九卷，第 28 页。
- ⑤ 同上，第 44 页。
- ⑥ 引自列·尼·托尔斯泰在其夫人所编的《托尔斯泰传略》一书中增加的文字见古谢夫著《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 156 页。
- ⑦ 《全集》，第四十六卷，第 53 页。

第 七 章

高 加 索

尼古拉大哥也许是凭着他那敏锐的观察力看出，列夫极需改变生活。他见列夫心神不定，惶惶不可终日，无所适从，找不到一件能吸引他的事情来做，来往于莫斯科、图拉和雅斯纳雅·波良纳之间，越来越狼狈。

尼古拉投笔从戎，被调往高加索，他建议列夫与他同行。

高加索啊！怪道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当年在他们的许多短诗和叙事诗里都歌颂高加索。

高加索就躺在我的脚下。

我伫立冰雪之上，悬崖之边：
一匹雄鹰从远山腾空而起，
盘旋着，翅膀一动也不动，
跟我高矮一般。
放眼一望：滚滚江河之源，汹汹雪崩之势，
都映入我的眼帘。
白云在我脚下缓缓浮动，
穿云破雾，瀑布飞湍直下，
冲击峭壁悬崖。
再往下是枯树和苍苔，
那儿，绿树成荫，
鸟儿争唱，麋鹿出没，
绿荫深处有人家，
羊群在肥沃的悬崖上吃草，
牧童走进欢乐的幽谷；
那儿，阿拉格瓦河在浓荫的两岸之间奔腾，
衣裳褴褛的骑手在峡口歇息，
捷烈克河在他身旁纵情嬉戏，
涛声如孔，俨然是铁笼里的一头猛兽，
它见到吃食，徒劳无益地扑向河岸，
用饥饿的波涛舐着岩石。……
没有用啊！它得不到食物，也得不到快乐：

两岸无声的巨石威严地将它镇住。

普希金笔下的高加索就是这样：雄伟壮丽，气象万千；悬崖峭壁，莫可攀援；冰峰巍巍，雪原皑皑，瀑布飞湍，幽谷深邃；山坡上绿草如茵，果园星罗棋布；平静的山村里居住着强悍、自由和报复心重的半开化部落，他们过着独特的原始生活，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对是非善恶的独特见解。

高加索啊！大地庄严的君王！
我又写了这篇草率的诗章把你来歌唱，
请你把我当儿子一般祝福吧！
用你白雪皑皑的群峰将我庇荫吧！
我的血液里自幼就沸腾着
你的热情和你的反叛精神；
在与你迥然不同的北方，
我的心向着你，永远属于你。

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他的创作在高加索大放异彩。

所以，高加索也是托尔斯泰最初的创作灵感的

源泉，最初的文学构思的摇篮，这是不足为奇的。

高加索南部的格鲁吉亚在十九世纪臣属俄国，而在此以前由自己的国王独立统治。格鲁吉亚与俄国之间的一些独立山民部落则仍然保持独立，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浴血抵抗俄罗斯人的侵犯。在山民和俄罗斯人（主要是移居捷烈克河左岸和库班河右岸以防御山民的哥萨克）之间，战争连绵不断。

剽悍敏捷的山民对山路了如指掌，攀登悬崖峭壁就象猿猴一样轻捷。他们骑着健壮的小马骤然出现，袭击村庄，掠夺财物，杀戮居民，有时还把男人和女人带到山里去当俘虏。

托尔斯泰这次旅行很愉快，因为有敬爱的尼古拉大哥结伴同行。时值春暖花开季节，他又青春年少，更主要的是因为某种新的、引人入胜的生活已经开始，这将改变他以前的整个生活，使他摆脱过去的恶习，走上正确的道路。

托尔斯泰在《哥萨克》里描写书中男主人公的那段文字，不就是他的自我写照吗？

“对于他不存在任何羁绊，体力上的，精神上的都不存在；他什么事都能办到，什么也不需要，也不受任何束博。他没有家，没有祖国，没有信仰，没有需求。他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承认。但是虽然什

么也不承认，却不仅不是一个郁郁寡欢、空虚无聊和随波逐流的青年，相反他经常有所追求。他认为，不存在爱情，可是每当同年轻貌美的女性在一起时，他就心动神摇。他早就知道荣誉和官衔毫无意义，可是当谢尔盖公爵在舞会上走到他跟前，同他亲切交谈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感到高兴。但是他对一切都热衷，却以不使自己受束缚为限度。他刚开始一心一意去追求什么，便感到要花费力气，要进行搏斗，同生活作猥琐的搏斗，于是本能地匆忙摆脱某种感情或者某件事，依然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开始投身上流社会的生活，担任公职，经营农业，学习音乐（他一度曾经打算献身音乐），甚至对女人产生爱（他不相信能得到这种爱）的时候，都是这样。他不再考虑把青春的活力，人生只有一次的活力——并非智慧的力量，也非心灵的力量，也非教育的力量，而是那种独一无二的激情，那种一生只有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做什么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各种事的权力，——用在哪儿：用在艺术上呢，还是用在科学上？用在女人身上呢，还是用在事业上？……

“……离开莫斯科，他兴高采烈，精神焕发。一个年轻人认识到过去的错误，才会有这样的心情。这时，他突然对自己说：过去不走正路，不学好，过去

的一切都是逢场作戏，不足挂齿。现在离开莫斯科了，开始新的生活，将不重蹈覆辙，不再自怨自艾，生活中只会有幸福。”

一切都称心如意：他同尼柯连卡结伴旅行，大哥人品端正，富于同情心，藐视凡俗之见，深为列夫所尊敬；尼柯连卡拟定的路线也很理想：坐马车到萨拉托夫，然后将四轮马车装上船，坐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伏尔加河春汛刚过，烟波浩淼，景色迷人。

途中，哥儿俩在喀山稍事停留。托尔斯泰当时既然处于那样的精神状态，他迫切需要爱情，心中重又燃起对在喀山上大学时追求过的齐娜伊达·莫洛斯特沃娃的爱，就不足为奇了。

“爱情和宗教，是两种纯洁、崇高的感情，”他在1851年7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如果爱情是我读到的和听说的那样，那我从来不曾领略过。我从前见到齐娜伊达的时候，她正在学院上学，我喜欢她，但是对她很少了解。我在喀山逗留了一个星期。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喀山盘桓，为什么这样高兴，为什么这样喜气洋洋，我不会说这是因为我在恋爱。我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儿。我觉得，不可捉摸正是爱情的主要特色，爱情的全部魅力之所在。我现在精神多么轻松愉快呵！我没有感觉过

猥琐情欲的压力，这种压力能够破坏一切生之欢乐。我没有向她表白过爱情，但是我相信她了解我的心情，如果她爱我，我认为那完全是因为她理解我。”

但是托尔斯泰对齐娜伊达的爱情只是昙花一现。事过境迁，她很快就被忘记了：“齐娜伊达出嫁了，”列夫在一年之后写道。“我感到难过，尤其是因为这件事曾经使我惶惶不安。”

列夫后来曾经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沿伏尔加河的旅行。兄弟俩搭乘一条简陋的无甲板船，顺流而下，观赏这条气势雄浑的大河两岸的风光、森林、田园和晨雾中时隐时现的倾斜的砂土河岸；沿途遇到许多满载货物的平底船，平稳地缓缓逆流而上；拉船的纤夫身强力壮，满脸风尘，唱着歌儿。兄弟俩在阿斯特拉汉下船，乘马车继续赶路，抵达斯塔罗格拉德科夫镇。

托尔斯泰第一次见到大山，感到惊心动魄。

“这天早晨天朗气清，”他在《哥萨克》里写道，“他突然发现，乍看起来似乎离自己只有二十来步的地方，巍巍群山就在眼前，何等雄伟奇妙啊！冰雪的峰巅轮廓分明，绵延天际。当他明白峰峦与苍天相距多么遥远，群山多么大，并且感觉到这大自然之美是无穷无尽之后，不禁目惊口呆。……”

托尔斯泰兄弟周围的军官们无论就社会地位而言，还是就所受的教育而言，无疑比他俩低得多。“我承认，”他在写给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村的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的信中说，“开初我对这伙人的许多事感到厌恶，但是现在习惯了，尽管与这些先生们并无密切交往。我找到了一种既不疏远，也不亲近的应酬办法。其实我只要学尼柯连卡的样就行了。^①

他喜欢同那些粗犷、健壮、朴质的人接近。他们没有那种使他感到厌恶的庸俗和矫揉造作。他在《哥萨克》里写道：“人们过着跟大自然一样的生活：死亡，出生，结婚，生儿育女，斗殴，喝酒，吃饭，欢乐，死亡，对于他们，除了大自然赋予的太阳、花草、野兽、树木等等的那些变化之外，便没有别的任何条件，也没有别的规律。……”

托尔斯泰过去一心要做一个体面人，这些想法如今往哪儿去了呢？不戴手套便是“贱种”的观点，往哪儿去了呢？他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要体验一次生活的全部自然美。要看到和理解我朝夕相见的常年积雪的无法攀登的群峰，以及跟造物主创造的第一个女人那样朴素无华的美丽女人。”

女人总是吸引着他，使他心神不宁，夜不成寐，妨碍他工作。他对房东哥萨克美人的感情有多深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脑子里是转过想要过纯朴生活和娶这个哥萨克女人作妻子的模糊念头的。高加索的女人同他的老朋友哥萨克叶皮什卡，他的好友、剽悍的骑手萨多，还有马、野猪、野鸡，以及沁人心脾的山林空气和浑浊湍急的河流，统统融合成一体：“我相信，我会爱上这个女人的。我欣赏她，就象欣赏群山和天空的美景一样，而且也不能不欣赏她，因为她就象群山和天空一样美艳绝伦。后来我发觉，欣赏她的美艳成了我生活所必需，于是我问自己：我爱她吗？……”

《哥萨克》里有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前途更加无望。我与白雪皑皑的远山和这个快活美丽的女人朝夕相见。然而这世界上唯一的幸福，这个女人不属于我……”这段文字是否就是托尔斯泰本人当时心情的写照呢？

往下的文字描写奥列宁如何神魂颠倒，整宿整宿伫立在那个哥萨克女人窗下。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的两年半期间，最要好的朋友是老哥萨克叶皮什卡。叶皮什卡是“一条好汉，偷盗拐骗事事在行，他偷马，卖人，用套马索捕契钦人。

他从来不干活，要么，当通事，要么做些只有他一人能胜任的事，例如：把某个死的或者活的山贼从他家里送到城里，纵火焚烧当时著名的山民的头人的房屋，领着一队受尊敬的老人或者契钦人的头目去见长官……。打猎和游荡是这个老头子的两件爱好，至今仍然是他唯一的活动，其它冒险的事只不过是偶然插曲。”

“他是一个极其可爱、胸怀坦荡、性情欢快的人，”托尔斯泰晚年谈到他时说。“这个身材魁梧、强壮有力的人剽悍勇敢，对仇敌极端残酷，可是怜悯扑火的飞蛾，为罪恶辩护同时又害怕罪恶。”

《哥萨克》里有一段文字描写那个年轻的士官生问话不当，老人勃然大怒。

“‘你杀过人吗？’

“老人突然用双肘支起身子，把脸凑到奥列宁的跟前。

“‘见鬼！’他冲着他大声喝道。‘你问这个干什么？这种事不是谈着玩儿的。杀人可要不得，嘿，那是造孽啊！再见！……’”

叶皮什卡晚年进了修道院，求神赦罪，死在修道院。

托尔斯泰的另一个朋友是契钦小伙子萨多。萨

多是富家子弟，他父亲不给他钱，而把钱埋在地下，以防仇人抢走。萨多不会数数，有的军官同他玩牌赢了钱，故意多算。托尔斯泰看出他们捣鬼，便向萨多提出代替他玩。萨多从此把托尔斯泰当作自己的朋友。他们俩数次互赠礼物。萨多是个剽悍的骑手和偷马贼，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偷仇人的牛马，靠卖赃物为生。托尔斯泰的马病倒了，打算另买一匹，萨多把自己的马牵来，请求托尔斯泰收下。依照山民的风俗，拒受礼物是对对方莫大的侮辱。客人如果看中了山民的某件东西，譬如枪支，鞍子或者短剑，甚至马匹，只要开口说几句赞扬话，这件东西就是客人的了，山民必须奉送。

托尔斯泰到高加索不久，赌输了一大笔钱，被迫开具期票，因为他无力当即付清输款。他因债务而感到苦恼，他甚至打算拍卖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部分产业。这件事被萨多知道了。期票兑现的期限日益迫近，可是无法偿付。托尔斯泰有一次临睡前甚至祷告上帝，祈求上帝帮助他走出困境。第二天清早，他忽然接到大哥尼古拉的信，“前几天萨多到了我这儿，”大哥从斯塔勒伊·尤尔特写信给他，“他赢了钱。……他把你开给他们的期票交给了我。他对这次赢钱感到十分得意，喜气洋洋，一个劲儿问我：‘你看，

我替你兄弟还了债，他会高兴吗？’我因此挺喜欢他。这个人对你真的挺有情义。”^②

1851年6月，托尔斯泰志愿参加对山民的袭击。他由于勇敢得到嘉奖，并受到总司令的接见，总司令劝他入伍，托尔斯泰听从了。

托尔斯泰逐渐过惯高加索丰富多采、充满危险和冒险的战斗生活，同时他在紧张地思考，不断探求和摸索施展“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活力”的场所。

托尔斯泰善于摄取印象，观察敏锐，对人满腔热爱并且了解他们，善于捕捉人的内心最细微的变化，兴趣广泛，思想丰富，强烈希望同别人分享积累起来的财富，——这就是促使他动笔写作《我的童年的故事》的原因。

他在以前也曾经尝试过对作，只是没有写出什么来。他显然素养还不够，不能把脑子里的形象用语言表达出来。

这些形象是：德国人卡尔·伊凡诺维奇·托尔斯泰的亲戚和祖先、哥萨克叶皮什卡、萨多、哈泽·穆拉特以及自然风光。托尔斯泰把这些形象珍藏在脑海里，作为日后文艺创作的素材。对于这些素材托尔斯泰有的立即加以利用，而有的则多年以后才从

这个宝库中汲取他感兴趣的东西。

例如，关于哈泽·穆拉特的故事就是这样。托尔斯泰在高加索第一次听到关于哈泽·穆拉特的事，但是直到五十年之后才把这个人物写成中篇小说。

“如果你想听听高加索的消息，”托尔斯泰在给谢尔盖哥哥的信里写道，“那么告诉你：一个名叫哈泽·穆拉特的人，其地位仅次于沙米里亚而居第二，几天前投降俄国政府了。他在契钦人中间是首屈一指的勇士和骑手，竟然出此下策。”^③

托尔斯泰兴致勃勃地从事《我的童年的故事》的写作，但是结果如何，他却心中无数。他的思绪浸沉在对逝去的岁月的回顾之中，而当前的事，也就是他参与的袭击，一年之后（1852年）才写出来。

这次袭击实际上是托尔斯泰第一次参加战斗，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托尔斯泰那时才二十四岁，可是他八十年代以后的世界观——反对一切屠杀——就已经略见端倪了。

“我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感情使得人去从事看不出有什么益处的冒险，而更加令人奇怪的是，去屠杀自己的同类呢？”他写道。

难道人们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在这个无

垠的星空下，还不舒畅吗？难道在这风光明媚的大自然怀抱里，人的心灵里还有怨恨、复仇或者消灭同类的欲望吗？人在同大自然这个美和善的化身的接触中，心中的恶念似乎理当消失！

“昨天夜里我几乎通宵未能入睡。写完日记，开始祷告上帝。我在祷告时体验到的那种愉快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想皈依无所不在的造物主，请求他宽恕我的罪行，——不对，我没有请求恕罪，因为我感到自己没什么需要请求宽恕的，而且我不能也不会请求。我感谢造物主，但是既非用语言感谢，又非心里默默感谢。我把祈祷和感谢都融合在感情之中。恐惧心理完全消失。无论哪一种感情，信仰也好，希望与爱情也好，我都不能把它同总的感情分开。

“不能分开。昨天我体验到一种感情，就是对上帝的爱，一种包含一切善，排斥一切恶的崇高的爱。

“当我观察生活猥琐和罪恶的一面时，觉得很奇怪。我不明白，它怎么能吸引我。我诚心诚意祈求上帝让我投入他的怀抱。我没有肉欲，我曾经……”

但是强烈的、汹涌澎湃的肉欲，人的劣根性占了上风。……

“没过一小时，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倾听罪恶和虚荣的呼唤，向往生活空虚无聊的一面；我知道这个呼

声来自何方，知道它破坏了我的幸福；我反抗，但是终于投降了。我想着荣誉，想着女人，昏昏入睡。但是不能怪我，我没有法子。

“人间永恒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受苦是必要的。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怎么敢说：我不知道呢？我怎敢认为天道是可以认识的呢？天道是理智的源泉，而理智要求参悟天道。

“聪明湮没在大智大慧的深渊里，而感情却害怕亵渎上帝。我感谢上帝给了我瞬息幸福，使我明白自己的渺小和伟大。我想祈祷，但是我不会。我想参悟，但是不敢。……”

他这时的心情，就象一个人登上了高不可攀的山巅，眼前突然展现出一派苍茫辽阔的景色。他惊心动魄，深深感到宇宙的壮丽，苍穹的高远，上帝的临近。他往下望去，但见下面的人象甲虫一样隐约蠕动，他乐不可支，暗想：“我是大地之主，我达到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境界。”但是，他突然感到难受，呼吸困难，天旋地转，眼花缭乱，浑身无力，两腿哆嗦，于是飞快地往下走去。……

每当这时，托尔斯泰整个身心都为之震动。他热情洋溢，发奋自强，努力向上；他居高临下，觉得人的情欲、虚荣心、骄傲、琐屑的积习和种种弱点是那

样庸俗和卑劣。……这时他心旷神怡，兴高采烈。但是升腾的境界越高，劲头越大，堕落时就越加痛苦。

他“没有过错”。托尔斯泰就是在沾染恶习的时候，他的精神力量也表现出来，他不文过饰非，而是责备自己，只用一个理由安慰自己：那是肥料，也许污染土壤，也许能使土壤肥沃，培养出毒草或者鲜花。

这种情绪高昂的时刻看来是那样充实，那样美好，所以他表达不出来：

“我干吗写这个呢？”他试图在日记里描写自己的心情，不得要领之后痛苦地问道。“我的心情是多么平淡、消沉，甚至无聊！而它一度是多么高昂！……”^①

托尔斯泰越来越频繁地流露出一种愿望，就是希望探求一种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艺术方法。研究描绘手段逐渐成了他的习惯，他自己也不自觉地学习起写作来。

“我这时躺在营帐外面。多么美丽的夜晚啊！月亮刚刚从山岗后面爬上来，照耀着两片薄薄的浮云；一只蟋蟀在我身后不停地悲鸣；远处群蛙鼓噪，村外时而传来鞑靼人的叫喊，时而传来狗吠，接着又万籁俱寂，只有那只蟋蟀在悲鸣。一片轻盈透明的浮云掠

过点点繁星。我寻思：走吧，去执笔把眼前的一切写出来。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一切写出来呢？走到滴满墨水点的桌边坐定，拿过发灰的纸和墨水，铺纸蘸笔，在纸上写出字母。字母组成词，词联成句子。但是难道这能表达感情吗？能否用某种方法把自己对大自然的观感告诉别人也让他如同身临其境呢？光描写还不够。为什么诗歌与散文，幸运与不幸那么紧密相联呢？怎么办？是否应当努力将诗歌同散文结合在一起，或者，领略一下诗情，然后听凭散文肆虐而让生活沉沦下去呢？

“幻想中有一个方面高于它本身。十全十美的幸福就是将二者结合起来。”^⑤

在7月4日的日记里，托尔斯泰重又提及这些想法：

“我觉得要描绘一个人其实是不可能的，只能描绘出他给我的印象。谈到某个人，通常说这人古怪、善良、聪明、愚蠢、通情理，等等。这类字眼丝毫不能说明什么，说话的人却想以此描绘该人，结果常常只是使人不知所云。”^⑥

看来他在探索散文的艺术描绘手段，他一贯钦佩敬爱的作家果戈里和普希金的艺术描绘手段，把普希金称作自己的老师。“我总是不明白散文和诗歌

的界限何在，”他在日记里接着写道。“尽管文学中有这个课题，但是答案弄不懂。诗歌分行，散文不分行；或者除了公文和教科书之外全是诗歌。任何作品要成为优秀之作，就应当象果戈里在他最后一部中篇小说里所说的那样（‘它是从我心灵深处唱出来的’），从作者心灵深处唱出来。……”^⑦

1851年8月17日，他在写给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姑的信中说：“您多次对我说，您写信没有打草稿的习惯；我也照您的样做，但是结果却不相同，不怎么妙，因为写好以后，我重读一遍，常常把它们撕了。我这样做并非爱面子。拼写错误、涂改、用词不当，我都不在乎；原因在于我不会驾驭手中的笔和整理头脑里的思想。”^⑧

1851年11月12日，托尔斯泰从梯弗里斯（他同大哥尼古拉在那里参加军官考试，确定军职）写信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姑道：

“您有一次劝我写小说，好姑姑，您还记得吗？告诉您，我遵从您的劝告了，我过去信里对您提到过我所做的那件事，就是写作。我还不知道我写的东西是否会问世；但是我正在从事的这件工作，已经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无法释手了。”^⑨

-
- ① 《全集》，第五十九卷，第 102 页。
 - ② 同上，第 153 页。
 - ③ 同上，第 129 页。
 - ④ 同上，第四十六卷，第 79 页。
 - ⑤ 同上，第 65 页。
 - ⑥ 同上，第 67 页。
 - ⑦ 同上，第 71 页。
 - ⑧ 同上，第五十九卷，第 114 页。
 - ⑨ 同上，第 116 页。

第 八 章

处 女 作

托尔斯泰仍然茕茕孑立，他在周围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古怪而高傲的人，落落寡合。

“不仅那些我不喜欢、不尊敬、同我志趣相悖的人跟我格格不入，而且所有的人一无例外，都跟我合不来，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在 1852 年 5 月 25 日的日记里写道：“准是我脾气古怪，难以相处。”^①

心地善良的哥萨克叶皮什卡甚至也对托尔斯泰说过，他“不招人喜欢”^②；托尔斯泰为这种孤独感到苦恼。“要准备永远不被人了解。这大概是命途多舛的人的共同遭遇。”^③托尔斯泰出于谦虚没有写“杰出人物的遭遇”，其实，那倒是更加符合实际。

他在另一则日记里写道：“要永远记住一点：我这人特别，我不是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就是那种愤世疾俗的孤独者。”^④可是孤独生活使他心情苦闷。他同过去一样，强烈需要爱情、温暖和关注，只有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他唯一的亲人。也许就是因为他没有第三者可以倾吐衷情，他在信中带着几分夸张地写道：“我不能把我对您的无限深情说出来，我担心您会以为我是夸大其辞。可是我给您写信的时候，辛酸的泪水流个不停。这次离别所以心情沉重，因为我明白您是我的挚友，我是多么爱您。”^⑤

对家庭幸福的憧憬，依然在他脑际萦回。他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儿时的生活，那时家人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他幻想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重建家庭，建立“自己的”家庭：

“我憧憬着幸福的未来。对于将来的幸福生活，我是这样想的：若干年以后，我不老，也不少，安居雅斯纳雅·波良纳，诸事顺遂，无忧无虑。您也住在雅斯纳雅……这是一个美梦。……我成家了，我的妻子娴静、善良、温存，象我一样爱您；我们有了孩子，他们叫您祖母；您住在正栋楼上祖母住过的那间房里。屋里一切陈设跟父亲生前一模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同那时一样，只是人物变换了。您代替祖母，但是

您比她更好；我代替父亲，尽管我从不妄想能得到这种荣幸。我的妻子代替母亲，孩子们代替我们兄弟。玛莎担任两位姑妈的角色，但是没有她们俩的苦恼。……三位兄长有时光临，而大哥尼柯连卡更是常常同我们在一起。尼柯连卡是个老单身汉，退休在家，头发已经秃了，他总是那么心地善良，品格高尚。”^⑥

托尔斯泰当时就这样向往恬适生活，那时他作为贵族士官生已经多次参加讨伐契钦人的战争。

从托尔斯泰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作战之前他作了遇险甚至死亡的精神准备。

“我对生活并不留恋，”他在动身到分队去之前写道，“因为我在生活中尝到的幸福太少了，我不爱生活，所以不怕死。我也不怕痛苦，但是我担心自己不能很好地经受住痛苦和死亡的考验。我的心情并不完全平静，我觉察到这一点，因为我的心情和观点正在转变。奇怪的是我对待战争这种幼稚的看法（不怕死），倒使我心安了。”^⑦

他不仅对自己的行为，而且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感到不安。他写道：“我尽力使自己沉着冷静，行若无事，”他在1852年2月28日一次战斗之后写道。“但是在17日和18日的战斗中我没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显示精神力量的唯一机会，但是我表现不好，因此我对自己不满意。”^⑧

他把对自己的鞭策，以及临战前任何人都必然产生的恐惧心理都抛到九霄云外，他脑子里只想着战争和自己的行动。看来他表现得很出色。他在3月20日写道：“2月份在战斗中度过了。我对自己感到满意。……在出发作战的时候，我作了充分的牺牲准备，把以前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净。……”^⑨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期间，几度差点送命。

“假如炮口往左或往右偏离千分之一俄分，我就会被击毙了，”^⑩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

他勇敢无畏，几乎奋不顾身，差点儿没被契钦人俘虏。许多年后，他把这件事的结局加以改变，写成短篇小说《高加索的俘虏》，叙述两名俄国军人被鞑靼人俘虏的故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托尔斯泰同友人萨多护送辎重车队前往格罗兹要塞。辎重车队行进缓慢，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托尔斯泰感到寂寞无聊，便同护送辎重的另外四名骑兵超过车队，走在前头。行经一条山谷，山民时刻都可能从山上或者悬岩峭壁后面突然袭来。三人走谷底，托尔斯泰与萨多两人走山梁。两人还没走上山

梁，就看到一群契钦人朝他们蜂涌而来。托尔斯泰把险情大声通知同伴，同萨多飞也似地朝要塞驰去。幸而契钦人没有开枪，他们想活捉萨多。马跑得很快，他们得以逃脱。一位年轻军官的坐骑被击毙，把他压在下面，不得脱身，于是遇害。契钦人从他身旁疾驰而过，用马刀把他砍得半死，浑身是伤，俄国人把他抬回，但为时已晚，他痛苦地死去。

行军作战、玩牌、打猎、同女人厮混并没有妨碍他的内心活动，这一复杂活动过程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自我完善，一方面是创作，它们互相交织，有时合成一股。

“据我对自己观察的结果，我觉得我身上有三种不良情欲：赌博，好色和爱虚荣。……赌博的嗜好来源于贪财，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常常输钱的家伙）初次玩牌往往是因为无所事事，模仿别人和希望赢钱，但是后来并没有赢钱的强烈欲望，却染上了玩牌的嗜好，追求刺激。所以这种情欲的根源在于习惯，根除这种情欲的办法就是改变习惯。——我就是这样办的……，

“好色的根源完全相反：你越克制自己，欲望越强烈。产生这种情欲的原因有两个：肉体 and 幻想。肉体容易对付，作用于肉体的幻想却很难对付。消除这

两个原因的办法是劳动和做事。体力劳动是体操，精神劳动是写作。不过也不对。这种情欲是人之常情，我之所以否定它，是因为我现在的处境不正常（二十三岁还孑然一身），无计可施，只有靠毅力和祷告上帝以摆脱诱惑。……虚荣心是对荣誉的不成熟的爱慕，是寄托于舆论的自尊心，——他所爱的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是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为这种情欲吃了很多苦头，它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永远带走了我的朝气、豪情、欢乐和青年时代的发奋图强精神。不管怎样，我好歹把情欲压下去了，甚至走上了另一极端：谨小慎微，唯恐重蹈覆辙。……我不能说这种情欲已经根除，因为我常常追怀往日的愉快的心情，但是至少我懂得了不存在虚荣的另一种生活，并且养成了祛除它的习惯。我只是不久以前才在童年以后第一次尝到祈祷和爱的欢乐。”^①

托尔斯泰一面锻炼自己的毅力，提高内在的“我”，同时锻炼身体——作体操和击剑。在他脑子里深刻的思想与浅薄到近乎天真的思想交相出现：他舍不得把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姑寄给他的好友萨多的音乐匣子交给萨多；他碰到俊俏的哥萨克姑娘便看得出神；他看见月亮在自己的左边，便情

绪沮丧。……他创作《童年》的时候，时而悲观失望，觉得这部中篇小说毫无可取之处，时而又心花怒放，他在日记里写道：“《童年》写得不错”，“有精采的地方，也有败笔”。

“从一个时候起，我就为失去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而感到愧悔，十分苦恼。当我开始感到自己本来可以做点有益的事情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想法。如果把自己精神成长的过程写出来，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没法执笔，不仅语言修养不够，就是思想深度也还欠缺。伟大的思想是没有止境的，但是许多作家在思想及其表现形式方面早已达到难以企及的境界。……我为自己的庸俗生活而苦恼，——我感觉到这一点，因为我本身就庸俗；尽管这样，我还是有力量藐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在我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相信，我生下来并非是为了跟大家一样变成这样的人，但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是我的才能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呢？还是我果真有过人之处呢？我老了；——我的奋发有为之期或者已经过去，或者正在消逝。但是我仍旧渴望……不是荣誉，我不希求荣誉，我藐视它，我渴望对人们的幸福和利益作较大的贡献。”^⑫

抄写手稿是件累人的事，《童年》的手稿他抄了

三遍，最后一遍才交给一名文书抄写。1852年7月3日，托尔斯泰把他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的故事》的第一部投寄《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手稿的署名是两个字母：列·尼。

“我翘首盼望着您的裁定，”他在7月3日致涅克拉索夫的信中写道，“您的裁定要就是鼓励我继续从事我所热爱的事业，要就是使我将全部手稿付之一炬”^⑬

托尔斯泰等待《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的回信大概是望眼欲穿，度日如年。也许他尽量不去想这件事。他身体不好：牙齿坏了，疼得厉害，腿也疼，还闹胃病。他阅读卢梭的《忏悔录》（他总觉得卢梭作品中有他自己的思想的反映）和《萨伏亚牧师的信仰自白》，继续写作《一个地主的故事》，（后来改写为《一个地主的早晨》）、《少年》、《高加索来信》（后来命名为《袭击》）和《一个台球记分员的札记》。当他集中精力探索真理，而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探索变成艺术形象时，他象通常一样，对自己感到满意。他在1852年8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知道，女人比较幸运，她们没尝过这种事的艰辛。但是既然上帝安排我走这条路，就应当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涅克拉索夫读了这位年轻作家的文稿，显然立

即大为赏识。托尔斯泰在 8 月 29 日收到回信，当时驿马传邮，这要算很快的。回信中告诉作者，《童年》被采用。涅克拉索夫写道：“我未见后文，所以还不能断言，但是我觉得，作者有才气。……请您把后文寄给我。您的小说和才华均使我感兴趣。”^⑭

“编辑的来信……使我欣喜欲狂，”托尔斯泰在 1852 年 8 月 29 日的日记里写道。他照例拟订自己第二天的工作计划，用一个词结束当天的日记：写作（着重号是我加的）。^⑮

除了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和大哥尼古拉之外，谁也不知道《现代人》杂志 9 月号上登载的长篇小说《童年》的作者究竟是何人。但是，关于这部小说却议论纷纷。

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当时住在图拉省的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同屠格涅夫的斯巴斯斯科耶庄园相邻。屠格涅夫常去探望托尔斯泰一家人。有一次他随身携带一本《现代人》杂志 9 月号，建议他们读读该期刊登的一位署名“列·尼”的才华洋溢的隐名作者写的长篇小说《童年》。

“当我们看出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我们自己，所描写的都是我们家的亲朋戚友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惊讶呵！……这是谁写的呢？谁能知道我们生活中那

些隐秘的细事呢，我们压根儿不曾想到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略沃奇卡，”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说，“我们断定这部书的作者是尼古拉。”^{①⑥}

涅克拉索夫大概不仅仔细阅读了《我的童年的故事》，而且还同文学界人士对列·尼写的这部作品进行过讨论。9月30日，托尔斯泰收到《现代人》杂志编辑的第二封信。

“我已将它（手稿）发排，刊登在《现代人》杂志9月号上。我仔细读过校样，而不是字迹不清的手稿之后，发现这部小说比第一次给我的印象要好得多。我可以断言，作者是有才华的。您刚开始写作，这个信念，我想，目前对您比什么都重要。”^{①⑦}涅克拉索夫在这封信里请求作者说出自己的姓名。

托尔斯泰由于生活放纵，赌场败北，总是手头拮据，因此他对《现代人》杂志不付给他《我的童年的故事》稿酬大为不快。他在日记里写道：“光是赞扬，不给钱。”涅克拉索夫在10月30日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告诉他，按照《现代人》杂志的规定，第一部作品不付稿酬，但嗣后发表的作品将按该杂志当时最高的稿费付酬，每印张三十卢布。

彼得堡文学界活跃起来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作家巴纳耶夫从这个友人家走到那个友人家，给

他们朗诵《我的童年的故事》片断。“朋友们在涅瓦大街上都躲避巴纳耶夫，”屠格涅夫说，“害怕他就在街上给他们背诵起《童年》来。”^⑮

“这肯定是位才气纵横的人，”屠格涅夫在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写道，“给他写个信，鼓励他从事写作。请转告他，如果他不嫌弃，我向他问候，鞠躬并且拍手欢迎。”^⑯

许多杂志上登载了赞扬文章。“如果这是列·尼先生的第一部作品，”《祖国纪事》杂志的一篇文章里说，“那么不能不祝贺俄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出众的才子。”

陀斯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流放中。《童年》给了他强烈的印象，他请求一位朋友务必查明“这个隐姓埋名的列·尼究竟是什么人”。

“列·尼”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母引起了当时俄国作家优秀代表们的关注，文学界议论纷纷，猜测这个如此扑朔迷离地突然崛起在他们中间的隐姓埋名的文坛新秀，究竟是何人。就在这时，孑然一身、落落寡合的士官生列·尼正过着离群索居的原始生活。他参加作战，同军官们酗酒，赌牌，因为没有获得乔治十字勋章而苦恼，从打猎中寻找安慰，为猎到野鸡而高兴，陶醉于旖旎的自然风光，对他的两位朋

友——哥萨克叶皮什卡和契钦人萨多性情直率赞赏不已。从表面看，这个士官生的生活好象没有任何变化，而实际上却发生了某种变化，这变化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这种变化不仅给俄国文学，而且给全世界造就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托尔斯泰对自己没有信心，怀疑自己的才能，如果不是《现代人》杂志的编辑涅克拉索夫给予他以高度赞扬，很难推测他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从这次受到好评以后，托尔斯泰孜孜不倦地写作。他坚持不让涅克拉索夫改动他的作品。新的题材在他脑子里不断涌现，形象越来越鲜明，一些意念逐渐变成明确的结论。……他不再心猿意马，烦躁不安。戎马生涯成了沉重负担。他想自由自在，专事写作，他怀念故园雅斯纳雅·波良纳。

1853年7月20日，他在给二哥谢尔盖的信中写道：“好象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申请退伍了。但是目前正与土耳其作战，天知道能否获准，何时能获准。这使我心烦意乱，因为我现在只想赶快回乡定居，而要我再折回斯塔罗格拉德科夫镇去没完没了地等待，就象待命出发行军作战那样，着实别扭。”

“着实别扭”的是托尔斯泰早就可以晋升为军官了，但是没有得到晋升。其原因是同大哥尼古拉动身

赴高加索时匆匆而行，把自己的全部证件都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了。再就是他没有得到乔治十字勋章，这件事也使他苦闷：“我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出岔子，”他还在1852年6月给姑妈的信里就这样写道。“战斗中我有两次机会被推荐授予乔治十字勋章，但是我没能得到，因为这张可恨的证件迟到了几天。……我坦率地对您说，在所有的军功奖赏中，我追求的就是这个小十字，所以这一迟误使我痛心疾首。”

托尔斯泰还有两次机会本应荣膺乔治十字勋章。但是，一次他把自己应得的十字勋章让给了一位老兵，另一次他因为没有执勤而被禁闭，上司不同意授予这个玩忽职守的士官生十字勋章。

托尔斯泰不仅宦途坎坷，他还有更加烦恼的事：赌债高筑，他寝食不安，只好忍痛下决心割弃分到的一部分财产，吩咐将与雅斯纳雅·波良纳相毗连的那个村庄和二十六名男农奴出售。

他常常因身体健康不好的缘故，离开部队到基斯洛沃茨克、惹列兹诺沃茨克和毕季戈尔斯克矿泉去疗养。他在毕季戈尔斯克同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和妹夫瓦列里安·波得罗维奇聚首。

但是这些心事和烦恼已经不能吸引他使他放弃

写作了。他孜孜不倦地写作《少年》，有时灰心丧气，觉得这部小说“毫无可取之处”，有时又精神振奋，执笔写作。他写了一个短篇《袭击》，寄给了涅克拉索夫，接着又写短篇小说《圣诞节之夜》，中途辍笔，但并未放弃。一个无辜青年误入歧途，遂至堕落毁灭的题材又重新构思，写进一个新的短篇《台球记分员的札记》里。几个高加索军事短篇，《伐木》、《军中相逢》等，也正在构思酝酿中。

“交游和书籍是何等重要！”托尔斯泰在8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他博览群书，所读的书中有他敬爱的卢梭、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的著作。但是他对高加索已经厌烦了，他在给谢尔盖二哥的信中说，“腻味透了”。

1853年6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没能获准退伍，于是他设法调往多瑙河部队。他认为，两年半的高加索生活对他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在这段时期尽管有他所谓的那些“堕落”行为，使他偏离了毕生的大事即循着自我完善的道路上进，但是，正如他后来在给自己的朋友和亲戚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的，他认为：“无论在此以前，还是以后，我的思想都不曾达到那样的高

度，不曾注意那两年观察过的事物。我那时的一切发现，将永远成为我的信念。”

- ① 1852年5月25日日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118页。
- ② 1852年11月13日日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149页。
- ③ 1852年11月17日日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149页。
- ④ 1852年11月3日日记。尼·古谢夫：《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199页。
- ⑤ 引自1852年1月6日致塔·亚·叶戈里斯卡娅的信。《全集》，第五十九卷，第159页。
- ⑥ 1852年1月12日致塔·亚·叶戈里斯卡娅的信。《全集》，第五十九卷，第159页。
- ⑦ 1852年2月6日日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50页。
- ⑧ 1852年2月28日日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91页。
- ⑨ 同上。
- ⑩ 引自托尔斯泰1906年2月28日致鲁萨诺夫的信，载1915年《欧罗巴导报》第四期第18页。
- ⑪ 1852年3月20日日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92页。
- ⑫ 1852年3月29日日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102页。
- ⑬ 托尔斯泰1852年7月3日致涅克拉索夫的信。《全集》，第五十九卷，第193页。
- ⑭ 涅克拉索夫在1852年8月上旬写给托尔斯泰的信，未注明日期。《全集》，第五十九卷，第203页。
- ⑮ 1852年8月29日日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140页。
- ⑯ 巴·伊·彼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214页。
- ⑰ 涅克拉索夫1852年9月5日致托尔斯泰的信。《全集》，第五十九卷，第203页。
- ⑱ 屠格涅夫1852年10月28日写给涅克拉索夫的信。载《俄罗斯思想》1902年第一期，第116页。
- ⑲ 同上。

第 九 章

懒惰，恼怒，优柔寡断 多瑙河

1853年6月14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在著名的俄国英雄拿希莫夫海军上将的指挥下，歼灭了土耳其的海军舰队。

英法两国不能容忍俄国独霸土耳其，称雄黑海。于是爆发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和英法联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事件。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持续了十一个月。在守卫该城的炮兵中有一名刚刚被提升为准尉的军官——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没有被获准退伍，被调往多瑙河部队继续服役。但是在赴多瑙河部队之前，他决定同几个哥哥和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团聚一次，于是

转道回雅斯纳雅·波良纳。

时值隆冬，坐马车从俄罗斯南部到中部，跋涉二千余俄里，并非易事。践踏出来的驿路在原野上仅以路标为志，常常被雪淹没，不少旅行者在暴风雪中因而迷路，盲目乱撞，有时弄得人困马乏，冻死旷野。

托尔斯泰经过两个星期的跋涉，终于到达雅斯纳雅·波良纳。

“一夜都在寻找道路，”他在一个站上往日记里写道，“我脑子里产生一个想法，要写一个题为《暴风雪》的短篇小说。”（1854年1月27日日记）^①

“大雪纷纷扬扬，在我的前面和左右两边飞舞，从车篷上往下落，滑木被埋住了，雪深齐马脚，”托尔斯泰写道。“寒彻骨髓。我刚把头伸出衣领，冰冷的雪花就盘旋着向我的眉毛、鼻子和唇边扑来，还直往脖子里钻。环顾四周，但见纷纷扬扬，一片白茫茫，除了朦胧的亮光和白皑皑的积雪，大地一无所有。我感到很害怕。”直到黎明时分，三只雪橇才终于驶进一个驿站。

托尔斯泰“离开俄国”（按当时高加索的说法）两年半，这段时期他的外貌变得壮实，心情也象成年人了。他在2月4日的日记里这样描写自己：“我性格上的一个主要缺点和特点是思想不成熟的时间太

长，现在已经二十五岁的人了，才开始成熟，有自己的见解，而别人却比我早得多，二十岁就有主见了。”

爱侄回来对于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件大喜事。自从分别以来，略沃奇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写作，作品出版了，得到好评；他当上了军官，有了地位。但是他那些奇怪的想法和对农民的态度，他要让农民获得自由的愿望使她害怕。她凭着爱的本能感到，略沃奇卡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品质，但是她不甚理解。象通常情形那样，略沃奇卡由于背井离乡，孑然一身，得不到温暖和爱抚，因而蕴蓄了强烈的思念之情。但是他对待不能紧跟他的蓬勃发展的思想可怜的姑妈的感情却是大大地言过其实了。

在短暂的和平环境生活期间，列夫希望与所有的亲人见见面，把自己的事情作个安排。他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去探望了他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妹夫和几个外甥，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同几个哥哥聚首，还同他们结伴到莫斯科去了一趟。这次会面在他心中永远留下了欢乐的回忆。他把事情料理就绪，写了遗嘱，于 1854 年 3 月启程前往多瑙河部队。

“我从库尔斯克到赫尔松省坐雪橇，行程约为二

千俄里……”他在3月23日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中写道，“道路平坦，适于雪橇行驶。但是到了赫尔松省就不得不换乘驿车，沿着糟透了的道路跋涉一千俄里，到达边境，又从边镜到布加勒斯特。道路坏得简直无法形容，你只要来领教领教，就会明白坐在比我们家乡粪车还小的马车里旅行一千公里是个什么滋味。……我到达这儿时，由于旅途劳顿，差点儿病倒。”^②

托尔斯泰在多瑙河部队呆到这年10月底。这段时间里，他几经调动：从布加勒斯特调到一个名叫奥尔腾尼察的小地方，然后只重返布加勒斯特，暂属炮兵司令管辖，最后在戈尔恰科夫伯爵的指挥下，参加攻击西里斯特利雅要塞之役。

这种戎马倥偬的生活不宜于从事文学创作，所以直到4月间他才将《少年》写完，寄给涅克拉索夫。

托尔斯泰将近三个月没有写日记，这向来是他情绪消沉的标志。恶劣的环境，赌博，得不到满足的情欲和对家庭生活的渴望煎熬着他，使他做出自己都鄙视的事，并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生病，忐忑不安，心情苦恼。

他以其特具的洞察力看出作战指挥不当，士兵愚昧，军官放荡；但是他也常常承认自己受环境的引

诱。他对俄国将士的勇敢大为赞赏，同时也看出他们纪律涣散。他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深深为各次战事失利感到痛心。

预定对西里斯特利雅要塞的攻击突然被无故取消并且解除围困，这使得托尔斯泰大为沮丧。他在给大哥尼古拉和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的信中写道：

“大约有五百门大炮轰击拟定要攻占的要塞，彻夜不停。情景之壮观以及当时的心情，令人永远难忘。伯爵带着他的随从人员晚上再次来到战壕，要亲自指挥规定在夜间三点钟发动的攻击。

“我们象通常临战前夕一样呆在战壕里，装得若无其事，就象第二天也跟平常一样，没有什么要多加思考的。但是我相信，一想到面临的攻击，每个人的心都不免有点紧张，甚至很紧张。你知道，尼柯连卡，出击之前的一段时间最难受，这是感到恐惧的唯一时间，而恐惧是最讨厌的心理之一。凌晨，决战时刻越加临近，恐惧心理越少。大约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大家翘首盼望信号弹腾空升起，开始攻击。我的心情是这样好，如果有人跑来对我说，攻击取消，我会感到不胜怅惘。可是偏偏就在攻击开始前一小时元帅的副官疾驰而来，传令解除对西里斯特利雅的围困。

“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所有的人，士兵、军官和将军，听了这个消息，全都会认为是巨大的不幸，尤其是因为他们从常常潜入西里斯特利雅的侦察兵（我常有机会同他们交谈）那儿听说过，什么时候可以攻克这个要塞（对此无人怀疑），西里斯特利雅要塞支持不了两三天。”^③

托尔斯泰恢复写日记之后，又无情地谴责自己，常常把自己的过失彻底抖出来。

“7月4日我不谦虚！这是我的大缺点。我何许人也？一个退伍中校的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七岁失去父母，由姑妈和外人照料，十七岁开始独立生活，不通世故，不学无术，家财既薄，地位又低，尤其是行为乖张，没有生活目标和生活守则。此人自暴自弃，虚度年华，最后自己将自己放逐到高加索以避债务兼改恶习。……我的社会地位就是如此。其次再对我本身作一观察。

“我其貌不扬，举止笨拙，业已丧失童贞，不通世故；性情急躁，不风趣，不谦逊，没耐性（intolerant），象孩子一样害臊。我近乎无知。仅有的一点知识，靠挤时间零敲碎打求得，不系统，一知半解，而且少得可怜。我象所有意志薄弱的人一样，不沉着，优柔寡断，缺乏恒心，爱虚荣，火气旺。我没

有勇气。生活散漫，游手好闲，懒惰成性。我还聪明，但是我的聪明还不曾受到认真的考验。我没有实干精神，没有交际才能，也无办事能力。我为人尚属正直，就是说尚能向善，并且已成积习，一旦背离此道就对自己不满，于是又欣然返回正路；但是有的东西我爱之更甚，就是荣誉。我的虚荣心是如此强烈，这种欲望又极少得到满足，所以我常常担心，如果要我在荣誉和德行之间进行选择，我可能选中前者。

“是的，我不谦虚；所以我自命不凡，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显得羞怯而已。”

他热烈祷告上帝，寻求安慰：

“我信仰唯一万能仁慈的上帝，相信灵魂不朽和因果报应；我希望信仰我的祖先的宗教并且尊重它。……赐给我坚定的信念和对你的坚定信仰吧！让我活着爱别人，也为别人所爱，问心无愧，于人有益，一直到死。……”

（1854年7月13日日记）^①

他过着疏懒的生活，很少执笔写作，高加索时期那种高昂的创作热情荡然无存。疾病和面临的手术使他苦恼。他萎靡不振，心灵充满琐屑的生活情趣，纵欲好色，女人们在诱惑他，但是每次苟合，片刻欢乐过去之后，他又狠狠地责备自己。

托尔斯泰在日记里不厌其烦、毫无意义地把一句话反复写了数十遍：“对于我，头等大事是痛改懒惰、急躁和优柔寡断的毛病。”他就像溺水者抓住稻草求救似的，喋喋不休、毫无结果地重弹老调：“当务之急是改掉懒惰、急躁和优柔寡断的毛病。”

“我和我的日记都变得糊涂之至，”他在9月5日的日记^⑤里写道，“写作一筹莫展。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给尼柯连卡。我当前的大事是改掉急躁、懒惰和优柔寡断的毛病。”这句话稍加变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出现。

10月21日，托尔斯泰动身赴塞瓦斯托波尔之前，该城的战事和命运吸引了他，使他忘记了自己，重又被卷入爱国主义的浪潮，为战争的结局和俄国军队的命运担忧。他在日记里写道：“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局系于千钧一发。……我打牌把钱都输光了。”“对于我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改掉懒惰、优柔寡断和急躁的毛病。”

不管我们怎样下功夫，我们仍然难以弄清这颗骚动不安的心灵中的广泛的兴趣、变幻的心情以及在心灵深处翻腾的邪念和高尚的思想。从这些乍看似似乎乱七八糟的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和有时互相推翻的信念中，容易作出不正确的结论。这个孤独的人

是怎样逐渐扬弃生活中的渣滓，经过长期顽强的内心斗争克服“懒惰、急躁和优柔寡断”慢慢前进的，——我们只能细心观察。

托尔斯泰晚年，有一次有人问他：“某某先生是个完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从不发脾气，和蔼可亲，他的声音亦如其人：平静，温和，亲切，——他没有情欲，一尘不染。……而另一个人则情欲旺盛，恶习甚多，经不住诱惑，甚至道德败坏，但是他认识自己的过错，并且努力改正。前者心情宁静，生活愉快；后者总是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又一再重蹈覆辙。前者是正人君子，可是后者呢？……”托尔斯泰微微一笑，回答说：“那么玛丽娅·玛达琳娜呢？这完全要看他们各人是否谦逊，是否努力向着，主要的要看是否忏悔。当我文过饰非的时候，就是我堕落最厉害的时候。”^④

每一个“上过阵”的军人都知道，消息闭塞，无所事事，待命行动这种生活是多么难熬，多么瓦解人的斗志。于是写作便成了托尔斯泰的消愁破闷之法。

8月底，托尔斯泰接到涅克拉索夫的信，勉励他从事文学活动。涅克拉索夫写道，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对《少年》作出应有的赞扬”。托尔斯泰尽管短时间受到赞扬的鼓舞，但是仍然继续对自己的作品

进行尖锐无情的批评。他按照自己早已养成的习惯，对后来更名为《伐木》的《炮兵军士的笔记》反复修改。他重读了《童年》，感到不满意，他在日记里写道，《童年》里“有许多败笔”。如果不是这部作品已经出版，他无疑会重新彻底作一番修改的。他从不仓促动笔，只是文思泉涌时才匆匆写出大意，然后进行加工、修改和润色。

他还在 1852 年 10 月 8 日的日记里就写道：“必须永远抛弃一挥而就的思想。至少要修改三四次。”他著作越多，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就越严格，修改得越加细致。他对待自己的作品也跟对待自己的精神境界一样，总感到不满意。在他早期的手稿里就已经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孜孜不倦、耐心细致地锤炼自己的作品的：在空白和行距之间增写，改变题目，大刀阔斧地删除与故事不协调的笔墨。他在 1853 年 10 月 16 日的日记里写道：“为使作品生色，任何天才的添枝加叶都不如大刀阔斧的删削。”

托尔斯泰与那些英勇无畏、朴质平凡的士兵们（其中不乏智能之辈）朝夕相处，观察他们的心理和禀赋，产生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想法。而这项任务在他脑子里又与提高军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托尔斯泰同一伙有文化的军官组织了一个

在军人中间普及教育的社团。他们决定首先出版杂志，登载“描写战斗和战斗功勋的文章（不登其它杂志那些枯燥无味、弄虚作假的文章），以及阵亡将士（主要是普通士兵）的讣告”，还登载军事短篇小说和士兵作的歌曲。他们决定奏请皇上批准他们出版一个军人杂志。^⑦

托尔斯泰主意已定，不管困难多大，他都要立即付诸实行。怎样筹集出版杂志的资金呢？对于这个问题，托尔斯泰没有多加考虑。他和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只要有厢房就足够住的了。此外他还欠着一笔牌账，必须偿还。他写了封信给瓦列里安·托尔斯泰，托他把自己出生和童年时代住的那座大木房子卖掉。后来他多次对自己这一决定表示懊悔，可是……在他当时看来，出版军人杂志是刻不容缓的事，所以……

当时战争的焦点在克里米亚，托尔斯泰对于多瑙河部队的无聊生活感到厌烦了。他想投入战争的漩涡，便想方设法调往塞瓦斯托波尔。

他终于如愿以偿，被调往塞瓦斯托波尔炮兵旅第三轻炮连。

-
- ① 《全集》，1913 年版，第二卷，第 61 页，《暴风雪》。
- ② 引自给姑妈的信。《全集》，第五十九卷、第 257 页。
- ③ 引自给姑妈的信。同上，第 269 页。
- ④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12 页。
- ⑤ 同上，第 25 页。
- ⑥ 引自亚·里·托尔斯泰娅的回忆录。圣女玛达琳娜是个妓女，曾以眼泪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译者附注）。
- ⑦ 《全集》，第五十九卷，第 284 页，第 90 号信件的注^⑥。

第 十 章

塞瓦斯托波尔

1854 年 11 月 7 日，托尔斯泰到达塞瓦斯托波尔。

“海湾上空，高挂着一轮灿烂的太阳。海湾里停着一些战舰，帆船和小艇熙来攘往，海面泛出欢快温暖的波光。微风吹拂着电报局旁边正在枯萎的槲树叶，鼓满船帆，掀起层层波浪。塞瓦斯托波尔依然如故；尚未竣工的教堂，圆柱，码头，山上郁郁葱葱的林荫道，雅致的图书馆，桅樯林立的天蓝色的小海湾，美丽多姿的拱形水管。”托尔斯泰在他的短篇小说《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里，这样描写这个独特的城市——俄国在黑海的良港，它有辽阔

的天然海湾。塞瓦斯托波尔这座俄国引以为骄傲和赖以支撑的城市，在法英联军的攻击下摇摇欲坠，处境危难。一切有头脑的俄国人都焦虑不安和胆颤心惊地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在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进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海军和陆军是否能守住这个堡垒呢？托尔斯泰刚一抵边塞瓦斯托波尔，便被更加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所攫住。

“城市的一面已经被包围，当敌人接近那一面时，我们在那儿还没有筑构任何工事，”他在 1854 年 11 月 20 日致二哥谢尔盖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在一个方面有五百多门大炮和几道土木结构工事。敌人在一个地点离我们只有八十俄丈^{*}，相持已经三个星期，不能再前进；他们只要再前进半步，炮弹就会象冰雹似地向他们轰过去。

“士气之高旺，非笔墨所能形容。古希腊时代也不曾有过这种英勇精神。科尔尼洛夫巡视部队的时候，不是赞扬：‘打得好，弟兄们！’而是问：‘要拚命，弟兄们，你们敢拚命吗？’官兵大声应道：‘敢拚命，大人，乌拉！’这并非应景场面，从每个人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肺腑之言，而且已经有两万二千人履行了自己这个誓言。

* 一俄丈等于二·一三四米。

“一个垂死的伤兵对我讲，他们拿下了法国人的第二十四号炮台，可是没有得到增援，说着说着，他痛哭起来。一连水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在一个炮台坚守了三十天，后来要把他们撤换下去，他们几乎要暴动。士兵们把炸弹上的雷管都摘了下来。妇女们给坚守棱堡的士兵送水，许多人因此牺牲或者受伤。神父擎着十字架在炮火纷飞中登上棱堡作祷告。有一个旅 24 日最后只剩下一百六十人。多么悲壮激烈！”^①

托尔斯泰观察着。他心肝欲碎。一方面，他目睹俄国士兵盖世无双的高度自我牺牲精神，也看到俄国军官虽然生活放荡，酗酒闹事，但是能够舍身取义，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奋勇当先，履行军人的天职。他写道：“每个军人的心灵中都蕴藏着一点能使他成为英雄的高尚的火花。……”^②另一方面，托尔斯泰痛心疾首地看到官兵纪律松弛，自由散慢，因循守旧，不相信自己，而寄希望于圣尼古拉，——这是俄罗斯人民千百年来缺点，由于这些缺点，这个在历史上曾经为全世界贡献许多杰出人物的才华横溢、笃信宗教、强大的民族遂落后于人了。

“我于 16 日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奔赴前线，”11 月 23 日，他在辛菲罗波尔，埃斯基—奥尔德时的日记里写道，“通过此行我更加坚信，俄国如果不彻底改造

就要灭亡。事事倒行逆施，不去阻击敌人巩固阵地，这本来易如反掌；而我们的兵力又比较单薄，孤立无援，戈尔恰科夫之流的将军既无头脑，又无热情和精力，不知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却等待圣尼古拉降下暴风雪和坏天气去把敌人赶走。哥萨克兵只想抢劫，而不愿厮杀，骠骑兵和枪骑兵酗酒，放荡，步兵偷盗，爱钱，丧尽军人体统。军队和国家的境况都令人断肠。我同法国和英国伤兵聊了大约两个小时。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状况感到骄傲，充满自尊心，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真正是那个队伍中的一根弹簧。武器精良，善于使用武器，年轻力壮，懂得政治和艺术，这些条件使他们具有强烈的自尊心。而我们却从事徒劳无益的抬伤员和搏斗训练，武器陈旧，士兵年老，忍辱负重，没有文化，加之供应不良，饮食恶劣，这使得他们精神涣散，失去自尊心，甚至过高地估计敌人。”^③

托尔斯泰了解到俄国土兵的状况，为他们而苦恼，他想在提高军队文化上出一份力，但是要进行一些改革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抱着这个宗旨而筹划的杂志没有得到沙皇的批准。“办杂志的主张没有为政府所重视，皇上不批准，”他在1855年1月6日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的信中不胜痛惜地

写道，“老实对您说，这一挫折使我十分痛心，而且大大改变了我的一些计划。如果上帝让克里米亚战役以胜利而告终，如果我得不到满意的职务，如果俄国不再打仗，我就离开军队，到彼得堡去进军事学院。我脑子里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文学活动，而在这种军营生活中又不可能从事文学创作。”^④

托尔斯泰把时间用在玩牌、读书和试译海涅的叙事诗上，同时断断续续地写《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的初稿。此外，他还着手进行一个与他根本不相称的工作：制订一个改编军队的方案。

1855年2月18日尼古拉一世的逝世以及向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宣誓这两件事，震动了俄国，在军队里引起了巨大的波动，群情高涨。

“俄国将发生伟大的转变，”托尔斯泰在3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要努力工作，振作精神，迎接俄国生活中的重大时刻。”^⑤托尔斯泰的预言是正确的。随着年轻沙皇的登基，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农奴制问题在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士头脑中业已成熟，必须加以解决。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革命思潮被镇压下去以后，尼古拉一世的迫害还使得俄国人心有余悸。转变必然到来，敏感的托尔斯泰密切注视着事态的

发展。俄国文学界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倾听作家的声音，如饥如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寻找对成熟的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的军队改编方案被“束之高阁”，赌债累累，于是他再次从抽象的宗教问题里寻求超脱。“今天我接受了圣餐，”他在3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天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谈论使我产生一个宏大的意图，我觉得我能够终生为实现这个意图而努力。它是一种新的宗教的基础，这个宗教不带神秘色彩，讲究实际，能促进人类的发展，与基督教并行不悖，它不宣扬天国的幸福，而创造尘世的幸福。我明白，这个想法只有经过数代人的自觉努力才能实现。代代相传，狂热或者理智终将使其变成现实。努力使人和宗教结合起来，这就是我的想法的基础，我希望我将被这个想法吸引住。”^⑥

对上帝的信任和痛心的忏悔象是荡涤了沾染在他身上的污垢，他重新执笔埋头创作。他写作《青年》，几乎同时构思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

“戎马生涯不是我的前途，我摆脱军务以献身于文学创作，越早越好。”^⑦《一个台球记分员的札记》所受到的好评更加鼓舞他从事写作。

1855年4月7日，托尔斯泰被调到第四棱堡。周

围手榴弹爆炸，大炮轰鸣，伤亡惨重，而托尔斯泰却在埋头写作。伤亡的惨状，士兵奋不顾身的英勇气概、他们无穷的智慧和美好的心灵，以及他们暗无天日的生活，他都描写出来，历历如绘。第四棱堡！如果没有身历其境，体验体验那个令人谈虎色变、许多人一去不生还的地方的生活，能够写出如此有声有色的篇章来吗？

“一个淡黄头发的年轻军官被问到驻守哪儿，他回答说：‘第四棱堡。’您一听到‘第四棱堡’这几个字一定会聚精会神，甚至带着几分敬意看看他。……您也希望到第四棱堡去。……关于这个棱堡的故事人们对您讲了那么多，而且是那么众说纷纭。谁谈到自己到过第四棱堡，总是得意洋洋，谁说起自己要到第四棱堡去，不是明显地带点激动，就是过份地若无其事；如果想拿谁开个玩笑，便说：该把你派到第四棱堡去才好；一路上遇到伤员抬担架，如果问从哪儿来的，答复多半是：从第四棱堡。关于这个令人胆寒的棱堡大致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从未到过棱堡的人认为，第四棱堡对于前来的人是一座葬身的坟墓，这是一种看法；而棱堡的守卫者，象那个淡黄头发的海军准尉那样的人，他们谈起第四棱堡不是说那儿枯燥，就是说那儿肮脏，不是说窑洞里温

暖，就是说那儿寒冷，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托尔斯泰在第四棱堡过了一个半月。

“您觉得炮弹好象就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仿佛四面八方都传来子弹的呼啸声，有的象蜜蜂那样嗡嗡掠过，有的象琴弦那样吱吱作响，枪炮声惊天动地，震撼得我们全都感到恐惧。

“‘这就是第四棱堡！这就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谈虎色变的地方！’您心里暗想，同时感到有点自豪和隐隐的恐惧。可是您误会了：这还不是第四棱堡！这是雅佐诺夫多面堡，相对而言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一点儿也不可怕。往右拐，顺着那个步兵猫腰徐行的狭窄堑壕继续前行，才是第四棱堡。一路上您也许还会遇到伤员抬担架、水兵和荷锹的士兵，见到地雷导线和肮脏的窑洞（这种窑洞仅容两人屈曲存身），您可以见到黑海部队的哥萨克步兵在那儿换鞋，吃饭，抽烟，就跟平常一样，您还会看到随处是臭哄哄的脏东西，以及扎营的痕迹和被抛弃的各种形状的生铁。”

很难相信人们在战斗危急的时候不害怕。全都害怕。只是有的人能够找到自己身上找到潜在的力量，使自己裹上一层精神铁甲，这种人是铮铮好汉；另一些人在攻击和战斗的时候奋勇向前，毫无顾虑，这种

人常常得到“英雄”的称号，第三种人吓得胆颤心惊，只想躲过去，有时索性溜之大吉。托尔斯泰属于第一种人，他在观察，搜集材料，这使他增添了勇气。他“研究”俄国士兵和军官，进行观察，写出“各个阶段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军官生活的田园诗”。^⑧

他渐渐过惯了惊险生活。“关于这个第四棱堡我写得相当多了，我开始非常喜爱它。今天将《白天和夜晚的塞瓦斯托波尔》竣稿，还写了一小段《青年》。惊险生活的永恒魅力以及对朝夕与共的士兵、水兵和对战争方式的观察使人感到大有兴趣，所以我不想离开，如果发动攻击，我甚至还想参加战斗。”^⑨

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字里行间充满昂扬精神和感奋力量，充满对俄国将士的热爱和钦佩，有时也流露出对他们的“愚昧无知”的悲痛。

“您得出一个很重要的乐观信念，”托尔斯泰在《一八五四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结尾里写道，“就是深信俄罗斯人民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是动摇不了的。这种力量不是为数众多的避弹障和胸墙，不是扑朔迷离的堑壕，不是地雷和大炮，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眼神里和言谈举止之间，这种力量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士气。他们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是那样镇定，那样轻松，那样若无其事，所以您深

信他们还能够完成比这艰巨一百倍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是无所不能的。您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您曾经体验过的那种卑猥感情和虚荣心的作祟，也不是由于健忘，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另外一种感情，一种更加深沉坚强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得他们虽然生活在炮弹如雨，九死一生而又肮脏的环境中，不断地劳动，得不到睡眠，但是仍然泰然自若，他们如果是为了十字勋章，为了军衔，或者是由于威胁，是不可能忍受这种极端恶劣的境况的，这里必然另有一种崇高动机。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的初期没有工事，部队也很少，人们体力衰弱，支撑不住，但是他们毫不怀疑能够守住这座堪同古希腊相媲美的英雄城市。科尔尼洛夫视察部队时对士兵们说：‘死守阵地，弟兄们！’我们俄罗斯的士兵不善辞令，只是回答说：‘一定死守！乌拉！’这些关于当时的故事只有现在您才感到不再是美妙的历史传奇，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您很清楚，想象得到您现在所见到的人，就是那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毫不灰心丧气，而是鼓起勇气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英雄们，他们不但为了保卫这座城市而战斗，而且为了保卫祖国而战斗。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的主人公是俄罗斯人民，这一史诗将在俄国历史上永远留下光辉

的一页……

“已经是傍晚时分。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这时它突然从满天灰色云层里钻出来，殷红的光芒把灰云染成淡紫，阳光照耀着浅绿的海水，照耀着城市的白色建筑物和街上的行人。海水轻轻地荡漾，泛起均匀而宽阔的涟漪，水面上停泊着许多战舰和小船。一支军乐队在林荫道上演奏古老的华尔兹舞曲，乐声在水面飘荡，从棱堡传来的射击声同乐声组成奇怪的二重奏。”^⑩

文学界立即给予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以好评。

“托尔斯泰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作品精美绝伦！”屠格涅夫 1855 年 7 月 10 日在从斯巴斯科耶致巴纳耶夫的信中写道，“我读着读着，不禁潸然泪下，喊道：妙呀！他把自己新写的一个短篇寄给我看，我感到很愉快。托尔斯泰的作品在这里受到大家热烈的赞扬。……”^⑪

短篇小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在亚历山大二世的宫廷里引起了注意，据说亚历山德拉·费道罗夫娜皇后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泪水夺眶而出，皇帝还下令将这篇小说译成法文。^⑫

“收到巴纳耶夫的信和附寄的作品，”托尔斯泰在 6 月 15 日的日记里写道，“我感到高兴的是，这篇

作品念给皇上听了。”^⑬

托尔斯泰这时已经住在一个名叫贝尔倍克的山区小镇上，他于5月19日被调到该地组建一个山地排。托尔斯泰能够在第四棱堡写战争故事，这可以理解；但是他怎么能在子弹呼啸，手榴弹爆炸不绝于耳的环境中，回首自己青年时代初期的平静生活，执笔写作《青年》，却是不可思议的了。

“我在这个第四棱堡过得好极了，”他在4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天写完《青年》的第一章，写得很不坏。这部作品将近完成一半，它的魅力现在已经吸引住我。现在我想把割草的一章写出来，开始润色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并且动手写一个士兵讲述他怎样被杀害的故事。上帝啊！感谢你经常保佑我。你指引迷途，引我向善。假如你抛弃我，我就会成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请不要抛弃我，上帝啊！祝福我吧，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渺小愿望，而是为了达到正在被我认识的伟大永恒、难以捉摸的生活目的！”^⑭

对战斗的描绘，对各种类型的士兵和军官心理的分析，这些人错综复杂的性格特点：既浑浑噩噩，又具有责任感，既胆小，又无畏，——这说明托尔斯泰观察入微，对俄罗斯士兵有深刻的了解。这群默默

无闻的士兵和军官——chair a canon*——在托尔斯泰的故事里变得栩栩如生，这些伊凡诺夫们和彼得罗夫们的遭遇不由地突然变得对您那样重要，您开始与他们同甘共苦，休戚相关。托尔斯泰破天荒第一次描绘了俄罗斯士兵和军官，描写了他们所具有的缺点和英勇精神。

同僚们也许是对托尔斯泰不甚了解，也许是他的落落寡合，孤芳自赏的脾气有时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但是他的机智、活泼和欢快的性格无疑给他们那种平淡无味的生活带来一股生气，使得他们精神愉快。

“托尔斯泰讲的故事和谱写的歌词，在艰苦战斗的时刻鼓舞了每一个人。”托尔斯泰的一个塞瓦斯托波尔时的同僚说，“他是炮垒的名符其实的灵魂。托尔斯泰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就飞逝过去了，大家都很快快乐……这位伯爵不在的时候，比如到辛菲罗波尔去了，我们都没精打采。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他终于回来了。……我们一瞧，他恰似一个浪子：脸色阴沉，两颊消瘦，露出负疚的神情。……他把我引到一边，表示后悔不已。他把自己怎样酗酒，怎样赌钱，在哪儿度过白天和黑夜，统统和盘

* 法语：炮灰。

托出。这时，您想不到他就跟真正的罪犯一样痛悔前非，难过极了。他显得那样悲痛，叫人瞅着都不忍心。……您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句话，怪人，说实在的，我并不大理解他；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少有的伙伴，襟怀坦白，令人终身难忘。”^⑮

托尔斯泰膂力过人，动作敏捷，军官们都情不自禁地尊重他。他很重视身体健康，经常锻炼，做体操，他瞧不起体质衰弱、萎靡不振和胆小的男人。托尔斯泰身材魁梧，体态匀称，高昂着聪明的头颅，一头浓密的波状栗色头发，额头宽阔白皙，翘下巴，并不象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难看和没有风度。

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屠格涅夫读着泪水盈盈，巴纳耶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全俄国都在阅读《故事》。皮雪姆斯基*在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中谈到该书时说：“这部作品写得这样率直逼真，叫人读着心情沉重。”^⑯

从皇帝到庶民百姓都深受感动。炮兵准尉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以其惊心动魄、不加粉饰的真实画面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把那些安坐客厅里的人们带到烽火连天的战场。……他使人思考、颤栗、哭泣。

* 阿·费·皮雪姆斯基（1820—1881）：俄国作家，其较为成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

.....

而托尔斯泰准尉这时出入赌场，琢磨牌术，幻想捞本；同时他脑子里又浮现出新的情景，酝酿着新的形象。他在思考农民的状况。他在7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必须攒钱，1)为了还债，2)为了赎回庄园和让农民获得自由。”^①《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对他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个故事的主题思想是不能让农民再受奴役。

7月27日，军事会议决定在黑溪附近同敌人决战。不知是由于指挥人员各行其是，还是敌我力量悬殊，俄国人的进攻被击溃，俄军蒙受巨大损失。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这次战役，但是他对失败深为痛心。

军官们对这一战役议论纷纷，对某些将军的行为提出指责，结果编出一首歌词，歌词里有托尔斯泰尖锐的讽刺语句。军官们听着托尔斯泰朗诵歌词，大为开怀，立即谱了曲。……于是，这支歌儿以闪电般的速度在部队里传播开了。

这些诗讽刺了将军们在当时是狂妄的犯上行为，托尔斯泰的军事前程因而受到影响。

下面抄录这首歌词的数段：

八月四日那一天*
真是见鬼话显眼：
上峰硬叫我们去夺回几座山巅。
男爵弗列夫斯基将军**，
喝得酒意醺醺，
给戈尔恰科夫下达命令：
“公爵，你要拿下这几个山头，
不准你跟我争辩说理由，
不然我就去报告上头。”
高级军官统统到会，
连警察局长贝科克，
也出席了这个盛会，
他左思右想没话说，
只好一声不吭把嘴闭。
地形测绘员想呀，猜呀，
把所有的线索
统统描到一张大纸上。
可是把峡谷给忘了，

* 指一八五五年八月四日黑溪附近的一次战斗。

** П·А·弗列夫斯基男爵原任军事部办公厅主任，他在克里米亚时，督促戈尔恰科夫伯爵同英、法、土耳其和辟蒙特的联军进行决战。

没画出通往峡谷的路径。
公爵、伯爵纷纷出动，
后面跟着一群测绘员，
要对一座大多面堡进攻。
公爵说：“上，利普兰季！”
可利普兰季说：“不成，大人，
我不上，您别着急。”
“那儿用不着派聪明人去，
你把列阿德派去，
我在这儿观察。”
列阿德毫无准备，立即
领着我们就从桥上出发：
“出发，给我冲呀——杀！”
马丁诺夫请求等一会儿，
等援军到达再出发。——
“不成，我们现在就往前打！”
我们喊杀连天往前冲，
可是援兵没有赶到，——
是谁送错了情报。
为了夺取几个高地，
我们上去几个团，
生还的只有几个连。

这年8月，俄国经过十一个月英勇保卫战之后，奉命撤离塞瓦斯托波尔。这时法军的旗帜已经在马拉霜未岗上扬飘了。

“塞瓦斯托波尔各棱堡沿线多少个月过着不同寻常的沸腾的生活，炮火连天，多少个月人们前仆后继，出生入死，多少个月人们既心惊胆颤又同仇敌忾，而敌人则趾高气扬。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一个人了。一片死寂、荒凉、恐怖的景象，——但是也不平静：破坏仍在进行。弹坑累累、撒满刚被炮弹掀起的泥土的地面上到处是横七竖八，压着俄罗斯人和敌人尸体的炮筒，被可怕的力量抛进弹坑和半截埋在土里的永远沉默了的沉重的铁炮和各种炮弹，弹坑，碎木块，掩蔽体，着灰色和蓝色军大衣的无声无息的尸体。这一切都还在频频颤动，不时被震撼空气的爆炸火光照亮。

“敌人看到，可怕的塞瓦斯托波尔正在发生什么事。这些爆炸和棱堡上的死寂使得他们胆颤心惊；但是他们在白天遭到坚强沉着的反击之后，余悸犹存，屏息静气，一动不动，战战兢兢地等待黑夜过去，而不敢相信他们屹立如山的对手已经悄然撤走了。

“塞瓦斯托波尔的部队象黑夜海面的波澜一样，汇合到一起，又散开去，不安颤抖着，在海湾的桥上

和桥北动荡，在强大敌人坚守了十一个月，牺牲了那么多勇敢的弟兄，用鲜血染红了整座桥，现在却奉命不战而弃守。

“每个俄国士兵听了这个命令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心里有说不出的沉痛；其次是担心敌人追击。他们刚刚撤离那些曾经浴血奋战过的阵地，黑暗中麇集在被劲风吹得摇摇摆摆的桥头，感到自己无依无靠，惶惶不安，步兵、海军陆战队和非常后备军刺刀碰刺刀，一团一团挤在一起，骑马的军官拿着命令从人丛中夺路；居民哭哭啼啼，苦苦央求；勤务兵背着违反通行条例的行李；炮兵部队急着撤退，炮车隆隆驶向港口。……

“部队走到桥另一端，几乎每个士兵都脱帽划十字。在这种感情的后面，还有一种沉痛的、撕肝裂胆的更加深沉的感情，既象忏悔，又象忍辱含恨的感情。几乎每个士兵从桥北回顾弃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心中都怀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悲痛，决心要向敌人复仇”^⑧

最后这几段文字托尔斯泰是在12月底写的，当时他已经到了彼得堡。

-
- ① 《全集》，瑟京出版社 1913 年版，第二卷，第 223 页。
- ② 《全集》，第五十九卷，第 280 页，第 90 号信件；第四卷，《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③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31 页。
- ④ 同上，第四十九卷，第 291 页，第 90 号信件。
- ⑤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37 页，1855 年 3 月 1 日日记。
- ⑥ 同上，1855 年 3 月 4 日日记。
- ⑦ 同上，1855 年 3 月 11 日日记。
- ⑧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40 页，1855 年 3 月 20 日日记。
- ⑨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42 页。1855 年 4 月 13 日日记。
- ⑩ 《全集》，第四卷，第 16 页，《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 ⑪ 《屠格涅夫和〈现代人〉集团》，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 1930 年版，第 39 页。
- ⑫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柏林拉迪什尼科夫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 275 页。
- ⑬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46 页，1855 年 6 月 15 日日记。
- ⑭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42 页，1855 年 4 月 14 日日记。
- ⑮ B·H·纳扎烈夫：《往日的生活和人物》，载《历史学报》。
- ⑯ 引自皮雪姆斯基 1855 年 7 月 26 日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档案材料，文学和社会生活文献，根据苏联国家巴赫鲁申戏剧博物馆材料编辑，科学院出版社 1932 年版，第 352 页。
- ⑰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50 页。1855 年 7 月 8 日日记。
- ⑱ 同上，第四卷，第 117 页至 119 页，《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第十一章

彼得堡

1855年11月21日，涅克拉索夫致鲍特金的信中写道：“列·尼·托尔斯泰到达这里。……他是多么可爱，多么有才气！和蔼可亲，精力充沛，高尚，象一只雄鹰！兴许还是只大鹏呢。他的作品很出色，但是我觉得他本人比他的作品更加出色。……外貌不漂亮，但是非常和蔼可亲，目光炯炯，精力充沛，而且温和善良。我很喜欢他。”^①

这头二十七岁的雄鹰度过四年半的行伍生涯，终于挣脱羁绊，飞向自由。他被名作家的地位所陶醉，象旋风似地驰骋于彼得堡，他谈笑风生，兴致勃勃，有时显得胆怯腼腆，有时涉及要害问题，突然变

得慷慨激昂，雄辩滔滔，置公认的准则于不顾，使得文雅的彼得堡人士为之惊慌失色。

他似乎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损失，四处征逐，或同文学家们开怀畅谈，或周旋于上流社会的客厅，与美人才女相周旋，看戏听音乐，通宵达旦在茨冈人家里酗酒作乐。……

托尔斯泰住在屠格涅夫家里，屠格涅夫张开双臂热烈接待他。但是这两位作家很快就认识到他们各自性格不同。屠格涅夫是个西欧气质的人，重感情，性格温和，他看到托尔斯泰性情狂放，了无羁系，未免有些不安。

“托尔斯泰住在我这里，”屠格涅夫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您想不到这是一个多么可爱和多么出色的人，——尽管他由于那股狂热和犟劲儿，我称他为‘野人’。我很爱他，对他怀着一种奇怪的，近乎父子之情。他给我们朗诵了他的《青年》和另一部作品的开头部分，都是杰作。”^②

但是托尔斯泰并不需要屠格涅夫的父亲般的爱护，而屠格涅夫也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野人”是难以驯服的。

托尔斯泰后来的挚友和崇拜者、诗人费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下面一段情景：

“屠格涅夫清早起床，按照彼得堡的习惯喝早茶。我在彼得堡短短的逗留期间，每天上午快到十点钟的时候上他家去，自由自在地聊聊天。有一天，扎哈尔给我打开过道的门，我看见角落里有一把带安娜绶带的短剑。

“‘这是谁的短剑？’我问道，朝客厅门口走去。

“‘请往这边来，’扎哈尔指着左边的走廊小声说。‘这把短剑是托尔斯泰伯爵的，他就住在我们的客厅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现在正在书房里喝茶。’

“我和屠格涅夫谈了一个小时，由于担心惊醒正在门对面酣睡的伯爵，我们压低了嗓门说话。

“‘您瞧，天天如此，’屠格涅夫冷笑着说，‘他从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垒回来后，住在我这儿，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来了。通宵达旦酗酒，打牌，同茨冈人厮混，回来之后，闷头大睡，一直睡到下午两点。我曾经苦口婆心地劝过他，但是现在绝望了。’^③

1856年1月，托尔斯泰的无忧无虑的欢乐生活被破坏了。他收到奥勒尔的来信说，他三哥德米特利患肺病，生命垂危。他当时很少想到德米特利。他急忙启程前往奥勒尔。这次旅行他的心情很沉重。

“我那时特别无情无义，”他在《回忆录》里象通

常那样襟怀坦白，毫不留情地责备自己。“我在彼得堡出入上流社会，追逐虚荣。由彼得堡到了奥勒尔，我可怜米京卡，但是感情淡薄。我到奥勒尔转一趟就走了，没过几天他便去世了。”^④

托尔斯泰为什么没等三哥去世就走了呢？也许是因为他没料到三哥的病情有那么严重，或者是因为他在三哥那儿呆不下去。托尔斯泰热爱德米特利而且尊重他的品德：他同情弱小不幸者，他不攀龙附凤，他反对农奴制度，希望为人们造福。米京卡性情古怪，与众不同，他后期堕落了，不务正业，只是饮酒。病在垂危的时候，一个忠心耿耿的麻脸姑娘玛莎在他身边服侍他。这个姑娘曾经当过娼妓，德米特利替她赎了身，收在身边。

“他的模样看着叫人害怕，”托尔斯泰写道，“手腕瘦得皮包骨头，面无人色，就剩下两只眼睛还是那样美丽、深沉，露出疑问的神情。他不断咳嗽吐痰，舍不得死。”^⑤也许是由于那个陌生女人在病榻旁服侍德米特利的缘故，列夫不便接近病人，说说在垂死者病榻旁难以说出以及有时是必须告诉弥留者的话。而就在这之前不久，1854年3月13日，托尔斯泰对三哥写道：

“现在我面前摆着你的相片，我对它默默说了许

多发自肺腑的话，这些话我在信里不曾写过，同你见面的时候也不曾讲过。但是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很爱你。”^⑥

2月2日，他得悉三哥去世的消息，在日记里写道：“德米特利哥哥去世了，这个消息我是今天得到的。从明天起，我要珍惜时光，以便回首往事时心中坦然。”

托尔斯泰回到彼得堡，重又卷进了生活的激流。当时彼得堡的优秀文学力量都团结在《现代人》杂志周围，而莫斯科的优秀文学力量则集中于谢·季·阿克萨科夫支持的《祖国纪事》杂志周围。

《现代人》杂志创办于1836年，亚·谢·普希金是它的创办人之一。别林斯基有一段时期曾经直接参与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稍后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购下了这个杂志，当时的优秀作家都参加编辑，使得杂志扶摇直上。

当时的作家们大概自己也不曾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没有想到他们共同创造了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化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些作家们受了西欧文学的熏陶，吸取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格利鲍耶多夫诗歌的力量和气魄，果戈里的勇气和才思，各辟蹊径，描绘自己熟悉的生活，塑造新的性格和典型，熔铸自己

独特的风格。……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模仿别人的，冈察洛夫塑造了不朽的奥勃洛莫夫，这个形象后来成了普通名词；德鲁日宁*、皮雪姆斯基和涅克拉索夫，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但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那时他就已经蜚声俄国文坛。

托尔斯泰是文坛后起之秀，大家都注视着他，倾听他的声音，而他却非常珍爱正在产生的意念和形象，寻求自己独特的表达途径。

“这个小小的军官会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挤出文坛的！只有搁笔。……”皮雪姆斯基谈到托尔斯泰时说。^⑦屠格涅夫显然是有心保护这位年轻作家，尽力帮助他，同他交好，但是这位年轻作家却不需要保护，而且渐渐地，连这个“带着贵族士官派头”（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评语）的炮兵准尉本人也不知不觉地，以其坚强有力的肩膀把屠格涅夫推到了第二位。屠格涅夫虽然品格高尚，胸怀坦荡，也不免有些耿耿于怀。

托尔斯泰年轻，性情急躁，持论激烈，不能忍受任何虚礼俗套。屠格涅夫对他那些与社会舆论和传

* 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批评家和小说家，著有中篇小说《彼林尼卡·萨克斯》。

统，有时甚至是通常礼节相抵触的轻率议论感到刺耳。

“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举动是合乎情理的，”屠格涅夫说。“他老是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一个聪明人卖弄自己身上没落的伯爵作风，这种愚蠢的自负实在令我无法解释。……”“哪怕是把这个俄国军官放在碱水里熬上三天三夜，也去不掉他身上那种贵族士官的鲁莽；不管你往这种人身上镀一层什么样的教育金，他身上仍然流露出兽性。”^⑧

而托尔斯泰则感觉到屠格涅夫说话时那种长者式的、“父亲般的”口吻，就象淘气的孩子要挣脱羁绊一样，存心捣乱，继续跟拿笔杆子的同行们争执不休，发表一些甚至使得他的同情者都为之目瞪口呆的意见。

《现代人》杂志的编辑涅克拉索夫·巴纳耶夫和其他人都明白，屠格涅夫也许无意识地暗中忌妒托尔斯泰，然而却是保护他的，但是当托尔斯泰应邀出席《现代人》杂志编辑部举行的晚宴，在屠格涅夫和乔治·桑的其他热烈崇拜者面前攻击这位女作家时，他们不禁大惊失色。与托尔斯泰一同前来赴宴的德·瓦·格里戈罗维奇从旁一再劝说和警告也未能奏效。晚宴前半段托尔斯泰彬彬有礼，不动声色，但

是到晚宴结束时沉不住气了。“他听了对乔治·桑的一部新长篇小说的赞扬，激烈地宣称自己最厌恶她的作品，还说她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即使实有其人，为了维护教化，也应当用囚车押送到彼得堡去游街示众。”^⑨

屠格涅夫大发雷霆，给鲍特金写了一封气愤的信。

“同托尔斯泰很难不闹翻，——没法子，老兄，缺乏教育不可能不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反映出来。前天在涅克拉索夫举行的宴会上，他对于乔治·桑说了些那么庸俗和粗鲁的话，简直没法写出来。辩论很激烈，总而言之，他把在场的人都激怒了，弄得自己狼狈不堪。”^⑩

但是托尔斯泰还不罢休，继续任意评论，从而激怒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们。“我们听够了奇谈怪论！”巴纳郁夫对他的一个友人说，“您听听，据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平庸作家，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赞扬和钦佩不过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说真的，这真叫人啼笑皆非！这个人不想了解任何传统，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历史的都不愿意了解！”^⑪

很明显，巴纳耶夫把托尔斯泰的意见看成完全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事实上托尔斯泰当真从来不

曾赞颂过莎士比亚，如果说他在哪些年代还不曾对莎士比亚作细致的分析，那么后来他在 1903 年写的一篇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里，引用了扎扎实实的批评论据，贬低这位伟大的剧作家。

托尔斯泰从小就轻视众所公认的准则。“大家都这么看，都这么做”这句话对他从来不具有约束力，有时甚至只要一听到“大家都这么做”这句话，托尔斯泰就如临大敌，对那种论调进行全面而尖锐的批驳。

他常常不沉着，甚至近乎粗鲁；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特有的腼腆消失了，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事后又追悔莫及。心平气和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激烈抨击不能说服人，而只有激怒人。1865 年 12 月 3 日他在记事本里写道：“愿上帝保佑，不要象破坏蛹壳而留下赤裸裸的蛆虫那样，生硬地对他（对方）施加影响；而应当哺养蛆虫，让它在蛹里长大，变成飞蛾之后脱壳而出。”^⑫

许多人生气了，避免与托尔斯泰接触，而另一些人则热爱他，宽恕他说的激烈言辞。“托尔斯泰写了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两个骠骑兵》，”涅克拉索夫在 1856 年 4 月 17 日致鲍特金的信中写道，“将在我的《现代人》杂志第五期上发表。可爱的托尔斯泰啊！

由于他，我这个杂志编辑近来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而且他是一个好人，怪脾气正在减少。”^⑬

3月28日，鲍特金在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写道：“请代我向托尔斯泰致意：我对他怀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热烈的好感。……我等不到见托尔斯泰了，但是我感到我对他的仰慕之情默默地、不知不觉地日益深化。”^⑭

托尔斯泰晚年不喜欢回忆这一时期的事。当时创办杂志的幻想，欢欣和失望，朗诵奥斯特洛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和其他作家新作品的文学晚会，他都总记了，脑子里就剩下对那段生活和活动的无情批判。“生活总是向前发展的，”他在《忏悔录》里无情地揭露自己和文学界的同仁，写道，“我们艺术家和诗人是促进这一发展的主力，我们的使命是教训人。……我，艺术家，诗人，写过作品，教训过人，但是自己也不知道教了些什么。”

他教训过人没有呢？

托尔斯泰本人后来曾经多次说，创作与教训人是不相容的。我不由地回忆起普希金的诗句：

但是只有上帝的话儿
飞进敏感的耳朵，

诗人的心灵勃然振作，
就像雄鹰从梦中惊起。

难道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在这样的时刻能够冷静地考虑，他们负有教训人的使命吗？

他神情奇怪而严肃，
头脑中充满声音和慌乱，
奔向波涛万顷的海边，
奔往树叶簌簌的槲树林。

（普希金：《诗人》）

- ① 《出版界与革命》，1928 年第一册，第 49 到 50 页。又见 H、H、阿波斯托洛夫著的《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同路人》一书中题为《列夫·托尔斯泰和涅克拉索夫》一章，莫斯科 1928 年出版。
- ② 引自屠格涅夫 1855 年 12 月 9 日致安年科夫的信。载《文学报》1931 年第 31 期。
- ③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三章，第 105 到 106 页。
- ④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 310 页。
- ⑤ 同上。
- ⑥ 《全集》，第五十九卷，第 258 页。
- ⑦ 安·费·康尼著《伊·费·戈尔布诺夫评传》，见《伊·费·戈尔布诺夫全集》，第一卷，第 106 页。

-
- ⑧ 巴纳耶娃—戈洛瓦切娃：《回忆录》，第 335 页，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 1927 年版。
- ⑨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文学回忆录》，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 1928 年版。
- ⑩ 《瓦·彼·鲍特金与伊·谢·屠格涅夫通信集》，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 78 至 79 页。
- ⑪ B. H. 纳扎列夫：《往日的生活和人物》，载《历史学报》1890 年 11 月号，第 442 页。
- ⑫ 1856 年至 1857 年记事本，1856 年 12 月 3 日记事，载《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200 页。
- ⑬ 引自涅克拉索夫致鲍特金的信，载《出版界与革命》1928 年第一册，第 92 至 93 页。
- ⑭ 引自鲍特金致涅克拉索夫的信，载《往事》1916 年第 10 期，第 92 页。

第十二章

挫 折

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的贵族发表演说，宣布要废除农奴制度。当时同英法等国的和约已经签订，沙皇政府感到进行迅速改革的时机日渐成熟，听取并且顺应了社会舆论。

皇上的演说为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定下了调子，贵族中的优秀和先进分子都开始采取措施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民。

列夫·托尔斯泰就是一位这样的地主。还是1855年8月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构思《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他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

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奴隶制并存”。^①

皇上的演说又重新使他想起了这个问题。他在1856年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对农奴的态度开始使我惶惶不安。”^②第二天他就去拜访作家卡威林* 从卡威林那里得到大量关于农奴制的材料。

“从他（卡威林）那儿回来之后，我挺高兴，充满信心，非常得意，”托尔斯泰在4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要带一个制订好的草案到农村去。”^③

可是事实证明，解放农民完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托尔斯泰遇到了许多障碍。制订草案固非容易，但是在把该草案呈送内政部之后，托尔斯泰碰到了政府通常的敷衍拖拉作风，弄得他一筹莫展。后来他总算带着自己的草案，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地动身前往雅斯纳雅·波良纳，因为他将摆脱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途径莫斯科，他在那里停住，同《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们结识。谢·季·阿克萨科夫殷勤接待托尔斯泰，并介绍他同霍米亚科夫** 相识，还给托尔斯泰朗诵了他的《家庭纪事》中的一些片断。“好，很

* 康·德·卡威林（1818—1885）：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教授。

**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社会活动家和作家。

好，”托尔斯泰对阿克萨科夫这部作品作了简短的评价。^④

他同康士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斯拉文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区的格列鲍沃—斯特烈什涅沃庄园，拜访康士坦丁的姐姐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与宫廷医生安德列·叶夫斯塔菲耶维奇·贝尔斯结了婚。托尔斯泰爱上了贝尔斯家淳朴的、秩序井然的生活，并且首次注意到他未来的妻子。他在日记里写道：

“几个孩子招待我们。那几个姑娘是多么可爱，多么活泼啊！”^⑤

但托尔斯泰挂念雅斯纳雅·波良纳，急着回家去实现他那时最热衷的事业。进村后，他毫不迟延，便召集农民宣布自己的决定：将制订的草案付诸实现。

“召开了一个会，”他在5月28日的日记里写道，“事情进行顺利。农民听了都高兴。他们认为我投机取巧，所以相信我。”^⑥当时他只能同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谈谈这个他关切的问题，但是姑妈却不象爱侄那样兴致高，也不赞同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最糟糕的是农民对地主的高尚激情无动于衷，不相信他。他们认为地主投机取巧，榨取他们的血汗，

即使采取某些让步，也是因为想从中谋利，他们由于“愚昧无知”，对其中奥妙琢磨不透。他们想不到地主除了谋取私利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动机，更想不到这位少爷竟然希望帮助他们，为他们造福，让他们自由。

6月3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晚上没有召集开会，但是我听瓦西里说：农民怀疑所有的人将在加冕日获得自由是个骗局，他们认为我是想通过契约把他们束缚住。”^⑦

但是他执着地继续找农民交谈，劝说他们接受自由，可是农民却害怕受骗上当，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看法。

“他们不想要自由，”托尔斯泰在6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晚上同一些农民交谈，他们那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我很恼火，勉强克制住自己。”^⑧

“两个壮汉被一条带刺儿的链条捆绑着，”他在6月9日写道，“两人都感到疼痛，只要一人轻轻一动，锁链就会刺伤另一个人，结果两人都动弹不得。”^⑨

农民等待着“沙皇爷爷”赐给“自由”。谣传连地主的土地也将白白地分给农民，而这位伯爵却要索取一小笔赎金。

托尔斯泰第二次接近农民的尝试，就此告吹。

这段时期他脱稿的文学作品有《两个骠骑兵》，这部作品按其心理分析的深刻性而言是一部天才之作，书中塑造了两类军人：父亲，这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剽悍勇士，胸怀坦荡，放纵不羁，读者不由地对他发生好感；儿子，他工于心计，低级庸俗，不讨人喜欢，这种人现在仍然可以见到。托尔斯泰继续埋头创作《青年》。

托尔斯泰生机蓬勃。大自然，音乐，美女有如香槟酒似的使他陶醉，有时促他创作，有时勾起他追求个人幸福的强烈愿望和对异性的爱慕。……

他知道，医治他心灵和使他的生活走上正轨的唯一办法，就是结婚。

结婚！但是跟谁结婚呢？婚姻是终生大事，他害怕迈出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由于腼腆、羞怯，他不敢接近正派女人，不敢同她们亲近。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他偶然与他的朋友季米特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季雅科夫的妹妹亚历山德琳·奥鲍连斯卡娅相遇，象孩子似地热烈地爱上了她。

“我不认得亚历山德琳·奥鲍连斯卡娅了，”他在5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她变得这样厉害。我没料到会同她见面，因而她在我身上激起了极其强烈的感情波涛。……就是现在，我一回忆起那个幸福曾

经有可能属于我，而我失之交臂，还感到痛心疾首。……”^⑩

尽管他觉得亚历山德琳也会与他具有同感，他仍然决定启程。他在5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百无聊奈。今天不一定能见到亚历山德琳。在此逗留毫无意义，但又万分不愿离去。四种感情：爱情，忏悔（然而不愉快），结婚的愿望（为了摆脱寂寞）和对大自然的向往，异常强烈地攫住了我。”^⑪

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对略沃奇卡的状况有她的认识，她也认为早该给他完婚了。

距雅斯纳雅·波良纳七俄里，靠近基辅公路，通往图拉的路边，有一座舒适而古老的庄园，庄园里住着阿尔谢尼耶夫家的三位小姐。这三位小姐在当时是很典型的闺中淑女，她们由姑妈和法国家庭女教师监护着，教养良好，容貌美丽，会说法语，虽非权门贵胄，也是良家淑女。三姐妹中最风流俊俏的要数瓦列莉娅，正是打算把她说合给列夫·托尔斯泰。

从莫斯科到雅斯纳雅·波良纳途中，托尔斯泰顺便拜访了阿尔谢尼耶夫一家人，此后便经常去作客。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高兴了：略沃奇卡终于改邪归正，要娶一个良家闺秀做妻子了。阿尔谢尼耶夫一家人殷勤款待托尔斯泰，几个姑娘对他

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他看来看去，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娶她吗？她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吗？她真的爱他吗？他爱不爱她呢？她有什么值得爱的呢？她身上是否蕴藏着一股暂时尚未被他发现的永不涸竭的生命源泉，日后在一起生活时能解除他的渴望吗？还是发掘到她的内心深处，就会碰到一泓索然无味的浊水，不但不能解渴，反而会使他的心灵变得更加浑浊呢？

他有时步行，有时骑马独自外出溜达，观赏灰色天幕上贝母似的晶莹色泽，或者踏着榛树林中的羊肠小道。星期日，他抄捷径穿过森林和田野，步行三俄里到教堂去作祷告，四邻的农民和地主都来这个教堂。教堂矮砖墙旁拴着拉的马，长毛蓬松的瘦马懒洋洋地晃动着脑袋，挥动稀疏的尾巴轰赶讨厌的苍蝇。教堂里人群拥挤，空气窒闷，充满敬神的香味儿，孩子们叽叽喳喳，穿绣花围裙、家织方格毛呢裙和棉绒背心的盛妆女人往孩子嘴里塞面包渣，止住他们叫喊；小伙子们身穿干干净净的新衬衣，足蹬涂了一层松焦油的高统靴，在教堂周围转悠。在教堂墓地累累荒冢中，有一座独具一格的砖砌的、刻有姓氏的坟，这就是托尔斯泰父母亲的合葬墓。

在溽暑蒸人的夏日，托尔斯泰常常骑马到他喜爱的格鲁蒙特去。他拴好马，扑通一声跳进小湖畅游

起来。湖水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暖暖的，但是湖中有许多股冰凉的泉水，这里一片，那里一片，突然裹住他的身子。他爱这个湖，爱这匹良马，感觉到马的肌肉在鞍座下活动；他爱闻从鞍鞯下冒出的白色泡沫似的马汗味儿，爱闻潮湿温暖的森林气息，也爱闻干草的芳香；在路上碰到农民和村妇，他喜欢停下来同他们说说家常。……他脑子里意念频生，形象逐个显现，他感到自己与人世和上帝灵犀相通，一种愉快的，近乎狂喜的感情越来越强烈。……

他天真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知音。

如果他当真爱瓦列莉娅，就会情不自禁，娶她作妻。但是看来并非如此。

“整天都同瓦列莉娅在一起，”他在7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她穿着白色连裙衫，露出手臂，她的手臂不美。这使我心情沮丧。我开始打趣她，话很尖刻，她笑个没完，眼里含着泪花。后来她弹钢琴，我挺开心，她却不高兴了。”^⑫

他有时情意缠绵，有时耽于幻想，有时又由于瓦列莉娅精神空虚，思想轻浮而悲观失望，认为她是只花瓶：“没有志气和热情，跟面条一样。可是性情善良，脸上挂着微笑，过分温顺。”^⑬

在8月23日的信里，他对苏达科夫家里的几位

小姐进行了辛辣的，有欠公允的责备。这几位小姐在莫斯科参加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礼，她们在写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的信中，天真烂漫地描述了她们的感受。信里说，她们挺痛快，对衣冠楚楚的侍从武官印象良好，她们“差点儿把身上带茶梔子花的连裙衫弄皱了”。……

“美观的，第一流的茶梔子花连裙衫和侍从武官，能成为你们至高无上的幸福吗？这太不象话了！你们写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至于侍从武官，好象有四十名左右，我确知其中只有两人不是恶棍和傻瓜，因此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你们的茶梔子花连裙衫在检阅仪式上被弄皱了，我挺高兴。……”^①

他在给瓦列莉娅的信里写道：“我身上有两个人：一个聪明，一个愚蠢。”蠢人有时打算娶她为妻。他思量：“你同她在一起，瞧着她，听她说话，同她交谈，是多么幸福。……”而“聪明人”却往“蠢人”头上泼冷水。“我度过了一个月稀里糊涂的幸福生活，沉醉其中，我感到自己在变坏，我不满意自己，”他在赴彼得堡途中给她写信道；他前往彼得堡的目的是为了在两地分离时检验检验自己对瓦列莉娅的感情。“除了愚蠢的情话（我现在为说过的那些

话感到惭愧)，我没有什么可以对您说的。但这是一段生活，而且是一段幸福的生活！我感谢上帝，是他授给我主意，支持我启程的意图，因为我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相信，他是为了我们两人的共同幸福给我指引道路。您象蠢人那样想事和具有那样的感情，是可以原谅的，但是那对于我却是一种耻辱和罪过。我已经爱上了您的美丽，但是我才开始爱您身上永远不变和永远宝贵的东西——您的心灵。美丽一望而知，一见便爱，同样也可以很快就嫌弃；但是心灵却需要认识清楚。请您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不费气力的，即使是爱情这种最美好和最正常的感情也不例外。……我想起您显得特别动人的三次情景：1) 当您在舞会上亭亭玉立，天真地跳跳蹦蹦的时候；2) 当您一面呻吟，一面用痛苦的微弱声音说话的时候以及 3) 当您穿着姑妈那双肥大的编织鞋，站在格鲁蒙特池塘边使劲甩钓钩的时候。蠢人总是怀着无限爱恋的心情回忆您在这三种情况下的音容。……”“蠢人”这样写道。而“聪明人”又补充道：“要紧的是要严以律己，以便晚上就寝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今天 1) 我为别人做了件好事，2) 自己略有长进。奉劝您预先订出每天的工作计划，晚上检查执行的情况。如果您每天都能对自己说：我今天比

昨天有长进，——您会体会到，那是一种多么恬适而崇高的享受。”^⑮

他就是这样逐步地为自己和瓦列莉娅的结合作准备。当他突然听说瓦列莉娅同法国音乐教师莫尔蒂调情时，其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在莫斯科有一位认识您的先生告诉我，说您爱上了莫尔蒂，天天上他那儿去，同他书信往来。”这件事也许就是他同瓦列莉娅决裂的主要原因。“现在失去您的爱情，我感到痛苦，痛苦极了；但是与其将来一辈子责备自己欺骗了您，造成您的不幸，还不如现在就失去它为好。”

托尔斯泰还同瓦列莉娅通了一段时期的信，他象是对两人之间的关系，对“蠢人”所抱的幻想难以割断似的。通信时断时续，最后，1857年1月14日，出国旅行之前，托尔斯泰给她写了封诀别信：

“我对您的态度没有改变，我感到我将永远象过去那样爱您，就是说对您怀着真挚的友谊。……因为我从来不曾象爱您一样爱过任何女人。可是对于您的善良性格准备惠赐给我的那种感情，我无法回报，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经常隐隐感觉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两个月的分离，充满新的乐趣、活动和义务的生活（这同家庭生活是不相容的）向我表明，这完全……”^⑯

托尔斯泰希望离国远游，与瓦列莉娅天各一方，能够最终检验出自己对瓦列莉娅的感情。

- ①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58 页，1855 年 8 月 2 日日记。
- ②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69 页，1856 年 4 月 22 日日记。
- ③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69 页，1856 年 4 月 23 日日记。
- ④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74 页，1856 年 5 月 22 日日记。
同上，1857 年 1 月 25 日日记。
- ⑤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76 页，1856 年 5 月 25 日日记。
- ⑥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77 页，1856 年 5 月 28 日日记。
- ⑦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78 页，1856 年 6 月 3 日日记。
- ⑧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79 页，1856 年 6 月 7 日日记。
- ⑨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80 页，1856 年 6 月 9 日日记。
- ⑩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74 页，1856 年 5 月 22 日日记。
- ⑪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75 页，1856 年 5 月 24 日日记。
- ⑫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84 页，1856 年 7 月 1 日日记。
- ⑬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82 页，1856 年 6 月 15 日日记。
- ⑭ 《1856 年 8 月 23 日给瓦·阿尔先尼耶娃的信》，见古谢夫著《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 257 页。
- ⑮ 《1856 年 11 月 2 日给瓦·阿尔先尼耶娃的信》，见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十章，第 325 页。
- ⑯ 《1857 年 1 月 24 日给瓦·阿尔先尼耶娃的信》，见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十章，第 274 页。

第十三章

文 坛 交 往 国 外 生 活 目 睹 死 刑

“作家成名的首要条件，亦即赢得读者爱戴的手段，就是他必须热爱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故此狄更斯作品中的人物成了举世的共同友人：他们是美国人和彼得堡人联系的桥梁”^①托尔斯泰在他的记事本里写道；其时他声誉扶摇直上，《现代人》、《读者文库》、《祖国纪事》这些杂志都争相向他索稿。他力求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感到捉襟见肘，难以应付。

1856年11月23日他在彼得堡的日记里写道：“多么想尽快摆脱杂志的纠缠，按照我现在对艺术的见解写作。这是极其高尚纯洁的事业。”^②

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正是按照自己的见解写作的，把心中蕴藏的无限热爱都倾注在自己主人公的身上，从而在读者心中激起同样的共鸣。不过他当时对于自己的创作潜力尚未充分认识到。

“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之后，我住在彼得堡，当时大名鼎鼎的丘特切夫光临，探望我这个年轻作家。……我惊讶的是这位毕生与宫廷人士相酬酢，说话写作都用法语，法语比俄语娴熟的作家竟然对我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表示称赞，特别赏识士兵们的某些谈话；他这种对俄语的敏锐感觉使我吃惊。”^③

11月3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皇上读了《童年》，潜然泪下。”^④这个消息给予托尔斯泰的印象无疑要比杂志上刊登的连篇累牍的评论深刻得多。

他虽然周旋于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但是同他们并无密切交往。人们力图使他就范，给他冠以“文学家”的头衔，他对此很恼火。他是一匹烈马，要冲决羁绊，奔向自由，沿着前人没有探索过的独特蹊径疾驰。他在11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对文坛的捧场最为反感。”^⑤

他同当时公认的有理论有纲领、门户之见森严的自由主义一贯格格不入。1856年11月18日，他在记事本里写道：“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希望人人

我平等，同我一样幸福；另一种则希望人人同我一样不幸。前一种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基督的博爱精神，希望别人诸事顺遂；后一种自由主义的基石是忌妒，希望别人倒霉。”^⑥

托尔斯泰以后的全部哲学观都来源于以“基督精神”为基础的自由主义。

农奴制度继续使他忧心忡忡。

“如果不在两年之内作出明智决策，解放农民，”他在1857年1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他们一定会揭竿而起，那时就会想起我说的话了。”^⑦那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并不了解人民，也不大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坐在陈设舒适的客厅里空谈“为人民谋福利”，就象一杯果汁被冲淡了一样，索然无味。托尔斯泰对这感到很愤慨。

“我讨厌所有的人，”他痛苦地写道。“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希望爱情和友谊，而他们却不能给我爱情和友谊。……”^⑧

“进步文学家”集团不管如何想方设法，还是没能把这匹倔强的烈马拉入自己的圈套。

“我感到形影相吊的痛苦，”他写道，“但是又无法与别人亲近。我脾气坏，养成了苛求他人的习惯。”^⑨

他力求与屠格涅夫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但是并无结果。涅克拉索夫的庸俗的自由主义使得托尔斯泰无法接近，在涅克拉索夫所有的笔墨同行中，托尔斯泰没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人。鲍特金最了解托尔斯泰，而且真心诚意地爱他。鲍特金在 1861 年 3 月 12 日致自己兄弟的信中说：“托尔斯泰脾气有点古怪，可是他的心灵却象大海一样深广。”鲍特金曾经数次向这位被涅克拉索夫称之为“雄鹰”的人表白过自己的心情，托尔斯泰在困难的时刻有时也把自己的感受告诉鲍特金。托尔斯泰象一只灵敏的晴雨计，对极其微小的气压变化都有所反应。与人相会、自然风光、音乐和文学都使得指针左右摇摆，引起暴风雨般的思绪和感受，而这些必然体现在创作中。

“彻夜睡不安宁。这些天听音乐过多。”^⑩

“论普希金的那篇文章（别林斯基写的）真是奇文！我现在才了解普希金。”^⑪

有一次他到鲍特金家赴宴，在座的除巴纳耶夫之外没有旁人。散席之后，巴纳耶夫朗诵普希金的作品。“我走进鲍特金的房里，”托尔斯泰写道，“给屠格涅夫写了封信，便坐在长沙发上无缘无故地痛哭起来，泪如泉涌，却充满幸福之感。整个这段时间我一直感到很幸福，陶醉于精神境界的迅速升华。”^⑫

1856年11月26日，托尔斯泰等待已久的退伍获得批准。现在他无牵无挂，军职已经摆脱，同瓦列莉娅的关系也已经了却，解放农民的雄心壮志以失败告终，不再困扰他了。他决定出国远游。屠格涅夫已经在巴黎，等待托尔斯泰前往。

“托尔斯泰来信说，他正准备到我这儿来。……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正在发生非常有益的转变，我就象一个老嫗一样为此感到高兴。”^⑬托尔斯泰抵达巴黎后，这位“老嫗”对自己的门生最初比较满意，因为屠格涅夫同托尔斯泰见面后，在给波隆斯基*的信里写道：“托尔斯泰抵此。他有了十分重大的良好转变。……此人前程远大，而且会留下深刻的痕迹。”^⑭

但是屠格涅夫很快就失望了：“我同托尔斯泰还是无法融洽，”他在致科尔巴辛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观点相距太悬殊。”^⑮

尽管这样，两位作家仍然经常见面，联袂前往第戎**。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使得他们互相吸引，而他们聚首的时候，又总是互相排斥。“登门探望屠格

* 雅·比·波隆斯基（1819—1898）：俄国诗人。他的许多诗由柴可夫斯基配曲。

** 法国东部城市。

涅夫，”托尔斯泰在1857年3月4日（公历3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他待人冷淡，不招人好感，但是很有艺术才华，没坏心眼儿。”^{①⑥}

托尔斯泰多次表示他不可能同屠格涅夫融洽。“不成，我要躲开他。我对他的贡献作了充分赞扬，从各个方面迎合他，可是没法取得一致。”^{①⑦}

看来他说得对。屠格涅夫不然理解他那心猿意马的性格、莫名其妙的思想变化、他对“世俗陈规”的否定态度、他的怀疑以及堕落之后的内疚。

“昨天夜里我突然对一切都产生了疑问，为这苦恼。现在虽然不受疑问的折磨了，但是心里仍然存在疑问。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是个什么人？我不止一次感到我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不然，我没有以事实证实它们。……”^{①⑧}

托尔斯泰旅居巴黎的时候，努力矫正自己的生活，尽量从这次国外之行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语言，参观博物馆，勤奋写作。但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他的全部计划。他在3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早晨七时起床，驱车前往观看执行死刑。粗大、白皙、健康的颈脖和胸膛。他吻过福音书，接着便接受死刑。不可思议！它给人留下了强烈而有启发作用的印象。我不是政治人物。我关心的是道德

和艺术。我明事理，有感情，有能力……断头台使我辗转不能入睡，左思右想。”^{①⑨}

从这天起，托尔斯泰对死刑的看法便永远确定了。

“……行刑的惨状暴露出对现代文明的迷信是站不住脚的。目睹身首分离，头颅和尸体砰然一声落进棺材，不光是我的大脑，而且整个身心都领悟到，任何鼓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的学说，都不能为这种行为辩护。”

托尔斯泰在《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一文中，再次回忆了他目睹断头刑的恐怖情况。

“这时不光是我的大脑，不光是心脏，而且整个身心领悟到，我所听到的关于死刑的一切议论，全是恶毒的空谈；不管有多少人聚在一起杀人，不管他们如何自我标榜，杀人终究是杀人，而且这种罪行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到场，没有进行干预，就是支持和参与了这一罪行。”^{②①}

他目击执行死刑时的心情是那么沉重，浑身毛骨悚然，他单独承受不住这一沉重压力，不得不向亲近的人倾诉，让别人为他分担一部分包袱。就在当天，他在给鲍特金的信中写道：

“我在战场和高加索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是

即使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人撕成碎块，也没有用这台精巧雅致的机器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活人杀死那样令人反感。因为那儿占上风的不是理智的意志，而是感情的冲动；而这儿却周密细致地使杀人变得不动声色，方便易行，没有丝毫壮观之处。……这里几天前逮捕了许多人，破获了一个企图在剧院谋杀拿破仑*的案件，案犯也将于近日内处死。但是从今以后我肯定不会去看这种场面，也不会为任何政府效劳。”“生活乐趣破灭了，一切都黯然失色，变得令人厌恶。”^①

第二天早晨，托尔斯泰“起床以后，感到身体不适，读着读着书，脑子里忽然产生一个简单而明智的决策：离开巴黎。”^②

他想起在日内瓦有两个远亲，就是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和叶莉扎维塔·托尔斯泰娅，便启程去探望他们。

* 这里指的是 1852 年至 1870 年在位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①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169 页，1856 年至 1857 年记事本。

②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01 页，1856 年 11 月 23 日日记。

-
- ③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十卷，第270页。
- ④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103页，1856年11月30日日记。
- ⑤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01页，1856年11月22日日记。
- ⑥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99页，1856年11月18日记事。
- ⑦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09页，1857年1月8日日记。
- ⑧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99页，1856年11月13日日记。
- ⑨ 1857年1月1日给瓦·阿尔先尼耶娃的信，见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十章，第357页。
- ⑩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108页，1857年1月1日日记。
- ⑪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08页，1857年1月4日日记。
- ⑫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08页，1857年1月4日日记。
- ⑬ 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369页。
- ⑭ 同上，第一卷，第370页。
- ⑮ 同上，第一卷，第370页。
- ⑯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118页，1857年3月4日（公历16日）日记。
- ⑰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18页，1857年3月5日（公历17日）日记。
- ⑱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18页，1857年3月7日（公历19日）日记。
- ⑲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18页，1857年3月25日（公历4月6日日记）。
- ⑳ 同上，第十七卷，第19页，《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 ㉑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282页。
- ㉒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122页，1857年3月26日（公历4月7日）日记。

第十四章

“姑 奶 奶”

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的父亲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祖父伊里亚·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是亲兄弟，因此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是列夫的堂姑妈。她还很年轻，只比这位侄儿大十一岁，所以托尔斯泰把她和她的妹妹叶莉扎维塔·安德列耶夫娜戏称之为“姑奶奶”。

亚历山德拉是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公主^①的侍从官，跟随公主来到国外，她的妹妹叶莉扎维塔·安德列耶夫娜担任公主子女的教师。

托尔斯泰苦闷中想起了这两位“姑奶奶”，便动身前往日内瓦，到她们那儿去寻找慰。藉

据托尔斯泰说，坐火车旅行“枯燥无味”。但是换乘四轮马车后，比较接近地面和大自然，沐浴在梦幻一般的月色中，他立即心旷神怡。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切突然改观，洋溢着爱和欢乐。间断了很久，我又真诚地感谢上帝赐予我生命。”^②

托尔斯泰象旋风一样闯进他那两个当宫廷女官的姑妈的生活中。亚历山德拉在她的《回忆录》里，十分精采地讲述了她的侄儿到达日内瓦后的心情。

“我对巴黎厌恶透了，气得向乎要发疯，”他对姑妈说。“那儿什么我没看够！首先，在我住的那栋设备齐全的公寓里，三十六户人家，有十九家是非法的。这使我非常气闷。接着我想试试自己的胆量，去看一回断头刑，回来后寝食不安，无所适从。幸好偶然听说您在日内瓦，便急急忙忙赶来投奔，相信您会帮助我的。”^③

亚历山德拉自然竭尽全力帮助列夫。她对列夫满怀柔情，列夫也感到这一点。

亚历山德拉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们之间的纯朴友谊推翻了流行的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的错误见解。”^④

果然如此吗？托尔斯泰本人的意见与之相反。他认为青年男女之间产生友谊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友

谊总是转变为更加强烈的感情。

他在4月29日公历5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同姑妈在一起挺痛快……”，“非常非常痛快”；“我很想爱她，这实在太可怕了。如果亚历山德拉年轻十岁就好了。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⑤，在3月31日（公历4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亚历山德拉的笑容美极了”。^⑥

亚历山德拉对托尔斯泰的柔情蜜意，从他们分别之后她写给列夫的信中也可窥见一斑。她在1857年8月29日寄往雅斯纳雅·波良纳给托尔斯泰的信里写道：“同您在一起的时候，不能不感到幸福。……我说不出我们频频相遇时我有多么高兴，现在回忆起这些场合又是多么愉快。我所热爱的一切，已经跟瑞士一同消失了。”“见着您的时候，我总希望自己变得更美好一些，一想到您的友谊（诚然，这有点盲目）我便产生这种愿望。”^⑦

这些话几乎等于表白……而且又有谁能在友谊和浪漫蒂克的爱情之间划一条界线呢？他们互相爱慕，情投意合，在一起的时候都感到愉快，这是没有疑义的。而托尔斯泰同瓦列莉娅的关系却是勉勉强强，若明若暗的，而同亚历山德拉则感情融洽，如鱼得水。亚历山德拉聪明，敏感，毫不卖弄，而同瓦列

莉娅在一起则要努力开导她，在她身上寻找实际上或许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托尔斯泰的精神要求，对艺术、文学和大自然的爱好，对宗教和哲学问题的探索都在亚历山德拉那敏锐精细的心灵中引起了共鸣。

他们常常辩论不休。托尔斯泰不赞成亚历山德拉对待正教那样虔诚恭顺，而亚历山德拉则不满意托尔斯泰不恪守教堂规则和仪式，很少上教堂祷告。

“尽管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地位不同，”她在《回忆录》里写道，“但是我们性格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是热心肠，喜欢分析，诚心向善，但又不善于为善，而分析实际上只是使我们的想象力感到愉快，丝毫无补于生活。列夫当时就已经充满否定精神，但是出于理智的原因居多，感情的因素较少。信仰和爱在他的心灵中平分秋色，这一点他往往不自觉地各种场合流露出来。

“我们的交谈偏重于宗教问题，但是我们未必互相了解。我当时理解不了他那丰富多采的特殊天性。”^⑧

离开克拉兰市，托尔斯泰来到威维市。两位“姑奶奶”向公主告了假与他同行，还有两位年轻人也与他们结伴。这几个风华正茂、喜欢热闹的年轻人从早到晚在市郊徜徉，他们下榻在瑞士的小旅馆，又说又

笑，弄得那些文静的游客不得安宁。

“那是一次多么美好的旅行，”亚历山德拉写道，“那些日子是多么令人陶醉，多么令人乐而忘返。”托尔斯泰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一封信中，也用诗意盎然的词句回忆了一次散步：“我们沿着萨沃依香味扑鼻、引人沉思的道路信步前行，一直走到深夜。……大自然慷慨地提供这种最高尚的生活享受，使人忘记自己那令人厌恶的本性。你不知不觉自己是怎样生活的，忘了过去，不想将来，只有这个现在象线团一样散开，消失。”^⑨

两位“姑奶奶”虽然习惯于遵守严格的宫廷礼节，但是她们对侄儿风趣的谈吐和种种噱头大为欣赏，乐不可支，列夫则不断想出新的花招逗乐。“他的戏法层出不穷，”亚历山德拉写道，“跟我们相好的一个法国老妇人对他那放纵不羁的性格惊叹不止。……她说，列夫的性格就象暴风骤雨一样。”

“有一天早晨，大家徒步前往格里昂。他们走进一家旅馆喝茶。大客厅里除了俄国旅行者以外，还有英国人，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喝完茶，托尔斯泰不顾宾客满座，走到钢琴面前坐定，要求他的旅伴们歌唱。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嗓子很好，另一位同行的俄国女人也娴于歌唱。两个男人用低音伴唱，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就象乐队长一样指挥他们。这个临时拼凑的合唱团唱了一支《天佑吾王》，还唱了几支俄罗斯和茨冈人的抒情歌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客厅里的外国人带着钦佩和感激的神情扑向歌唱者，恳请他们把音乐会开下去。

“第二天，托尔斯泰下榻的旅馆里又举行了一次同样的音乐会。板着面孔的英国人大为感动，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欣喜之情。”^⑩

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假期结束了，但是朋友们仍然见面。

有一次，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带着公主的几个孩子前往奥贝兰旅行。途中他们在威维一家豪华的旅馆里休息。

“我们刚刚在餐桌边坐定，”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叙述，“餐厅侍者走过来低声说，楼下有人求见。我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下楼，走进大厅，就见厅中站着那一伙人。托尔斯泰和他的朋友们身上穿着长风衣，头上戴着插了羽毛的怪帽子。他们学流浪乐师，把乐谱摊在地上，用棍子代替乐器。我一露面，他们发出一阵想象不到的喧闹，尖声怪叫。嗓子和棍子同时发声，双管齐下。我差点儿没笑倒，公主的几个孩子没见着这个场面，没能分享这份乐

趣。”^⑪

公主的孩子们请求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邀请托尔斯泰到他们的轮船上去，一同继续旅行。这给他们带来莫大的欢乐。许多年以后他们还记得，托尔斯泰想出各种噱头和笑话逗他们开心。

“他能吞下多少樱桃啊！”他们惊讶地说。

- ① 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是尼古拉一世的女儿，她的第一个丈夫是莱希腾堡公爵，后来她又与斯特罗甘诺夫伯爵结婚。
- ②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122页，1857年3月27日（公历4月11日）日记。
- ③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见《回忆录》第4页。
- ④ 同上，第15页。
- ⑤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127页，（公历5月11日）日记。
- ⑥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123页，1857年3月31日（公历4月12日）日记。
- ⑦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伯爵小姐通信集》，第86页，写于1857年8月29日。
- ⑧ 同上，《回忆录》，第七页。
- ⑨ 同上，第74页，写于1857年5月1日（公历5月13日）。
- ⑩ 同上，《回忆录》，第9至10页。
- ⑪ 同上，《回忆录》，第9至10页。

第十五章

小个子音乐家

托尔斯泰在一个地方呆不住，他什么都想看看，哪儿都想走走，不断地外出旅行。他一人嫌寂寞，不是同别人搭伴，就是带几个伴侣同行。有一次旅行，时间在5月中旬，他带着十一岁的男孩萨沙·加拉霍夫前往热曼山。在托尔斯泰的旅途日记中，保存着对这次旅行和他们从峰顶远眺展现在眼底的风光的优美描写。“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太阳，”托尔斯泰写道，“但是阳光打我们头上掠过，擦着几座悬崖和地平线上的松树巅，洒在对面高地上。山下几条溪流，水声潺潺，我们周围只有雪水渗流；在道路拐弯的地方我们又见到那个湖，我们脚下的深谷中躺着瓦莱

镇。萨沃依山麓呈蔚蓝色，跟湖水一样，只是色调比湖水浓重，山顶沐浴在阳光里。白雪皑皑的山峰连绵不断，高入云霄，气象万千。湖上风帆和小船，小小的几点，清晰可辨。”^①旅游人士通常在这些地方留连忘返，尽情呼吸“神奇的”空气，赞不绝口。托尔斯泰面对此情此景仍不失其本色。他的想象力把你带到瑞士的峰峦之巅，使你如临其境，感觉到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原野的广袤无垠，而他自己却无动于衷。

“真奇怪，”他在同一天（5月15日，公历5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是我不肯随波逐流呢，还是我的趣味跟大多数人背道而驰呢？总之，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众所周知的好事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呆在暖和的空气中，坐在芳草如茵，碧色连天的草地上。绿油油的草儿随风摇曳，它的影子在我脸上移动；空气冉冉上升，盘旋缭绕，形成深远无际蓝湛湛的天宇。这时不只是你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心旷神怡，你周围有无数的昆虫嗡嗡，飞来飞去，牛在吃草，鸟儿婉转歌唱。”^②

他回到克拉兰，没呆多久又同鲍特金结伴前往圣伯尔拿峡谷，在犀龙*稍事盘桓，到达日内瓦，又在伯尔尼停留了一下，于7月5日抵达琉森。

他很少执笔写作，时辍时续。他着手写《哥萨

克》，但不大顺利。他的心情经常变化，时好时坏。他打算伏案写作，使生活走上正轨，又没能实现。大自然一直对他发生作用，就象音乐和艺术一样，引起他思索，鞭策他创作。“令人陶醉的夜晚，”他在赴伯尔尼（他在伯尔尼出席了民间节日庆典）的途中写道。“醉汉的叫嚷，熙攘的人群，飞扬的尘埃都破坏不了这迷人的夜景；潮湿的林中空地洒满月光，从那儿传来秧鸡和青蛙的鸣声，令人悠然神往。可是走到那儿之后，又会向往更远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在我心中引起的并不是欢快，而是一种甜蜜醉人的痛楚。……”^③

“我抵达琉森，”他在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中写道。“这是瑞士北部的一座城市，离莱茵河不远，我为了在这座风光旖旎的小城市里盘桓几天，已经耽误了行程。我又落得形单影只，说实在的，孤独常常使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在旅馆和火车上结识的人都不能令人满意。”^④

他感到寂寞，又觉得自己人缘不好，不得人心，不觉忧从中来：“要是得了肺病，怎么办呢？”但是他住的那间房子倒挺舒适。“湖面传来沉郁的乐声，白杨悄然挺立。在黑糊糊的杨树衬托下，被烛光照亮的葡萄藤蔓从窗外往室内窥探。……”^⑤抵达琉森的第

二天，托尔斯泰又执笔写作，但是一无所获。傍晚，他走进餐厅进餐。第一流的大餐厅里宾客满座，都是不相识的外国人。“每逢吃这顿饭时，”托尔斯泰在他的短篇小说《琉森》里写道，“我总是感到压抑，不痛快，结果变得忧郁起来。我老觉得象是自己犯了什么过错，受到惩罚似的，就象小时候淘气，他们把我放在椅子上，用讽刺的口吻对我说：‘我的小乖乖，你就歇会儿吧！’——可是爱淘气的血液却在我血管里奔腾，而且我还听到几个哥哥在隔壁房里的欢叫声。以前我总是极力抵制这样进餐时心里产生的压抑之感，但是没有用处：这些死气沉沉的脸对我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影响，于是我也只好变得死气沉沉。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起初我试着和邻座攀谈，可是除了看到同样的脸孔和听到显然是千篇一律的套语之外，我没有得到别的回答。要知道这些人并不傻，也并非麻木不仁，而且这些僵化的人之中，许多人的内心生活大概同我的一样，许多人较之我更复杂更有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使自己失去人生中一种最大的享受——互相交往呢？……”^⑧

十分明显，他置身这伙冷漠拘谨的人中间，更加感到孤独。

“象平常吃完这种晚餐之后一样，我变得忧郁起

来；心情坏极了，没有吃完最后那道点心，就无精打采地走出餐厅去溜达。”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心里感到冷得可怕，寂寞、沉重极了。……”“突然，”他在《琉森》里写道：“一阵奇怪而又异常悠扬动听、感人肺腑的乐声使我大吃一惊。这音乐顿时使我精神振奋，就象一道明亮欢快的光辉射进我的心房似的。我觉得神清气爽，耳聪目明，重新注意到周围的事物。美丽的夜景，迷人的湖水，我刚才还无心欣赏，这时一齐涌进我的眼帘，我感到心旷神怡。在一刹那间，我不知不觉地注意到月亮正在冉冉升起，清光照耀着幽暗的天宇，深蓝色的天幕上有几缕灰色云彩飘浮着，湖面如镜，墨绿色的水面上灯火闪烁，远山迷蒙，从弗列兴伯格传来的蛙声和对岸传来的鹤鹑清脆嘹亮的鸣叫交织在一起。就在我前面，从传来音乐声和吸引着我的主要注意力的地方，我看见昏暗的街中间围着半圈人，而在众人前面相距数步的地方，有个穿黑衣服的身材矮小的人。……我走上前去，乐声变得更加清晰了。我清楚地听得出辽远的、在夜空中颤动着的吉它悦耳的和音，以及轮唱的歌声，此起彼落，各声部虽然唱的不是主旋律，但某些唱得最精彩的地方都烘托出了主旋律。主旋律有点类似优美动人的玛祖尔卡舞。歌声好象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

象男高音，时而象男低音，时而又象地罗尔人絮絮低语、悠扬婉转的假嗓音。这不是歌曲，而是歌曲的轻淡美妙的素描。我无法明白这是什么；但这是美妙的东西。吉它令人心荡神移的轻微的和声，这美妙动听的轻捷的旋律，这黑沉沉的湖水、清彻的月色、悄然矗立着的两个高塔的尖顶和花园中黑魑魑的影子，——这一切既奇怪，又有说不出的美妙；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

“所有纷乱如麻、无可奈何的生活印象，突然对我都有了意义和魅力。我心里好象绽开了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刚才积压在我心头的对尘世一切的厌倦和淡漠消失了，我突然感到需要爱情，感到生活充满希望和无以名状的愉快。……

“那个身材矮小的人似乎是个流浪的地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一只脚向前伸出，头朝后仰，一面弹奏吉它，一面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唱他那优美的歌曲。我马上对这个人发生了好感，感谢他在我心里引起的这种变化。

“衣冠楚楚的富翁有的站在第一流的富丽的旅馆阳台上，有的从窗口，还有在滨湖街上散步的人都在欣赏这个身材矮小，也许还有点俗气的人演唱。有的人兴许喜欢听这种独具一格的地罗尔歌曲演奏，

但是当乐师摘下帽子伸出去的时候，一个子儿也没人给他。他把一句话说了三遍：‘Messieurs et mesdames, 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e……’* 人群发出快乐的哈哈大笑。

“那几百个围拢来听他演奏的衣冠楚楚的人中间，没有一人扔给他一个子儿。人们冷酷无情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瘦小的歌手变得更小了，他一只手拿着吉它，另一只手把帽子举到头上挥了挥，说：“Messieurs et mesdames, 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然后又戴上。人们快活得哈哈大笑起来。”⑦

托尔斯泰见瘦小的乐师受到这种侮辱，勃然大怒，义愤填膺；他觉得这群没有心肝的富翁对瘦小艺术家的侮辱，就是对他的侮辱。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追上他，请他到瑞士旅馆去喝酒。……

“我们喝酒的时候，侍者在一旁讪笑，看门人坐下了。我肺都气炸了，把他们痛骂一顿，自己也万分激动。”⑧

《琉森》是个篇幅不长、不大闻名的短篇，但是它的力量不仅在于对大自然的鲜明绚丽的艺术描

* 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

** 法语：先生们，太太们，谢谢你们，我祝你们晚安。

绘，更在于将脑满肠肥、养尊处优、冷漠无情的富翁同贫穷瘦小的乐师相对比。乐师虽然饱经贫困屈辱的生活，但是他具有以通俗艺术唤醒人心中最美好的感情、激起欢乐和希望、使人们看到大自然的雄伟壮丽的天赋。

“他付出了劳力，使你们高兴，”托尔斯泰在《琉森》里写道，“他央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东西给他一点，作为你们享用过他的劳动的报酬。而你们从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里，带着冷漠的微笑，把他当作稀奇东西鉴赏，一百多个阔佬中竟然没有一人施舍点东西给他。他受了侮辱躲开你们，而一群无聊的人却尾随在他后面取笑，他们不敢取笑你们，却取笑他，因为他们冷漠、残酷、无耻；因为你们盗用了他的劳力，因此他们侮辱他。

“……谁文明，谁野蛮呢？是那个一看到歌手的破烂衣服便怒气冲冲地离开餐桌，而且不肯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百万分之一来酬劳他，这会儿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安静的房间里评论中国的事情，说什么那儿正在进行的屠杀是正义之举的英国勋爵呢？还是那个冒着坐牢的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间走遍了高山和低谷，没有损害过任何人，而且用自己的歌声给人以欢快，今天受了侮辱，几乎是被

赶走，又累又饿，忍受屈辱，跑到什么地方的霉烂稻草上去睡觉的歌手呢？

“这时，从街上夜间死一般的静寂中，我从挺远挺远的地方听到那个瘦小人儿弹奏吉它和歌唱声。

“‘不，’我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力怜悯他，也没有权力对勋爵的富有而生气。这些人内心幸福与否，谁掂量得出来呢？瞧，他这会儿正坐在某个地方的门槛上，望着月色溶溶的天空，在芬芳宁静的夜色中愉快地歌唱；他心里没有怨尤，没有恶意，没有懊悔。可是又有谁知道那些住在崇楼高阁里的人，这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谁知道他们是否也跟那个瘦小人一样，有那种恬静的生之欢乐和旷达的心境呢？上帝的慈悲和智慧是无边无涯的，他允许并且规定这些矛盾的存在。’”^⑨

托尔斯泰被美丽的夜色和迷人的音乐所感动，思潮起伏，回到下榻的旅馆。“夜色如醇，”他在日记里写道。“还要求什么呢？盼望什么呢？我不知道，只不过不是尘世的功名富贵。我也不相信灵魂永生！因为此刻我心境坦荡。眺望窗外。有的地方一片漆黑，有的地方影影绰绰，有的地方灯火辉煌。不如死去。上帝呵！上帝呵！我是什么？何去何从？现时在何处？”^⑩

但是没过两星期，托尔斯泰在巴登—巴登* 的日记里写道：“从早到晚赌钱。……猪猡。没出息，下流坯！……”^①

他作茧自缚，从一个法国人那里借来钱，输光了，又向刚刚抵达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告贷，重又败北。最后不得不向亚历山德拉求助。他在日记里对自己痛加责备：“很久以来我良心不曾受到这样的折磨。”^②

他受到良心的谴责，心力交瘁，便离开巴登—巴登前往法兰克福，重新又从他的朋友亚历山德拉“姑奶奶”那里寻找安慰和同情。他的日记里有一段写亚历山德拉的文字：“萨莎是人中瑰宝，造化的奇绩，天地的精英！我没见过比她更出色的女人。”^③

托尔斯泰在德累斯顿** 略事盘桓，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于7月8日返回俄国。

① 《全集》第五卷，第201页，1857年日记片断。

② 《全集》，第五卷，第203页，1857年日记片断。

③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139页，1857年6月12日（公历7月

* 德国西南部的疗养地。

** 德国东部的城市，位于易北河畔。

- 4 日) 日记。
- ④ 《列·尼·托尔斯泰书简集》，彼·阿·谢尔盖因科编辑，书屋出版社 1910 年版，第 62 页，第 38 号信。
- ⑤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141 页。
- ⑥ 同上，第五卷，第 5 页，《琉森》。
- ⑦ 同上，第五卷，第 7 页，《琉森》。
- ⑧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40 页，1857 年 6 月 25 日（公历 7 月 1 日）日记。
- ⑨ 同上，第五卷，第 22 页，《琉森》。
- ⑩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40 页，1857 年 6 月 25 日（公历 7 月 7 日）日记。
- ⑪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47 页，1857 年 7 月 13 日（公历 25 日）日记。
- ⑫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47 页，1857 年 7 月 20 日（公历 8 月 1 日）日记。
- ⑬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48 页，1857 年 7 月 25 日（公历 8 月 3 日）日记。

第十六章

“让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吧！”

尽管托尔斯泰本来期望在欧洲看到更加广泛的自由和更加宽大的民主，他甚至在记事册里强调，“政府无轩轻之分，都是一样”，“理想之境莫过于——无政府状态”^①，尽管他对国外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可是他仍然满怀故国之思，眷念俄罗斯的山光水色；尽管国外的博物馆和艺术作品，除德累斯顿的圣母像之类少数情况例外，都很少使他感动，——他一回到俄国，俄国的贫穷、紊乱、黑暗、偷盗行径，尤其是农奴制度仍然使他触目惊心。

到了彼得堡，他就把这个印象写在8月6日的日记里：“俄国真讨厌，我简直就不喜欢它。”而在致亚

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他对祖国的评论更加激烈：“俄国真糟，真糟，真糟。在彼得堡，在莫斯科，所有的人都在吵吵嚷嚷，愤怒，期望，而穷乡僻野却依然如故：宗法制的野蛮，偷盗，无法无天。回到俄国后，我同自己厌恶祖国的心情斗争了很久，直到现在才开始习惯于我国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触目皆是的惨状。您相信吗？假如您象我一样，一周之内遇到这样一些事：在街上看到一位太太用棍子打婢女；警察分局局长吩咐转告我，要我给他送一大车干草去，否则他不发合法证给我的仆人；几个官员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七十高龄的生病的老人打个半死，因为有一位官员被他绊了一下；我的村长为了表示效忠于我，处罚一个玩忽职守的园丁，在痛打他一顿之后，还派他光着脚到麦茬地里去看管牲畜，结果这个园丁被扎得满脚是伤，这个村长见了感到高兴，——您看，假如您目睹这些情景和无数其它现象，那么，您就会相信我的话：在俄国，生活时时刻刻，永远是一场艰苦磨炼，一场同自身感情的搏斗。……”^②

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雅斯纳雅·波良纳风光明媚，既怡人，又愁人。可是俄国却令人厌恶，我感到这种虚伪、粗野的

生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③

“宗法制的野蛮”已经侵入俄国人的骨髓。无比善良的塔季娅娜·亚力山德罗夫娜（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解放家奴），周围的地主，村长，园丁，以及托尔斯泰在日记里所说的那个“非常看不起我，我很难同他办成什么事”的村长都深受“宗法制的野蛮”的熏陶。

托尔斯泰为这些矛盾所苦恼。他希望把生产安排妥善，但是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就达不到目的。丑恶的农奴制度日益使他如坐针毡。托尔斯泰当时还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不抗恶论者，不抗恶论在很晚以后才提出来，他当时只是整个身心发乎至性感到愤怒和痛苦。他天生不能惩罚人，不能给人制造痛苦，甚至申斥别人也感到于心不安。他也有勃然大怒，大叫大嚷，甚至动手打人的事，但是接着就陷入痛苦的懊悔。农奴萨什卡偷了黄油，村长请求主子惩罚他。可是萨什卡申诉说，当时“他喝醉了酒，不省人事”，还说“他两腿化脓”，于是主人“便劝了劝他，还给予他奖赏”。“干傻事，”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④

这样的主人难道能受到村长的敬重吗？一个地主非但不惩罚坏人，反而因他盗窃黄油，又不务正业

而奖赏他，难道能把生产搞上去吗？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谈到他弟弟时，说：“略沃奇卡想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不漏，连体育也不放过。他书房外面的窗下立了一个单杠。如果抛开他深恶痛绝的那些成见不提，他无疑是对的：体育活动并不妨碍生产；可是村长却不以为然，他说：‘你去找老爷请示，只见老爷一条腿钩住杠子，倒挂金钟，在杠子上晃晃悠悠；他上身穿着红褂子，头发披散，迎风飘动，满脸涨红。不知道究竟是听从他的吩咐呢，还是看他的西洋景。’”^⑤

解放家奴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家奴没有土地，在地主府上效力，充当厨师、婢女、清洁工和马夫。他们终生伺候老爷，有些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地主庄园，常常是父亲把手艺传给儿子，世代相承。托尔斯泰开始逐渐解放家奴。但是就是这一义举也常常不被人理解：农奴们不愿意离去，宁愿继续在老爷府上效力。

这一切使得托尔斯泰感到沮丧。他在皮罗戈沃（他来此探望二哥谢尔盖）的日记里写道：“人穷困，牲畜受苦，简直令人毛发悚然。”^⑥

“好在精神还有所寄托：道德领域，艺术、诗歌和爱情领域，都可以怡悦情性，”他在8月20日的日

记里写道，“我不愿意自寻苦恼。”^⑦

“独自坐着，”托尔斯泰在1857年8月18日给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的信里写道，“朔风怒吼，尘埃飞扬，天气寒冷。我用麻木的手指拙劣地弹奏贝多芬的常步曲，感动得热泪盈眶；或者阅读《伊里亚特》，或者自己虚构一些男女人物，如同身历其境，胡乱写在纸上，或者象这会儿一样，怀念我所爱的人。”^⑧他如醉如狂地阅读《伊里亚特》，象是破天荒第一次发现了宝库似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啊！这才是天地间的奇文！”过了几天，长时间辍断之后，他重又开始阅读《福音书》，他在日记里写道：“荷马怎能不知道，善就是爱呵！这是神的启示。没有更好的解释了。……”^⑨

他有时产生一种无法遏止的强烈要求，渴望与人交往，便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这位聪明慈爱，富于同情心的女性是他的唯一知音。

“只有正直无私的忧虑，建筑在爱的基础上的斗争和劳动，才是所谓的‘幸福’，”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而建筑在爱自己之上的患得患失，是不幸的。……我自己曾经以为，而您似乎现在还在这样想：可以给自己建立起一个幸福而又光明磊落的小天地，生活平静无波，没有错误，没有懊悔，没有

迷惘，恬然自安，循规蹈矩，一心为善，——现在回想当时的想法真是可笑。太可笑了！行不通，我的姑奶奶！这就好象是不动弹，不活动，而想要身体健康是不可能的一样。要活得正直无私，就得挣扎，迷惘，搏斗，犯错误，动手干又抛弃，重新动手干又再度抛弃，永远斗争，永远受苦。而贪图安逸则是心灵卑劣的表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心灵中的恶劣品质希望安逸，殊不知得到安逸之后就会失去我们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⑩

“挣扎，迷惘”……托尔斯泰一心一意奉行这个宗旨，粪肥燃烧冒烟，慢慢变成宝贵肥沃的腐植质，为幼苗华发滋长提供营养和力量。

他那强健的体格需要不断的活动：他有时骑马到集市去相马。马匹拴在系马桩或者大车上，他夹在人群中，在通道上缓缓而行，端详马的牙齿，讲价钱，摆脱纠缠不休的茨冈人，——这给他带来莫大的享受。茨冈人争相夸耀自己的商品，他们歪戴着旧毛皮帽，骑着瘦马在场上溜达，为了使它显得有精神，在马的肛门口撒了一些辣椒面。托尔斯泰想向马贩子显示他是个相马专家，但是十有八九是受了他们的蒙骗，他深信自己作了一次有利的交易。买主和卖主双方大声交谈，互相拍对方的手，最后成交付款，卖

主用上衣摆包住马缰把它递到买主手里。拴在大车上的母牛哞哞叫，胀鼓鼓的乳房已经有三天没挤奶了，奶汁一滴一滴落在地面的尘埃上。小伙子们嗑着葵花子，利索地啐壳，场地上慢慢落了一层灰色瓜子壳。

托尔斯泰买树林采伐，同时造林。光秃秃的山岗逐渐种满了一行行的云杉、桦树和松树。托尔斯泰青年时代造的树林，有许多至今郁郁葱葱。但是他仍感不足，他想绿化图拉全省。他拟订了一个完整的造林计划，带到彼得堡谒见国家财务大臣穆拉维约夫。托尔斯泰的计划没有得到支持，而他的思绪在彼得堡又转向另外的轨道了。

托尔斯泰重又置身彼得堡文学界，他痛心地发现，他的作家声誉摇摇欲坠，正如他在10月30日的日记里所写的：“一落千丈，或者风雨飘摇。”《彼得堡通报》登了一篇批评《琉森》的文章，屠格涅夫称这个短篇小说是道德政治说教，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对待《琉森》的态度超过了冷淡。

他偶尔也回头写《哥萨克》，不过这段时期他功夫下得最多的是《去世的人》或名《音乐家》，这篇作品最后以《阿尔贝特》的标题出版。

一个才华出众、好酒贪杯的放荡音乐家的形象

牢固地印在托尔斯泰的脑子里，无法摆脱。如果要了解其原因究竟何在，那就得知道托尔斯泰跟音乐的关系。音乐在托尔斯泰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托尔斯泰爱音乐，并非简单地欣赏悦耳的音响，他压根儿没有兴趣去对这部或者那部音乐作品进行理论分析；音乐，不管是朴素的民歌，或者茨冈人古老动听的抒情歌，或是莫扎特、海顿、舒伯特的作品，或者他特别喜爱的肖邦的作品，对于他都是人类心灵的绝妙表现。他听音乐的时候，思潮澎湃，新的形象油然而生，他身上蕴藏的创作力量勃然觉醒，这个健壮的人整个身心都深受震动。

琉森那个瘦小的流浪乐师和小酒店那个好酒贪杯的亡故音乐家，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难以忘怀的印象。托尔斯泰感到震惊的是，庸俗、放纵、空虚同会使人五体投地，巧夺天工的创作才华，怎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呢？

“主旋律乐声接着起始曲流畅优美地倾泻出来，象一道明亮柔和的光芒突然照亮了每个听众的内心世界，”他在《阿尔贝特》里写道。“没有一个假声或者过度的声音破坏听众的倾倒，所有的声音都清晰，优美，并且韵味无穷。听众屏声息气，怀着紧张的希望注视着音乐的发展。这些人刚才还处在寂寞无聊、

纷乱嘈杂和浑浑噩噩的状态，这时突然被不知不觉地带到他们遗忘了的完全另一个世界。他们的心情变幻不定，时而反省往事，时而眷恋昔日的欢乐，时而渴望权力和荣耀；或者听天由命，或者情场失意，或者忧思缠绵，几种心情交替出现。忧思缠绵与慷慨激越之音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倾泻着，交相呼应，那么优美，那么强烈，那么自然，好象送入耳鼓的并非声音，而是一股早就体验过，但是头一次表达出来隽永的诗情画意。”^⑪

这种感受对于托尔斯泰是如此重要，他必须一吐方快。但是别人不理解他。谁爱看这种文字呢？托尔斯泰在这两个不幸的音乐家身上倾注了如许脑力和心血，可是他们几乎葬送了他的声誉。

但是托尔斯泰并不因为公众不理解他而寝食不安。他又构思出三部新作：《哥萨克》，《三种死》和《家庭幸福》。

“现在我平静一些了，”他在10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知道我有话可说，而且能够说得有分量；至于公众，他们想说什么就说去吧。不过要认真从事，全力以赴，那么就让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吧！”^⑫

1857年至1858年冬天，托尔斯泰呆在莫斯科，同他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几个外甥以及

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住在一起。敬爱的尼柯连卡大哥常常来探望他们，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充满家庭乐趣。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是位高超的钢琴手，兄妹俩常常并肩合奏莫扎特、海顿和舒伯特的奏鸣曲；一些音乐家也常常登门造访，音乐爱好者的圈子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一个音乐社，其成员有鲍特金、莫尔蒂和其他人等，这个社为后来建立莫斯科音乐学院奠定了基础。

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两个女儿莉赞卡和瓦莲卡热爱这位性情快活的舅舅，而这位舅舅也成天同她们在一起，变着法子玩儿，同她们逗趣，领着她们去戏园子。青春和乐观精神放射光彩。“略沃奇卡身穿燕尾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谈到托尔斯泰时说，“系着白领带，驱车前去参加舞会。”托尔斯泰喜欢出风头，打扮得衣冠楚楚。费特在他的《回忆录》里，引用还在高加索就认识托尔斯泰的一位朋友的话，写道：

“那时托尔斯泰很爱出风头，这是有目共睹的。鲍里索夫^⑬见他外出散步身穿腰部带褶子的灰海龙皮领大衣，深褐色的卷发上歪戴一顶华贵的礼帽，拄着一根时髦的手杖，引用了两句歌词形容他：‘他拄着手杖笑哈哈，心里美得开了花。’”^⑭

托尔斯泰由正事转向琐事的过程常常极其突然。他从酗酒作乐转向解决农奴制度问题，从钻研法学到身穿针织运动服在健身房跳木马，从锦衣美食到布衣粗食，从乐观转向绝望，进而想到死或者想到自己于世无补和生活的无谓。这些转变都来得很突然。

托尔斯泰有时同亚历山德拉见面。有一次亚历山德拉前往彼得堡，托尔斯泰把她送到克林*。他在克林驱车前去探望了他的母亲的堂姐妹，他的姨母 B·A·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

年迈的公爵小姐回首往事，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母亲和外祖父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托尔斯泰的眼前，托尔斯泰感到既陌生而又十分珍贵。他把所听到的一切都贮存在记忆宝库里，以便有朝一日加以运用。

托尔斯泰就是在这里，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府上，写出了他的短篇小说《三种死》的初稿。他在这个短篇中描写了一位娇纵富有的太太、一个农民马车夫和一株树的死亡。

托尔斯泰在 1858 年 5 月 1 日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谈到短篇小说《三种死》，他写道：

* 莫斯科省的城市，现为工业中心。

“我的想法是：三个生物——女地主、农夫和树——死去了。女地主既可怜又可恶，因为她撒了一辈子谎，弥留之际还在说谎。她认为，基督教不能替她解决生与死的问题。还想活下去的时候，干吗要死呢？她的想象力和理智相信基督教对未来的许诺，而她的整个肉体却坚决反对，没有别的安慰（除了基督教虚妄的安慰），——可是大限已到。她既可恶又可怜。农夫死的时候心地泰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信仰另外的宗教，尽管他平时也随俗履行基督教仪式；他信仰的是大自然，生息与共的大自然。他砍树，播种和收割黑麦，宰羊，他家里下小羊，生孩子，老人去世，他深信这条规律，他知道自己同女地主一样违抗不了这条规律，所以他心境坦然，不怕死。……树死得平静，正直、壮丽。死得壮丽，——因为它不撒谎，不折腰，无所贪求，无所畏惧。^⑮

“斧子在根部发出越来越沉闷的响声，湿润的白色碎木片飞落到带露水的草上，随着斧子砍伐开始听到轻微的拆裂声。大树颤抖了一下，弯了弯身子，随即挺直，惊恐地连根摇晃着。霎那间万籁俱静，可是树身又歪斜了，树干发出拆裂声，枝桠断落，大树轰的一声倒在潮湿的地上。

“……初升的阳光穿过一处透亮的地方散出满

天朝霞，辉耀大地和天空。山谷里的雾气象波浪一样流动，树叶上的露水闪闪发光，透明的白色云朵在蓝色的天宇上匆匆飞向四面八方。小鸟在树丛中熙熙攘攘，欢蹦跳跃，唱着愉快的歌儿；露珠闪闪的树叶在树梢愉快平静地低语，活树的枝桠在倒下的死树上空款款摇曳。”^⑩

托尔斯泰的评论家和传记作者一直认为，这篇作品是托尔斯泰创作“低潮”时期写作的。

人们希望托尔斯泰写出阐述当代重大事件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有的文学评论家认为，作家应该引导人，教育人，可是托尔斯泰却不以为然。

“政治著作的作用不论有多大，它对民族的发展不论怎样必要，它反映的是社会的暂时利益；还有一种著作，它反映了永恒的、全人类的利益，反映了一个民族最宝贵、最亲切的创造，这种著作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人都能接受，任何一个有力量、有朝气的民族没有这种著作都不能发展。”

这段话摘自托尔斯泰当选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爱好者协会会员时，于1859年2月4日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表明了他对文学的态度。他是艺术家，不能写别的东西，只能说：“让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吧！”

-
- ①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208 页，1857 年 5 月 13 日（公历 25 日）记事。
 - ②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五号信，写于 1857 年 8 月 18 日。
 - ③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150 页，1857 年 8 月 8 日日记。
 - ④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51 页，1857 年 8 月 9 日日记。
 - ⑤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237 页。
 - ⑥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151 页，1857 年 8 月 9 日日记。
 - ⑦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51 页，1857 年 8 月 20 日日记。
 - ⑧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81 页，写于 1857 年 8 月 14 日。
 - ⑨ 《全集》，第四十七卷，第 152 页和 154 页，1857 年 8 月 15 日和 29 日日记。
 - ⑩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93 页，写于 1857 年 10 月。
 - ⑪ 《全集》，第五卷，第 30 页，《阿尔贝特》。
 - ⑫ 同上，第四十七卷，第 161 页，1857 年 10 月 30 日日记。
 - ⑬ 伊·巴·鲍里索夫：费特的姐夫，他娶费特的姐姐纳杰日达为妻。
 - ⑭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
 - ⑮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101 页，写于 1858 年 5 月 1 日。
 - ⑯ 《三种死》。

第十七章

“各有灵台别有路”

你下棋或者运动的技艺不管有多么高超，与弱者对阵也会松懈斗志。棋逢弱手，则精神涣散，有时甚至因之败北；相反，棋逢劲敌，则全神贯注，学到新的走法。

托尔斯泰与人交往，如饥似渴地寻找思想对手，因为他需要扩大自己的眼界，需要倾听对自己作品有见识的批评，哪怕是严厉的批评。他在 1858 年 3 月 20 日的日记里写道：“一段时期以来，任何问题对于我都有巨大的意义。”^①

接着他又写道：“我感激契切林给了我许多帮助。现在每遇到一个新的事物和新的情况，除了该事

物和情况产生的条件之外，我情不自禁地还要探寻该事物在永恒和无穷之中，亦即历史上的地位。”^②

托尔斯泰一度同鲍·尼·契切林情谊甚笃，他很钦佩契切林的智慧和学识。契切林是个学识渊博的法学家。托尔斯泰从青年时代就喜爱法学，自从与契切林结识后，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他“把蕴蓄在心中的感情全都倾注到他（契切林）身上”，但是这时发现，契切林接受不了托尔斯泰向这位博学的朋友倾吐的海阔天空的，有时条理不清的想法。托尔斯泰要求契切林是个深不测底的海洋，但是这位饱学之士很快就被淘干，露出了兴趣比较狭隘之底，托尔斯泰的热情也就冷淡下来。

后来，托尔斯泰日益潜心研究人民的切身利益，从事农民子弟的教育，这两位朋友便愈加南辕北辙。契切林对托尔斯泰的活动既不理解，也不同意。

请看下面一段话，这是托尔斯泰 1861 年 4 月 18 日自德累斯顿写给契切林的信里的：

“想到我们最近一次通信以及读了我在德累斯顿找到的你的两封信，使我不得不再次更加郑重地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过去是拿友情当儿戏。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这样大，所以不可能有友

情。一方面藐视一个人的信念，另一方面对他怀着情谊，——你也许能将这两种感情调和起来，我可办不到。我们互相轻视对方的思想方式和信念——不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是通过痛苦的磨炼和不屈不挠的对真理的热烈追求所得到的信念，你觉得是自尊心的陶醉和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我则认为，学校里死背硬记的知识和功课只不过是儿童玩具，满足不了我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我们以分道扬镳为宜，互相尊重，但是不要企图建立那种只有志同道合者，也就是说已经具有共同信念的人之间才有的亲密关系。我们两人的根基是大相径庭的。而我不能迎合你的信念，因为我有自己的信念，我也不能指望你迁就我的信念，因为你在你那条引人入胜的康庄大道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你对教育肮脏的孩子读书识字感到奇怪。而我却不明白，一个人若是尊重自己，怎么能写一篇论解放农奴的文章呢？难道你在这篇文章里，能够把你所了解和想要说的百万分之一，多少有点新意、多少有一点公允的见解写出来吗？而栽树是可以办到的，叫人学会编草鞋大概也是可以办到的。”^③

两位朋友继续通信，直到暮年还有往来，互相尊重，但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了。

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尼古拉大哥、阿·阿·费特三人由于各有各的特点，同托尔斯泰比较接近。大哥尼古拉不爱多说话，他有时对小弟弟的奇怪行为善意地取笑几句，而其实他是了解并且器重弟弟的，从未表示丝毫异议而使他感到不快。他们两人很少交谈，两人之间没有丝毫温情，但是互相尊重，十分默契。

费特很有才华，他毕生热爱并且器重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则由于费特具有敏锐的艺术感，懂得创作的美和伟大意义，由于他热爱大自然而同他情谊笃厚。托尔斯泰同费特在一起的时候，感到轻松愉快。

植物需要太阳，托尔斯泰需要爱情温暖。该成家了，可是娶谁呢？只有亚历山德拉使他感到自己并非离群孤雁，感到有一颗满怀柔情的心甘愿分担他的孤独，并且尽可能给予他爱和同情。

托尔斯泰在1858年3月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您这种为别人造福，促人向上的满腔热情从何而来呢？”^①

“我爱您，侄儿！”“姑奶奶”在回信中说，“由衷地爱您，就爱现在的您；我不说我不希望您不发生任何变化，——那样说就是撒谎。……”^②

但是除了敬爱的“姑奶奶”，又有谁能理解随着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他的爱侄列夫心中那沸腾的强烈的生活欲望和憧憬，那奔腾激荡的思绪和感情呢？

“姑奶奶！春天来了！”列夫在1858年4月致她的信中写道，“好人在世界上一定生活很幸福；就是象我这样的人有时也过得愉快。大自然，空气中，——一切都充满希望，展现出前途，如花似锦的前途。”^⑥

他在185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还写道：

“我在室内希腊圣母神像面前祷告上帝，神灯灿然。我步出室外，走上阳台。夜色沉沉，满天星斗。星星有的朦胧，有的灿烂，有的密密麻麻，有的闪光，有的晦暗，树木凝然不动。啊，上帝显灵了。我拜倒在上帝面前，默默祈祷。”

这不光是纸上文字。……这段话显示出托尔斯泰的全部精神实质。

但是托尔斯泰不能把这段事写信告诉“姑奶奶”。他的秘密，从来都只记在日记里。他在5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我陷入了情网，空前强烈地陷入了情网。”这里说的的是一个黑眸子、活泼俏丽的农妇，她的名字叫阿克西尼娅·巴兹金娜。

夜莺情意缠绵地宛转啼鸣，青蛙呱呱鼓噪；黑李

花开，空气中洋溢着甜丝丝的醉人的芬芳，草儿散发出清香；林中的铃兰，翻耕起来的泥块，俊俏的阿克西尼娅，——所有这一切都同生机郁勃的大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但是春去花残，托尔斯泰对阿克西尼娅的感情也冷淡了，只是偶尔旧情复萌，随后又必然感到愧悔，痛恨自己。阿克西尼娅仍然同她的丈夫在一起生活，托尔斯泰只是偶尔与她相会。

阿克西尼娅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季莫沙。

她丈夫宽肩阔背，身材魁梧，大脸盘，两只聪明的灰色眼睛，一部浅褐色的胡须。他识字不多，但是酷爱读书。村里的人都尊敬他，认为他为人正直。他的嗓子异常悦耳，谈吐文雅，这不由地引起见到他的人注意。

这年夏天，托尔斯泰被自然风光和生产吸引住了，很少执笔写作。他还是4月间写了写《哥萨克》，入夏以来就几乎没动笔，也没读书。

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见到略沃奇卡突然决计亲自耕耘，大吃一惊，而大哥尼古拉则象通常一样，以温和的诙谐口吻对费特说：“略沃奇卡看上了农民尤凡张着两条胳膊的耕田姿势，于是尤凡

在他心目中便成了象米库拉·谢里雅宁诺维奇*那样的农民大力士。他也张开两膀扶犁，‘学尤凡’。”^⑧

“尤凡”和“学尤凡”这两个词在托尔斯泰家中长期成为一个普通名词，托尔斯泰的亲属还给这个词增添了一点新的含义，就是：“苦干”。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他从事耕耘实际上是由于迫切需要同土地保持密切联系，因为他不仅热爱土地，而且终生感到自己同土地血肉相联，他越是接近“尤凡们”，便越为他们的命运而苦恼。

1858年9月初，图拉省召开贵族代表大会，商讨选举“图拉省农民生活改善委员会”代表有关事宜。托尔斯泰参与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作出决议如下：

“为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地主财产以及双方之安全起见，窃以为解放农民，将部份土地交与农民，归其所有并通过某种财政措施使让地之地主得到相应充分而自愿之补偿，乃势在必行。本县贵族认为，上述措施不应导致农民与地主之间产生任何义务关系，此种关系应予杜绝。”随后是图拉省一百零五名贵族的签名，其中有一个签名是：“克拉皮文县地主

* 俄罗斯民间勇士歌中的农民大力士。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⑨

托尔斯泰同贵族们，也跟过去同军官们一样，话不投机，关系疏淡。那些地主们也不喜欢他。他在9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

“举行了选举。我成了本县的众矢之的。”^⑩

从托尔斯泰的日记看，他有时很悲观失望。他在9月间的一则日记里写道：

“我比过去衰老多了，这个夏天对生活感到厌倦。我常常惶恐地抚心自问：我爱什么？什么也不爱。毫无所爱。这种状况太可怜了，不可能有生活幸福。”

相反他有时又活泼欢快，好象一个孩子。他在10月24日寄往莫斯科的费特的信中写道：“亲爱的费京卡* 老兄，说真的，亲人，我爱您极了，爱极了！这是我的心里话。写小说是胡闹，丢脸。写诗……您就写诗吧。爱一个好人莫大的快事。可是，违背我的意志和心愿，迫使我爱上您的，也许不是我，而是我头脑中尚未酝酿成熟的小说。无论如何，在粪肥和疮痂的夹缝中有时还得执笔写一写。好在我现在和将来都不准备再写别的东西了。万分感谢您延请兽医。德鲁日宁请求我看在交情上写部小说。我倒是想

* 费特的爱称。

写一部。写它一部，以后便永远搁笔了。波斯王爱吸烟丝，而我则爱你。真有意思！”^⑪

托尔斯泰打算在“粪肥和疮痍的夹缝中”写作的小说，就是《家庭幸福》。托尔斯泰当时已经开始构思这部小说，但是看来尚未酝酿成熟。

这年12月底，托尔斯泰两兄弟，尼古拉和列夫应故人格罗麦卡的邀请，前往维什尼·沃洛契克猎熊。这次行猎差点儿要了托尔斯泰的性命。“我担心我遇险的事说不定会添枝加叶地传到您耳里，”他在致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中写道，“故此赶忙写信将此事原委向您禀告。

“我同尼柯连卡一起猎熊。21日，我猎了一头熊。22日，我们又出猎，这天我出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故。一头熊还没有瞧见我，就朝我扑来；我在相距六步远的地方对它开枪，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次射击相距两步，熊受了致命重伤，但是朝我扑来，把我压倒地上，当人们赶来搭救的时候，它咬了我的额头和眼窝下面两口。……”^⑫

托尔斯泰在给儿童写的故事《自愿胜似被迫》里，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我突然听到前面有个动物象旋风似的飞奔而来，呼哧呼哧喘气，近旁雪花纷纷撒落。我定睛看了

看前面，只见它打从那条长着密密的云杉的小路，直奔我而来，看样子是吓懵了。它距我约莫五步的时候，全身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黑胸脯，大脑袋上有一块火红的斑纹。它低着脑袋飞快地朝我冲来，一路上撞得积雪飞溅。我从熊的眼睛看出，它尚未发现我，而只是失魂落魄地逃命，不择方向。”

托尔斯泰射击，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把熊打伤。

“它纵身向我扑来，”托尔斯泰接着写道，“把我撞倒雪地，打我身上掠过。我想：‘幸运，它不管我了。’我刚要站起身来，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压住我不放松。原来那畜牲一路奔来，打我身上掠过，旋即掉转身子，头前尾后，用整个胸脯压住我。我感到有一个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脸上吹来暖气，并且感到我的脸孔落进了畜牲嘴里。我的鼻子已经落到它的嘴里了，我闻到一股热烘烘的血腥味。它用脚掌按住我，我动弹不得，只好把脑袋缩到胸前，从兽嘴里抽出鼻子和眼睛。我感觉到它用牙齿和上颌咬住我的额头，用下颌咬住我的眼眶下面，咬了咬牙，开始挤压我。我的脑袋疼得如同刀割，我搏斗，挣扎，那畜牲却象狗一样咬住我不放，并且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我刚刚挣脱，又被它咬住。我想，唉，我完了。

突然我感到浑身轻松了。定睛一瞧，熊不见了：它舍弃了我，逃跑了。”

搭救托尔斯泰的是一个猎人，他手里握着根长棍子，匆匆赶到，对熊吆喝道：“你干啥？你干啥？”那头母熊赶忙放开受害者，逃进了树林。^⑬

两个星期之后，那头母熊被击毙了。母熊的皮后来铺在莫斯科哈莫夫尼基街托尔斯泰的住宅里，他的几个小儿子喜欢躺在熊皮上，脑袋枕着熊皮宽大的头部。这头母熊缺一颗牙齿，那颗牙齿被托尔斯泰开枪打掉了。

托尔斯泰这时在写《家庭幸福》，进展甚缓。他在1858年12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慢慢地写，从从容容，不抱出版的目的。”^⑭

可是《家庭幸福》在文坛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以至托尔斯泰对他这个中篇的质量发生了怀疑，把它叫作“可耻的拙劣作品”。他甚至打算停止该中篇的下卷出版，并将手稿付之一炬^⑮。托尔斯泰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在该书出版时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甚至象亚历山德拉这样的密友尽管也认为这个中篇美妙动人，发现其中有“最高尚的喜剧”因素，但实际上这样的评论比最苛刻的批评还糟糕。

只有鲍特金独具慧眼，给了托尔斯泰以鼓励。他在1859年5月13日致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

“我怀着吹毛求疵的心情拜读了下卷的校样，您猜怎么着？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仅喜爱这个下卷，而且觉得它几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首先，它具有浓郁的内在戏剧情趣；其次，这是幅绝妙的心理写照；末了，书里有感人肺腑的大自然描绘。

.....^{①6}

《家庭幸福》是部内容深刻的佳作。感情纠结，思想交织，而最主要的是虚情假意使得两个人陷入绝境，无以自拔。这样的悲剧在夫妻生活中是常有的。如火如荼、如醉如痴的热恋阶段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感情冷淡和心烦气躁，男女结合如果没有深厚的根基，就会土崩瓦解。

托尔斯泰本人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认为自己写了一部“可耻的拙劣作品”，决计不再执笔，致力于农事。

他在1859年4月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我开始斋戒祈祷，我将努力祈祷，以便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自己以前的以及您的期望。现在天朗气清，可以看到上帝，如果仔细观察，可以感觉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①7}

但是斋戒祈祷毫无结果，托尔斯泰又写了封忏悔信给亚历山德拉。他写道：

“基督复活了，亲爱的姑奶奶！我写这封信与其说是因为一周之期快满了，不如说是我想写信，承认我违背良心所说的谎话。我星期二给您写信的时候，很感动，只是因为那天天气晴朗，我觉得自己想斋戒祈祷，因为我几乎跟您老人家一样虔诚。事实表明，独自斋戒祈祷，而且好好斋戒祈祷，我做不到。那么，请您指教我吧。我能吃素，那怕吃一辈子素也行，我能在自己的房里祈祷，那怕祈祷一整天也行，我能读《福音书》，并且短时间把这当作头等大事看待。但是要我去教堂，聆听那些不知所云的祈祷，望着神父和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这却是我绝办不到的。因此，我中断斋戒祈祷至今已经有一年多了。”^⑮

“姑奶奶”难过得流下泪来。她的列夫不信宗教，不愿去教堂，这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假如您果真相信圣礼的威力，您就不会如此轻率地停止斋戒祈祷，——唯一的原因就是环境对您不合适。您大概认为这种感情是虔诚的，值得尊重，可是其中包含着多少骄傲、糊涂和放纵啊！我有时觉得您身上具有多神教徒偶像崇拜的全部特点：您崇敬每一束阳光之神，每一个自然现象之神，崇敬表明

上帝伟大的无数事实中的任何一件，可是您却不懂得要深入到生活的本源，使自己领悟和净化。‘好好斋戒祈祷’是什么意思？我们之中又有谁能好好斋戒祈祷呢？我们肮脏、丑恶、软弱、冷漠并且罪孽深重，因此我们应当祈求上帝治疗我们，净化我们，把我们拉到他身边；您不但不皈依神，反而希望有那么一个时刻您会对自己感到满意，或者至少处于您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的那种亢奋状态。这是误入迷途，粗野的唯物主义，使得您在斋戒祈祷时首先追求个人的感官享受。”^⑭

这种宗教信仰分歧与年俱增，两位挚友关系上的裂痕逐渐演变成鸿沟。

“我的老祖宗！您把我训得多利害！说真的，我简直被吓懵了。还是说正经的吧，亲爱的姑奶奶，我不学好，没出息，惹得您烦恼。但是就该这样狠狠地惩罚我吗？您所说的那些话，又对又不对。一个人的信念——不是他口里说的信念，而是他从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信念，——是旁人难以理解的，我的信念您也不知道。您如果知道我的信念，是不会这样责备我的。……我在高加索的时候，生活既孤独，又不幸。于是苦思冥想，人生只有一次有气力这样苦思冥想。我保存着当时的日记，现在翻开重读，我无法理解，

一个人的头脑竟然能够象我当时那样亢奋，达到那种程度。那是一个既痛苦，又美好的时期。我在此之前和以后都不曾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不曾看得象那两年那样远。我当时的发现永远成了我的信念。我不能有别的选择。我通过两年的思索发现一个平凡而古老的东西，但是我对于这个东西的认识与众不同，——我发现，永生是有的，爱情也是有的，只有为别人而活着才能做一个永远幸福的人。这些发现与基督教不谋而合，我感到惊讶，于是我不再去独辟蹊径自己探索，而是到《福音书》里去寻找，但是收获很小。我没有找到上帝，没有找到救主，没有找到圣体，什么也没找到。可是我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寻找，我哭泣，苦恼，除了真理别无所求。千万请您不要以为您能够从我的话里对我当时在探寻上所下的功夫和专心致志的程度略窥一斑。这是我们人人都有内心秘密之一；不过我可以说，我很少遇到别人具有象我当时那种追求真理的热情。我就这样信仰自己的宗教，我感到这样很好。”

“5月3日……其实，我热爱和尊敬宗教，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信宗教就不可能向善，不可能幸福，我希望有宗教胜过世上的一切，我感到没有宗教我的心在一年一年枯萎，我还抱着希望而且在短暂间似

乎信宗教；可是我没有宗教，而且不信宗教。再者，是我的生活创造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生活。当我生活得好的时候，我就接近宗教，我觉得，万事俱备，我眼看就要进入那个幸福的境界了；而当我生活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宗教也没用。现在蛰居乡村，我觉得自己丑恶，觉得万事皆空，又恐惧又厌烦，便感到需要宗教。上帝会赐给的，上帝会降临的。您嘲笑大自然和夜莺。大自然是我的宗教向导。各有灵台别有路，这条路无人知晓，只有在内心深处可以感觉到。……”²⁰

托尔斯泰有他独特的、托尔斯泰式的道路。他的内心同通常一样十分孤独。他需要的不是教导，不是训诲，不是规定道路。“各有灵台别有路。”这条道路只有他自己才能开辟，——他需要的是同情、体贴和温暖。……

“您知道，您的来信（如最近几封那样规劝我的信）在我心中激起了什么样的感情吗？”他在1859年6月12日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我象个生了病而且不会说话的孩子，我在病中，胸口疼，您怜悯我，疼我，想替我医治，罨敷镇痛剂，抚摸我的头。我感谢您，直想哭，由于您的疼爱、体贴和同情想吻您的手；可是我疼的部位不在那里，又不会说话，不能向

您……”

托尔斯泰感到苦闷，他对自己不满意，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没有那么一种镇痛剂能够减轻他内心的痛苦。

托尔斯泰自己找到了出路，有了生活目的，从而得到了欢乐和安宁，而主要的是巨大的精神满足。他的生活目的就是为别人服务，为被遗忘，被抛弃的农民子弟服务。

- ①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301页。
- ② 同上。
- ③ 《托尔斯泰通信集》，苏联列宁公共图书馆编辑，国家出版社1928年出版，第22页。
- ④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95页第9号信。
- ⑤ 同上，第97页，第10号信。
- ⑥ 同上，第98页，第11号信。
- ⑦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304页。
- ⑧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237页。
- ⑨ 巴·伊·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397页。
- ⑩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305页。
- ⑪ 《托尔斯泰书简集》，彼·阿·谢尔盖因柯编辑，书屋出版社

1910 年版，第 65 页。

⑫ 同上，第 67 页。

⑬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 307 页。

⑭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创作年史》，第 113 页。

⑮ 《列·尼·托尔斯泰与瓦·彼·鲍特金的通信》载《创作和生平文献》，斯烈兹涅夫斯基编辑，苏联列宁公共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苏联国家出版社第三集。

⑯ 同上

⑰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121 页。

⑱ 同上，第 121 页。

⑲ 同上，第 127 页。

⑳ 同上，第 131 页。

㉑ 同上，第 135 页。

第十八章

以爱为纽带的团体

托尔斯泰动身赴高加索之前，首次尝试教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孩子们读书识字。当时他才二十一岁，胜任不了这件事。他感到学校里有大量重要的工作要做，但是他当时还不成熟，力不从心，便离开了学校。

俄国的国民教育在后来十年间几乎毫无进展。充任农村儿童教师的不是教堂低级神职人员，就是半识字的退伍士兵。这些不学无术、行为粗野的教师的教学法十分简单。他们要学生背诵用斯拉夫文写的经文和赞美诗，学生记得不熟，他们就殴打、处罚学生，命令他们跪在房角落里的豌豆上。

但是托尔斯泰在这十年间却变了，他对自己的写作感到失望，渴望从事新的活动，这些年他身上蕴蓄的创造力和智慧在寻求施展场所，他以其特有的充满灵感的热情，着手创办一所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学校。

他没有发表虚伪的理论，也没有表发科学创见、方法和议论，而是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地着手兴办国民教育。

托尔斯泰在 1862 年初写道：“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坏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好的。……教学法的缺点就在于完全遵循一种方法，而最好的教学法恰巧是不墨守任何一种方法，而是熟悉所有的教学法，综合运用并且根据所遇到的问题创造新的方法。”^①

“能够随时解答学生遇到的疑难的教师，才算得是好教师。教师只有熟谙教学法，有推陈出新的能力，而主要的是不墨守一种教学法，认识到所有的教学法都有片面性，最好的教学法要能解答学生所遇到的各种疑难，——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解答学生的疑难；这就是说起作用的并不是教学法，而是艺术和才华。”^②

“艺术和才华”……凡是从事过教育活动的人都知道，这两条包罗万象。一位才具平庸的教师不管受

多少训练，不管用什么理论作指导，如果他不具备上帝赋予的了解儿童的才能，不具备应付随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复杂局面的特殊敏感，是不会成为一个优秀教师的。

热爱儿童，眼界开阔，具有独立见解，不墨守陈规旧套，——这是从事儿童教育的必备条件。托尔斯泰具有天赋的教育家的才华，他很容易与儿童打成一片，态度很自然。他在从事儿童教育的过程中制订出自己的教学法，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他以其性格的魅力和创造精神感染了孩子们和部分教师，很快在学校里创造出一种人人心情舒畅，差不多是兴高采烈的气氛。

“1859年初秋，”托尔斯泰的得意门生之一瓦西里·莫罗佐夫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道，“我们雅斯纳雅·波良纳全村的人接到通知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准备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开办一所学校，欢迎孩子们去上学，不收学费。我记得，大家奔走相告，聚在一起商量，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怎么回事？这是干啥？该不是个骗局吧？教书不要钱，那可不是闹着玩。兴许能招到五十个孩子，没准儿还要多。’

“有的父母亲甚至断言，如果把自己的孩子送去

上学，‘伯爵’把他们训练出来后，就交给沙皇去当壮丁，正好挨土耳其人的子弹。‘准是这样，他想拿我们的孩子去讨好沙皇。’而有的父母亲却说得在理：‘过去的事，亲眼见过了，以后的事，会见到的。应该送孩子去上学，这是白捡便宜的事儿。你看伊凡·福坎诺夫，他找教堂执事教他念书识字已经两年多了，啥也没学会，每月还得付两个卢布的学费。’另一人说：‘你们瞧着办吧，我可要把我家的孩子送去。’另外两人跟着也作了同样的表示，有的人犹豫了一阵，最后大家都想通了：‘我也把我家的送去。’”

农民的孩子冬天通常呆在家里，躺在炉炕上取暖。到院子里去的时候，拿过妈妈、哥哥或者姐姐的鞋子衣裳临时穿一下。如今要上学了，得有衣穿，而许多孩子们家里却一贫如洗。

“孩子们都打点停当了，”莫罗佐夫接着描写上学的准备，“身穿洁白的衬衫，脚登新的树皮鞋，头发抹了树脂或者牛油，谁家有啥就抹啥。基留沙打我们家窗外一闪，匆匆跑进来。

“瓦西卡在哪儿？”

.....

“‘基留沙，’我对他说，‘我没鞋穿，鞋坏了。’

“‘我的鞋后跟也磨破了，’基留沙说。‘可我还

是去上学。怎么，老爷难道会瞧咱们的脚丫子吗？只要脑袋瓜没毛病就行了。’”

“谢谢上帝，我很快也收拾停当。关心我的姐姐早就把她的树皮鞋和上衣给我预备好了，只是不合身：树皮鞋太大，上衣过长，因为我又矮又瘦，象根擀面杖，我把上衣往上掖了掖，衣袖卷起一截，头发抹了点克瓦斯，——我家没有油。

“孩子们陆续汇集到胡同口，有些孩子有父母亲护送。”（瓦西卡·莫罗佐夫的继母不喜欢他，送他的是姐姐。）

“人群挪动了。我同护送我的姐姐走在最后。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座地主宅第前站定。孩子们唧唧喳喳小声说话。父母亲叮嘱：‘白爵’出来的时候，要向他鞠躬并且说：‘祝您健康，大人！’

“我象个小要饭的似的怔怔地站着，我感到自己穿得最坏，最穷，孤苦伶仃，甚至身材也最矮小。我好象觉得：瞧吧，我会被撵出去的。又要挨继母的数落。姐姐又要气哭。这个地方多幽美呵！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房屋。就说那些窗子吧，多么高大，跟我们家的大门一样，大马车都进得去！房屋周围树木成荫，花园相间，台阶上铺了层沙子。……台阶上出现一个人，他就是‘白爵’，我们的老师。所

有的人都摘下帽子，深深鞠躬。我屏息静气地站在姐姐身后，就象躲在一座小堡垒后面一样，紧紧抓住姐姐不松手。

“‘你们好！你们把自己的孩子带来了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冲着家长们问道。

“‘带来了，大人，’家长们鞠躬回答。”^③

孩子们的恐惧心理很快就消失了。托尔斯泰把在场的孩子们细看一遍，问他们想不想读书识字，还请求家长们把丫头也领来。父母亲告诫孩子们要叫这位“大人”“伯爵”，但是这个称呼很快就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通常叫法代替了。学习走上了轨道，三个月之后孩子们便学会读写了。最初上学的是二十二个人，后来陆续增至七十人，托尔斯泰将他们分成大、中小三个班。

瓦西卡·莫罗佐夫初次同老师见面的时候，比谁都胆怯，吓得直哆嗦，托尔斯泰一眼就注意到他，温和地对他笑了笑，叫他“小猫瓦西卡”^{*}。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同他好象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似的。……我爱学校，也爱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对他怀着一片赤子

* 瓦西卡是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1769—1844）的一篇寓言作品《小猫和厨师》中一头猫的名字。

之心，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我们也真心爱护。这是一个团体，但并非强制性的团体，而是以爱为纽带的团体。”^④

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⑤一文中，对该校的学习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学校设在一座两层的石头房子里。”这座房子就是所谓的‘厢房’，它跟托尔斯泰一直住到晚年的那幢房子本来一模一样。但是托尔斯泰住的那幢房子被他本人和他的家属不断改建，而厢房则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两间房作教室，一间房作办公室，两间教师起居室。台阶屋檐下挂着一口小钟，钟上拴着一个小锤，穿堂的楼下放着体育器材，楼上摆着一个工作台。……

“八点钟光景，那位住在学校重视校规的教务长便派一名经常住校的学生去打钟。

“村里的人家点灯起床，从学校早就见到各家灯光，钟响之后半小时在蒙蒙的雾气中，霏霏雨雪里，或者在秋日的晨曦中，山岗上（村庄与学校隔着一一条山谷）出现三三两两或者孤零零的黑色小身影。……他们不仅两手空空，脑子里也毫无负担。昨天没有任何功课，没有丝毫作业需要今天记住和完成的，不必

为今天上课发愁。他们只带着自己的身子、敏锐的头脑和信心：相信学校里今天将同昨天一样快乐。不到上课，就没人想上课的事。没人因为迟到而受申斥，也从来没人迟到，——除非大一点的孩子有时被父亲留在家里干什么活儿，耽误了，便大步流星，气喘嘘嘘地赶到学校来。

“……老师走进教室，只见孩子们躺在地上尖声叫嚷：‘堆儿小了，往上压呵！’或者：‘把人压坏了，孩子们！’手里拿着书坐在一旁的孩子们对他们喝道：‘你们瞎闹些什么！把人耳朵都震聋了。会有你们好看的！’玩疯了的孩子们安静下来，喘着粗气开始看书。……打闹的气氛一扫而光，教室里一片宁静。现在他象刚才揪米吉卡鬓角上的头发那样，专心致志地看书。他闭紧嘴唇，闪着小眼睛，除了书本什么也没看见。这时要他抛开书本，就象刚才要他停止厮打一样费劲儿。他们随便乱坐着：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坐在圈椅或者地上。……”

托尔斯泰越是致力于儿童教育，他脑子里产生的新想法便越多；由于对儿童进行观察的结果不断产生新的方法，得出新的结论。

“学生是人，”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一

文中写道，“虽然年龄还小，但是人，要求同我们一样，思路也同我们一样；他们都想学习，上学完全是为了学习，因此他们很容易认识一个道理：要学习就必须遵守某些规则。他们不仅是人，而且是一伙具有共同思想的人：‘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他们只遵循发乎他们天性的自然法则，不怨天尤人；他们虽然遵从你及早的管束，但是并不相信你制订的规则和制度是合法的。我不知有多少次看到孩子们打架，教师奔去排解，被拉开的对头仍然相互侧目怒视，即使当着严厉的教师的面，也还要比先前更凶狠地互相推搡两下才告收场。我每天多少次看到某个基留什卡一咬牙扑向塔拉斯卡，揪住他的头发，把他压倒地上，拚命要把仇人打个头破血流；可是没过一分钟，塔拉斯卡已经在基留什卡身子下面笑了，对方还手越来越轻，没过五分钟，两人又言归于好，同坐在一块儿了。”^⑥

但是托尔斯泰在教育事业上不能只办一所学校就止步不前。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使他产生了在全俄国普及国民教育的想法，他于是写了封信给颇有交情的国民教育大臣的兄弟柯瓦列夫斯基，探询他那个当大臣的兄弟对成立“国民教育协会”持何态度。

“不要说我们这些俄国人，就是任何一个外国人，只要在俄国土地上旅行二十俄里就会看得清清楚楚，”他在那封信里写道，“受过教育的同未曾受过教育的，或者说得更贴切些，野蛮人同识字的人的数量是多么不成比例。如果同欧洲各国的统计数相比较，那就更加瞠乎其后。对于我国的社会症结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且名称繁多，但是多称之为‘暴力’，‘专制制度’，而暴力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之故。一人不可能对许多人施加暴力，只因绝大多数人愚昧无知，暴力才会得逞。”^⑦

托尔斯泰认为，国民教育只有依靠私人和社会的努力才能兴办起来。

“俄国人民最迫切的一项需要就是国民教育，”他在致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接着写道，“这种教育目前还不存在，还没有兴办，如果由政府来主持的话，那永远也办不起来。为了证明国民教育还没有开始兴办，我们不妨……到学校去看看，我可以把那些过去曾经在神父和教堂执事那里学习过的人指给您看看。那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学生。对于‘知书识字是否有益’的辩论不应讪笑。这是一场非常严肃而又令人发愁的辩论，我直截了当地持否定态度。知书识字有害无益。他们读的首先是斯拉夫语的宗教信条、赞美

诗和斯拉夫语的圣训，其次是占卜书之类。不经过实际考查，就难以想象这样做会使学生变得多么空疏无能，道德沦丧。只要到农村学校以及师范学校（这种学校往政府办的学校输送教师）去考察一番（我作过调查），就会明白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为什么比不上上学的人更加愚蠢，更加道德沦丧。要发展国民教育，就必须把这一事业交给社会人士主持。”

接着托尔斯泰提出一个兴办国民教育的纲领，有以下各端：“国民教育协会的活动包括：

1. 创办一个刊物，其内容分为：教学栏（登载关于小学教学的规律和方法一类文章），小学教学指导和学生阅读材料栏，以及本协会活动报导栏。

2. 在没有学校而又有对学校的需要的地方，创办学校。

3. 制订教学方针，任命教师，对这种学校的教学、经济核算和整个管理进行监督。

4. 经创办人要求，对各该校的教学实行监督。

托尔斯泰在这封信里还提出了解决国民教育协会经费来源的办法：会员交纳的会费、学生学费、出版物费和捐助费。

但是托尔斯泰深知政府因循保守，并不指望国民教育协会能获准成立。致柯瓦列夫斯基信的结尾

流露出悲观的调子：

“只要想一想，就会失望。政府怕什么呢？难道在一所自由的学校里，能够传授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吗？假如我有片言只字否定干尸就是跟上帝一样的圣物，那我在学校里就得不到一个人的支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了解地球是圆的， $2 \times 2 = 4$ 。好吧，就写到这里，该怎么，就怎么；只是请您尽快给我以答复。”^⑧

从托尔斯泰致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完全被教育事业吸引住了。

“我现在无论如何没有资格当作家。我没有执笔，自从写了《家庭幸福》以来就没再写，看来不会再执笔了。聊可告慰者……人生苦短，在年富力强之时把大好光阴浪费在象我过去写的那样的中篇小说上，实在汗颜。可以而且应当做些事，我也有这样的愿望。倘若坐卧不宁，如骨梗在喉，欲吐为快；那么，内容就会冒出来，赋予人以力量和勇气。那时才可以动笔。以三十一岁之年华而要去写作甜蜜蜜的、使人读起来非常愉快的小说，实在不敢执笔!!!”他在1859年10月9日致德鲁日宁的信中写道。

“当前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学

习，而是我们应当教会马尔福特卡和塔拉斯卡读书识字。”他在给费特的信中写道。^⑨

起初他整个身心都沉醉于自己的新事业，无暇兼顾写作。他在1860年2月15日在致伊·巴·鲍里索夫的信中写道：“我这个冬天过得很好。事儿多极了，都是好事儿，不是写作。”^⑩

但是托尔斯泰的朋友不赞成他的意见，其中许多人不同情他所热衷的工作，认为他蛰居乡村同孩子们纠缠，弃文学于不顾，是自我毁灭。托尔斯泰在给他的友人法学家鲍·尼·契切林的复信中，回答了这类规劝：“……不是我要工作，而是不得不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是可以清楚地预见的，值得为之全力以赴。人各有志，有的人耕田种地，有的人教书育人，等等。当所谓‘艺术家’，——我希望你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片好意（同时你不了解他）而存这种想法的，——对于受这种诱惑的人是罗网和骗局。终生无所作为，并且剥削别人的劳动和财富（着重号是我加的。——亚·托），尔后去描写他们，——这是肮脏、渺小的行为，也许是荒谬和卑劣的行为。……你会问，我到底搞了些什么？没有搞什么独出心裁的玩意儿，在做事，这对于我就象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同时，老实说，我常常怀着罪恶的得意心理从这

个角度观察 vous autres。^{*} 你会喜爱并且理解这一事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请你结束漫游之后，光临雅斯纳雅·波良纳吧，那时请你说实在的，在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以及我此时的坦荡情怀，羡慕不羡慕我？”^①

托尔斯泰还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接近过农民。他与阿克西尼娅·巴兹金娜的感情无疑是他亲近农民的一个间接的原因。他对她有时冷淡，有时异常炽烈，但是这并非一种偶然的、昙花一现的联系，——托尔斯泰对她无疑情意缠绵。

但是托尔斯泰时刻想着的还是那些形容憔悴、食不裹腹，身穿手工织的布衣，足登树皮鞋，满手老趼的瓦西卡、伊格纳特卡和达尼尔卡。托尔斯泰那时象是在他们面前展现出新的境界，给他们提供新的知识和新的生活乐趣，而同时他也发现了隐藏在他们身上的精神财富。他对孩子们出色的才能，敏捷的头脑，接受知识的能力大为惊异。

托尔斯泰沉浸在这个环境里，已经不是理论上，而是整个身心体验到农奴制度的全部危害性，整个现存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合理。

地主为什么能够享用农民的劳动成果呢？他们

* 法语：你们这些特殊人物。

为农民做了什么呢？学者、作家和新闻记者为人民做了什么呢？千百万俄国农民过着奴隶生活，一贫如洗，愚昧无知，他们为什么必须供养这些毫无益处的人呢？而这些人却“终生无所作为，并且剥削别人的劳动和财富”。（着重号是我加的。——亚·托）

托尔斯泰深思着。

他这个想法一产生，就一直在脑际萦回。……不过托尔斯泰还要在沸腾的生活里经历一番煎熬：领略领略爱情和家庭的幸福，登上荣誉的顶峰，——他与农民子弟交往所产生的想法直到二十年之后才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成为改变他整个生活的深刻信念。

① 《全集》，第八卷，第 135 页，《论启蒙教学法》。

② 同上，第 145 页，《论启蒙教学法》。

③ 瓦·斯·莫罗佐夫：《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一个学生的回忆》，彼·阿·谢尔盖因柯编辑并注释，莫斯科媒介出版社 1917 年版，第 21 至 32 页。

④ 同上。

⑤ 《全集》，第八卷，第 30 页，《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

⑥ 同上，第 35 页，《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

⑦ 《托尔斯泰文集》，比留科夫主编，1913 年版，第十三卷，第 5 页，致叶·彼·柯瓦列夫斯基的信。

⑧ 同上。《全集》，第六十卷，第 308 页。

-
- ⑨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318 页。
- ⑩ 《全集》，第六十卷，第 322 页，第 162 号信。
- ⑪ 《托尔斯泰通信集》，苏联列宁公共图书馆编辑，苏联国家出版社 1928 年版，第 19 页，托尔斯泰致契切林的信。

第 十 九 章

敬爱的长兄去世

孩子们象通常一样呆在学校里不愿回家，他们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起演算一道算术难题。难题算出来了，托尔斯泰老师突然对学生们宣布：“我明天要出门去，——你们照常来上学，老师领你们学习。”

孩子们不禁犯愁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离开学校的时间长吗？”

“要不了多久就回来。”

“到底多久？”

“嗯，大约两个星期。”

“你走的远吗？”

“到国外去。”

“我们不来上学。你不在，学不出名堂来。”孩子们说。

“我们觉得，”莫罗佐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两个星期太长了。我们哪怕同他分别一小时，也感到就象一整天没同他见面似的。如果他说要出门几个月，不知道我们会多么难过。我们这所学校很可能就垮了。

“他走了。他不在，我们简直成了孤儿。走进学校，冷冷清清，没人做游戏，，没人说笑话，也没心思学习，就象我们把他埋葬了似的。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回来。他好久，好久没回来，——我不记得有几个月，但是我们觉得好象有几百年似的。”^①

孩子们不知道他们亲爱的老师将要遇到多么悲痛的事，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风急火急地到国外去。

“春光明媚，似乎诸事美满，”托尔斯泰在1860年4月14日致德鲁日宁的信中写道，“可是就在这时，一种可怕的悲痛降临到我们头上了。您知道，我一个哥哥死于肺病，今年尼古拉大哥又露出完全相同的症状，而且以可怕的速度加剧着。”^②

1860年7月1日，托尔斯泰同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和她的几个孩子动身赴彼得堡，然后由彼得堡乘轮船前往兹杰辛*。大哥尼古拉同谢尔盖已经在国外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健康早已不佳，形销骨立，不断咳嗽。可是他大概由于生性谦和的缘故，从未提及，也不在意，直到病态变得极其明显，亲人才为他的健康担忧。

高加索向来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尼古拉先后两次在捷烈克战线服役十二年，养成了喝酒的习惯。

费特回忆尼古拉时，写道：

“对于这个出色的人物，他的相识不只是爱他，应当说，热爱他。遗憾的是他在高加索染上了当地驻军中间普遍流行的习有，喝烈性酒。我后来同尼古拉·托尔斯泰交谊甚厚，我们俩有时一同到远离庄园的田野去打猎，这时喝酒自然比在任何晚会上都随便，可是在三年的交往中我一次也没发现过尼古拉·托尔斯泰有丝毫醉意。他把圈椅挪到桌旁，坐下来，一小口一小口抿着掺白兰地的茶水。”^③

不仅费特，伊·谢·屠格涅夫也赏识尼古拉·托尔斯泰，同他情谊甚笃。他与其弟不同，没有那股

* 波兰西北部的城市，兹杰辛省省会。

子冲劲儿，不反驳别人的意见，他弟弟的这个毛病曾经激怒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从理论上发挥了乐天知命的思想，”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对我们说，“他的大哥则是身体力行。他总是住在莫斯科某个偏僻住宅区最为简陋、跟农舍差不多的住宅里，非常乐善好施。这是一个令人折服的交谈者，很会讲故事，但是他体力几乎支持不住写作。他好象手累得握不住笔杆似的，写字感到吃力。”^①

尼古拉·托尔斯泰在契尔斯克县（图拉省）自己的庄园只作短期逗留。他有时住在莫斯科，有时轮流住在妹妹和两个兄弟谢尔盖与列夫那里。尼科尔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是托尔斯泰家族的祖业，一贯由长子继承。尼古拉的小舍座落在山上，由此远眺，河流、水草地、小树林和田野，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费特和屠格涅夫的庄园就在毗邻，他们过从甚密，或骑马，或乘三匹马拉的四轮马车互相拜访。邻人看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辆由于岁月已久而变得歪歪斜斜的三匹灰马拉的淡黄色马车驶近时，莫不感到高兴。他这辆旧马车，人人见了都取笑。马车左边的轱辘往外偏得厉害，右边的轮子移到了车厢下面。这辆马车虽然旧，却挺结实，没有损坏，一直奔驰在村庄之间的道路上，有时驶进初春积水的

坑洼里，有时陷入齐辐条深的黑土。费特见这马车经久耐用，叫它作“灵魂不朽的象征”，这个绰号便一直跟着它。

费特在他的《回忆录》里，描绘了有一次他同屠格涅夫到尼柯尔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庄园，登门拜访尼古拉·托尔斯泰的情况。他写道：

“伯爵的仆人把我们领进一间上下两排窗子的相当宽敞的房间。靠墙四面陈列着印花布蒙面的土耳其式长沙发，间以旧式椅子和圈椅。进门右边的沙发前面摆着一张桌子，长沙发上面安着几支鹿角和驼鹿角，上面挂着契尔克斯式的东方猎枪。……进门的正面供着一尊巨大的身穿银色法衣的救世主耶稣像。

“好客的主人脸上带着善良亲切的微笑从里间迎了出来。‘今儿个是什么好风把你们二位吹来了！’他说，‘我刚从花园里来，听鸟儿婉转歌唱听得入了迷。就像各民族大联欢一样，虽然语言不通，却都很快乐。各有各的乐趣。略沃奇沃拼命地干活，我却津津有味地读拉伯雷的作品。’”^⑤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回到他的尼柯尔斯科耶小舍的时候，”费特在他的《回忆录》里接着叙述，“爬在玻璃和墙壁上的没精打采的饥饿苍蝇便活跃

起来了，嗡嗡乱飞，在食物上盘旋，落进酒杯或者汤碟子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大哥不在家的时候，小屋里没有一点吃的东西，苍蝇只好听天由命，无声无息地爬在墙上；而他一回来，它们便精神大振，跃跃欲试，欣喜相告：‘看见没有，他回来了，就要到小柜子里拿酒，就有人送面包和酒菜来了。……咱们一轰而起去抢吃吧。’”^⑥

环境简陋，没有银制餐具，苍蝇乱飞，这些不利条件并没有妨碍三位朋友把酒言欢。尼古拉·托尔斯泰微露笑容，带着温和的讽刺谈笑风生。妙语联珠，座上笑声不断。……

朋友们得悉尼古拉·托尔斯泰患病的消息，俱感不安。屠格涅夫在从索登写给费特的信（1860年6月1日）里说：“从您信中得悉尼古拉·托尔斯泰的病情，深为忧虑。难道这个珍贵的、蔼然可亲的人现在就该夭折了吗？怎么把病耽误成这个样子呢？……”信里还加了一个附语，写道：“如果尼古拉·托尔斯泰还没动身，请您扑到他面前跪求他，然后又着他脖子把他撵出国。这儿……空气柔和，这么好的空气俄国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的。”^⑦

列夫在从基辛根（他同妹妹和几个外甥来到这里）寄给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的信里写道：“我们收

到哥哥的一封信，尼古拉在信里说，索登对医治他的病似乎有效。”^⑧

看来尼古拉·托尔斯泰本人也不清楚他的病情是多么严重。他在公历7月19日致吉亚科夫的信中还写道：“我的健康恢复了，但尚未完全复元。……”^⑨

如果谢尔盖和列夫知道大哥尼古拉很快要去世，那么谢尔盖未必还有心出入赌场，在轮盘赌上输钱，而列夫也未必会无牵无挂地漫游德国，参观学校，参观监狱，到柏林大学听课，观山赏景。直到谢尔盖来到索登，对列夫说，尼古拉大哥的病况使他深感忧虑，列夫这才动身去探看尼古拉，并且把他送到法国南部的基厄尔治疗。但是为时已晚，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于9月20日（公历）逝世。

“您会从丧事报导中了解到详情的，”他在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的信里写道，“两个星期以来我时刻等待的事，今天晚上九点钟发生了。他一直神智清楚，临死前一刻钟他小声说了几遍：‘我的天，我的天！’我觉得他了解自己的病情，但是他在诓骗我们和他自己。”^⑩

他在给谢尔盖哥哥的信里写道：“你当时不在场，我为你惋惜；不管那情景令人多么痛苦，我还是

觉得很好，因为我当时始终在场，这事对我起了应起的作用。他死的时候跟米京卡不一样……他那天变了个样：老老实实，温良和善；不呻吟，不议论任何人，把所有的人都夸赞一番，并且对我说：‘谢谢你，弟弟！’你明白，这在我们的关系上是什么意思。……你将在打猎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精神分散，所以感受不如我们深刻，我替你惋惜，那是有益的。过去常常听说，如果我们失去象他这样的亲人，自己就不大感到死的可怕，现在我体会到了。”^⑪

“尼柯连卡之死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托尔斯泰在1860年的日记里写道。^⑫

这个谦逊、高尚、有才气的人以温暖柔和的光芒照耀着他弟弟的孤独生活，因此他弟弟心中永远怀着对尼古拉的热爱和尊敬。列夫·托尔斯泰生前常常象怀念某个崇高、光明的圣物一样，回忆起他的大哥。“他比我聪明，比我有才气，”托尔斯泰说，“但是他虚怀若谷，淡泊宁静，从不扬才露己。”^⑬

托尔斯泰对大哥的崇敬之情异常强烈，全家人都受其感染。

当客人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参观者指着总是摆在客厅正面的尼古拉·托尔斯泰胸像问，这个留短发，面貌清秀，仪表堂堂的人是谁时，托尔斯泰家

的近亲和成员便答道：

“他是列夫·托尔斯泰敬爱的大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 ① 瓦·斯·莫罗佐夫：《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一个学生的回忆》，彼·阿·谢尔盖因柯编辑，莫斯科媒介出版社 1917 年版。
- ② 《全集》，第六卷，第 337 页，第 170 号信。
- ③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217 页。
- ④ 叶·加尔申：《回忆屠格涅夫》，《历史通报》，1883 年 11 月号；巴·伊·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 375 页。
- ⑤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239 至 240 页。
- ⑥ 同上，第 240 页。
- ⑦ 同上，第 328 页。
- ⑧ 巴·伊·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 385 页。
- ⑨ 同上，第 389 页。
- ⑩ 同上，第 433 页。
- ⑪ 《全集》，第六卷，第 353 页，第 181 号信。
- ⑫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创作》，第二卷，第 367 页。
- ⑬ 亚·里·托尔斯泰娅本人的回忆。

第 二 十 章

“文明的欧洲人”

托尔斯泰在给二哥谢尔盖的信里说，他不愿意在俄国听别人“指点国外的教育学”，他想“了解教育学领域所取得的全部成就”。^①他开始认真研究欧洲的教育学，不仅研究中小学教学法，而且也研究大学教学法。他在柏林听课，同牧师、教育界学者和普通教师交谈，足迹遍德国、瑞士、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他也对美国的学校发生了兴趣。我们有时从他的日记中可以读到他对国外学校三言两语的评论和观感。

“糟透了，”他评论基辛根一所德国学校，“为国王祈祷，打学生，死背硬记，孩子们胆战心惊，发育

不健全。”^②

托尔斯泰希望在国外学校里为自己日益坚信的理论找到证实。他认为，教育应当是一种需要，好比充饥的面包一样。学习是不能强制的，要做到学以致用，使每个学生发生兴趣，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可是所到之处，无不使他感到失望。

“我在马赛参观了一所非宗教学校和一所成年人的宗教学校。……课程还是老一套：机械阅读（为期一年或一年以上）、会计（不学数学）和宗教训谕，等等。”^③

为了论证自己的理论：如果教育没有强迫的成份，一个人就会专心致志地掌握知识，——他在那篇文章里接着写道：

“只要同平民接触一下，交谈交谈，恰好相反，就会深信不疑，法国平民几乎同他们自己估计的一样：聪明，善于交际，思想自由，文明。请看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城市工人吧：他写信已经没有上学时那些错误了，有时完全正确；他懂得政治，从而也了解最近的历史和地理；他从小说里已经多少知道一些历史，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经常绘图，并且在自己的职业中应用数学公式。这一切他是从哪儿获得的呢？从书中，报纸上，街头巷尾和博物馆。”

“这种教育究竟是好还是坏，姑且不论，” 尔托斯泰接着写道，“但这是无意识的教育，它比强制教育不知有效多少倍。这就是无意识的学校，它使强制学校相形见绌，并且使它的内容变得几乎等于零，就剩下一个几乎毫无内容的专制形式。我说：几乎，除掉一项机械技巧，就是拼写，——这是五、六年学习所获得的唯一知识。”^④托尔斯泰深信，机械背诵是有害的，不良方法摧残儿童身心。

托尔斯泰在同著名教育家福禄贝尔* 的侄儿——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革命家，——交谈时说：“俄国人民还没有被糟蹋而德国人却象一个受了数年不良教育的儿童；受教育不应当是义务，如果这是好事，那么自然就会产生对教育的需要，就象对食品的需要一样。”^⑤他这一论断使福禄贝尔感到震惊。

对本国“文化”感到骄傲的“文明的欧洲人”和坚定的西欧派** 听到托尔斯泰这番意见，其惊讶愤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在托尔斯泰《致某君》一信中，还可以读到更加激烈的议论。

* 福禄贝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

**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崇拜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和文化的派别，这派人主张俄国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所看到的一切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而要我承认这一结论是不可设想的。Heraus damit*：原来只有我们俄国人野蛮糊涂，徘徊歧路，还在寻找解决关于人类未来和最佳教育途径问题的方法，而在欧洲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托尔斯泰不无讽刺地写道，“最为精采的是，用一千种不同的方式解决的。在欧洲，人们不仅知道人类将来发展的规律，而且知道人类将要走的道路，知道什么是人的和谐发展以及如何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知道哪一门科学和哪一种艺术对某个人比较有益。不仅如此，他们象对待化合物一样把人的心灵分解为记忆力、智力和感情等等，并且知道哪一部分需要多少和什么样的锻炼。他们知道那首诗最佳。不仅如此，他们信仰宗教，还知道什么宗教最好。——他们对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对于个性的发展也有一成不变的万能模式。这完全不是戏言。不是奇谈怪论，也不是讽刺，而是事实，对于这一事实，象我这样没有成见，而是抱着学习目的参观学校的人，即使证之德国一国，也不能不相信。”^⑥

托尔斯泰一贯不能容忍自信自满，因为自信自满象是砰的一声关闭了继续完善和前进之门。

* 德语：请看。

“在基督教学学校里您会发现，教师不仅必须遵守授课计划以及祈祷时数、每门课程时数和每项作业时数的规定，而且您还会看到，甚至采用哪些教学方法也有规定，预先作出安排。……您无论在教学法还是教学过程中都会看出缺点（依您的看法）。……您找学生交谈，以便证实自己的看法，并且想通观学生接受这一教学法的全过程。但是这些结果您很难立刻弄清楚。这样的教学安排使得教师看不到教学效果。一、二百名学生同时走进课堂，祈祷，然后坐到长凳上，二百人开始做同一件事。孩子在学校里不仅不能说出他什么懂了或者什么没懂，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或者希望学什么。他在课堂的全部思维活动无非是用举手的方式表示‘我会’或者‘我愿意’。

“您见到的是被关进学校的儿童的百无聊奈的脸孔，他们焦急地等待下课铃声，同时又提心吊胆地准备回答老师为了迫使学生注意听讲而提出的问题。这里没有丝毫东西证实或者打消您的怀疑。您于是采取另一种方法，提问、出数学题或者作文题。但是如果您委托教师提问，那所得到的结果将是零。”^⑦

“无需证明，一所学校用三年时间去学三个月就

可以学会的东西，是培养闲散和懒惰的学校。孩子必须六小时一动不动地坐着啃书本，整年学半小时就可以学会的东西，训练他养成不折不扣的坏习惯——懒散。”^⑧

托尔斯泰对欧洲的中小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之后，转而猛烈批评大学。

“你在大学校园里很难碰到一个脸色健康红润的人，也见不到一个怀着尊敬，即使不尊敬，但是平心静气地看待他出身并且还要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环境；他鄙视，厌恶和可怜那个环境。他这样看待自己周围的师友和亲人，也这样看待将要从事的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当的活动。在他们看来，只有三个锦绣前程：当学者，当文学家和做官。

“开设的课程没有一门是实用的，讲课完全跟背诵赞美诗一样。……只有试验课除外，例如化学、生理学、解剖学，甚至天文学，这几门课学生要作试验。其它所有的课程，例如哲学，历史，法学，语言学都要记住，其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不管什么考试，升级考试也好，毕业考试也好，都是如此。”^⑨

托尔斯泰十九岁离开大学那年，脑子里产生的不就是同样的想法吗？他当时被迫学习那些索然无味，对他没有用处的课程，而不能钻研那些真正使他

感兴趣，将来有用的东西，因此他感到苦闷。

托尔斯泰对美国的学校也感兴趣。他从国外写信给国民教育大臣叶·彼·柯瓦列夫斯基说，他用该大臣的名义从美利坚合众国为自己订了一些教学大纲、教育书刊和教科书。托尔斯泰在 1862 年发表的某些见解，后来在美国的大学，甚至中学基本上被采用。但是当时使托尔斯泰感到震惊的是普及国民教育的体制。托尔斯泰在《创办国民学校总纲草案》中写道：“美国之所以取得成功完全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学校顺应时代和环境而不断发展。我觉得，俄国似乎也应该照此办理；我深信，为了使俄国国民教育体制丝毫不比别国的体制逊色（按时代条件而言应当更加出色），它应当带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其它任何一国的教育体制。

“教育税法是美国人民自己制订的。美国人民即使不是全体，但也是大多数相信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必需的，他们充分信任政府，委托政府开办学校。教育税只有少数人觉得是强制的。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农民阶层的国家，不仅 *de jure*，而且 *de facto*^{*}，因此象我国农民阶层和非农民阶层之间在教育方面和对教育的

* 拉丁语：不仅法律上，而且实际上。

看法上的那种差异，在美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我推测美国在建立它的教育体制的时候，必须确信它具有开办学校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师资。……如果说美国开办学校晚于欧洲各国，而在国民教育上比欧洲成功，那么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美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俄国也应当完成自己的使命。俄国如果把美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征税）移植到自己的土壤上，那也是错误的，正如美国在创建学校的初期引进德国和英国教育体制犯了错误一样。”^⑩

托尔斯泰在国外度过了九个多月。他同手工业工人、农民以及当时许多杰出的人物交往，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他通过观察，常常得出相反的结论，否定见到的东西。

“这四个月里干了些什么呢？”他在 1861 年 4 月 13 日的日记里自问道。“现在还难以写出来。意大利、尼斯*、佛罗伦萨**、里伏诺***、那波利****。自然风光和古代文物留下的第一个鲜明印象。罗马——回到艺术世界。基厄尔，巴黎，同屠格涅夫密切往来。伦

* 法国南部城市。

** 意大利城市。

*** 意大利城市。

**** 意大利城市。

敦——尚可；厌恶文明。布鲁塞尔——家庭的温情。埃森那哈——途中——默念上帝和永生，上帝重临，希望永生。

大哥去世后他的沉重心情逐渐消失，他对自己的宠儿——学校——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活动的永不衰竭的兴趣帮助了他。他依然在寻找志同道合之士，但是曲高寡和，多数人对于托尔斯泰毫无忌讳地发表大胆的革命思想，纵谈教育和生活的道德哲学观点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伦敦，托尔斯泰结识了赫尔岑。他早就对这位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驱逐出俄国的革命作家发生了兴趣。托尔斯泰在7月23日的日记里对赫尔岑作了如下的记述：“胡思乱想的头脑，病态的自尊心，但是见多识广，思绪敏捷，性情善良，文质彬彬，——俄罗斯人的风度。”初交的时候，赫尔岑尽管见识广博，内心也对托尔斯泰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屠格涅夫的观点大概与赫尔岑不谋而合，他在致赫尔岑的信里说：“我和托尔斯泰是知交了；我们已经不进行辩论；他很执拗，信口开河，但是襟怀坦白，心地善良。……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动脑子，老是象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一样，猛打猛冲。”^①

通过赫尔岑的介绍，托尔斯泰结识了两位著名

的革命者——大名鼎鼎的经济学者蒲鲁东* 和波兰革命家列勒维尔**。这两人独立大胆的见解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印象，他觉得同他们在一起很有意思，但是……他们献身于不同的理想，所以不能打动托尔斯泰的心弦。

不过托尔斯泰在德累斯顿*** 却遇到一个知音，致使他在渴望精神交往的困顿之中，有突然发现一泓清泉之感。

托尔斯泰读了奥艾尔巴赫**** 的小说《新生活》，发现该书中关于人民和人民教育的见解同他本人的见解是如此合拍，就象是出自他的手笔一样。

“你自己就是最好的教师。借助孩子们的帮助，你自己会创立教学法的，一切会好的。任何抽象的方法都是瞎扯谈。教师在学校能否取得优异的成绩取决于他本人，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奥艾尔巴赫写道。

*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者。

** 列勒维尔（1786——1861）：波兰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 德国东部的城市，在易北河畔。

**** 奥艾尔巴赫（1813——1882）：德国作家。

“世界应当变得好一些，——这话说来容易。这当然正确。但是首先我们本身应当变得好一些。应当进行教育，使监狱和劳改所变得不必要，使强制性的法令变得不必要，人人心中有法，遵纪守法，就象呼吸空气一样自然。”^⑫

奥艾尔巴赫在该小说中描写一个贵族伯爵化名叶甫盖尼·巴乌曼，到一个偏僻村庄当民众教师，为民众服务。

“奥艾尔巴赫！”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赞叹。“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⑬

同奥艾尔巴赫的会晤，长时间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愉快而深刻的印象。托尔斯泰回到俄国以后，同涅克拉索夫谈及奥艾尔巴赫，请求将他这部小说翻译出版。

托尔斯泰不能在国外长久羁留。“我心急如焚，想尽快回国，”他在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的信（1861年4月18日寄自德累斯顿）里写道：“我希望把这次旅行尽量利用得好一些。现在我认为，这点是做到了。我积累了这么丰富的观感和知识，我得长时间思考，才能在脑子里把这些东西整理清楚。”^⑭

托尔斯泰在国外见过许多智慧有识、大名鼎鼎

的人物，他把这些见闻储存起来，准备回到祖国后在他的赤脚朋友，“塔拉斯卡和马尔富特卡们”中间实行，在亲爱的俄罗斯、图拉省大地诞生和哺育的人民中间实行，因为他现在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血肉相联，休戚相关。

如果他不想念他们，不照旧关心他们，不是念念不忘地为他们造福，又怎能在国外写出他的短篇小说佳作之一——《波里库什卡》——的初稿呢？又怎能为正在筹划中的教育杂志《农村教师》草拟大纲并且撰写了许多篇论文呢？

1861年2月19日，俄国发生了一件震撼全国的大事：颁布了亚历山大二世陛下签署的解放农奴宣言。该宣言的结束语是：“东正教的信徒们，愿你们在十字架的荫底下，同我们一道祈求上帝赐福，保佑你们的自由劳动，保佑你们家庭吉祥，诸事如意。”^①

托尔斯泰面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广阔的活动场所，就是担任调解人。他完全不适宜于从事这一活动，但却又无法推卸。

① 《全集》，第六十卷，第366页，第190号信。

②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十五章，第

- 364 页。
- ③ 《全集》，第八卷，第 18 页。
 - ④ 同上，第 20 页。
 - ⑤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十五章，第 364 页。
 - ⑥ 《全集》，第八卷，第 399 页。
 - ⑦ 同上，第 400 页。
 - ⑧ 同上，第 224 页。
 - ⑨ 同上，第 225 页。
 - ⑩ 同上，第 179 页。
 - ⑪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十五章，第 376 页。
 - ⑫ 同上，第十五章，第 378 页。
 - ⑬ 同上，第十五章，第 377 页。
 - ⑭ 《全集》，第六十卷，第 378 页，第 199 号信。
 - ⑮ 谢·斯·塔季雪夫：《亚历山大二世》，第一卷，第 382 页。

第二十一章

社 会 活 动

俄国的地主形形色色。有的地主比较开明，就是在农奴制度下也力求改善自己领地农民的生活，对待农奴仆人通情达理，关心他们。这类地主对解放农民感到高兴，并且促进这一法令付诸实行。另一些地主害怕破产，反对把好地分给农民，千方百计损害农民以保全自己的利益。也有的地主愚昧无知，只知道政府夺走了被他们奴役的农民，十分恼恨。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自己突然被剥夺了出卖农奴的权利，被剥夺了处罚犯了过错的车夫、厨子和侍童、在马厩鞭答这些人的权利，或者处罚胆敢闯入太太梦境以及不尊敬太太的狗的婢女的权利。

改革实行期间，常常发生争执和诉讼。政府委派了专人，就是调解员，处理这些案件，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发生的纠纷。

托尔斯泰被任命为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第一区*的调解员，该省和该县的贵族首领以及许多地主对这项任命大为不满。托尔斯泰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激进和直率的人，许多地主害怕他，不喜欢他。托尔斯泰按照新的自由原则创办学校，更加证实了这种意见。他尚未开展活动，对他的指控就纷至沓来。

“鉴于克拉皮文县的贵族对他（托尔斯泰）在田庄的举动不以为然，”图拉省贵族首领在致内务大臣瓦卢耶夫的信中写道，“该县贵族首领先生担心托尔斯泰伯爵就职时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妨碍如此重大事情的顺利进行。”①

贵族首领认为，不论从事情的手续看，还是就其实质而言，该省省长达拉甘任命托尔斯泰为调解人都是不合适的。内务大臣得到这份报告后，便立即要求达拉甘进行解释。省长向大臣作了如下的答复：

“余熟知托尔斯泰，此人学识渊博，热心公益，且鉴于克拉皮文县某些地主又向余推荐托尔斯泰伯爵

* 一说第四区。

担任调解员，故不便以余所不了解之第三者代替该伯爵，况且钧座之前任亦曾明谕，托尔斯泰伯爵及其他某些人士确实享有令名。”^②

尽管有这番秘密交涉，枢密院最后仍然批准了对托尔斯泰的任命。

调解人要处理形形色色的案件：有时是农民的牲口糟蹋了地主的草地，地主索赔过苛，有时是农民要求把并非其所有的土地划归他；有时是地主拒绝解放农奴。

托尔斯泰在一份女地主的申诉状上批道：“着马克（过去的农奴）立即偕其妻离开，去向任其自便。我也恳求您：满足其要求，赔偿一笔钱：1. 由于自农奴解放法颁布之后，您违法责令其作工三个半月；2. 由于殴打其妻，此事更系违法。如果您对我的裁决不满意，您有权向调解会审法庭和省府上诉。”^③

那个对自己的奴仆作威作福惯了的刚愎自用的女农奴主的愤怒和不满，是不难想象的。她对《解放农奴宣言》显然不甚了解，因而不会想到这个不公平的裁决是根据沙皇爷爷亲自颁布的法令作出的，而认为是调解人托尔斯泰伯爵处理不公，有自由思想，竟然欺侮一个孤苦伶仃的女贵族。

心怀不满者大有人在。改革要求政府对待地主

和农民双方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固不待言；无论地主还是农民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又都不甚了然。托尔斯泰尤其困难，因为这件工作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要进行审问，作出裁决，拒绝求情，——这对他总是棘手的事。但是他又不得不承担这项艰巨的义务，因为他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并且为改革的实施作了不少努力。他把最大的一片土地分给了他的农民，索价低廉，一俄亩* 仅收四卢布。

“调解工作使得我同所有的地主彻底闹翻，而且损害了我的健康，——似乎完全垮了，”托尔斯泰在给亚历山德拉“姑奶奶”的信里写道。

他在同一封里还写道：“调解工作很有趣，吸引人，但是糟糕的是全体贵族都把我恨之入骨，从各方面同我 *des bâtons dans les roues***”①。

这位公主的女侍从官虽然智慧过人，但是深居宫苑，远离外省这种错综复杂的、诡计多端和诉讼频繁的生活，是否能体会到她的朋友在新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复杂情况呢？

“我非常担心人家不喜欢您，”亚历山德拉在1861年8月22日致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我深信，

* 一俄亩等于一·〇九公顷。

** 法语：捣乱。

您同多数地主的观点有巨大差别。然而这里就没有您的过错吗？息事宁人，这是一种伟大而明智的博爱精神。您对待同辈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而在别人面前就差点儿没屈膝下跪，您说，我没说错吧？爱一切人，不分阶层，这也许能排除许多麻烦。”^⑤

托尔斯泰在许多情况下主持公道，站在地主一边，坚决拒绝农民所提出的不合法的要求。

地主有时向法院控告托尔斯泰，但是多数情况下他的裁决维持不变。据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说，这位作家是一个出色的调解人，公正无私，但是不会处理文牍公案，弄得狼狈周章。

托尔斯泰担任调解人约一年光景。1862年5月，枢密院根据他本人的申请决定：鉴于炮兵中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身患疾病，决定报请最高枢密院批准免去他克拉皮文县调解员一职。”托尔斯泰对此十分高兴，他疲倦了，对调解员的职务日益感到不堪其烦。

①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469页。

② 同上，第470页。

③ 同上，第471页。

④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

第 155 页，第 37 号信，写于 1861 年 7 月。

- ⑤ 同上，第 158 页，第 38 号信，写于 1861 年 8 月 22 日。

第二十二章

争 吵

这件事发生在 1861 年的春天，当时托尔斯泰正开始履行调解员的职务。事情酝酿了多年。

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两人之间的感情一直不融洽。最初，当托尔斯泰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的时候，他对屠格涅夫满怀真诚的爱戴；可是屠格涅夫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有点傲视这个文坛新手。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的，双方都心怀妒意注视着对方的每一部作品问世，急急忙忙发表他们自己觉得是不偏不倚的评论。而他们两人的作品实际上是那样大相径庭，所以不管他们各自怎样力求客观对待对方，

仍然不免偏颇。

我们知道,《猎人笔记》对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托尔斯泰的《童年》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受到屠格涅夫多么热烈的赞赏,但是托尔斯泰后来的几部作品却没有得到屠格涅夫的青睐。

1859年4月6日,鲍特金从莫斯科给屠格涅夫写信说:“托尔斯泰还在这里,正在写一个短篇小说(《家庭幸福》),他想向卡特科夫* 每印张索价二百五十卢布。卡特科夫舍不得出钱,叫苦连天,并且问我:这篇小说是否有其可取之处?我把我的印象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昨天我对他(托尔斯泰)直截了当地说,这篇东西平淡无味。他的意见完全不同。他的意图是展示婚姻的爱情过程,从互相热恋开始,到疼爱子女告终。我对他说,正因为小说涉及的纯粹是抽象的、一般的现象,所以显得平淡乏味。应当承认,托尔斯泰对自己的能力和作品评价极高。‘如果这篇小说现在得不到赏识,过五年会受到赏识的。’我经常同他见面,——但是仍然跟过去一样对他缺乏了解。他热情、古怪而又任性,很难同别人合得来。

*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他从1856年起出版杂志《俄罗斯导报》。

他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文章、理论和图案，几乎天天变化。”^①

托尔斯泰同时代的文学家不理解他。他们是大作家，因此也是精细的心理分析家，却对托尔斯泰复杂的性格作出如此肤浅的分析，真是咄咄怪事。

“我同托尔斯泰一刀两断了，”屠格涅夫在同年4月12日致鲍特金的信中写道，“他这个人对于我已经不存在了。愿上帝保佑他诸事顺遂，大展文才，——至于我，在对他说了：‘您好！’之后，接着就说：‘别了！’不想再见面了。如果我在喝一道汤，并且喜欢这道汤，那么根据这一点我就已经确知，托尔斯泰一定讨厌这道汤，——*et vice versa* *。”^②

屠格涅夫在致费特的信中十分准确地说明了他同列夫·托尔斯泰的关系，他用诗句写道：

向托尔斯泰一鞠躬，
也向他妹妹一鞠躬。
字条里他说得不错：
我无需给他写什么。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 法语：反之亦然。

我对他也是差不多。
两人秉性大不相同，
人间道路无尽无穷，
各自分道扬镳好了，
都不愿跟对方磕碰。^③

托尔斯泰因为同屠格涅夫的关系很僵，感到苦恼。他心里本来希望热爱屠格涅夫，他在给费特的信中谈到屠格涅夫：“见他的鬼去吧！我不爱他了，腻味了！”关于作家可能互相“磕碰”的事，托尔斯泰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费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了他所说的尼古拉·托尔斯泰的“一针见血”的话：“屠格涅夫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略沃奇卡出人头地，从他的卵翼下飞走。”

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一切作为都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他得悉托尔斯泰在从事教育活动，写信给费特说：“列夫·托尔斯泰还在瞎折腾。看来他是本性难移。他要到何时才最后一个跟斗翻过来，脚踏实地呢？”^④

“我读了《前夜》，”托尔斯泰 1860 年 2 月 23 日给费特写信说。“我认为，写中篇小说本来就费力不

讨好，而对于那些愁绪满怀，并且不大清楚从生活中摄取什么的人就更加如此了。不过，《前夜》比《贵族之家》要好得多，书中有两个写得跃然纸上的反面人物：画家和父亲。其他形象不仅不典型，甚至他们的思想和地位也不典型，可以说写得很平庸。这是屠格涅夫一贯的错误。他笔下的姑娘索然无味：啊，我多么爱你呀！……她的睫毛长又长呀！我总是感到奇怪，以屠格涅夫的智慧 and 敏锐的诗思为什么不能避免庸俗，甚至写作手法也不免庸俗。……他要是不怜惜自己那些卑微的人物，就该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而不应当象他本人那样被忧郁症和消化不良症苦恼。……”写到这里，托尔斯泰希望公允持平，又补充说：“但是总的说来，尽管这部小说不会得到欢迎，但是现在谁也写不出来。”^⑤

1861年5月，屠格涅夫写信告诉费特，说他想同托尔斯泰联袂到斯捷潘诺夫卡庄园探望费特。托尔斯泰收到邀请信后，写信给费特说：“我希望见到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而渴望见到您的心情还要强烈十倍。”^⑥

托尔斯泰在赴费特庄园的途中，顺便到斯巴斯科耶探望屠格涅夫。在屠格涅夫家里发生的事，托尔斯泰直到暮年回忆起来仍不免心里后怕。屠格涅夫

建议托尔斯泰读读他的中篇小说《父与子》的手稿。吃过丰盛的晚餐——屠格涅夫本人讲究饮食，也盛情待客，——屠格涅夫让托尔斯泰坐在客厅的一张扶手软椅上，给他斟了杯水，便走开了。“不知怎的，”托尔斯泰说，“我酣然入睡，一觉醒来，但见屠格涅夫从门口走去，手里擎着一支蜡烛。……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不难想象，如果屠格涅夫当真发现托尔斯泰在读他那部著名的中篇小说《父与子》时，竟然沉沉入睡，他准会因为托尔斯泰这种冷漠态度而感到愤懑。

两位作家于5月26日到达斯捷潘诺夫卡庄园。

“早晨八点钟，我们家通常早餐的时候，两位客人来到餐厅。我的妻子坐在餐桌上首茶炊后面，我坐在另一端等待上咖啡。屠格涅夫坐在女主人的右边，托尔斯泰坐在她的左边。我妻子知道屠格涅夫当时很重视他女儿的教育，便问这位作家是否满意自己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屠格涅夫对家庭女教师大为赞扬，还说，那位教师以英国人特有的认真严肃精神，请求他拨出一笔款归他女儿支配，作为慈善事业用项。屠格涅夫接着说：‘现在英国教师又要我的女儿把穷人的破衣裳收来，亲手缝补好，然后送还原主。’

“‘您认为这就是行善吗？’托尔斯泰这样问道。

“‘当然，这能密切慈善家与穷人的关系。’

“‘可是我认为，一个服饰华丽的姑娘，把又脏又臭的破烂衣裳放在膝上缝补，可真是一幕做作的好戏呀！’

“‘请您住嘴！’屠格涅夫气得鼻翼翕动，大声说。

“‘我有我的观点，为什么不能说呢？’托尔斯泰答道。

“我还没来得及劝屠格涅夫息怒，就见他气得脸色发白，说道：‘那我不客气，一定叫您住嘴！’”费特是这样写的，”实际上屠格涅夫说的是：“‘如果您还要说这种话，我就掌您的嘴！’^⑦说着，他从桌边站起来，双手抱住脑袋，气冲冲地大步跨进另一间房里。过了片刻，他又走回来，对我妻子说：‘请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刚才失礼，我对此深深感到懊悔。’说完，他又走了。”^⑧

善良的主人不知所措。玛丽娅·彼得罗夫娜·宪钦娜——费特极其善良，以好客而闻名。宪钦——费特夫妇在新庄园里安顿下来不久，他们把最好的房间让给两位贵客住下，准备了丰盛的饮食，却不料出现这样一个尴尬场面。这就象多年的脓疮突然破了口似的。善良的费特见这两个脾气火爆的人怒气冲冲，象猛虎似的扑向对方，在一旁无计可施。费特明白，

这两位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之间的争吵会引起什么危险……决斗，一人可能牺牲。而另外两位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风华正茂之年就是因为决斗而死于小人之手，这一损失在每一个俄罗斯人心中所引起的沉痛尚未平息。

必须当机立断。费特吩咐把屠格涅夫的四轮马车套好，送走屠格涅夫之后，他吩咐用自己的马车送托尔斯泰前往鲍里索夫的庄园。托尔斯泰抵达鲍里索夫庄园后，立即写了封短札给屠格涅夫：

“我希望您的良心已经告诉您，您对我的做法是多么错误，特别是当着费特和他妻子的面。因此请您给我写一封我可以拿给费特夫妇看的信。如果您认为我的要求不合理，请告诉我。我将在鲍戈斯洛沃等待回音。”

费特认为，咎在屠格涅夫，所以他应当不仅向托尔斯泰道歉，还应当向主人道歉，因为这场不体面的争吵发生在他家里。

屠格涅夫同意道歉，给托尔斯泰写了封信，内容如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阁下！来信收悉。对于来信的答复，我只能重申我在费特府上向您说过的话：我

被一种情不自禁的恶感（姑不究其原因）所驱使，对您进行了无理的侮辱，请您原谅。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任何想使我们这样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接近的企图，都不会有好结果，而鉴于这封信大概是我们之间不管什么关系的回光反照，所以我更加乐意履行我对您的义务。衷心希望这封信能使您感到满意，并且在此预先表示，您可以随意使用此信。

阁下，我很荣幸仍然是十分尊敬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伊·屠格涅夫

1861年5月27日于斯巴斯科耶”^⑨

屠格涅夫派人把这封信送往鲍里索夫家，而托尔斯泰这时却坐在鲍戈斯洛夫车站等待回音。托尔斯泰不见回信勃然大怒，写了封信给屠格涅夫要求决斗，还派了一个人到他已故的大哥尼古拉的尼科尔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庄园去取武器和子弹。决斗将在鲍戈斯洛夫车站附近的林边举行。托尔斯泰怒气填膺，通宵没有入睡，他准备进行一场恶斗，不顾惜自身，也不怜悯对方。……可是屠格涅夫没有来，派人送来一封信，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尽管

这样，托尔斯泰仍然长久耿耿于怀。

“愿您同这个人关系融洽，”他在给费特的信中写道，“但是我藐视他，给他写了封绝交信，除非他要求复交，我不会同他来往。尽管我外表似乎平静，但心里仍然别扭，我觉得我应当要求屠格涅夫先生作更认真的道歉，于是我从诺沃谢尔卡写了封信给他。现在收到了他的回信，我对这封信感到满意，只是在回信中说，我原谅他的原因不是我同他性格截然相反，而是另有原因，那些原因他是能够理解的。再者，由于迟迟未见回信，我又派人送去一封相当严峻的信，要求决斗，现在尚未收到回信。不过即便收到回信我也不拆阅，原封打回。至此，一段纠葛乃告结束，如果此事传到尊府，那么让这段补充也同时奉闻吧。列夫·托尔斯泰。”^⑩

屠格涅夫在致托尔斯泰的第二封信里写道：

“您派来的人说，您希望收到答复；但是除了前函写过的，我无可补充。难道要我承认您有权要求我拿起武器决斗，才使您满意吗？您已经表示只要把我的道歉信说出去就满足了。这随您处理。说实在的，我乐意遭受您的枪击，以消释我说的那句实在的蠢话。那句话同我平素为人大相径庭，我认为原因无它，完全是由于我们两人的观点一贯针锋相对，积而

成怨的结果。这不是道歉，我不想替自己辩护，而是进行解释。因此，在同您绝交之际——这种事是无法勾销，无法追回的，——我认为有责任重申，在这件事上您对，我错了。我再补充一句，问题不在于我是否愿意拿出勇气，而在于是否承认您有权招我去决斗（当然是按规矩办事，请证人出席）和是否有权原谅我。您已经选择了您中意的方案，我只有遵从您的决定。再次请您相信我对您的充分尊敬。伊·屠格涅夫。”^①

过了几个月，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的一腔怒火熄灭了。通常他同别人发生争吵之后总是心情沉重，与屠格涅夫的恶劣关系同样也使他十分难过。他写了封和解信给屠格涅夫。其时正值谣诼纷纷，说托尔斯泰逢人遍告：屠格涅夫被托尔斯泰的挑战信吓坏了，不敢决斗。这些话传到了屠格涅夫耳里。他从巴黎写了封信给托尔斯泰。信里写道：

“阁下！我从彼得堡起程时得悉您在莫斯科散发您写给我最后一封信的副本，而且说我是胆小鬼，不敢同您决斗，等等。我当时不可能折回图拉省，仍然继续前行。但是我认为，在我尽了一切努力来弥补我的失言之后，您这种行为不但带有侮辱性，而且是不

正派的，故此预先告诉您，这次我不会置之不理，明春回国，我将要求您满足我的愿望。

“还告诉您，我已经通知我在莫斯科的友人驳斥您散布的谣言。伊·屠格涅夫。”^⑫

不言而喻，那些谣言没有任何根据。

“关于屠格涅夫，我告诉你，”托尔斯泰在1861年10月28日给契切林的信中写道，“我真诚地怜悯他，而且尽了一切努力想使他息怒。同别人打架，特别是一年以后，跋涉两千俄里去同他打架，对于我就象化装成野人在特维尔街上跳舞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事。”^⑬

托尔斯泰的思绪被别的事占据了，强烈的屈辱感和满腔怒火烟消云散了。

“阁下，”他给屠格涅夫写信说，“您在来信中说我的行为是不正派的，您还当面对我说，要掌我的嘴。我仍然请求您原谅，承认自己有错，拒绝决斗。列·托尔斯泰伯爵

1861年10月8日于雅斯纳雅·波良纳”^⑭

多年之后，历尽沧桑，反复思考，这两位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才重新聚首，言归于好。

1878年4月，托尔斯泰首先向屠格涅夫伸出了和解之手。

-
- ① 《瓦·彼·鲍特金和伊·谢·屠格涅夫未发表的通信》，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30 年版，第 152 页。
- ② 同上，第 156 页。
- ③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305 页。
- ④ 同上，第 321 页。
- ⑤ 同上，第 317 页。
- ⑥ 同上，第 368 页。
- ⑦ 尼·尼·古谢夫：《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388 页。
- ⑧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370 页。
- ⑨ 同上，第 372 页。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 462 页。
- ⑩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373 页。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 463 页。
- ⑪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373 页。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 463 页。
- ⑫ 尼·尼·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一卷，第 392 页。
- ⑬ 《托尔斯泰通信集》，纪念集，苏联国家出版社一九二八年版，第 24 页。
- ⑭ 尼·尼·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一卷，第 393 页。

第二十三章

“我们才几千人，他们是千百万”

托尔斯泰从事调解工作是出于一种义务感，而办学校在他则是一件乐事：“这是件富于诗意、非常美妙的事，令人无法撒手。”他给亚·安·托尔斯泰娅写信说，“我走出书房，摆脱门厅前跟在我后面的庄稼人，向学校走去。校舍正在改建，各班就在旁边花园里的苹果树下上课，正当草木繁茂的季节，要猫腰才能穿过去。树下坐着一位教师，学生们团团围住他，嘴里咬着小草，用椴树和枫树叶作口哨吹。教师按照我的忠告教学，但是仍然欠佳，这一点学生也感觉出来了。他们比较喜欢我，我们一谈起来就是三四个小时，没人觉得乏味。这些孩子们有多么可爱，非

言语所能形容，只有亲眼看看才体会得到，在我自己的阶层中，我不曾见过这样的子弟。

“您试想一下，两年过程中，在完全没有纪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男同学或者女学生受处罚。从来没人偷懒，撒野，开愚蠢的玩笑，说粗痞话。校舍修缮现在将近竣工。有三间教室——一间玫瑰色，两间天蓝色。还有一间博物室，室内四周靠墙的架上陈列着矿石、蝴蝶、骨架和花草标本，以及物理仪器等。博物室星期日对外开放，热奈市来的那个德国人（他成了一个优秀青年）* 也来作实验。每周上一次植物学课，我们全体出动到森林去采花草和蘑菇。每周上四堂音乐课，六次绘画课（又是德国人上），上得很好。土地测量课上得很好，庄稼人已经聘请孩子们去丈量土地了。除我以外，共有三位教师。此外，神甫一周来讲两次神学课。而你们都以为我不信神。我还给神甫出主意，告诉他怎样讲课。我对神甫说：彼得节那天，我们就讲彼得和保罗的故事和祈祷。后来村里费阿方死了，我就要他讲涂油仪式是怎么回事，等等。这样，我们就不露痕迹地度过圣礼、弥撒以及旧约和新约的各个节日。上课时间按照规定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六点，但总是从上午八点一

* 原注：德国人，指古斯塔夫·费多罗维奇·克勒尔。

直延长到下午两点，因为没法把孩子们撵出学校，——他们要求延长。……”^①

这位调解员辖区的学校网不断扩大，一些边远偏僻村庄破天荒开办学校，托尔斯泰通过契切林从莫斯科延聘教师，亲自指导教师的活动，并且定期开会。教师把自己的实验和观察记入教学日志。这种记录虽然简短，但是表明托尔斯泰本人和他的助手对待教育事业多么认真严肃，多么深思熟虑，无论教学中的成绩还是缺点都有记录。

请看一段记载：

“1862年2月26日，高班数学课（记录人：托尔斯泰）方程式习题——蓄水池。很好。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操之过急，学生对消除分母没弄懂。他们约数和通分的能力很强。我出了一道复杂的二重规则算题。”

请再看教师莫罗佐夫写的一段记载：

“低班作文课。

八点钟开始上课，拖延到十一点，——因数学教师迟到，打乱了课程表的安排。写了很多：鲁缅采夫和基留什卡取材于《俄国历史》，其他人取材于《旧约全书》的故事。鲁缅采夫写得最好，文笔流畅，拼写无误。基留什卡写得不好。其他诸生平平。书法

退步，伯爵嘱咐注意此事。我为自己担忧，因为我知识浅陋。”^②

托尔斯泰对他那些大学生教师好象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大多数人都与他同心同德。他们都是性情善良、工作认真的青年人，但是托尔斯泰常常对他们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不善于充分运用这位伯爵得心应手的那些教学方式。可是没有他那样的才华，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如果做错了，就从错误中学习。

“在高年级一班和二班上课，从命数法讲到十进位、简单分数和方程式的用途。萨什卡什么也不会做。我指导不得法。似乎毫无成效。”他写道^③。

1862年8月7日，托尔斯泰在给亚·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到他的年轻助手：“十二人中除一人外，均系优秀人材。我很幸运，大家同我和衷共济，与其说是受我的影响，不如说是受环境和事业的影响。来的时候每个人箱子里放着一部赫尔岑作品的手抄本，脑子里装着革命思想，可是过了一个星期，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烧掉自己的手抄本，抛弃革命思想，教农民子弟圣经故事和祈祷文，把《福音书》发给他们回家诵读。这都是事实。”^④

托尔斯泰特别器重他从德国带回来的那个德国人克勒尔。“克勒尔的实验很有意思，很好，”托尔斯

泰评论他说，“他是一个可爱和有作为的青年。”

课程大纲很全面：除了阅读和写作课，还讲授语法、圣徒传和神谕、俄国历史、绘画、制图、音乐和自然科学史；此外，学生们还做细木工活和体操。托尔斯泰看着孩子们逐渐长进，他们开始懂得了世界之大不只是一个雅斯纳雅·波良纳，还有许多民族和国家，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得到了耶稣其人及其学说的知识，学会了欣赏美术、诗歌和音乐。托尔斯泰从他的经验中体会到，只要有一点点信口开河，对艺术和文学妄加论述，敏感的听众就不接受。一切真知灼见都被学生点滴不漏地吸收。

托尔斯泰想介绍他的经验和发现，倾听合理的批评，决计出版一份还在国外就筹思已久的杂志《雅斯纳雅·波良纳》。尽管有人警告他这份杂志不会得到好评，订阅者不会多，他还是不改变主意。

他在《致公众》一文里写道：

“我在走上新的活动场所之际，既为自己，也为我脑子里多年酝酿而且我认为正确的那些想法担忧。我早就料到许多想法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不管我怎样努力对事物进行研究，我免不了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我希望我的想法会引起争论。对于所有的意见我都乐于在本刊提供篇幅。但愿发表意见时平

心静气，但愿国民教育这样一个对所有的人都如此重要的事业的讨论不致成为笑柄，不致成为人身攻击和笔墨官司。我不敢说我不会被卷入玩笑和人身攻击之中，不敢说我想超越于此事之上。恰恰相反，我承认我既为自己担心，也为事业担心；担心陷入笔墨官司，而不是平心静气、锲而不舍地研究问题。”^⑤

《雅斯纳雅·波良纳》杂志经审查机关批准，于1862年1月出版第一期。

托尔斯泰的教育论文在当时的教育学领域给人以革命的印象。要掌握他那套教学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该体系是以对学生每天进行实际观察和极其细致的心理分析为依据的。教师边教边学。学生没听明白，课堂空气沉闷，学生回答笨拙都被认为是教师使用的方法不得当的结果，或者教材不合适、缺乏趣味所造成。

托尔斯泰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一文中写道：

“教师总是情不自禁地力求选择一种对自己最为方便的教学法。对教师越是方便的教学法，学生就越难接受。只有学生感到满意的教学法，才是正确的方法。”^⑥

托尔斯泰在这篇文章里还写到，任何人都不需要的蹩脚文学读物充斥于市，而民间文学作品却几乎不见踪影。

“为了使民众受教育，必须使他们能够读到而且爱读好书。好书里的文字，民众读不懂。为了弄懂，必须多读；而为了爱读，又必须读得懂。……这错在哪儿呢？”^⑦

托尔斯泰对艺术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艺术创作是供被现代文明损害了的人类享用的。他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一文中作了个比较。

“一个人从空气新鲜的环境走进一间乌烟瘴气的矮室。他的生机还很旺盛，他的机体通过呼吸得到大量从新鲜空气里吸进的氧。走进空气被污染的矮室，他呼吸着室内的空气，有害的气体大量渗进血液，机体逐渐无力（常常发生晕厥，有时甚至造成死亡）。可是其他数百人却仍然在这间空气被污染的室内呼吸、生活，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机变得很微弱，——换而言之，他们的机体更加脆弱，他们的生命会更加短促。”^⑧

“我们才几千人，他们是千百万，”——托尔斯泰在指责当代文明及其代表人物时，写道。那些文明人

士为千百万民众做了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托尔斯泰艺术观点的来龙去脉。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是在他三十四岁那年产生的，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根深蒂固，三十五年之后最终荟萃于那篇论艺术的文章里。

学者、教师、文学家以及所有的文明人，对于这种所谓的“异端邪说”不能不感到愤怒。托尔斯泰的教育杂志招致了许多文章的批评。其中有一篇马尔科夫先生写的这种讨论现代文明问题的文章，发表在《俄罗斯公报》上^⑨，托尔斯泰撰文《现代文明和教育的使命》予以答复。托尔斯泰以其特具的激情和信念，不顾自己这篇文章将在俄国知识份子中间引起爆炸性的愤怒浪潮，猛烈抨击马尔科夫先生的文章以及他所捍卫的所谓“现代文明”。

“首先，只有当处于现代文明影响下的全体民众公认这种影响是好的和有益的时，才能认为现代文明能导致幸福。可是我们现在在十分之九的人口，也就是在所谓‘老百姓’，‘劳苦大众’中经常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其次，只有当现代文明能使人类生活各个方面趋于完美，或者利弊加在一起，两相权衡利多于弊，益大于害，这一点已经被证实的时候，才能作如是观。占之九的民众对现代文明一贯抱敌视态度，

一贯不仅不承认它的人口十分好处，而且斩钉截铁地认定它有害无益。”^⑩

往下，托尔斯泰写道：“我请求严肃的读者把马考莱*所著的历史第一卷第三章读一遍。结论作得大胆而坚决，但是根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不迷信现代文明的头脑正常的人绝对无法理解的。重大事实只有下列各端：1. 人口增多，以至需要马尔萨斯的理论。2. 过去没有军队，——现在军队变得很庞大；舰队的情况也一样。3. 小地主减少。4. 城市吸引了大部份人口。5. 森林面积缩小，地面裸露。6. 工资增加了二分之一，但是百物涨价，生活设备减少。7. 穷人纳税额增加了十倍。报纸增多，街道照明改善，儿童和妻子少挨揍了，英国女士们笔下的错别字少了。”^⑪

当代任何人读了上面的文字都会忍俊不禁。但是不能不承认，其中蕴藏着毋庸置疑的深刻真理，而且不由地产生一个问题：托尔斯泰八十五年前奋起反对的那个现代文明，是否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呢？

托尔斯泰那时唯一关心的就是千百万人的命

* 马考莱（1800—1859年）：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他的历史著作《詹姆士二世即位后的英国史》，共五卷。

运、幸福、前途和福利。他整个身心都沉浸于教育事业，打算定居乡村，娶农家姑娘为妻，他是那样醉心于这个环境，社会其它各阶级对于他就象是不存在了似的，他连写作也常用民间通俗词汇。

他在1862年8月7日致亚·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自从办学以来，学校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学校就是我的命根子，就是我摆脱一切生活忧虑、怀疑和诱惑的修道院和教堂。”^⑫托尔斯泰从教育活动以及跟孩子们的交往中得到巨大的满足，感到精神振奋，甚至心花怒放。有一次他要学生“写作”，便有这种体会。

他曾经多次出了各种题目要学生作文，但是结果不佳。孩子们写作跟他们平常讲故事不同，他们以为要尽量迎合老师的心意，使老师看了高兴。所以托尔斯泰未能如愿以偿，读不到民间儿童创作。他感到他的得意门生身上蕴藏着艺术天才，正如千百年来俄国农民身上蕴藏着其它各种才能一样。但是，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尚未被人认识的、尚未开发的隐秘的宝库呢？

托尔斯泰在《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

我们学习，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习？》一文中，猫写了那些孩子们写以《用勺子请人吃，用勺柄扎人跟》* 和以《士兵老婆的生活》^③为题的故事的情况。

托尔斯泰要孩子们写作，孩子们无动于衷。他写道：“‘来吧，’我说，‘看谁写得好，我也同你们一道来写。’”

“我先动笔，……写了头页。任何一个没有成见、具有艺术感和同情民众的人读了我写的头页和学生们写的其后各页，都会把这页剔出来，就象把苍蝇从牛奶里挑出来一样，因为我那页写得不真实，矫揉造作，文字拙劣。还应当说明，初稿更差，后经学生们指点，作了许多修改。”

孩子们渐渐爱上了写作，其中两名学生，就是托尔斯泰在他的文章中称之为费季卡和谢姆卡的瓦西卡·莫罗佐夫和伊格纳特卡·马卡罗夫，更是兴致勃勃，托尔斯泰于是甘当配角，奋笔疾书才能勉强记下他们滔滔不绝地叙述的故事。

“谢姆卡摄取的主要是客观形象，譬如树皮鞋，破军衣，老头儿，老太婆，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费季卡要激起人们的怜悯之情，他本人就富于怜悯心。

* 俄罗斯谚语，意为：挟小惠以凌人。

“他讲得很快，跑到前面去了。他讲的是一位老人，人们如何赡养他，他如何在夜间跌倒，后来如何在田野里教一个孩子识字。滔滔不绝，我只好请他别着急，不要讲到后面忘了前边。他两眼闪着泪光，一双又黑又瘦的小手不时抽搐。他生我的气，一个劲儿催问：记下来了么？记下来了么？他独断专行，不容旁人插嘴，就只愿意对一个人口述，——并且不是一般的叙述，而是描述，用语言艺术地把感性形象刻画出来。他不许挪动字眼；如果他说的是：‘我腿伤了，’就不许别人说：‘我伤了腿。’他的心灵这时被怜悯、也就是爱的感情所软化和刺激，对任何形象都赋予艺术形式，而对有悖于永恒的美和永恒的和谐思想的东西，就统统加以否定。只要谢姆卡一渲染羊羔在马厩里的详情细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疏密失调，费季卡便冒火，他说：‘得了吧，又把你那一套搬出来了！’^①我一开口提示例如庄稼汉在干什么，他老婆怎样跑到干亲家那儿去了，费季卡的想象中就立即出现一幅图画：羊羔在马厩里咩咩叫，老人唉声叹气，小孩谢辽沙在说梦话；我一暗示某个情景牵强附会，不真实，他就气冲冲地应声说：去掉。我建议他描绘比如某个庄稼汉的外貌，他不同意；但是我劝他说庄稼汉的老婆跑到干亲家那儿去的时候，庄

稼汉心里该有什么想法，他立即改变思路，答道：‘哼，瞧吧，叫你撞上死鬼萨沃西卡，把你头上的毛都揪下来。’他说这话时音调有气无力，心平气和，神情象平常一样严肃而又善良，脑袋支在一条胳膊上，惹得孩子们捧腹大笑。艺术的一个主要特点——分寸感——在他身上异常突出。哪个孩子提示了多余的文字，他就显得厌烦。他非常专断，径自谋篇布局，他也有权这样做，所以其他的孩子们很快各自回家，就剩下他跟谢姆卡留在学校。谢姆卡虽然写的是另一篇，但并不比费季卡逊色。

“我们从七点钟写到十一点钟；他们俩不觉得饿，也不感到疲倦，当我搁笔的时候，他们俩甚至还生我的气。两人又接着轮流写，但很快就扔下了；写不出来。费季卡这当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禁笑了起来：他连这都不知道。‘我知道您的名字，’他说。‘我问的是您姓什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姓福坎内契夫，有的姓齐亚勃烈夫，有的姓叶尔米林。’我告诉了他。‘我们要出书吗？’他问。‘要出书的！’‘那我们就署上：马卡罗夫、莫罗佐夫和托尔斯泰合著’。他好久都心情激动，不能入睡，我这天晚上所体验的兴奋、愉快、恐惧和几乎是忏悔之情也是难以言传的。我感到从这天起，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充满欢乐与

痛苦的新天地——艺术世界，我象是窥见了谁也见不到的秘密——一朵神秘的诗歌之花的诞生。我如同一个探宝者发现了蕨花，既害怕，又高兴。高兴的是两年来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那块点金石——教人表达思想的艺术——意想不到地突然呈现在我眼前；害怕的是因为这个艺术引起了许多新的要求和无数的希望，而这些希望我最初觉得同学生们所生活的环境不协调。不能出错。这不是偶然行为，而是有意识的创作。”

托尔斯泰突然在这块小“下脚料”（瓦西卡·莫罗佐夫在他撰写的才气横溢的《回忆录》里给自己取的代号）的身上发现了艺术才华：“他的分寸感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位作家都强烈，生机勃勃地充满他那天真无邪的童雅心灵；这种分寸感只有寥寥几位作家付出巨大的努力，经过顽强的学习之后才能达到的。

“我离开课堂，因为太激动了。

“‘怎怎么啦？脸色煞白，准是身体不舒服吧？’我的一位同事问我。真的，象这天晚上如此强烈的感受，我一生中只经历过二三次，我长时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仿佛觉得自己犯了罪，往玻璃蜂房里偷看了凡人看不到的蜜蜂的工作情况；我觉得我败坏

了一个农民孩子的天真纯洁的心灵。我仿佛感到自己在忏悔亵渎行为。我不由地想起有些荒唐无聊的老头子为了燃起他们那麻木不仁、放纵过度的欲念，竟然教小孩子学坏，给他们春宫图看；同时我又感到愉快，因为我看到了前人不曾见过的事。

“我长久不明白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怎么回事，尽管我感到这种心情是人们成年时代培养出来的，把它提高到新的生活境界，使自己弃旧图新，改弦更张。第二天我还不相信自己头天的感受。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孩子突然表现出歌德炉火纯青时都不可能达到的那种自觉的艺术力量，我觉得实在太奇怪了。我这个颇有成就而且被俄国公众认为具有文艺才华的《童年》的作者，不仅不能指导或者帮助十一岁的谢姆卡和费季卡写作，而且只有在心情激动的幸福时刻勉强才能跟上和理解他们的思路，我觉得不可思议，并且感到自己威信扫地。太奇怪了，所以我不相信昨天发生的事。”

①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154页，第37号信，写于1861年7月。

② 《全集》第八卷第455页，附录，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日志。

③ 同上，第466页。

④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

第 63 页，第 42 号信，写于 1862 年 8 月 7 日。

- ⑤ 《全集》，第八卷第 3 页，《致公众》。
- ⑥ 同上，第 54 页，《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
- ⑦ 同上，第 61 页。
- ⑧ 同上，第 112 页。
- ⑨ 《俄罗斯公报》，1862 年第 5 期。
- ⑩ 《全集》，第八卷，第 335 页，《现代文明和教育的使命》。
- ⑪ 同上。
- ⑫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163 页，第 42 号信，写于 1862 年 8 月 7 日。
- ⑬ 《全集》，第八卷，第 302 至 308 页，《谁向谁学习写作，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习，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习？》

第二十四章

搜 查

托尔斯泰有一个性格特点直到暮年仍然保持不变：象儿童一样天真快活，酷爱运动，酷爱游戏和各种娱乐。他常常喜欢引用塔·安·贝尔斯—库兹明斯卡娅的一句话：“游戏是件大事。”当托尔斯泰作打棒游戏，角力，打猎，同他的小伙伴们赛跑的时候，此时此刻这就是他的大事，因为他整个身心浸沉其中，同小伙伴们一样欢快。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小学生们常常受他的欢乐感染。他什么主意想不出来啊！圣诞节举行枞树晚会，除夕举行化装舞会，谢肉节按照俄罗斯风俗习惯吃油煎薄饼，外出兜风。他们把小厨房里的俄罗斯式铁炉生得暖烘烘的，围炉而坐，斯

斯文文地吃着油煎薄饼跟黄油、酸牛奶和青鱼，吃得饱饱的，由于饱食和室温高而满头大汗，擦着汗水纷纷离席。“伯爵”吩咐套上几架无座雪橇，出发兜风。孩子们欢天喜地，挤挤搯搯坐满了雪橇。铃铛响了，孩子们银铃般的歌声笑语飞向田野。坐在头一架雪橇上的是老师兼游乐指导——托尔斯泰。他亲自赶车，两道浓眉下一双深邃的灰色眼睛放射出温和欢快的光芒，宽阔的络腮胡脸庞和魁梧强壮的身躯洋溢着活力。在孩子们眼里，他是一位至高无上、有点神秘的非凡人物：他们的父亲见了他都摘帽行礼，而他对孩子们有时却不可思议地异常亲切。

这年春天托尔斯泰感到困倦不适，常常咳嗽，他也同几个哥哥一样有肺病的症候，医生劝他到萨马拉去作马奶治疗。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孩子们，带了他最喜欢的两名学生瓦西卡·莫罗佐夫和叶戈尔·切尔诺夫一同前往。他的仆人阿列克赛·奥列霍夫也随行。他们首先骑马到莫斯科，然后换乘火车到特威里，登上轮船。乘轮船沿伏尔加河从特威里到萨马拉这段旅行，使他心情平静下来；生活在草原上半开化的巴什基尔游牧人中间，他感到身心舒畅。他很快就同巴什基尔人交上了朋友。他们称呼他“大公”，邀请他到他们铺地毯的帐篷里去作客，用手抓羊肉和

马肉吃，喝酸马奶。托尔斯泰亲自安排同巴什基尔人作游戏，角斗，次次获胜。“他是一个大力士，没人是他的对手。只有一个巴什基尔人同他势均力敌，列夫·尼吉拉耶维奇没能把他撂倒。”瓦西卡·莫罗佐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每逢举行这类竞赛的时候，巴什基尔人从大人到小孩都走出帐篷围观。……傍晚时分，我们的帐篷旁边经常有聚会。”^①

正当托尔斯泰在草原上安静疗养的时候，不料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越来越浓重。

当时空气中已经荡漾着革命的、无神论的风息，人们偷偷阅读赫尔岑和马克思的著作，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参加者被奉为英雄，出版革命宣言。在托尔斯泰创办的学校里执教的二十位教师中，有的是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大学生。例如1861年12月1日，有一位被监视的大学生索科洛夫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当教员。他在学校总共才呆了一个半月光景，可是说来实在奇怪，这件芝麻大的事竟然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几乎成为托尔斯泰的灾难。

宪兵将军彼尔菲里耶夫在索科洛夫离开莫斯科后，立即通知图拉省宪兵司令穆拉托夫说，索科洛夫已经启程前往图拉。穆拉托夫报告说，索科洛夫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去了。为了对雅斯纳雅·波良纳学

校进行监视，一个名叫米哈依尔·希波夫的暗探被派到图拉，此人就是后来警察局闻名的齐明。他过去是个农奴，彼得堡宪兵司令多尔戈鲁科夫爵的家丁。希波夫是个腐化堕落的酒鬼，经常吹嘘他同宪兵司令的关系，其实全系虚构。6月9日，希波夫因行为不轨而被逮捕。希波夫—齐明在莫斯科被监押期间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在长官面前立功赎罪的诡计。他在受审时有步骤地编造了一个自己如何向莫斯科总督府的一位官员告密的故事。他说，他曾经报告那位官员，从莫斯科往雅斯纳雅·波良纳运去许多“石印印板、铅字和印油供印禁书之用”，后来“为了防范未然，全部石印印板和工具都转移到托尔斯泰在库尔斯克省的庄园去了，8月间将在那儿开始印刷”。

在第一份告密书之后，希波夫过了几天接着又投出第二份，说“斯塔罗杜布各村的”分离派教徒经常去拜访托尔斯泰，他们计划在8月间发表宣言纪念俄国建国一千周年，还说托尔斯泰住宅中“设有暗门暗梯，夜间警卫森严”。

这些无中生有之辞从何而来，不得而知。所谓的“警卫森严”，只不过是一个老人夜间围绕着庄园打更巡逻。至于谣传的“暗门暗梯”，实际上不过是托尔斯泰住宅的建筑格局稍微与众不同，有点古怪。前

室砌了一道隔墙，托尔斯泰的仆人奥列霍夫住在隔断的小房间里边，前室有张门通托尔斯泰的书斋。书斋丝毫不受外界声音的干扰，因为四面全是厚厚的石墙，拱顶也是石头的，天花板上每隔一定距离吊着一个沉重的大铁圈。据说沃尔康斯基公爵在世的时候，这里是贮藏室，铁圈是挂庄园熏制的火腿用的。托尔斯泰的书斋有一张小门，通往一间地面用石板砌的不平整的“石砌”斗室，这里有一条狭窄幽暗的木板楼梯，弯弯曲曲通到楼上。楼上是几位姑妈的卧室和六间明亮的天通间。

莫斯科总督接到这份密告，便下令“着即周密侦查，并采取必要措施”。这件公案被交给莫斯科宪兵司令办理，该司令当即饬令图拉市宪兵司令杜尔诺夫上校对雅斯纳雅·波良纳进行搜查，如有必要，也对库尔斯克省的庄园进行搜查，因为秘密印刷厂似乎从雅斯纳雅·波良纳转移到那儿去了。

那个时代的地主庄园象是一座座世外桃园，人们过着有节奏的平静生活，悠闲自在。许多事多年来相沿成习，仆人从容不迫地各干各的活儿，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晚上摆牌阵，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弹钢琴，节日前夕神龛前的灯亮了起来。男主人在家的时候，家里生机蓬勃，生活快乐，他吸引着全

家人的注意，使得一切都在活动。现在他出门了，生活安宁静寂。

可是庄园突然被惊醒了：铃铛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有人坐车沿着老桦树成荫的大路疾驰而来。……一辆，又一辆三驾马车驶进庄园，整个院子被大马车占满了。出了什么事？来人都身穿制服，其中有宪兵上校，县警察局长，区警察局长……

仆人东奔西窜，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妈妈感到难受，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吓得胆战心惊，全都懵了，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连忙派人去请左邻右舍前来计议。搜查！宪兵搜查伯爵的庄园！……消息象闪电般地传遍庄园，飞向全村。……当局在各处布下岗哨，着手干它那肮脏的勾当：他们把托尔斯泰房里所有的书桌都翻了个过，阅读了他的全部私人通信和日记，搜查了几所学校，撬开马厩的地板搜寻似乎托尔斯泰曾经用来印过革命宣言的印刷机。

搜查持续了两天，教师在这期间都被软禁起来。这场搜查对那些年轻的学生留下了什么印象，是可想而知的！在同托尔斯泰共事期间消沉下去的革命精神、抗议精神和对政府的愤怒，又烈火似地熊熊燃烧起来。

那位宪兵上校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就只

在一位教师那儿，找到一本赫尔岑作品的摘录，于是下令对托尔斯泰的亡兄尼古拉在尼科尔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的庄园进行搜查。又毫无收获。这件事发生在7月6日和7月7日，7月20日前后托尔斯泰便从萨马拉回到莫斯科。

“你们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立即写信给“姑奶奶”亚历山德拉说，“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感到蹊跷，现在得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消息，我才恍然大悟，您的一帮朋友真了不起呀！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信说：7月6日来了三辆三驾马车。满载宪兵，他们不准任何人（姑妈一定也在内）外出，开始搜查。他们搜寻什么？这至今是个疑案。您的一位朋友，那个卑鄙的上校把我的来信和日记都翻阅了，而那些来信和日记我准备到临死的时候才交给我那时最亲密的朋友的。他还看了两封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保密的信，——然后宣布没发现任何可疑之物，一溜烟走了。我当时不在家，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您那位朋友的幸运，不然我会杀死他的。干得好！干得妙！政府就是这样为自己制造朋友的。如果您记得我对政府的态度，您就明白，我对政府素来——尤其是自从热衷于办学以后，——不存好恶，对现在流行的自由主义者更不感兴趣，我打心眼儿里藐视他们。现在

可不同了。对于这个到我家里搜查翻印赫尔岑的宣言——我对那些宣言是轻视的，而且没有耐心读完，觉得索然无味，——的石印机和印刷机的可爱的政府，我感到愤怒、厌恶，几乎是仇恨。那些杰作——宣言和《警钟》曾经在我家里存放过一星期，这是事实，我没看就交出去了。我觉得这种东西索然无味，我全明白，我不只是口头上，而是由衷地轻视它。——可是突然对我同大学生们进行了搜查……您的朋友真可爱！我还没见着姑妈，但是我想她……唉！象您这样一位优秀人物怎么能在彼得堡生活！这一点我永远也不明白。……”^②

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从姑妈和妹妹的叙述中了解到搜查的详细情况，气得火冒三丈，他的亲人甚至担心他鲁莽行事，断送他的一生。8月7日，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信给亚历山德拉，以其特有的激烈措辞表达了自己的满腔怒火。

“我从莫斯科写过一封信给您，当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从信里读到的。现在我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了，回来的时间越长，加之于我的侮辱便变得更加沉重，遭到破坏的生活也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我写这封信是经过缜密思考的，力求既不疏漏忽略，也不

夸大其辞，以便您拿给波塔波夫和多尔戈鲁基之流的强盗看，他们是在故意散播对政府的仇恨，降低皇上在臣民心目中的威信。我对这件事决不会罢休，也不可能罢休。我的全部事业都被破坏，而这是我的幸福之所系和安身立命之所在。姑妈卧病不起。多年以来我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正直的人，可是现在人们已经改变了看法，认为我是个罪犯、纵火者或者伪币制造者，只是由于狡黠才得以脱身。‘怎么样，老弟，你也落网了！看你还向我们奢谈什么正直公允的大道理吧！你自己险些儿锒铛入狱。’至于地主们就不必说了，他们兴高采烈，幸灾乐祸。请您同彼罗夫斯基或者阿·托尔斯泰*，或者您认可的任何人商量一下，尽快示知，我怎样写信给陛下以及怎样把信转呈上去。我除了得到与公开侮辱（事情已经无法补救）一样的公开满足，别无出路。不然就出国侨居，我决计这样办理。我不会到赫尔岑那儿去：赫尔岑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也不会隐瞒自己的计划，我要大声宣布：我要把庄园卖掉，离开俄国，因为这儿无法知道一分钟之后我本人，我的姐妹，我的妻室和母亲会不会被钉上镣铐，会不会挨鞭笞，——一去不复返。……

* 阿·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诗人和剧作家。

“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当时不在家，多么幸运！我当时如果在家，准被作为杀人犯审判了。——现在您再想想这事发生后在本县和本省庄稼人跟贵族中间流传的谣言吧。姑妈从那天起病势日益加剧；我一到家，她就大哭起来，跌倒在地上；现在她几乎站立不住。谣言是那样活灵活现，说我躲在要塞里或者逃到国外去了，连了解我的人，知道我蔑视一切秘密行动、阴谋、逃跑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也开始信以为真。

“现在他们已经离去，我们可以串门儿了。但是却把大学生们的证件掠走了，不肯发还，而且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我同姑妈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了。学校夭折，众人讪笑，贵族幸灾乐祸，我们一听到铃铛声就不由地以为抓人来了。我房里放着几把子弹上膛的手枪，我准备破釜沉舟。一位宪兵老爷极力想镇住我们，他说如果我们隐藏了什么东西，那就应该明白，他同警察所长明天也许又成为审判和管制我们的人。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皇上如果不知道此事，那就应当战斗，竭力反对这种无法无天的事。这叫人没法活。如果事情就应该这样，也奏明皇上了，非这样干不成，那就只有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只要我不犯罪，就可以昂首挺胸地做人的地方去；或者设法说服皇上，不要以为非这样不成。”^③

可怜的亚历山德拉只不过是在宫廷供职，托尔斯泰便把她同政府视为一体，将自己的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到她身上。亚历山德拉并不感到委屈，只是惶恐万分，生怕列夫采取什么冒失行动，连忙给他写了一封信。

“列夫，我的朋友，为了您生命史上曾经有过的一切神圣的东西，我恳求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采取任何对策，特别是在您没有心平气静之前。”^①

8月23日，托尔斯泰通过御前侍从武官舍列麦捷夫伯爵递呈一封信给皇上，控诉宪兵厅的行为。信中有一段写道：

“出于人之常情，我在追查谁应当承担罪责。我不能责怪自己：我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刻都奉公守法；我不知道是谁诬告的；我也不能怪罪那些审讯和侮辱过我的官员们：他们反复声明，此举并非出自他们的意愿，而是奉旨行事。……为了查明肇事者，我决定奏闻陛下，请求陛下表明与此事无关，对于盗用陛下名义的宵小之徒即使不予惩处，也应公之于众。”^⑤

这场搜查无疑使托尔斯泰深受刺激，长时间感到含冤莫白。托尔斯泰以前也批评过政府的作为，但

是他对政府和皇上是忠心耿耿的；无端的侮辱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又一次使他不得不深思，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晚年成了他的信念。

宪兵司令多尔戈鲁基公爵对图拉省省长所作的解释，是对托尔斯泰致皇上信的答复。但是托尔斯泰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

“据查，住在他庄园里的某些人并无合法居留证，而且其中一人还私藏禁书。但是陛下宽大为怀，希望上述措施（即搜查）不致对托尔斯泰伯爵本人造成任何不良后果。”^⑥

也许是由于搜查，也许是由于其它事件，托尔斯泰的整个生活因之改观。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和《雅斯纳雅·波良纳》杂志虽然还维持了一段时期，也开始受到歧视。托尔斯泰也已经另有它图，逐渐离开心爱的教育事业。

① 瓦·斯·莫罗佐夫：《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一个学生的回忆》，莫斯科，媒介出版社1917年版，以及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一卷，第十六章，第406页。

②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162页，第41号信。

③ 同上，第163页，第42号信。

④ 同上，第173页，第43号信。

-
- ⑤ 《全集》，第六十卷，第 440 页。
- ⑥ 伊林斯基，伊戈尔：《雅斯纳雅·波良纳搜查记》，第 411 页。

第二十五章

“如果有朝一日我结婚……”

独身生活越来越难熬。

冬天的黄昏，他从学校归来，脚上的毡靴轻软地踏着狭窄的雪径，吱吱作响，他尽情呼吸着清冷的空气，思绪还浸沉在瓦西卡、费季卡、巴拉什卡身上，这时万籁俱静，只有树上冰凌的拆裂声偶尔打破宁静的气氛，——他形影相吊。

或者，初春时节，他穿着高腰靴在泥泞中跋涉，观赏刚从白雪覆盖下冒出头来的翠绿的小草，谛听在散发出潮湿气味的苏醒的大地上空飞来飞去的云雀的歌唱，这时，随着大自然的苏醒燃起了新的希望，由于感到自身的存在和世界的美好，他兴奋得想

放声大叫，——他也是形影相吊。

或者，他坐在客厅里，姑妈在一旁从容地摆牌阵，这时动人心弦的春天旋律穿过敞开的意大利式窗户，长驱直入闯了进来：村里农家青年的歌唱，池塘边孩子们欢快的叫喊，夜莺的婉转啼鸣以及赛过这一切的群蛙鼓噪，纷至沓来；苹果树和黑李繁花压枝，空气中充满了芬芳，沁入肺腑；——此时此刻，他心中燃烧起热烈的爱情，同时也渴望被人爱，——他还是形影相吊。

或者，炎热的夏季，他同庄稼人并肩割了一整天草，午间休息时跳进被阳光晒得热乎乎的小河沃隆卡里，畅游一番，神清气爽，用一只公碗喝面包渣饮料，下工回家的时候，他浑身汗流浹背，精疲力尽，可是心情愉快，因为他身强力壮，因为能够同这些庄稼人交往，也因为天气晴朗，草场上的草这样快就割完了，这时他真想同谁畅述情怀，——他仍然形影相吊。

或者，欣赏音乐，那思想与感情交织在一起的动人心弦而又难以捉摸的旋律，使他如醉如痴，把他带到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模糊的形象变得清晰了，开始获得生命，这时他无人倾吐心曲，——他又是形影相吊。

“我苦闷，”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没有朋友，没有！我是孤家寡人！”

开初托尔斯泰没有想到他会成为贝尔斯家的乘龙快婿。他常常驱车前往贝尔斯家作客，因为他从小就认识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伊斯拉维娜——贝尔斯，后者同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娅·尼吉拉耶夫娜友谊笃厚，托尔斯泰也喜爱并且尊敬伊斯拉维娜——贝尔斯。托尔斯泰也认识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父亲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伊斯连尼耶夫。

伊斯连尼耶夫年轻的时候是个狂热的赌徒。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据说有天晚上他输掉一大笔财产。家里的金于被人用床单包着拿走了，后来又赢了回来；他曾经是个骁勇的军官，洒鬼，猎迷，喜欢同茨冈人交往。他性格豪放不羁。有一次他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柯兹洛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娘家姓扎瓦多夫斯卡娅，是位伯爵小姐）相邂逅，一见钟情，他不多加考虑便决计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带走，秘密同她结婚，因为柯兹洛夫斯基公爵不同意与妻子离婚。这段婚事当时在莫斯科上流社会曾经轰动一时，被视为非法，婚后所生子女不准姓伊斯连尼耶夫，而姓伊斯拉文。

伊斯连尼耶夫伉俪一同度过了十五个幸福的春秋。婚后第十六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与世长辞，留下三个女儿，幼女就是柳鲍奇卡。伊斯连尼耶夫有一段时间悲痛欲绝，但很快就释然了，娶图拉省一个地主的女儿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日丹诺娃续弦。三个女儿，特别是幼女柳鲍奇卡同继母生活在一起郁郁寡欢。

柳鲍奇卡十五岁那年得了一场很厉害的热病，伊斯连尼耶夫请了一位名叫安德列·叶夫斯塔菲耶维奇·贝尔斯的年轻医生给她诊治。贝尔斯护理了柳鲍奇卡数周，两人彼此钟情。这件同德国血统的医生的婚事，在当时看来不是门当户对的。伊斯连尼耶夫反对，但是柳鲍奇卡坚持己见，结果证明她是对的，因为他们伉俪情笃，白头偕老。

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贝尔斯是宫廷医生，他们夫妇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贝尔斯为人精明能干，品行端正，但是性情急躁，执拗。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托尔斯泰娅回忆说，她父亲脾气发作的时候，全家人都提心吊胆。有一次午餐，上的牛排炸得不好，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勃然大怒，抓起盘子往墙上摔去，自己离席跑开了，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几个孩子和仆人吓得面

如土色，幸而他很少发这样大的脾气，晚年变得完全温顺随和，但是家里的人还是惧怕并且尊敬这位一家之长。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托尔斯泰娅也性情急躁，颇有父亲的风度。

贝尔斯夫妇子女众多，共有三个女孩，五个男孩。

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对子女的教育仍然遵守她出身的那个阶层的传统。她家延聘了好几位家庭女教师，孩子们说法语和德语，雇用了十个仆人：侍仆、婢女和厨师等。贝尔斯一家人是莫斯科许多贵族家庭的座上嘉宾；每逢星期六照例举行家庭舞会，有时在贝尔斯家，但多半在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家，托尔斯泰家的几个孩子莉赞卡、瓦莲卡和尼柯连卡常常同贝尔斯家的孩子们一起跳舞。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训练她的几个女孩子作家务事，她们扎一条带花边的精致的小围裙，在厨房或者餐厅做下手。

贝尔斯家的几个姑娘年岁渐大，托尔斯泰也越加频繁地登门造访。他在贝尔斯家里不是为了寻求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的答案，即宗教哲学问题、国民教育问题和改善农民经济生活问题的答案，他追求的是另外的东西：家庭乐趣、与年轻人开怀欢聚，同三

位娴淑美丽的姑娘交往。他跳出自己所说的“离群索居”的生活圈子，象脱缰的烈马一样“纵情驰骋”（借用托尔斯泰家里人的说法），虽然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贝尔斯家的生活是很欢乐的。尽管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安宁平静，但是青年人心中已经春情荡漾。那种气氛就跟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所描绘的罗斯托夫府上一样。长子萨沙·贝尔斯的同班同学——武备学校的学生、中学生和士官生——这伙青年人经常往来，都在谈情说爱。索尼娅爱上了拼命追她的波里瓦诺夫，塔妮娅爱上了她的表兄萨沙·库兹明斯基。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演戏。……行年三十有四，已经蜚声文坛的托尔斯泰置身于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之中，似乎大煞风景，可是事实上却是锦上添花，带来了更大的欢乐。

“我们不觉得他年岁大，”贝尔斯家的小女儿塔妮娅后来说。“他一来到，气氛立即活跃起来。他有时领我们大家到森林去散步，他自己也不辨道路，边走边给我们讲故事。回家的时候，往往精疲力尽，步履艰难，饥肠辘辘，当然赶不上进餐。妈妈满脸不高兴，但是略沃奇卡做出一副讨好的神情，请求她宽如，结果她往往一笑置之。”

这个塔妮娅在她的回忆文章里还讲到托尔斯泰怎样出点子演歌剧的事。塔妮娅有一副美妙的歌喉，是抒情女高音，她饰女主角，她的哥哥萨沙扮演骑士。

“一切都按步骤进行，”塔季娅娜·安德列耶夫娜·库兹明斯卡娅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突然大声弹奏起低音。房门开处，走出一个威严的男人，是贝兹小姐（贝尔斯家几位姑娘的家庭女教师）扮演的。她穿着猎装灯笼裤，披一件贴着一块块卵状毛皮的红色罩衫，她用低音，挑选几个德语词大声歌唱，同时凶猛地向骑士进攻。她两只乌黑的小眼睛闪着愤怒的光芒。她头上戴一顶插着一根长羽毛的宽边礼帽，画了眉毛，面目全非。这段插曲是这样突如其来，这样滑稽可笑，直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乐得纵声大笑。我看了他一眼，只见他笑得浑身哆嗦，上身歪倒钢琴一侧，同时用低音大声奏出精彩的过门。他的笑声感染了所有的人。”^①

凡是和托尔斯泰相识的人都记得他的笑貌。他象年轻人那样放声大笑，身子前俯后仰，擦眼泪，擤鼻涕，有时停下来，累得呻吟；常常弄得旁边的人莫名其妙，瞪着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贝尔斯家的几位小姐受到严格的旧式管教。禁

止单独外出，与青年人接吻是大逆不道的事，甚至跟他们握手问候也被认为有失体统。姑娘家见了他们应当微微低头，右脚后退半步行屈膝礼，然后恭恭敬敬退到一边。其时知识分子中间自由思想日益流行，那些信仰虚无主义的姑娘们背着父母亲 and 家庭教师奔走于大街小巷，有时甚至还与男人结伴同行，看小说，读赫尔岑编写的革命小册子和文章，不同父母商量，不经父母同意，自行选择配偶……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目睹这些情景，不禁目瞪口呆。

贝尔斯家三位小姐都是才貌双全。托尔斯泰到这位医生家里越来越勤的时候，大姑娘莉扎是十八岁。她在姐妹中间学识最渊深，博览群书，精通数学，喜爱哲学，擅长诗文，所以托尔斯泰甚至曾经试图吸引她参加编辑他的教育杂志。莉扎在两个妹妹面前有一种优越感，她认为：“这两个轻浮的毛丫头只知道傻玩儿、谈情说爱，多愁善感，除此之外，她们对生活懂得什么呢？”她的议论言之成理，持之有据，逻辑紧严；她在父母亲面前诉说弟妹的过错，振振有辞，头头是道；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缘故，那几位青年人对她十分恼火，同她疏远。有时索妮娅和塔妮娅忘记莉扎在场，想入非非，谈论未来生活的计划，突然传来莉扎平静但是尖锐的声音，诗意顿时烟消云散，

空中楼阁也土崩瓦解：“瞧这两个傻瓜胡说些什么！”——她责备道，为自己刹住了一场无聊的蠢话而沾沾自喜。

小妹妹塔妮娅同大姐正好相反。塔妮娅身材苗条，风姿绰约，五官端正，美中不足之处是那张富于表情的嘴太大；她性情快乐，象水银一样活泼，在三姐妹中数她最妩媚动人。她在家里谁都不怕，连严厉的父亲也不怕，拿所有的人寻开心，琢磨淘气点子，悄悄看小说，谈恋爱，幻想当舞剧演员。托尔斯泰因见她的嗓音清脆悦耳，戏称她“维亚尔多夫人”^{*}。

索尼娅在三姐妹中美艳居冠。她同塔妮娅一样高，婷婷玉立，腰肢纤细，双腿秀美，任何一个风流女人见了都禁不住会感到羡慕；美中不足之处是手指粗短，与整个体型不相称。她不施脂粉，脸蛋娇嫩艳丽，容光焕发，光彩照人。索尼娅跟塔妮娅不一样，不爱笑，但是当她面含微笑或者不则声嫣然一笑时（也很少见），朱唇半启，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眼睛里闪耀着愉快的光辉，这时，她显得风流美艳极了。索尼娅也跟塔妮娅一样活泼，步履轻盈，但是动作不如塔妮娅敏捷。索尼娅眼睛高度近视，因而总是

* 米雪尔·波琳娜·维亚尔多—加尔西亚（1821—1910）：法国女歌唱家和作曲家。

显得有点胆怯，优柔寡断。当时不兴戴眼镜，因为这有损姑娘的容貌，许多近视者眯着眼，但是索尼娅不是这样，她两只又黑又大、微微突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疑问神情，这给她的脸蛋凭添一种特殊的风韵。

塔妮娅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

“索尼娅从来不曾纵情欢乐，也不曾有过完全的幸福，而她在少女时代和婚后最初几年本来是有那种条件的。她象是不大相信幸福，不善于把握幸福并且充分加以利用。她总是觉得随时都可能有什么东西会妨碍她的幸福，或者会发生什么事情破坏美满的幸福。她这种格性特点终生没有改变。”^②

“父亲了解她这个特点，曾经说：‘可怜的索涅奇卡永远不会完全幸福。’”^③

索尼娅的日记里也流露出这种自寻烦恼的性格特点：

“我心情很好，很高兴，很快乐，”她写道，接着不知怎的突然陷入忧思，“但是这一切都好景不长，现在我觉得活在世上真是受罪。”^④

莉扎身上没有一点儿多愁善感的影子，塔妮娅身上也微乎其微，而索尼娅却非常多愁善感。她对一朵鲜花，一本感人的书都伤感不已，对自己和自己的

感情也顾影自怜，感慨系之。

塔妮娅和索尼娅认为，如果没有富于诗意的恋爱，生活是不可思议的，而莉扎对待这个问题却抱着清醒审慎的态度，她常常讥笑两个妹妹。

贝尔斯一家人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做父母亲的理想就是使几个男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前程灿烂，三个女儿找到如意的夫婿。

托尔斯泰在贝尔斯家里被称作“le Comte”^{*}，贝尔斯夫妇希望已经到了结婚年龄的大女儿莉扎嫁给这个贵族家庭出身，虽说不太年轻，但已经大名鼎鼎的作家。这是一对天生佳偶。

托尔斯泰有一次对他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说：

“玛申卡，我觉得贝尔斯家特别可爱，如果我有朝一日成家，我只娶他们家的闺女。”^⑤

托尔斯泰越是经常到贝尔斯家去，这家的家庭女教师、保姆、姑妈和女友们便越是议论纷纷，进行猜测。这位“le comte”频频登门，到底是为了谁呢？毫无疑问，准是看中了理智沉稳的大姑娘莉扎。莉扎受周围人的影响，渐渐也产生了这种想法。塔妮娅立即看出，每当“le comte”要来的时候，莉扎总是久

* 法语：伯爵。

久地站在镜子面前，对镜整容，平时也开始注意梳妆打扮。这同莉扎的性格不协调，令人费解。塔妮娅继续兴致勃勃地冷眼旁观。

托尔斯泰在 1861 年 9 月 22 日的日记里写道：“莉（扎）·贝（尔斯）在引诱我，但是不会有结果。纯粹出于算计，没有感情。”^⑥而他在 1862 年 2 月 10 日给亚·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几乎爱上她了。”^⑦但是她很快就认识到，他的感情并不真实，因此贝尔斯家中认为他一定会娶莉扎这种看法，使他万分苦恼。他在 1862 年 5 月 20 日的日记里写道：“贝尔斯家里比较宽松了，稍微给我一点自由。”^⑧

这年 8 月初，贝尔斯母女——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三位姑娘和小弟弟沃洛佳——决定到图拉省作一次长途旅行，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托尔斯泰一家人，赴伊维齐庄园省视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双亲伊斯连尼耶夫两位老人。当时莫斯科与图拉之间尚未修筑铁路，贝尔斯母女雇了一辆大马车。

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受到她的好友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和好客的主人托尔斯泰的迎接，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带着孩子们要到国外去

旅行，已经整装待发。可以想见，贝尔斯母女的到来给雅斯纳雅·波良纳宁静的、近乎古色古香的生活带来多么热闹的气氛。全家上下忙碌起来，给客人安排食宿。仆人们来回奔走，塔季娅娜姑妈四处张罗，但是最劳累的还是男主人。他给客人们安排铺位，他用那双不熟练的巨手，怀着特殊的情意在“拱顶室”外祖父的长沙发椅上给索尼娅铺了一个床位。大家兴致很好，屋里荡漾着年轻人的欢歌笑语和悠扬的钢琴声。托尔斯泰满心高兴。他打算领着贝尔斯母女参观雅斯纳雅·波良纳村及其四周他喜爱的地方，水草地，小树林和林木茂密、百年榭树参天的扎谢卡。他们在这儿国家森林中的空地上举行野餐。……这里的一切：骑马，散步，在庄园转悠的猎狗，雅斯纳雅·波良纳特制的一种背对背能坐十二个人的特别长、摇摇晃晃的敞篷马车，在8月的骄阳下渐趋成熟的苹果和梨，见了年轻姑娘笨拙地卖弄骑术的青年教师——莫不使贝尔斯家三位姑娘感到新奇。……

一切都象童话里一样美妙，大家欢天喜地，特别是索尼娅。她凭着她那女性的精细敏锐的感觉已经体察到，le comte 喜欢她，对她越来越关注。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和莉扎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早

就被目光锐利的塔妮娅发现了：le comte 显然在追求索尼娅。

贝尔斯母女辞别雅斯纳雅·波良纳，动身前往伊维齐庄园探望伊斯连尼耶夫两位老人。这个昔日风流倜傥的美男子，现在偕同他的继室息影家园，安度晚年。

雅斯纳雅·波良纳自从贝尔斯母女离开后，显得冷冷清清，托尔斯泰感到百无聊赖。他对贝尔斯母女魂牵梦绕，并不是因为他希望同青年人在一起，而是由于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感情。没过两天，托尔斯泰便骑马跟踪而至。这时，伊维齐已经热火朝天。邻近庄园的许多青年人蜂涌而至，希望同莫斯科来的三位小姐结识。又是野餐，游乐，晚上青年人跳舞，老年人玩牌。

托尔斯泰尽量同索尼娅凑在一起，这惹得莉扎又妒嫉，又气恼。她曾经用了那么多时间，费了那么多心血想使这个男人坠入自己的情网，可是他却同她越来越疏远。

已经更深夜静了，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催促三个女儿去就寝，托尔斯泰叫住了索尼娅。客厅里老人们刚刚结束牌局，绿呢子上粉笔写的数字尚未擦去。托尔斯泰把索尼娅叫到一张桌子旁边，用小刷

子擦去牌局输赢记录，写上一联串词首字母，等待索尼娅领悟它们的含义。

这个场面被写进了《安娜·卡列尼娜》，在索尼娅·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日记里也有记载。很难说谁的记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两人都默默含情，心里紧张，非常希望互相了解，所以托尔斯泰拿起粉笔只要写出词首字母，索尼娅就猜出了整个词。有时候她楞住了，托尔斯泰便提醒她，再往下写。……这几乎就是求爱。“您正当青春年少，需要幸福，相形之下，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年岁大了，不可能有幸福。……府上对我和令姐莉扎的看法是不对的。请您同令妹塔涅奇卡为我辩护，”^⑨托尔斯泰接着写道，往下又只写词首字母了。正当索尼娅再次看完字母，表白爱情的时机趋于成熟的时候，传来母亲不高兴的声音，催索尼娅去睡觉，破坏了好事。……

在回莫斯科途中，贝尔斯母女顺便又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作短暂停留，然后启程赴莫斯科。托尔斯泰也随同前往。

到达莫斯科后，托尔斯泰继续在贝尔斯府上流连。他显然为同莉扎的关系而难过：“我的天呀！要是她作我的妻子，虽然挺神气，但是她会多么不幸！”

他在 1862 年 9 月 8 日的日记里写道，“晚上她老是不把乐谱给我。我心烦意乱。”“我开始恨她，又怜悯她。”他在 1862 年 9 月 10 日的日记里写道。

贝尔斯老人生气了。他认为，几个女儿应当按年龄大小先后出阁。托尔斯泰公开追求他的次女索妮娅，完全不是好事。索妮娅如果提前出嫁，跟托尔斯泰固然是一对佳偶，长女可就要淹留闺中了。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既替莉扎着急，也为索妮娅担心。塔妮娅呢，她怜悯莉扎，同情索妮娅，对托尔斯泰感情日益深厚，而托尔斯泰则心情苦闷，疑虑重重，他象通常一样，对自己的感情进行了直率真诚的剖析。“宿贝尔斯家，”他在 1862 年 8 月 23 日的日记里写道，“孩子气！挺象！可是多么糊涂呵，真想坦率地表明心迹！我为自己担心，如果这也只是对爱情的希望，而不是爱情本身，怎么办呢？我尽量只看她的弱点，可是还是一样。孩子气！挺象！”^⑩

他为自己的相貌和年龄而苦恼，一个劲儿反复自问：她爱我吗？他听说索妮娅写日记，写小说，便要求看看她写的东西。索妮娅不肯给日记他看，但是让他看了小说。小说很幼稚，描写贝尔斯家三位姑娘的生活和情趣，索妮娅同年轻的波里瓦诺夫的恋爱，而“le Comte”在小说中变成了杜勃里茨基公爵，

“相貌异常丑陋。”^⑪

“执笔写作，可是写不出来，”托尔斯泰 9 月 9 日的日记里写道，“写了封信给她，但是我不发出去。离开莫斯科又做不到，做不到。……夜里快到三点尚未入睡。象十六岁的孩子一样左想右想，自寻苦恼。”^⑫

“9 月 10 日 上午十时方醒，由于夜里心潮起伏，神思困顿。写作无精打采，象小学生盼望星期日一样盼望黄昏来临。出去溜达。……不觉走进克里姆林宫。没见她来。……她坐车回来了，神情严峻。我又灰心丧气地走了，但比以前更加爱她。Au fond* 还存一线希望。应该，必须劈开这个疙瘩。主呀，帮助我吧！上帝呵，教导我吧！又是一个不眠的痛苦之夜。我有感情，我嘲笑恋人的苦恼。嘲笑是非，自受其累。我设想了多少同索涅奇卡一叙衷肠的计划都付诸东流。……主呀，帮助我吧，教导我吧。……圣母呵，帮助我吧。……我陷入了情网，我过去不相信我会有这样强烈的爱情，”他在 1862 年 9 月 12 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疯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要开枪自杀。他们家举行晚会。她处处美丽动人。而我

* 法语：内心。

却是面目可憎的杜勃里茨基。早该自爱自重。可是现在已经无法自抑了。杜勃里茨基——就算是吧，但是我的爱情是美好的。就是这样。明天早晨去他们家。有过好时机，我没有及时利用。我胆怯了，应当直率地说出来。这会儿真想回转去，当着所有人的面和盘托出。主呀，帮助我吧！”

他的心情越来越紧张。

“明天一起床就去，和盘托出，不然就开枪自杀，”他在9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夜里四点钟。我写了封信，明天，也就是今天，14日交给她。上帝呀，我多么害怕死。幸福，而且是这样的幸福，看来我受不了。我的上帝呵！帮助我吧！”^⑬

9月16日，托尔斯泰象通常一样来到贝尔斯家。这天是星期六。萨沙·贝尔斯从武备中学回来，还来了一群青年人。托尔斯泰趁房里没有第三者的片刻，交给索尼娅一封信。“我本想同您谈谈，”他说，“可是办不到。这封信我在兜里揣了几天，请您看看。我在这儿等待您的答复。”

索尼娅飞快地跑进她们姐妹住的房里。莉扎明白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也跟着跑去。她不等索尼娅把信看完，便缠着妹妹问：“他给你写的什么，写的什么？”“Je Comete 向我求婚，”索尼娅回答，随即朝

母亲房里奔去。莉扎六神无主，追着妹妹喊道：“拒绝！拒绝！”

托尔斯泰的信里写道：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我日益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三个星期来我每天都说：我今天统统说出来，可是辞别的时候，仍然怀着惆怅、懊悔、恐惧和幸福的心情。每天夜里，当我象这会儿一样回想逝去的一天时，我感到痛苦，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怎样说，说什么呢？我带着这封信在身边，如果我又没机会或者没有勇气向您倾吐衷曲，就把这封信交给您。我觉得，府上对我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我爱令姐莉扎。这不对。您的小说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在读了您的小说之后，我深信我这个杜勃里茨基不配向往幸福，不配占有您的富有诗意的爱情；……我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羡慕您所爱的人。我觉得，我能从您身上，就象从孩子们那儿一样得到快乐。我在伊维齐庄园曾经写道：‘在您面前我清楚地感到自己年老，没有福气同您匹配；正是同您。’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在欺骗自己。当时我还能斩断情丝，重回斗室，去致力于写作和我所醉心的事业。现在可什么也不能做了，我感到我在府上犯了过错；我同您作为朋友，作为正直的人之间的关系，已

经不复存在。进退两难。您是个正直的人，请您看在上帝份上不慌不忙，把手贴在胸口，不慌不忙，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嘲笑是非，自受其累。假如一个月之前有人对我说，我会象现在这样苦恼，我简直会乐坏，现在我却乐于自寻苦恼。请您说句实在话，您愿意不愿意作我的妻子？如果您真心愿意，您就大胆回答，‘愿意。’如果您对自己还有一星点儿怀疑，那就干脆说：‘不愿意。’看在上帝份上，认真问问自己吧。我害怕听到‘不愿意’的答复，但是我估计到这种情况，在自己身上寻找力量来应付它。不过，如果我永远得不到妻子的热爱，就象我爱她一样，——那将是非常可怕的！”^①

索尼娅不加思索，象疾风似的跑进母亲房里，托尔斯泰正在那儿等候她。

“喂，怎么样？”他问。

“当然愿意，”索尼娅回答。

一个星期之后举行了婚礼。托尔斯泰坚决要求婚礼一天也不能延期，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了，大惊失色。“嫁妆怎么办？”在托尔斯泰看来，嫁妆有什么意义呢？索尼娅总是衣着华丽，还要什么？但是仍然赶制嫁妆，托尔斯泰本人也竭尽未婚夫的

责任：送礼，预订照相，购置了一辆轿式马车供婚后旅途用。这些事都得由他亲自操持，因为当时的规矩就是这样；但是一些想法使他感到苦恼：他过去生活放荡，道德上不纯洁，而他选为配偶的这个姑娘却冰清玉洁。她对生活有什么认识？她对他过去的荒唐行为和风流韵事是否料到？有一次，她问托尔斯泰：“您爱过谁没有？”如果她知道了真象，会不会拒绝这件婚事呢？”他决定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她看。“看到他的过去，”索尼娅在日记里写道，“我痛哭流涕，但是毫无办法。”^⑮

按照当时的习俗，新郎在婚礼的那天是不能同新娘见面的。所以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走进索尼娅的房里，一眼发现托尔斯泰呆在那儿，索尼娅正哭得伤心，不禁大惊失色。原来托尔斯泰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对索尼娅的爱情发生了怀疑，特意前来表白。“你存心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要让她伤心，”柳鲍夫·亚历山大罗夫娜责备略沃奇卡。“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她心里本来就挺难过，待会儿还要坐车上路，可这阵子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说着，把托尔斯泰撵了出去。

婚礼订在晚上七点钟举行。索尼娅穿着结婚礼服坐在房里等待男傧相来迎亲，并且报告，新郎已经

到了教堂。时钟敲过七点了，不见有人来迎亲。又过了半小时，一小时……索尼娅因晨间同未婚夫发生过一场不愉快的谈话，疑虑重重，忐忑不安。直到八点半钟，托尔斯泰的仆人阿列克塞才来到。原来托尔斯泰的仆人把伯爵的衬衣都收拾起来了，弄得新郎没衣衫换。

男宾相终于赶来。索尼娅穿着云彩般的透纱结婚礼服，由姑妈彼拉盖娅·伊里尼奇娜和小弟弟沃洛佳——他捧着圣像，——陪着登上轿式马车驶进宫廷教堂。

宾客云集，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婚礼并不欢乐。索尼娅心慌意乱，胆怯了；莉扎回避和新郎新娘见面，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苦恼之情；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勉强忍住眼泪；失恋的翩翩少年郎君波里瓦诺夫从萨沙·贝尔斯那里听到索尼娅出嫁的伤心消息，身穿近卫军制服，突然赶来。小别佳哭哭啼啼，老仆人们呜呜咽咽，塔妮娅泪流满面，悲悲戚戚，因为她明白，二姐离开后等待她的是多么孤独的生活。……

婚礼完毕，新郎新娘接受祝贺，接着便更换衣服。索尼娅换上深蓝色的旅行装，显得苍白单瘦。六匹马拉着那辆新购的大轿车驶到台阶前，忠仆阿列

克塞纵身登上车后的踏板，新婚夫妇启程了。

行程不到一昼夜。新婚夫妇抵达雅斯纳雅·波良纳时，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捧着圣母像，谢尔盖·托尔斯泰端着面包和盐隆重迎接。新郎新娘默默不语，向他们深深鞠躬，划十字，吻圣像，然后同姑妈亲切接吻。

从这天起，对于托尔斯泰一切都变了，一切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他身边有了一位恩爱妻子。他已经不是形影相吊了！

- ① 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第 73 页。
- ② 同上，柏林波吕格洛特出版社 1928 年版，第 44 页。
- ③ 同上，第 44 页。
- ④ 《索·安·托尔斯泰日记》，莫斯科萨巴什尼科夫出版社出版，第 7 页。
- ⑤ 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第 78 页。
- ⑥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年谱》，第一卷，第 421 页。
- ⑦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159 页，第 39 号信。
- ⑧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年谱》，第一卷，第 421 页。
- ⑨ 《索·安·托尔斯泰日记》，第 15 页。
- ⑩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年谱》，第一卷，第 424

页。

⑪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 19 页。

⑫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 427 页。

⑬ 同上，第一卷，第 427 页。

⑭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 22 至 23 页。

⑮ 同上，第 24 页。

第二十六章

“我结婚了，生活幸福”

关于托尔斯泰同他妻子的关系写了许多文章，众说纷纭。有些作者情不自禁地袒护某一方，把托尔斯泰同他妻子四十八年共同生活的悲惨结局，归咎于这位作家或者他的妻子。我想，要不偏不倚地评论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我向为数众多的托尔斯泰的评论家们提出这种责怪，并不想把自己置身事外。我充分意识到，我在拙著《托尔斯泰的悲剧》中，由于对我的父母亲双方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的深刻根源与复杂性欠缺深思熟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斩钉截铁地站在父亲一边，而责怪母亲。但是现在我自己也老了，过去由于年轻阅历浅而无法理解的许多东西，

现在领悟了，能够比较公正地看待这个复杂问题，我将尽力之所能深入探索这两个复杂、坚强而完美的性格的心理。因为我比旁人较易于做到这一点。父亲的暴躁和过分的忍让，母亲有时失之过份的激烈，她处理这个或者那个重大问题的轻率和肤浅，他们两人的偏激——这些特点都错综复杂地表现在我身上。但是，作子女的写生身父母的私人生活，不仅写他们的美德，而且还要写他们的过失，心情是沉重的。

我在本书中将尽量客观叙述这两人、两人的生活和心理，而不掺杂个人的褒贬。尽量排除作者的倾向及其评论。这是异常艰难，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我能做到何种程度？——我不知道！

索妮娅对于生活混混沌沌。她生长在克里姆林宫那个恬适的家庭环境，对自己未来的家庭生活怀着诗意盎然的幻想，她就象不久以前玩木偶一样，心往神驰，浸沉在同“他”，自己未来的丈夫——一位具有诗人风度的年轻貌美的男子——的热恋中。而实际上她的婚事却突如其来，就象迅雷闪电，全然不是她想象的那个样子。这个年纪已经不轻、体魄健壮，但是还不大了解的人象旋风一样闯进她的生活，用他那如火如荼的热情点燃了她的感情，把她带到

一个她所不熟悉的、同她格格不入的世界。完全是别有天地，迥然不同。无论是带着一帮食客上下打量，仔细端详年轻的伯爵夫人的老姑妈，还是逐个了解并且使其就范的新仆役，无论是村男壮妇和素不相识的教师，还是乡村的静寂，院子里和道路上的泥泞——一切都充满野趣，一切都不习惯。

新婚夫妇到达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第二天，村妇们按照古老的习俗前来向他们唱贺喜歌。离村还很远，欢快响亮的歌声便飘送过来。她们沿着大路越来越走近托尔斯泰的住宅。为首的两名妇女手里分别捧着一只用鲜艳的彩带装饰起来的公鸡和母鸡，跟在后面的一群妇女身着艳丽的无袖长裙，绣花衬衣以及用金色、红色和绿色彩带滚边的家织方格呢裙，一个个花枝招展。

新婚夫妇步出台阶。索尼娅面带羞涩，用她那双近视眼观察穿红着绿的人群。妇女们唱歌，鼓掌，手舞足蹈，尽量表示她们的欢欣。“看，伯爵真有本事！在莫斯科找了个多俊的小媳妇！”年轻的伯爵夫人听到这番质朴粗鲁的评论，羞得双颊绯红，不知把抱在手里的两只正在抽搐的彩饰鸡如何是好。

索尼娅从进托尔斯泰家的大门起，就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她象孩子一样清理自己的什物，布

置房间以解闷儿；她端端正正地坐在大肚子茶炊旁边，以主妇的身份斟茶；她自豪地在书信末尾签署：索·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①。

“她今儿个戴着包发帽，下巴系一个深红色的蝴蝶结，够有风度的！”托尔斯泰在给塔妮娅·贝尔斯的信尾附写道。“她早晨就这个模样扮演了主妇的角色，——挺象，妙极了。”

托尔斯泰就象个十七岁的青年那样热恋着。“幸福极了！”他在1862年9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这种美满生活人间是难得的！”

“慈爱的姑奶奶！我从乡下写信向您问安。楼上传来我的爱妻的声音，她正在同哥哥说话。当我心情平静的时候，——不对，我这会儿心情平静，头脑清楚，比什么时候都强，——而且当我习惯于新生活之后，我要写一封长信给您。”^②

他的生活变化如此之大，他一时怎么也清醒不过来。“费图什卡大叔，亲爱的朋友阿凡纳西·阿凡纳西耶维奇：我结婚两个星期了，生活幸福，我成了一个新人，崭新的人。”他在1862年10月9日致费特的信里写道，“我想登门探望您，但是办不到。我何时能见到您呢？我清醒过来了，我非常非常想念您。请光临寒舍聚首一叙。”^③

但是好景不长。乌云渐渐汇集，有时发生误会和争吵。索尼娅还太年轻，不能理解自己的丈夫：托尔斯泰胸怀象大海一样辽阔，性情象大海一样狂暴，热情洋溢，具有圣徒的激情；他到晚年牙齿尽落，仍然象儿童一样快活，无忧无虑，有时甚至达到天真烂漫的程度；同时他又是那样错综复杂，他自己也茫然失措，纠缠不清。

“打从很早以前我就常常幻想，”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所爱的人，将是一个美玉无瑕、纯洁透明的新人。我浮想联翩，尽是一些幼稚的幻想，可是我至今没法抛弃，总觉得这个人将永远在我眼前，我了解他的最微小的想法、感受。……他（我的丈夫）的过去是那样糟糕，我觉得，我一辈子也不能同他和睦相处。……”“他不明白，他过去的的生活充满各种好的和坏的感情，那些感情已经不可能属于我，正如同他的青春（天知道他耗费在什么人身上和什么事情上）不可能属于我一样。他也不明白，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我什么也没有丧失，只有童年不属于他。”^①

尽管有时发生争吵，但是这基本上没有破坏托尔斯泰的幸福心情。他陶醉于燕尔新婚，索尼娅那敏锐的女性本能已经开始明白的事，他毫无感觉。“我看出，我给他的幸福太少，这是事实，”索尼娅在1862

年10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我整个人象是在睡梦中，醒不过来。要是我能醒过来，那我就会变成另一个人。怎么才能醒过来呢？——我不知道。那时他就会看到，我多么爱他；那时我就可以对他说，我多么爱他，也可以象以往那样，清楚地看到他的内心活动，并且知道怎样使他完全幸福。要快快醒来。”^⑤

索妮娅日记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寂寞、愁苦、怨艾和幼稚的一筹莫展的情绪。而这是他们婚后才二、二周的事！“我不想蹈通常的覆辙，过寂寞生活，”她在11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而且也不会那样。我希望丈夫对我有较大的影响。真奇怪，我爱他极了，可是还很少感觉到他的影响。”

“我在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摇摆不定，”她在同一天（11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丈夫过份爱我，所以不能给我指引方向，而且这也困难，我自己锻炼吧，……”^⑥

他们是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索妮娅是城市贵族小姐，而她的丈夫托尔斯泰不仅热爱乡村生活，而且与乡村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离开乡村他的身心就无以寄托，也不可能有幸福。

“我不喜欢他同那帮人混在一起，”索妮娅在11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他必须在二者之间

选择其一；要就是选择暂且还是这个家庭的代表的我，要就是选择那帮热爱他的人。这是利己主义。不管它。我为他而活着，时刻想着他，我要求他投桃报李，不然我在这里就会感到空虚苦闷；我今天到外面去溜达了一下，因为我越来越瞧着一切都别扭。我对姑妈、大学生、纳·彼*、墙壁和生活都厌烦，当我偷偷逃到室外后，我几乎高兴得要哈哈大笑。我不讨厌列夫，但是我突然感到他同我志趣不相投，他那帮人不能象吸引他那样把我整个吸引住，而我也不能象他之于我一样把他整个吸引住。事情就这样明摆着。而如果我不能占有他，如果我只是个木偶，如果我只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人，那我是不能这样生活的，而且也不愿意过这种生活。”^⑦

索妮娅在一些她懂得而且力所能及的生产事务中当丈夫的助手。她甘愿这样做，做得挺高兴。

托尔斯泰那时热衷于改善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产状况；他一会儿在沃朗卡小河对岸的小树林里建立一座养蜂场，派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大胡子老人照料蜜蜂；一会儿把大田地种上树苗；一会儿开辟一个苹果园，购进绵羊，幻想饲养一批特殊品种的日本

* 原注：纳塔莉娅·彼得罗夫娜·阿霍特尼茨卡娅是伴随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身边的食客。

猪，并且写信给他岳父说，“如果买不到日本猪仔，他的生活不会快乐”。^⑧

当时没有管家，他亲自调派劳力，索尼娅成了他最亲密的助手。她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一本正经，满屋张罗，从贮藏室和粮仓发放口粮，有一段时间还检查过挤奶量。

列夫为索尼娅孜孜不倦的操劳所感动，对她很是赞赏。列夫也想方设法使她开心。在静寂寒冷的白天或者黄昏，列夫赶着二匹马拉的雪橇载着索尼娅外出游玩。索尼娅用皮大衣裹住身子，腿上盖一条羊皮车毯，双颊绯红，象儿童一样尽情领略丈夫的爱、大自然的美景和雪橇飞驰的情趣。列夫见此情景，也满怀高兴。但是欢乐少而苦恼多。她想念双亲，怀念年轻伙伴，思恋城市。庄稼汉和村妇是大老粗，在她看来，他们天生就是给老爷们干活儿的；她对教师们指甲不干净，用刀子进食看不惯，讨厌姑妈身边那帮食客；而丈夫常常把她抛在一边，热衷于自己的事，她也不理解，感到日子不好过。

“同他生活在一起叫人提心吊胆，”她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他忽然又对民众产生了感情，而我可就完了，因为他对我的爱，就像过去对学校、大自然和农民，也许还有文学创作的爱一样，都是一阵

子。……他心里老惦着姑妈，纳塔莉娅·彼得罗夫娜，姑妈，又是纳塔莉娅·彼得罗夫娜，大学生们也轮流受宠。丈夫非我所有，今天也非我所有。”^⑨

事有不巧，又出了一个乱子。村里有几个女人照例来地主宅第擦地板。其中有个叫阿克西妮娅·巴兹金娜的……

“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因忌妒而弄坏身子，”她在1862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接着她怀着痛苦的讽刺心情引用了丈夫日记里的一句话：“‘我从来不曾这样爱过！’一个普通村妇，白白胖胖，真要命！……她同我相距只有几步。我就象疯了一样。……这会儿她仿佛还在我眼前。他过去就那么爱她。真恨不得把他的日记和旧事统统付之一炬。……”^⑩

忌妒往往转化为和解与热烈的爱情表白。……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正在习惯于现在的生活。“我渐渐同所有的人都合得来。大学生，农民，姑妈，当然，还有我过去诅咒过的一切，——我都合得来。列夫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也乐于感到他对我的影响。”^⑪

列夫有时想念文学创作，觉得自己过分沉缅于家庭生活和生产，对办学也开始感到伤脑筋。“说句老实话，”他给莉扎写信说，“我办的杂志开始使我伤

脑筋，尤其是因为它要有大学生参加，需要校稿，等等。我现在很想从事创作 *delongue haleine** ——写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类似的东西。”^⑫

他在 1862 年 10 月 1 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同大学生和农民永别了。”^⑬

10 月 15 日，他又再次表明这种决心：“决计将杂志停办，学校——看来也要关闭。……”^⑭

当他 11 月 5 日收到检查机关发给《雅斯纳雅·波良纳》杂志第九期（这期杂志上刊登了《谁向谁学习写作：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习，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习？》的发行证时，他已经不大动心了。而他过去对这篇文章是极端赞赏的。办学的兴趣冷淡了。

10 月 15 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这些时候做的一些事只能称作‘实际工作’，我对这种无所作为的生活渐渐感到苦恼，我不能尊重自己。”^⑮

家庭生活尽管不很融洽，他还是快乐的，主要是因为新婚使他心情安定下来。

“今后如何？我不知道，”托尔斯泰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说，“不过我心情一天比一天平静，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我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同过去一刀两

* 法语：长期。

断，拿自己跟她，索尼娅相比，我时刻自惭形秽，‘但是不光彩的篇页洗刷不掉’。……两人共同生活是这样可怕，责任这样重大。……我现在觉得生活非常可怕，因为我感到每一秒钟都是真正的生活，而不象从前那样醉生梦死。”^{①⑥}

他在1863年1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常常想到，幸福和幸福的各种特色都会流逝，从来没人懂得幸福，也没人享受过幸福。我却体会到幸福。……我爱她，当夜深人静，或者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看到她正默默含情地瞧着我的时候。——没人妨碍她，主要是我不妨碍她爱，她可以照自己的认识和心意爱。我爱她，当她坐在我面前，我们俩都知道，双方互相热爱的时候；当她问：‘略沃奇卡，’停了一下，‘为什么壁炉的烟囱要垒成直的呢？’或者问：‘马儿咽气的时间长吗？’等等的时候，我爱她；当我们俩单独相对，我说：‘咱们俩干点儿什么呢，索尼娅？咱们俩干点儿什么呢？’她笑而不答的时候，我爱她；当她突然生我的气，有时厉声对我说：‘够了，没意思。’过了片刻，就向我羞涩地笑的时候，我爱她；当她没有看见我，而且不知道我在近处的时候，我爱她；当她穿着少女的黄色连衣裙，翘起下巴，伸出舌头的时候，我爱她；当她仰起头，脸孔又严肃，又胆怯，充

满稚气和热情的时候，我爱她；当……”^{①⑦}

他们俩互相忌妒，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列夫不管索尼娅同哪一个男人说话，不管哪一个男人赞赏索尼娅，都要忌妒；而索尼娅对于列夫的旧事也耿耿于怀，痛心疾首地责备他过去纵情欢乐，列夫不论同任何年轻女性交谈，甚至同她的妹妹塔妮娅交谈，她也忌妒。

列夫有时按捺不住，爱发脾气：“我们在莫斯科，”他在1862年12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像通常一样，心情不佳。我对她很不满意，拿她同别人相比，几乎有些懊悔，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气头上的事，等会儿就过去了。”^{①⑧}

过了几天，他在日记里写道：“索尼娅胆小怕事，招人怜爱。……我永远爱她。”^{①⑨}

托尔斯泰把这两种交替出现的情绪叫做“高潮和低潮”，不过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破坏他们的幸福，他们俩还是情意缠绵，如胶似漆。

他们俩是很正派的人，一致认为婚姻是白头偕老的终身大事，所以拌嘴的时候，都极端苦恼，而各自克服性格上的毛病，相亲相爱的时候，都感到高兴。

但是他们俩的关系中有一个重大分歧。托尔斯

泰认为自己年纪大，过去声色犬马，花天酒地，犯了大错，不配做索尼娅的丈夫，因而苦恼。而索尼娅则认为嫁给一个年纪比自己大，过去生活荒唐的人是受了委屈，耿耿于怀，也感到痛苦。

托尔斯泰在1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她年纪轻，不谙事理，不爱我，她为了我在许多方面自我克制——这些牺牲自然统统记在我的账上，我一直为此担忧。”^{②①}

“我越来越爱她。结婚六个多月了，我在她面前自惭形秽，这种新婚时一度有过的感情平息已久，现在重又抬头。她同我相比是那样冰清玉洁，完美无疵。”^{②①}——这类文字在日记里常常碰到。

索尼娅已经快要做妈妈了，仍然象个孩子。“我点了两支蜡烛，坐在桌边，感到挺高兴。我胆小怕事，空疏浅薄，无所用心，过着懒散安逸的生活；我觉得一切都可笑，对一切都不在乎。”她在1863年12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列夫很少关心我，甚至压根儿没有感觉到，也不明白我是多么爱他，真叫人生气，因此我想给点厉害他看看。他年纪大，太深沉。而我现在正强烈地感到自己青春洋溢，要做点傻事儿。睡

觉的时候，我想翻筋斗玩儿。可是同谁玩儿呢？”^②

托尔斯泰的长子谢尔盖于 1863 年 6 月 27 日出生。

这件事在托尔斯泰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还被写入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列夫看到“一个奇怪的小生物，小脑袋藏在襁褓里，摇摇晃晃，脸色通红”。他感到很奇怪，“他居然也长着鼻子，眼睛望着一边，咂着嘴唇。……这个漂亮的婴儿在他心中只引起厌恶和怜悯的心情。他没料到自己会产生这样的感情。那张老气横秋的小脸突然皱得更厉害了，接着婴儿打了个喷嚏”。

“他对这个小生命的感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托尔斯泰接着写道，“他一点儿也不高兴，相反，却有一种新的痛苦的恐惧心情，这是意识到自己脆弱的表现。而这种意识最初是那样痛苦，他唯恐这个无能为力的小生命会遭受苦难的心情是那样强烈，使得他没有注意到婴儿打喷嚏时他所体会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喜悦、甚至得意的奇怪心情。”^③

托尔斯泰心情平静之后，又逐渐回过头来从事文学创作。《哥萨克》行将脱稿，他同时在写《波里

库什卡》和一匹花骗马的故事《霍尔斯托麦尔》*。他在《霍尔斯托麦尔》里以其特具的艺术力量引导我们深入马的心理状态，同他一起体会这匹骗马的忧患。他还试着写一个取材于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田园诗《吉杭和玛拉妮娅》。

《哥萨克》所取得的成功使托尔斯泰深受鼓舞。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费特的反应，费特写道：“在阅读《哥萨克》的时候，我精神上不知拥抱了您多少次。《哥萨克》从某一点讲是一部 *chefd' oeuvre* **”^{②①}

《哥萨克》引起了许多文章的评论。评论者异口同声赞扬这部中篇小说卓越的艺术成就，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指责作者对文明的激烈抨击。叶夫根尼·图尔写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叙事诗。作者以非同凡响、卓越出众的才华讴歌野蛮人的勇武豪迈、杀人掠货、猎取生人、狠毒无情。相形之下，文明社会的代表显得低劣、卑微、畸形、不自由……作者极力想证明，野蛮人伟大、幸福，文明人卑下、猥琐、不幸。”^{②②}

屠格涅夫也对中篇小说《哥萨克》十分赞赏。他在1864年6月5日给鲍里索夫的信中写道：“我重读

* 中译本名叫《一匹马的故事》。

** 法语：杰作。

了一遍列·尼·托尔斯泰的小说《哥萨克》，再次为之倾倒。这真是一部异常出色、具有极其强烈的艺术力量的作品。”^{②6}

而托尔斯泰这时却在致费特的信中写道：“我的生活圈子离文学界和评论界如此遥远，所以收到您这样一封信，我首先是感到惊讶。写《哥萨克》和《波里库什卡》的是个什么人呢？而且关于这两个作品又有什么可评论的呢？纸上什么都可以写，编辑先生一律照登，统统付酬。但这只是最初的感想；接着琢磨琢磨一些话语的意义，脑子里搜寻搜寻，你就会有在某个角落里，被遗忘的陈旧废物中间发现某种模模糊糊的贴着“艺术”标签的东西，……你甚至开始津津有味地在这堆废物里，在这种一度是可爱的气氛中推敲起来。而且甚至还想动笔写作。眼下我正在写一匹花骗马的故事，我想在夏末初秋的时候发表。”^{②7}

“模糊的东西”轮廓越来越清晰。1863年秋天，他在致友人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您认得出我的笔迹与签名；但是我现在是个什么光景，什么状况，您大概不知道。我有妻室，做父亲了，我对自己的状况完全满意，并且习以为常，所以我必须假设这种状况不存在，才能体会自己身在福中。我无

意仔细推敲自己的状况（摒弃 grübeln*）和自己的感情，我在家庭生活中只有感觉，而不动脑子。我感到自己的智力和精神力量空前活跃，空前宜于创作。而且我也在创作。这是一部取材于 1810 和 1820 年这段时期的长篇小说，我从秋天起就完全被这部小说吸引住了。这证明人性格的软弱呢？还是坚强呢？——我有时暗想：二者兼而有之。——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生活，对农民和对社会的观点，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大不相同了。他们值得同情，我不明白，我怎么这样爱他们。不过我仍然高兴，因为我经历了这所学校的教育；这个最后的情人使我变得完全成熟起来。——我爱孩子们和教育，但是我不明白自己一年前的心理状态。孩子们每天到我家来，使我回忆起我当教师时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再也不会出现了。我现在一心一意写作，边写边思考，我还从来不曾这样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过。”^②

① 根据索·安·托尔斯泰的叙述和亚·里·托尔斯泰的回忆。

②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178 页，第 47 号信，写于 1802 年 9 月 28 日。

* 德语：思索。

-
- ③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405 页。
- ④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 51 页，1862 年 10 月 8 日日记。
- ⑤ 同上，第 54 页，1862 年 10 月 9 日日记。
- ⑥ 同上，第 56 页，1862 年 11 月 13 日日记。
- ⑦ 同上，第 57 页，1862 年 11 月 23 日日记。
- ⑧ 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第二卷，第 55 页。
- ⑨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 58 页，1862 年 11 月 23 日日记。
- ⑩ 同上，第 58 页，1862 年 12 月 16 日日记。
- ⑪ 同上，第 65 页，1863 年 3 月 3 日日记。
- ⑫ 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第一卷，第 157 页。
- ⑬ 列·尼·托尔斯泰 1862 年 10 月 1 日日记，引自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创作年史》，第 149 页。
- ⑭ 同上，第 149 页，1862 年 10 月 15 日日记。
- ⑮ 同上，第 149 页，1862 年 10 月 15 日日记。
- ⑯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180 页，第 48 号信，写于 1862 年 10 月 5 日。
- ⑰ 日丹诺夫：《托尔斯泰的表情生活》，第 64 页。
- ⑱ 列·尼·托尔斯泰 1862 年 12 月 27 日日记，出自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 9 页。
- ⑲ 同上，1862 年 12 月 30 日日记。
- ⑳ 同上，1863 年 1 月 23 日日记。
- ㉑ 同上，1863 年 3 月 24 日日记。
- ㉒ 索·安·托尔斯泰娅 1863 年 12 月 19 日日记。
- ㉓ 《托尔斯泰文集》，1913 年版，《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第 240 页。
- ㉔ 费特 1863 年 4 月 4 日写的信，引自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 14 页。
- ㉕ 叶夫根尼·图尔：《评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哥萨克》，载

《祖国纪事》1863 年第 6 期，泽林斯基翻印。又见：《俄国评论列·尼·托尔斯泰的作品的文学》，莫斯科 1900 年版。

- ②⑥ 屠格涅夫 1864 年 6 月 5 日致鲍里索夫的信，《梭鱼集》，第八卷，第 364 页。

又见：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第 14 页。

- ②⑦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 418 页。

- ②⑧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191 页，第 52 封信，写于 1863 年秋天。

第二十七章

《战争与和平》是怎样诞生的

1918 年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我参加了筹建列·尼·托尔斯泰作品研究会的活动。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当时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和学者们，如：安·费·康尼、H·K·皮克山诺夫、A·E·格鲁津斯基、A·A·沙赫马托夫、B·H·斯烈涅夫斯基、M·A·佳夫洛夫斯基和其他人等。这些学者在一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我的哥哥谢尔盖的协助下，对十二箱托尔斯泰的手稿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的研究，将其整理就绪，拍照，抄写，筹备出版托尔斯泰第一个纪念全集（嗣后由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当时估计这个收入了托尔斯泰所有的书信和日记的版本约有八

十二卷，预定在 1928 年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出齐。然而迄今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国家出版社总共才出版了四十一卷。这个版本异常珍贵，它对优秀的俄国文学学者们研究托尔斯泰的创作的的确是一项基本工程。

保存在莫斯科鲁勉采夫博物馆的十二箱手稿都经过列·尼·托尔斯泰作品研究会的清理，其中有《战争与和平》的手稿。

我的母亲毕生精心保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手稿，不曾扔掉过他写的片纸只字。《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存放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住宅的一间空房里，多年无人问津。但是有一次大儿子谢尔盖因长大成人，要占用这间房子，打扫房间，清除垃圾时，无意中把《战争与和平》的手稿连同其它废纸一起扔进了阴沟。幸而我母亲及时发现，使这批手稿免受损失。她后来购了十二只木箱，将托尔斯泰的手稿稍加整理，统统装进箱里，交给莫斯科鲁勉采夫博物馆保管。

《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在阴沟里损坏轻微，已经全部清理出版，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这部长篇小说上所付出的心血。

清理父亲的手稿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父亲的

字迹潦草不清，修改极多，勾勾划划，又在行距间、稿纸两旁和背面大量增写。我参加清理工作时，有机会对父亲的创作过程也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这项研究得到校订《战争与和平》的 A·E·格鲁津斯基教授的充分肯定^①。

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初阶段是头脑中的构思。逐渐产生朦胧的形象和情节，他继续探寻，摸索，勾画，涂抹，增添新的笔划。形象还是模糊不清，若隐若现，还有待斟酌。托尔斯泰逐渐认识他们，他们开始有生命，有思想，有感觉，他们在活动，做错事，这时托尔斯泰对他们已经了如指掌，产生了爱，他在 1865 年 1 月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小说第一卷 1805 年的前半部最近几天即将问世。请把您出自肺腑的意见告诉我。我希望您能爱上我这些孩子们，其中有些人很可爱，我很喜欢他们。”^②

托尔斯泰有些初稿从文学角度看是那样逊色，你有时简直怀疑那是他的手笔。但是托尔斯泰无暇顾此。他先不推敲文体，而是信笔挥洒，勾划出事件和场面，用寥寥数语把人物的性格描绘出来。他要赶紧写，因为他唯恐把一些意念，一些细腻的、难以捕捉的、只有他自己明白的精彩线条遗忘。例如，1864

年9月16日的日记里有一条这样的记载：“动手写小说。1. 他喜欢谁，就折磨谁，——不断折腾这些人。2. 父子相仇，谁见着谁都别扭。”^③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也许指的是老鲍尔康斯基跟女儿和儿子的关系吧？

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写得出色的手稿，你读着读着，会感到一种美的享受而喘不过气来。你不禁问自己，他为什么将这样的异稿弃而不用，但是再仔细琢磨一下就会明白，书中没有它们的地位。

十二月党人的历史经常吸引托尔斯泰。他对随丈夫赴流放地同甘共苦的妻子的自我牺牲精神，自西伯利亚放逐归来后摒弃了花天酒地的上流社会生活的人的心理状态满怀兴趣。他动手写1825年那段历史，写了三章就作罢了，决定写一部从1805年展开序幕的长篇小说。

“1856年，我动手写一部具有倾向性的中篇小说，其主人公应当是一位携带家眷返回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序言的一个草稿中写道，“我不由地离开现实世界神驰于1825年，就是我的主人公遭到厄运和徬徨歧路的那个时代。写了个开头又搁笔了。但是我的主人公在1825年已经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为了了解他，我得转向他的

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是俄国历史上光荣的1812年时代。于是我又抛开已经写出的开头部分，从1812年时期写起。那个时代的烈火至今犹熠熠在目，那个时代的战鼓号角犹清晰可闻，倍感亲切，但是那个时代现在离我们已这样遥远，以致我们能够平静地回首往事。但是我第三次把写下的开头搁置下来，不过这次并不是因为我要描写我的主人公的少年时代；相反，在那个伟大时代的那些半历史的、半社会的和半臆造的伟大人物中间，我的主人公的个性退到了次要地位，而那时的青年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则跃居首位，使我同样感到兴趣。我第三次走回头路是由于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大多数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但是我希望会得到我重视他们的意见的那些读者的理解：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类似羞愧的感情，这种感情我无法用一个词表明。我觉得，如果只写我们同波拿巴法国兵戎相见的胜利，而不写我们受到的挫折和耻辱，于心有愧。在阅读关于1812年的爱国作品的时候，有谁不隐隐感到羞愧和心存疑问呢？如果说我们的胜利不是出自偶然，而是由于俄国人民和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那么，这种性质在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应该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这样，我从1856年回溯到1805年，打算从这

时开始引导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男女主人公经历1805年、1807年、1812年、1825年和1856年各次历史事件。这些人物在这几个时代的关系的结局，其中任何一个时代我都预见不到。不管我起初怎样努力企图构思出一个浪漫的开头，我认识到这非我力所能及，只好根据自己的习惯和能力去描写这些人物。我但求作品的每一部分能单独成章。”

“1812年那段历史，我写了无数次，又无数次辍笔。这段历史在我脑子里越来越鲜明，越来越迫切要求用鲜明的形象表现在纸上。”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序言的草稿之一中写道，“我知道，我能讲出的东西，谁也讲不出来，这并不是因为我讲的东西对于人类很重要，而是因为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别人看来不足挂齿，而我由于本身成长和性格上的特点（着重号是我加的。——亚·托），（每人独具的特点）却认为很重要。

“最使我举棋不定的是各种传说，——无论就其形式而言，还是就其内容而论，都是这样。我担心我写作的语言跟别人的不一样，担心我写出来的作品不伦不类：既不象长篇和中篇，也不象史诗，又不象历史；我担心由于要描写1812年的人物，我不得不以历史文件为依据，而不是以真实为准绳。顾虑重

重，蹉跎岁月，而事情却停滞不前，于是，我的热情开始冷却了。现在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折磨之后，我决定抛弃所有这些顾虑，就写我想要讲的，不考虑写出来的是什麼，也不给我的作品取任何名称。”^④

库兹明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每天晚上都到姑妈房里来摆牌阵占卜，他大声说：

“‘要是这一牌阵摆成，那就应当改变开头。’

“或者说：

“‘要是这次牌阵摆成，就该给书取个名字，叫作……’但是，他没说出书名。……”^⑤

贝尔斯一家人得悉托尔斯泰要写一部关于 1812 年事件的长篇小说，无不为之高兴。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贝尔斯在 1863 年 9 月 5 日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得悉你打算写一部关于 1812 年的长篇小说，昨天晚上扯了许多那时的事。”^⑥安德列·叶夫斯塔菲耶维奇为了支持女婿的事业，开始收集关于 1812 年的材料，向他提供书籍和 1812 年至 1814 年间 M·A·沃尔柯娃写给 B·И·兰斯卡娅的信的原件。

他在 1863 年 9 月 18 日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父亲有时给我们讲 1812 年的故事；那真是一

个了不起而又有意思的时代。你为你的长篇小说挑选了一个高尚的题材，愿上帝保佑你成功。”^⑦

1864年11月17日，托尔斯泰在致费特的信里写道：“我被迫在一块土地上播种，眼下正在深耕作准备，您想象不出这项准备工作有多么艰难。我要写的这部书篇幅浩繁，人物众多，要把书中人物可能遇到的事情加以全盘考虑，反复斟酌，把可能发生的成百万个排列组合周密考虑，从中选出百万分之一，真是困难极了。我就是在忙着这件事。”^⑧

一年之后，他又在给费特的信中写道：“我心情烦闷，什么也没写。写作真痛苦呀！”^⑨

要追溯《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不可能的，就象不可能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一样。许多难以捉摸的意念和关系，他读过的书籍，家庭关系，他所遇见过的人，——这一切以及其它许多情况日积月累，逐渐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如果托尔斯泰本人没有作过战，谁知道他是否能够描写战争呢？如果他本人不曾在牌桌上输掉大笔钱财，他能否描写赌徒的心情呢？如果他本人不属于上流社会，他是否能了解这个阶层人士的心理呢？他的主人公的骑士荣誉感、豪迈、勇敢、狂饮，如果他本身没有这些特色，他怎么能了解呢？如果他本人不热衷于打

猎，他又怎么能了解猎人的狂热和激情呢？他的妻妹塔妮娅在《回忆录》里写道，有一次外出打猎，她的马鞍翘起来了她倒挂在马上。“略沃奇卡，我要落马了！”她用尽气力大声叫道。略沃奇卡正追逐一只兔子，打她身边疾驰而过，大声答道：“亲爱的，等一会儿！”说着，从一筹莫展地倒挂在马上的塔妮娅身边继续往前疾驰。^⑩如果托尔斯泰没有机会天天观察他那艳丽妩媚的妻妹塔妮娅恋爱时的心情，他能写出娜塔莎·罗斯托娃来吗？能深入发掘这个热恋中的姑娘的心理状态吗？或者能写出头脑理智但是毫无情趣的索尼娅这个人物来吗？索尼娅的许多特点我们可以从莉扎·贝尔斯身上看到。如果他不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听说了许多关于父亲参加 1812 年战争的故事，他能塑造出 1812 年战争中的许多英雄形象和尼古拉·罗斯托夫吗？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还在 1862 年 11 月 11 日给她的姐姐和妹妹的信里，就曾经写道：“姑娘们！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但是请你们守口如瓶。略沃奇卡到五十岁的时候，也许会把我们写进小说。”^⑪

托尔斯泰不喜欢别人问他的主人公的原型是什么人，娜塔莎·罗斯托娃是按照谁的形象写的之类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由地发现，不仅娜塔莎的性格和

许多特点是照塔妮娅·贝尔斯描写的，而且塔妮娅的许多生活细节也被搬进了小说。“我抓住塔妮娅，将她同索妮娅杂揉在一起，就塑造出娜塔莎。”^⑫塔妮娅·贝尔斯—娜塔莎·罗斯托娃是否聪明，是好还是坏，是美还是丑，这不好说；但是塔妮娅身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魅力，有一团火一般的热情，愉快活泼，所以她讨人欢心，老幼都喜爱她，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乐。

有人吵架了，塔妮娅一阵风似的走进房里，说几句打趣的话儿，善意地责备双方几句，对他们表示惋惜，——一场风波便告平息。哪个孩子哭了，塔妮娅抱起他来，唱支曲子，折腾折腾他，或者给他几个脖子拐，那个孩子便不哭不闹了。老嫗姆唠唠叨叨，父母亲愁眉不展，客人感到寂寞，——塔妮娅一登场，大家立即变得快活起来，心情舒畅。

塔妮娅·贝尔斯就是一位这样的姑娘。

托尔斯泰外出，塔妮娅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初春的时候她跟着托尔斯泰步行到树林里去狩猎求雌的山鹑，带着猎狗骑马到远处的田野去打猎。塔妮娅喜欢运动、游玩，而索妮娅没有这些爱好。索妮娅跟大家出去打猎的时候，只是欣赏自然风光，独自沉思，那双近视眼透过长柄眼镜呆呆地瞧着兔子逃窜，

良久才撒狗，但为时已晚，兔子已经跑掉了。真正的猎人在这种场合往往火冒三丈，而索尼娅却为那只可怜的小兔子得以逃生而高兴。晚上托尔斯泰弹钢琴，索尼娅歌唱。她的歌声也象她整个人一样，具有同样那种不可捉摸的魅力、风韵和奔放的热情。正因为这个缘故，费特写了一首很好的诗献给她：

你眼泪汪汪，从天黑唱到天明，
倾诉你心中坚贞不贰的爱情，
多么希望默默地同你在一起，
爱你，搂着你哭成个泪人。

托尔斯泰有一次听了伊斯连尼耶夫家一位姑娘的歌唱，谈到伊斯连尼耶夫—贝尔斯家族的血统，他说：“伊斯连尼耶夫家族的血液多么生机勃勃！你们家的黑色贝尔斯身上都奔流着这种血液。”托尔斯泰所说的“黑色贝尔斯”，指的是黑眼黑发的人。他在1864年12月8日给妻子的信里，对贝尔斯家的人作了如下的评论：

“你们家里所有的黑色成员，我都感到极其亲切可爱。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很象你。她这几天在做灯罩，她跟你一样，只要动手做什么事情，便

不用想她扔下。甚至你们俩的毛病也相同。我有时候听着她满有把握地谈论她不懂的事，大胆肯定，随意夸大，——这时我看到了你的影子。但是我觉得你样样都好。我坐在书房里写作，面前挂着你四岁时的照片。啊，索尼娅，我的宝贝！只要你愿意干的事，你是多么聪明能干啊！因此我说你不关心精神生活，你不仅不笨，而且聪明，聪明非凡。你们家所有的黑色贝尔斯都很聪明，我特别喜爱他们。贝尔斯家的人黑色能有：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你、塔妮娅和别佳；其余的人都是白色的。黑色贝尔斯的智力在休眠，他们有才能，但是缺乏愿望，因此他们自信心强（有时不恰当），有节制。他们的智力休眠是因为他们怀着强烈的爱，还因为黑色贝尔斯的始祖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文化水平不高。而白色贝尔斯则比较关心精神生活，但是他们智力平庸，眼光短浅。萨沙介乎二者之间，似白非黑。”^⑬

塔妮娅并不满足于对库兹明斯基的幼稚的爱情。库兹明斯基风度翩翩，身材匀称，性情质直，但是心胸狭隘，待人冷漠，不能象托尔斯泰家里的人那样吸引塔妮娅。塔妮娅只是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姐姐的家里，或者在波克罗夫斯科耶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家的时候，才心情愉快。她同玛

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两个女儿莉赞卡和瓦莲卡——大家管她们姐妹俩叫“和风姑娘”，——感情很好。塔妮娅在自己家里感到寂寞，她对头脑冷静的姐姐和她那些枯燥无味的小说不感兴趣。

塔妮娅跟随父亲初次到彼得堡的时候，同一个远亲安纳托里·肖斯塔克相邂逅。塔妮娅对安纳托里·肖斯塔克作了下面的评论：“他这种人在上流社会比比皆是。他自信，单纯，落落大方。他喜爱女人，也得她们的欢心。他善于接近女性，平易自然，温存而大胆。他巧妙地使她们相信谈情说爱是一种权利，是最高享受。他无往而不利。他虽然不行善，但是心眼儿好。他不贪财，甚至相当慷慨。他在交际场所机智伶俐，风流倜傥。他通晓多种语言，有少年学士的美名。”^⑭

安纳托里对塔妮娅一见倾心，他毫不怀疑塔妮娅也爱她。他果然得心应手。握手和大胆热情的言辞使得这个十六岁的姑娘神魂颠倒。他听说塔妮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便跟踪而至。托尔斯泰一家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塔妮娅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有一次骑马外出游玩，她同安纳托里落在其他人后面，来到一座树林里，安纳托里吻了她。这在当时是不能容许的放肆举动。塔妮娅没

能隐瞒住自己的“行为”，特别是没有瞒住对她一目了然，不费唇舌就洞若观火的略沃奇卡。托尔斯泰一家人对安纳托里的行为深感愤慨，他们知道安纳托里并不打算娶塔妮娅，所以请他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

这段插曲被托尔斯泰加以改变，写入《战争与和平》。

安纳托里对塔妮娅骤风暴雨般的，然而轻浮浅薄的迷恋很快就过去了，接着，据塔妮娅自己说，发生了她一生中最认真的爱情：她爱上了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两人之间的爱情像火山一样爆发。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不加思考，不瞻前顾后，如醉如痴地爱上了塔妮娅，向她求婚，两人不顾重重障碍决定结婚，塔妮娅对障碍之大甚至毫无概念。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心里明白自己无权任意行事。他已经有家室，他同茨冈女人玛莎——一个身材矮小、皮肤微黑、性情温和的女人，她的美妙的歌喉使得谢尔盖为之倾倒，——生活多年，还生了三个孩子。此外，哥儿俩同姐妹俩结婚，为法律所不允许。……但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失去理智，情不自禁地自欺欺人，不知他心里作何打算，给塔妮娅和自己都造成苦恼。

有一个夜晚，他们俩曾经异常亲近。当时塔妮娅在皮罗戈沃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家中作客，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邀请塔妮娅同他坐车到河对岸他的皮罗戈沃庄园去玩一趟。当他们准备返回的时候，一场可怕的大雷雨降临了，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雨倾盆。回去不成了。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塔妮娅两人面面对，呆在他新建的小别墅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直想脱身到楼上自己的房里去，但是塔妮娅害怕。他们俩东聊西扯，一直谈到深更半夜，塔妮娅才进入恬适的儿童梦乡，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则独自坐在屏风后面度过一宵。他知道塔妮娅爱他，心潮起伏，喜不自胜；同时他又感到绝望，他明白自己不可能得到这份幸福，因为他和另一个女人——他的三个孩子的老实巴交，然而忠贞不渝的母亲——结下了不解之缘。

托尔斯泰一家人目睹他们最亲近的人之间所发生的悲剧，十分难过，而贝尔斯家的两位老人则更是痛心疾首。

最后，塔妮娅历尽烦恼，得知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有妇之夫，才毅然斩断情丝。

塔妮娅象只受了伤的鸟儿一样收敛翅膀，停止歌唱，形消骨立，面容憔悴，不断咳嗽，大家都为她

的肺担忧。

托尔斯泰在二哥同塔妮娅决裂之后，从皮罗戈沃庄园写信给妻子说：

“我睡在楼下的长沙发上，大概就是塔妮娅让他（谢辽沙）坐过的那张长沙发。于是，那富于诗意而又勾人愁绪的往事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眼前。两人都是好人，两人都风流倜傥，心地善良；一个渐入老境，一个尚是童心，两人现在都情绪不好。但是我知道，在一幢无人居住的房舍里度过的那个夜晚，在双方的脑海中都将是最富有诗意的回忆。……

“……我躺在这张长沙发上，为他们俩的不幸感到怅惘，特别是瞧着谢辽沙十三岁时使用过的那只小颜料箱，心中升起一股哀愁。他过去是一个性格爽朗的好孩子，爱画画儿，常常不停地唱着各种歌曲。而现在，昔日的那个谢辽沙像是完全消失了。”^⑮

如果你细读《战争与和平》，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将塔妮娅·贝尔斯同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加以比较，同她的魅力、美妙的歌喉、洋溢的热情以及暴风骤雨般的爱情，同她对安德列公爵的思念相比较。

“略沃奇卡，”塔季娅娜·安德列耶夫娜·库兹明斯卡娅有一次说，“你能描写地主、父辈、将军、士兵，这我能理解；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你怎么

能洞悉一个恋爱的少女的心灵，怎么能描写做母亲的心情？”（引自我的回忆录。——亚·托）真的，这的确难以理解。如果托尔斯泰不是时时刻刻观察塔妮娅的心情，而且他本人没有同她一起经历过她那暴风骤雨般的爱情，没有对他的妻子和他的做母亲的妻子的心理进行过观察，他也许写不出《战争与和平》。

1863 年底，托尔斯泰暂时中断《战争与和平》的写作，转而在一种对他是新的创作形式上初试锋芒。

托尔斯泰一贯不赞成蓄短发，叼香烟的男人模样的解放妇女。他说，她们放弃自己贤妻良母的本职，不愿意以自己温柔的性格和女性的敏感为人类服务，而这恰巧是她们能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地方。这种妇女醉心于所谓“进步运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工作和当时所谓的“到民间去”。托尔斯泰不同情甚至厌恶这种潮流，他在他的五幕喜剧《被传染的家庭》中，嘲笑了这种“先进”人物——一个醉心于新思想的可敬的知识分子家庭。但是这个喜剧——托尔斯泰在戏剧艺术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没有被搬上舞台。托尔斯泰于 1864 年初将这部喜剧竣稿，携至莫斯科，但是毫无结果，奥斯特罗夫斯基不愿意在小剧院上演这个剧本。“当我还身

患重病的时候，”奥斯特罗夫斯基 1864 年 3 月 7 日在致涅克拉索夫的信中写道，“列·尼·托尔斯泰把我拽到他家里，把他新写的一个喜剧念给我听。这个东西很不象样，我的耳朵都听腻味了。”

托尔斯泰非常希望他的喜剧尽快问世。“你干吗这么着急呢？”奥斯特罗夫斯基讽刺地问他，“担心人们头脑会清醒一些吗？”^⑩

这个意见和当时其他文学家的意见是否仅仅从纯粹文学的观点，认为这部喜剧不成熟呢？抑或这个剧本没有被接受上演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当时的自由风气采取否定态度呢？这很难说。也许，即使《被传染的家庭》是一部剧本杰作，也不会被接受上演。

索尼娅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身为母亲的操劳上：谢辽沙还不满两岁，可是十月间又要生二胎。塔妮娅心情忧郁。托尔斯泰又埋头写他的长篇小说，“我中断这本书的写作近一年了。”他在 1864 年 9 月 16 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年吉利。我同索尼娅的关系融洽了。我们相亲相爱，就是说，彼此认为对方是自己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互相信任。双方没有秘密，不做亏心事。我从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迄今大约写出了十印张，但是仍在修改和重写。呕心沥血。办教育

的兴趣已经荡然无存。儿子不亲近我。几天前我想起已经动笔的关于索尼娅的《母亲纪事》，要把它写出来，留给孩子们看。”^{①7}

托尔斯泰抓紧时间写作，有时废寝忘食，孜孜不倦。1864 夏季他常常出门，有时打猎，有时拜访邻居，有时探望费特和二哥谢尔盖。

有一次，托尔斯泰去探望邻居比比科夫，他吩咐把小烈驹范尼备好，他喜爱的几只猎狗也跟着他形影不离。托尔斯泰从来不走大路，他不是捡羊肠小径，就是捡收获了的庄稼地走。这次也是一样。合该有事，从田埂下面窜出一只兔子，托尔斯泰当即喝道：“咬住它！”领着狗朝兔子追去。那匹没有经验的马驹前蹄踏进辙沟，猛地跌倒，托尔斯泰从它头上飞过去。

托尔斯泰被摔得头晕眼花，勉强站起身来，忍着肩部和胳膊上的创痛，挣扎到大路上。农民见了，把他抬到村里。这时他心里还惦记着即将分娩的索尼娅，怕她听到丈夫摔伤的消息有伤身体。

脱臼的胳膊很快复位，但是锁骨骨折。图拉的医生给锁骨作了复位手术，作得很差，骨头长合不正。托尔斯泰仍感痛苦，右手活动不便。

10 月 4 日，托尔斯泰家里添了一个健壮的小女

孩，取名塔季娅娜。生活开始进入常轨。托尔斯泰又着手写他的长篇小说，——他很想写作。但是胳膊作痛，抬不起来，用各种家常治疗法医治都不见效，于是托尔斯泰决计到莫斯科去就医。

他在莫斯科住在贝尔斯家里。他听了安德列·叶夫斯塔菲耶维奇的话，请几位医生诊视了摔折的锁骨，按他们的忠告做体操和按摩。但是仍不见效。最后，托尔斯泰同医生们经过多次磋商，决定动手术。11月29日，他口授了一封信给妻子：

“现在把这两天的情况告诉你。有人对我说只要做做健身操就可奏效，我听信了，开始活动胳膊。我要说，健身操的效果很不好，我大失所望，心情沮丧，只好去找列德里希；列德里希曾经用健身操赚过我的钱，他要我作矫正手术，我最后下定决心作；说实在的，我头天晚上在剧院就下定了决心。当乐声悠扬，演员翩翩起舞的时候，米舍利·波杰两条胳膊运转自如；而我却歪着肩膀，忍着疼痛，一只袖筒空空荡荡，一副可怜相。我从雅斯纳雅·波良纳来莫斯科时的主要病症神经功能失调症，现在却已经痊愈，于是我想起了你的叮嘱：不要听安德列·叶夫斯塔菲耶维奇的话，他会把我引入歧途的。不幸而言中。

“昨天我积极活动，逛书店，找大夫，尽管我感

到我决定作矫正手术使得贝尔斯全家人窘迫不安，我还是高高兴兴，坐车去看了一场歌剧；我听着音乐，看着座中形形色色的老爷和太太（他们对于我都是典型形象），感到很惬意。我甚至想都不好意思去想害怕麻醉剂和动手术的事，尽管你把我估计得那样胆小；我对一条胳膊不能活动感到不高兴，有一点儿是为了自己，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为了你，特别是同塔妮娅谈话之后越发加深了我这种看法。我很可能是在做徒劳无益的努力，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免得将来不致自己责备自己。……

“关于手术的情况，塔妮娅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她对全部情况比我清楚；我只知道动手术之前我没有任何恐惧心理，手术之后感到有些疼痛，但由于敷了冷压布很快就不疼了。

“对我的照料非常周到，再没别的奢望了，只是过意不去；尽管昨天上了麻醉药，特别是在动手术之后一刻钟接到你的信的时候，我神智不清，但是天知道我多么渴望你在身旁。

“疼痛很快就消失了，由于体内还残存着麻醉剂，傍晚只感到不得劲和恶心。这天晚上我老想走路，尽量多做事。……”^⑮

这时《一八〇五年》已经交稿，将刊登在《俄罗

斯通报》1865 年第一期上。

这年 11 月 29 日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我忘了写写动手术前同柳比莫夫的一次会见，他从卡特科夫* 那儿来，又流着口涎笑嘻嘻地说，卡特科夫同意我的全部条件，于是这桩糊涂交易便说妥了，我以每印张三百卢布的价格将小说的第一部分卖给他们；柳比莫夫把它带走了。但是当我的 porte-feuille** 被掏空，流口涎的柳比莫夫把手稿携走后，我感到一阵惆怅，这同你生气的原因完全一样：不能再进行修改，使其更臻完美了。”^{①9}

12 月 8 日，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你理解我在交出手稿时的心情，你多么可爱！我认为，这些事正是你对我的深情厚意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证明。……”^{②0}

索妮娅理解托尔斯泰把手稿交给出版商的时候，心情就象从身上割下一块肉一样难过，这使他感到欣慰。

托尔斯泰在几名医生的观察下，大约用了两周时间医治锁骨。但是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上图书馆，

*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治家，曾编辑《莫斯科新闻报》和《俄罗斯通报》。

** 法语：皮包。

搜集材料，在索尼娅三姐妹的协助下继续写作长篇小说。索尼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抄稿。托尔斯泰一贯不喜欢口授，他感到口授不方便，受约束，但是写作愿望那样强烈，他偶尔也向贝尔斯姐妹，特别是向同他比较亲近的塔妮娅口授。

“我昨天对塔妮娅说，”托尔斯泰在12月1日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之所以能比较容易经受同你和孩子们的分离（不过我在这里感到，我还不喜欢他们），是因为我热爱而且时刻惦记着我的写作。否则，没有你在身边我一天也没法过，这一点你很清楚，因为写作之于我，就象孩子之于你一样。”

但是跟通常一样，高昂情绪被沮丧心理取代了。他在同一信中写道：

“我总爱听赞扬，你对玛丽娅公爵小姐性格的赞扬使我十分高兴。但是今天我把你寄来的文稿（誉正的）统统重读了一遍，觉得不堪入目，才思鲁钝；想作些修改，重写，又无能为力。我今天对自己的才华完全失望了，尤其是因为昨天对莉扎口授了一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心情只是暂时现象，会过去的。……”^②

而12月7日他给妻子写道：“今天清晨对塔妮娅口授了大约一小时，但是不好。心情平静，没有激情，

写作没有激情是不行的。”^②

话虽如此，1864 年底，《一八〇五年》已有三十八章竣稿并且付印。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命运已经预先决定了。他已经不可能舍此而旁骛，只有把他的全部创作天才，全部智慧和全部经验都用以创造这个不知经过多么复杂的过程孕育出来的“婴儿”。

1865 年 1 月 23 日，托尔斯泰在给费特的信中写道：

“我向您讲一件关于自己的意外事情：那次我从马上跌下来，摔折了一条胳膊，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我对自己说：我是文学家。我确实是文学家，但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无声无息的文学家。”^③

① A·E·格鲁津斯基：《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初期》，载《往事》杂志 1923 年第 1 期。

②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198 页，第 54 号信，写于 1865 年 1 月。

③ 列·尼·托尔斯泰 1864 年 9 月 16 日日记，《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第 84 页。

④ A·E·格鲁津斯基：《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初期》，载《往事》杂志 1923 年第一期。

⑤ 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柏林波吕格洛特出版社 1928 年版，第二卷，第 98 页。

-
- ⑥ 同上,第99页,安·叶·贝尔斯1863年9月5日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信。
- ⑦ 同上,第99页,安·叶·贝尔斯1863年9月18日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信。
- ⑧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49页。
- ⑨ 同上。
- ⑩ 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第116页。
- ⑪ 同上,第8页。
- ⑫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42页。
- ⑬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致妻子的书信集》,第36页,第28号信,写于1864年12月8日。
- ⑭ 塔·安·库兹明斯卡娅:《我在家里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第二卷,第60页。
- ⑮ 《全集》,第八十三卷,第28页。
- ⑯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210页,第五十九号信,写于1865年11月14日。
- ⑰ 1864年至1865年日记,《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第89页。
- ⑱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致妻子的书信集》,第20页,第23号信,写于1864年11月29日。
- ⑲ 同上,第22页,第33号信,写于1864年11月29日。
- ⑳ 同上,第33页,等29号信,写于1864年12月8日。
- ㉑ 同上,第27页,第24号信,写于1864年12月1日。
- ㉒ 同上,第34页,第27号信,写于1864年12月7日。
- ㉓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59页。

第二十八章

《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这部长篇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阅读它，迫不及待地等着下文发表。报刊登载了许多评论文章。托尔斯泰虽然不喜欢批评家，因为他们妨碍他创作，但是他仍然区别对待，很重视有些人的意见。例如，他在 1865 年 1 月 23 日致费特的信中写道：

“请把您的意见详细告诉我，您的意见，还有一个人——我年岁越大，就越不喜欢这个人，——就是屠格涅夫的意见，我很珍视。他有眼力。我以前发表的东西，我认为不过是习作；而现在发表的东西虽然比前作称心，但是仍嫌平庸。而序曲又不能缺少这

一部分。以后写什么——真伤脑筋!!! 请告诉我，在您所熟悉的各种场所都有些什么谈论，而最主要的是群众的印象如何。想必会无声无息地过去。我等待着这样的结果，但求不挨骂，挨骂不好受。”

“……您爱我的妻子，我感到很高兴，尽管我更爱我的长篇小说，但是您要晓得，妻子毕竟是妻子。”^①

但是屠格涅夫的态度没有改变，托尔斯泰希望听到他说出公允的、不偏不倚的意见，结果是落空了。

“《一八〇五年》的第二部甚为平庸，”他在1866年3月25日致费特的信中写道，“浅薄，耍滑头。托尔斯泰对于‘我是不是一个懦夫？’这种没完没了的议论，未必就不感到腻味？这都是战场上的心理变态。这哪里有时代特色呢？哪里有历史色彩呢？杰尼索夫这个人物写得虎虎有生气；如果他象花纹一样有背景衬托，就精彩了，可惜的是没有背景。”^②

在1866年6月27日的信中，屠格涅夫对《战争与和平》发表了更加激烈的意见。“托尔斯泰这部长篇小说写得很差（着重点是我加的。——亚·托），并不是因为他染上了‘好发议论’的毛病，他用不着害怕这个毛病；而是因为作者什么也没研究透彻，一

无所知，在庫图佐夫和巴格拉季昂的名字下，按照现在那帮饭桶将军们的样子，照猫画虎。”^③

但是随着这部长篇小说陆续发表，屠格涅夫的评论变得温和起来了。例如，他在1868年4月13日从巴登—巴登给安年科夫的信里写道：

“我收到了托尔斯泰那部小说的第四卷。书中有许多精采篇页，但也有败笔。一个靠自学成材的人，又是象托尔斯泰这种鉴赏力，突然进行起哲理思索来，岂不糟糕：他抓住棍子当马骑。想出一个似乎万能的体系，例如历史宿命论，便动笔写作。他像安泰一样，接触地面的时候就浑身充满力量：老公爵之死，阿尔帕蒂奇，农村暴动，——都是生花妙笔。”^④

但是其后屠格涅夫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就不同了，——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看法，不止一次发生这种转变。我们在他1868年的信里读到下列评论：

“我刚刚读完《战争与和平》第四卷。有的篇页无法忍耐，有的篇页文采粲然，而且在书中占多数，写得这样宏伟壮丽，我国从来不曾有人写过比这更加优秀的东西，而且也未必有谁写过能与之相颉颃

的东西。……第三卷几乎全是 chef d'oeuvre * ”^⑤

“……一连数十页都是第一流的锦绣文字——全是日常生活的叙述和描绘文字：打猎、晚间滑冰，等等；……这部小说里有些篇页，整个欧洲除了托尔斯泰，谁也写不出来，我读着这些篇页高兴得一阵冷一阵热。”^⑥

托尔斯泰迫切希望听到公正的批评，他寻求这种批评，就象海绵一样吸取朋友们一切合理的、善意的指教。

“有些严重的败笔足以降低你阅读这部不朽之作的强烈兴致，”费特在1866年6月16日致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我不以为安德烈公爵是一个好丈夫和令人愉快的交谈者，等等，他更不是一个能够吸引读者注意力的英雄。……安德烈公爵的丰功伟绩就是在家能够同性情暴躁的老父和傻头傻脑的妻子安然相处，循规蹈矩，这时他颇有趣味；可是一出家门，到需要有所作为的地方，瓦西卡·杰尼索夫就遥遥领先了。我觉得，我似乎找到了小说的致命弱点。

* 法语：杰作。

不过，谁知道他的想法呢？”^⑦

托尔斯泰迟迟才作复，但是十分欢迎而且十分重视信里的意见。“对您一百年前的来信迟迟作复，甚为抱歉，他在致费特的信中写道，“尤其是您在信中，我还记得，对我的小说提出了很有趣的见解，还写到 *irritabilis poetarum gens* *。不过，不是我。我记得，您对我的一个主人公——安德烈公爵——的批评反而使我高兴，并且从中吸取了有益的东西。他显得单调乏味，在整个第一部只是 *un homme comme il faut* **。这是真的，但其咎不在他，而在于我。除了对他们的性格和行为的构思，除了对性格冲突的构思，我还有一个史实的构思，这一构思异乎寻常地使我的工作复杂化，我觉得自己无力完成它。因此在第一部里我只写历史事件，而不描绘性格，这是一个缺点，读了您的来信这才恍然大悟，我希望我已将缺点改正。请来信，亲爱的朋友，把您对我，应该说是对我书中败笔的意见统统告诉我。这对我总是大有益处的，而除您之外，我没有任何人……”^⑧

* 拉丁语：被激怒的诗人。

** 法语：一个正派人。

《一八〇五年》问世后，鲍特金写信给费特说，小说里法语太多，背景“占篇幅太大”。这个评论同屠格涅夫的评论恰好相反，屠格涅夫在1865年2月14日的信里说，《一八〇五年》没有背景。”^⑨

1868年3月26日，那个鲍特金在给费特的信中写道，“托尔斯泰这部小说所取得的成功确实非同凡响”，“大家都在阅读它，不仅阅读，还赞叹不已。我多么为托尔斯泰高兴啊！”接着他列举了一些文学家们的批评，他们认为鲍罗金诺会战写得完全不真实，“历史的哲理浅薄浮泛”，他们还说，“否认个人在事件中的主导作用是神秘主义的伎俩，不过尽管如此，作者的艺术才华是无庸置疑的”。^⑩

但是鲍特金读了小说第五卷之后，改变了看法：“托尔斯泰未必写到第五部就搁笔。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在1869年6月致费特的信里写道，“性格描绘多么鲜明，多么深刻！娜塔莎的性格多么可爱，多么坚强！真的，这部无与伦比的作品里的一切都使人产生强烈的兴趣。甚至他的军事思想也很有趣。我觉得他的大部分描绘是完全正确的。再说，这是一部多么深刻的俄罗斯的作品啊！”^⑪

评论托尔斯泰这部长篇小说的文章汗牛充栋，无需多举。有赞扬文章，也有俄国保守派的批评文章，他们指责托尔斯泰把伟大的俄国统帅和政治家推下了光荣台座。自由知识分子反对阵营则指责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压根儿没有描写这些人，指责托尔斯泰的小说违背历史，大量运用法语，还有许多其它毛病。

托尔斯泰有时候停止阅读评论文章，因为评论文章对他有一定的妨碍，就象好奇的旁观者瞧着画家未完之作论长道短，妨碍画家作画一样。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1863年开始构思，到1869年12月该书最后一卷，第六卷出版，为时约七年。越到最后，他越加同自己的主人公，同他们的生活，同那个时代的气息和情绪神驰意会。

他在1865年3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读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历史读入了迷。现在写一部心理历史故事，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长篇小说的念头控制了我，使我沉浸在欢乐和自认为能够写出一部伟大作品的心情里。我要把他们自身及其周围的人的卑鄙、空谈、疯狂和矛盾统统写出来。拿破

仑这个人胡思乱想，他在雾月十八日会议前准备辞职。De nos jours les peuples sont trop éclairés pour produire quelque chose de grand* 亚历山大·马其顿** 自称是邱庇特*** 的儿子，人们居然相信。远征埃及**** 完全是法国人好大喜功造成的暴行。bulltins***** 散布的谎言都是处心积虑的。普勒斯堡和约*****escamoté*****。在阿科勒桥上落水，军旗得以幸免。他是个差劲的骑手。意大利之役运走大批名画和雕刻。他喜欢骑马巡视战场。尸体和伤兵对他是一种乐趣。同约瑟芬结婚* 是在上流社会取得的成功。三次修改利伏里战役的战报，——一派谎言。起初还算得上是个人物，敢作敢为，坚决果断，后来就优柔寡断了，——事实就是如此！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你们是平常之辈，而我

* 法话：当代人太聪明了，所以写不出伟大的作品。

* * 亚历山大·马其顿（纪元前 356—323 年）：纪元前 336 至 323 年马其顿国王。

* * * 周比特：古罗马宗教的最高神。

* * * * 远征埃及：（1798 年 5 月至 1801 年 8 月）：法国执政内阁根据拿破仑的建议而进行的一次对埃及的征伐。

* * * * * 法语：新闻简报。

* * * * * 拿破仑战胜奥地利后，1805 年 12 月在普勒斯堡与奥地利签订的和约。

* * * * * 法语：骗局。

却看见天空中我的那颗本命星。——他没意思，他的亲信，受他影响的那帮人有意思。起初他独断专行，同马拉*和巴拉斯**相比较，是个 beau jeu***，后来陷入盲目，踌躇满志；最后疯狂了——faire entrer dans son lit la fille des Césars****在圣海伦岛上完全疯了，一蹶不振，无足轻重。还在撒谎和显得尊严只是因为影响大，活动场所却变得很小，变得微不足道。最后，可耻地死去！

亚历山大聪明和蔼，很敏感，他从尊严的顶峰寻求博大，寻求人类的最高峰。逊位，赞助，不制止谋害保罗一世（不可能制止）。欧洲复兴计划。奥斯特里茨，眼泪，伤兵。纳雷什金背叛。斯彼兰斯基，解放农民，铁尔西特——被伟大所陶醉。厄尔福特。我不了解 1812 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人的尊严，动摇。胜

* 指 1796 年拿破仑的第一次结婚。

* * 让—保罗·马拉（1743—1793 年）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党的领袖之一。

* * * 保罗·巴拉斯（1755—1829）：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动政治家。

* * * * 法语：佼佼者。

* * * * * 法语：把凯撒的女儿娶进洞房。指 1810 年波拿巴娶奥地利公主玛丽娅·路易莎一事。

利，盛典，grandeur* 吓慌了他本人，找到人心灵的美丽。貌似胡涂，心如明镜。治军之道——训练，纪律严明。糊涂其外，精明其中。死，最好是战死。

“要写一部有特色的长篇小说，为此而努力。”^⑫

历史宿命论的观点在《战争与和平》第三卷第一部里就已经十分鲜明。假如托尔斯泰今天仍然健在，他也许会再一次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难道当今不也同一百二十五年前一样，历史把一些懦弱无能、目光短浅的政客，还有不顾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群众的意志或者希望而主宰世界的罪人偶然推上宝座吗？1812年，历史学家想不到也不理解当时这些或者那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现在也一样，当代人不可能对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作出评价，这种评价只有留待以后去作，由将来的历史学家去作。

“我们这些后代人，不研究历史的后代人，不热衷于过程的探索，因而能够对事件进行清醒的考察，在我们看来，事件的原因多得不可胜数，”托尔斯泰写道，“我们越是深入寻根究源，我们发现的原因就越多；任何一个孤立的原因或者一系列原因，在我们看来其本身都同样正确，而同事件的巨大规模相比较极其渺小又同样近乎荒谬，其在形成已经发生的

* 法语：宏伟场面。

事件中不起作用（将其它所有同时起作用的原因置之不论）又同样近乎荒谬。……

“假如拿破仑不因为要求他撤回维斯拉河对岸而感到受辱，不命令部队发动攻击，就不会爆发战争；但是假如不是全体士官表示愿意再度服役，也不可能发生战争。

“同样，如果不是英国纵横捭阖，如果没有奥尔登堡亲王这个人物，亚历山大不感到受辱，俄国没有专制政权，没有法国革命以及没有随后产生的专制政体和帝国，总之没有引起法国革命的各种原因，等等，战争也不可能发生。只要这些原因缺少一项，就什么也不会发生。所以，这数不清的原因汇合在一起，于是铸成了这段历史。由此可见，事件并不是任何一项独特的原因所造就，它之所以产生，完全是因为它注定要产生；注定有成百万人丧失人性和理智，从西方闯到东方，杀害自己的同类，就象几世纪以前许多人从东方涌到西方，杀害自己的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言行好象对事件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其实他们两人也同被抽签抽中或者被招募出征的士兵一样，行动都很少由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数的情况必须汇合在一起，缺一不可，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以及那些似乎对事件有决定性

影响的人)的意志才能实现。掌握强大力量的千百万人,就是那些士兵,必须愿意射击、运送食品和大炮,必须愿意执行软弱无力的区区数人的意志,并且必须无数各种原因导致水到渠成,事件才能发生。

“在解释不理智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不明白其理智性何在的现象)时,只有求之于历史宿命论。我们越是想要理智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它们对于我们就变得越发不理智,越发不可理解。……”^⑬

托尔斯泰虽然对 1812 年的历史事件作了自己的解释,但是他对历史事件的阐述是异常确切的。他曾经写道:“我这部小说里的历史人物,其言行均非杜撰,而是引自资料,这种资料在我家占了整整一室。书名不在此列举了,但是我常常引用它们。”^⑭

但是历史人物并不是僵死的,他们在他的笔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为了使人物栩栩如生,他必须熟悉人物:拿破仑的胳膊又粗又短,不善于骑马,鲍罗金诺战役时他得了伤风;库图佐夫感动的时候,往往哭泣,他有时用俄罗斯粗话骂人,他上马很吃力,等等。托尔斯泰不仅阅读资料,而且还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以补充,于是他所塑造的无数人物的性格便跃然纸上,你读着这部长篇小说就象置身亲朋戚友当中,与他们一同爱,一同哭,一同笑,一同受难,

同仇敌忾。……

我们从托尔斯泰的手稿中看到，即使象人物姓名这样的细微末节，他也十分重视。例如罗斯托夫在最初几个稿本中姓普罗斯托夫^{*}，后来托尔斯泰去掉一个字母，成了罗斯托夫。这个姓与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很协调。在娜塔莎的想象中，彼尔·别祖霍夫的脸色应该是灰暗的，不可能是别的颜色。当老伯爵夫人没有立即明白娜塔莎说这话的用意时，她生气了。

托尔斯泰如饥如渴地收集关于他所描写的时代的各种资料，他甚至在《莫斯科消息报》上登了一则广告：“愿以二千卢布之高价收购全套《莫斯科消息报》及其附刊。请送至特威尔街戈里亚什金住宅。”^⑤

仍然健在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对托尔斯泰更是弥足珍贵。托尔斯泰家里有几个 1812 年时代的人：亚历山德拉·伊里尼奇娜和彼拉盖娅·伊里尼奇娜姑妈、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和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过去的女农奴、这时的管家普拉斯科维娅·伊萨耶夫娜。

有一个发生在莫斯科的场面，托尔斯泰长时间

* 普罗斯托夫的词根有“简单”之意，罗斯托夫的词根有“生长”之意。

写不出来。那个场面是：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为了转移怒不可遏的群众的注意力，便把因间谍嫌疑而被捕的年轻的威列夏金交给他们去折磨。托尔斯泰请求曾经在他办的学校任过教的彼得生帮他在图书馆找一套与这一事件有关材料。“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导，有报上登载的，也有其它方面的，”彼得生说。“这些材料摆了一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知什么原因久不光临；有一天来了，我把关于威列夏金的材料指给他看，可是他说，不看了，因为他在疯人院里遇到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曾经目睹事件发生的经过。已经把详情讲给他听了。”^⑩

但是托尔斯泰仍感不足。他要亲自察看小说中所描绘的事件发生的场所。

童山，士兵洗澡的池塘，鲍尔康斯基公爵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建造石头房屋的地址、树木成荫的花园，——这些地方并不难写，托尔斯泰有雅斯纳雅·波良纳作模式，托尔斯泰对波瓦尔大街罗斯托夫的府第也熟悉^⑪。但是没有到过鲍罗金诺战场，不了解双方军队部署的位置，怎能描写鲍罗金诺会战呢？托尔斯泰便偕同他的内弟斯捷潘·贝尔斯动身前往鲍罗金诺。

“我刚从鲍罗金诺归来，”他在1866年9月27日

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满意这次旅行生活。这次旅行睡不好，吃不好，我挺住了，对这我也很满意。只要上帝赐我以健康和安宁，我一定能描绘出一幅空前未有的鲍罗金诺会战图！”^⑮

略沃奇卡经常外出，不大关心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全由索尼娅操持，这使她感到苦恼。谢辽沙身体虚弱，时而泻肚，时而咳嗽；塔妮娅还小，饮食要她照料；第二个男孩伊里亚又出生了（1866年5月22日）。孩子们逐渐懂事，有个性了，托尔斯泰也越来越喜爱他们，特别是喜爱黑眼睛、天真活泼的塔妮娅。

略沃奇卡出门的时候，家里如果发生大事，索尼娅便不知所措。

1866年11月，托尔斯泰家里给两个大孩子请来一位英国女教师。“她很年轻，”索尼娅同年11月12日写信给在莫斯科的丈夫说，“挺可爱，面貌秀丽，甚至相当妩媚；但是我们俩言语不通，——真伤脑筋。眼下她的妹妹住在我们家，给我们翻译，但是以后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我一点主意也没有，特别是你不在家，我亲爱的朋友。这回我想起你的一则信条，就是想想一年以后，这一切将显得多么容易，多么不足道。可是眼下却挺棘手。孩子们倒习惯了，塔妮娅在

她怀里看画儿，对她讲什么事儿；谢辽沙跟在她身后蹦蹦跳跳，说是：‘她跟我玩儿得真得劲哩！’接着我又想，有了这个英国女人所说的儿童室，一切定会平安过去的，然而目前不知怎的却很别扭，棘手，麻烦，可怕。……”^{①⑨}

不过同英国女人相处的困难，果真很快就“平安过去”了，因为索尼娅在随后的一封信里写道，他们全家出去游玩，“汉娜快活极了，在雪橇里乐得直蹦，一个劲儿地赞叹：‘so nice!’准是说：真好看。她还在雪橇里对我说，她很喜欢我和孩子们，这个国家很美，她‘Very happy’*。我能听懂她一些话了，只是要聚精会神，相当吃力，她得闲便给孩子们缝缝裤子，孩子们则由老保姆安顿睡觉。孩子们将来交给她照料，要好得多，而眼下她的事儿要少一半。可是我却受惠不浅，我很快就要学会英语，我有把握，——这可是件十分可喜的事。她暂时也同我们一起吃饭、喝茶。我在你回来之前不作任何变动，不忙着变动。她盼望承担自己将来的事务，看来也明白自己将来的担子。但她不是保姆，她完全以平等身分自持，不过不嫌活儿累，而且似乎非常善良。……”^{②⑩}

* 英语：很愉快。

索妮娅有时嫉妒丈夫，但往往是自寻烦恼。她在1866年7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

“新请来一个管家，带着家眷。她年轻美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她同略瓦*高谈阔论，畅谈文学、信仰，时间既长，又不得体，她很惬意，我却痛苦。他常说不要把外面的intimite**引进家中，特别是不要把年轻貌美的人引进家中，可是他自己却首先食言而肥。我自然不动声色，不露出不痛快，但是现在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一刻安宁的时候。……”^{②1}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所说的同管家妻子那些“惬意的”谈话，其结果是完全出人意外的。

象通常一样，托尔斯泰家的两个姑娘莉赞卡和瓦莲卡、塔妮娅·贝尔斯和快活机智的娱乐带头人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这帮“风流女郎”隔些时候便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聚会，寻欢作乐。1866年秋天她们想要演戏，请求托尔斯泰给她们写个剧本。

托尔斯泰写了一个剧本，名叫《虚无主义者》。这个剧本的主题是写一个丈夫毫无根据地、愚蠢地嫉妒妻子爱上了一个虚无主义者大学生。一帮青年人

* 列夫的爱称。

** 法语：密友。

兴高采烈地着手排演这个喜剧。索尼娅扮演丈夫，塔妮娅扮演妻子，莉扎·托尔斯泰娅——她是风流女郎中年龄最大的，——扮演男主人公虚无主义者大学生，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扮演女香客，托尔斯泰只给她安排了出场，她要临时编台词，可是她演得很出色，才华洋溢，直把坐在观众席上的托尔斯泰乐得哈哈大笑。遗憾的是这个喜剧的全文没有保存下来。这次演出之后，索尼娅对那位美丽的“女虚无主义者”的忌妒心理便消释了。

索尼娅除了照料和哺养孩子、散步和家务操劳，一有空闲，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便坐在一张带小柜的古老的红木小桌旁边，用秀丽圆润的字体，誊写小说，心情激动地注视着情节的发展。她抄在稿纸的一边，留下很宽的旁空供修改之用：托尔斯泰在手稿上密密麻麻作了许多修改。索尼娅就这样将整个《战争与和平》抄了将近七次，而雇来专管抄写的那个文书才抄了一小部分。

托尔斯泰离开庄园去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夫妻之间总是书信频繁。索尼娅的信里写的是孩子们和生产情况，托尔斯泰则把自己的写作情况告诉妻子。

“我明天去拜访巴希洛夫，”他在1866年11月11日给妻子的信里写道，“上印刷厂，到鲁勉采夫博

物馆去阅读关于共济会的材料。”²²

巴希洛夫是位画家，贝尔斯家的亲戚，他决定亲自发行《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去找他商谈该书插图的事。

四天之后，他又写信给妻子说：“喝完咖啡步行前往鲁勉采夫博物馆，在那里一直呆到三点，阅读共济会员的手稿，挺有意思。不知为什么，读着手稿我不禁满怀惆怅，整天都无法摆脱。那些共济会员都是傻瓜，叫人发愁。”²³

1865年11月2日，他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信给安·叶·贝尔斯说：“小说的第三部行将结束，修改，反复修改。这是最后的加工，很费力，很紧张；但是我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这件事是有其顶峰的，好不容易达到之后，你在上面呆不住，会毫不停留地滚下去，一直滚到尽头。我现在已经登上这个高峰，我知道，好歹不论，我很快就要写完第三部了。在写完这一部之前，我不会动身去莫斯科。这一点我们是心照不宣了。到莫斯科后，我大概会办理一下我另一本书的出版事宜。其实我从不关心我的书怎样出版。只要竣稿，我的事就算完了，不再考虑此事，又可以作别的事了。”²⁴

托尔斯泰大部份时间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写

作，只到莫斯科过冬。

“我脑袋昏昏沉沉，”托尔斯泰在1867年11月26日致为《战争与和平》校对清样的巴特涅夫的信里写道，“我埋头写作已经第四天了，此刻是夜里近两点。”^⑤

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1867年1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略沃奇卡一个冬天都在紧张地写作，含着眼泪，神情激动。”^⑥

这段时期，托尔斯泰家族发生了好几件事。

1865年1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丈夫去世。诚然，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已经同他分居，因为他性情轻佻，经常背弃自己的妻子；可是托尔斯泰一度是他的朋友，因此对他的亡故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塔妮娅与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之间的狂风骤雨般的恋爱，结局却异常平淡无奇。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于1867年6月同身材矮小、性情温和的茨冈女人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希什金娜结婚；而塔妮娅则重修旧好，与儿时的恋人，表兄萨沙·库兹明斯基于1867年7月24结缡。

托尔斯泰在这段创作时期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1812年的生活，另一种则是他个人的生活——家

庭生活，生产，打猎。有时，日子一天天，一周周过去，托尔斯泰并不执笔写作；而有时他又置个人生活于不顾，独处幽室，奋笔写作，孜孜不倦。他精疲力尽，异常紧张，脑袋疼得就象要裂开似的。有时思绪如脱缰之马，远远越出了笔端小说的范围。俄国的命运、战争、国事、不合理现象、所谓：“社会舆论”的愚昧和空虚以及农民的贫困都涌上心头。常常是昼有所思，梦中仍在萦回。

1866年夏天，有一个步兵团驻扎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附近。这个团的军官告诉托尔斯泰，他过去的文书瓦西里·希布宁被交付战地法庭审判。据托尔斯泰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希布宁的上司是个冷酷、残忍的波兰人，他不喜欢这位文书，经常吹毛求疵，而且毫无道理地把希布宁从文书和军士的职位降为列兵。希布宁忍无可忍，怒火上升，打了上司一拳。他有被判处枪决的危险，托尔斯泰于是挺身而出，为他辩护。

唯一能挽救希布宁，使他不致被判处死刑的理由就是证明他神经失常，——这也正是托尔斯泰在发表的谈话中所追求的。但是这桩官司失败了，战地法庭判处希布宁枪决，托尔斯泰通过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转呈军事大臣米留京的申诉书也遭拒

绝。希布宁于8月9日被枪决。

判处死刑并未能提高长官的威信，这是屡见不鲜的。行刑时，许多在场的人都哭了，人们说希布宁是“殉难”。在他被拘押期间，农民送给他一切必需品，而在他被枪决之后，前往墓地悼念的人络绎不绝。后来上司出来干预，禁止追悼，坟头也被推平。

一个人是否有权利杀害别人这个问题，又出现在托尔斯泰面前。希布宁被处死这件事说不定甚至以某种方式间接地反映在《战争与和平》里。六七十年代，我们还感觉到托尔斯泰身上的某些矛盾。那时，阶级和军界的传统，忠君思想在他身上还很强烈。但是《战争与和平》也同《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一样，你从中已经感觉他对战争的厌恶。《战争与和平》里所有的正面人物都直接或者间接体会到互相残杀是罪恶。他们身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

一个人的性格越是丰富多彩，他的特点越是多种多样，他就越能容纳别人的思想感情，越能理解他们。托尔斯泰塑造的主要人物具有他本人的缺点和优点。但是尽管这样，每一个人物又各有其特性。表现在主人公身上的托尔斯泰的特点有的浓彩重墨，有的轻描淡写，有的只是一笔带过，但是所有人物身上都播下了他的种子。

“我不知道以后的事，不想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安德列公爵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前夜思忖。“但是如果我想要荣誉，想要名声，想要受人爱戴，就只要这个，那并没有错。我要这个，只要这个，为这个而活着。是的，就为这个而活着！我永远不会向任何人诉说，但是，我的上帝！如果除了荣誉和人们的爱，我什么也不喜欢，那又怎么办呢？死亡，受伤，丧失家庭，我都不害怕。尽管有许多人——父亲，妹妹，妻子，他们是最亲爱的人，——对我很亲切，很珍贵，但是我为了霎那间的光荣，霎那间的出人头地，为了赢得我不认识而且也不会认识的人对我的爱，为了赢得这些人对我的爱，我会立刻舍弃他们，而不管这显得多么可怕，多么反常。……我只爱出人头地，只珍视在我头上的雾霭中飘游的这股神秘力量和光荣。……”^{②⑦}

托尔斯泰从幼年就渴望荣誉，他曾经说过，他直到暮年都在同爱虚荣的毛病作斗争。

“‘是的！除了这无垠的太空，一切皆空，一切皆幻，’安德烈公爵暗想，‘除了苍天，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不过除了静寂与安宁，就是苍天也不存在，谢谢上帝！’”拿破仑俯身望着这个受伤的俄国军官，安德列也瞪着他。“安德列公爵想到生命的渺小（没

人能领悟生命的意义)，也想到死的微不足道（也没人能领悟和说明死的意义）。”^{②③}

安德列公爵恢复健康，回了一趟家，重又申请返回团队。他的生活道路还没有终结。这个高傲的人被他热爱的姑娘所欺骗，自尊心受到损害，他还要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顺从与宽宏；这两种品德在托尔斯泰身上都很突出。

安德列公爵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伤员中间有一个被截去一条腿的，公爵认出那人就是安纳托里·库纳金；他的痛苦正是安纳托里·库纳金造成的，他正在寻找机会同他决斗。

“医生们围着一个伤员忙忙碌碌，把他扶起来，安慰他。安德列公爵觉得这个人的头型很熟悉。

“‘给我看看……哎哟，哎哟，哎哟！’传来伤员那时断时续的痛苦的、恐惧的、忍耐不住的呻吟。医生把那条依然穿着靴子、血已经凝结的截肢给他看了看。……”安德列公爵没有立刻明白，这个与他“有密切而痛苦的关系”的人是谁。“突然间，一个儿童时代的纯洁而充满爱的新的、出乎意外的回忆，浮现在安德列公爵的脑海。他想起 1810 年在舞会上初次见到娜塔莎的情景，想起她那细长的颈脖和纤巧的胳膊，想起她那羞怯而高兴的含笑的脸蛋，他心中

兴起一股比任何时候都迫切而强烈的柔情。他想起自己同这个双眼红肿、泪眼模糊地望着他的人之间曾经存在过的关系。安德列公爵回忆起这一切，心中既愉快，又充满对这个人的怜悯和爱。

“安德列公爵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他哭了起来，为人们，为自己，为人们和自己的执迷流下爱怜痛惜的泪水。

“对弟兄们，对爱我们的人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上帝在尘世宣扬的那种爱，玛丽娅公爵小姐曾经教过我而我没有明白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吝惜生命的原因，就是如果我还活着，我身上唯一不泯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晚了。这一点我清楚！”^{②⑨}

安德列公爵是这样想的；托尔斯泰也是这样想的，而不可能有别的想法。

尼古拉·罗斯托夫赌输了数万卢布，很内疚，感到自己犯了罪，后来他哭着请求父亲宽恕，并且下决心回团队后，在五年之内把输掉的钱偿还父亲，——难道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出托尔斯泰的影子吗？

在检阅仪式上，“皇帝骑马几乎打所有团队面前经过，然后部队开始正步打他面前通过。罗斯托夫骑

着新从皆尼索夫那里买来的马驹别杜英，跟在骑兵连后面，独自在皇帝的注视下通过。罗斯托夫是个出色的骑手，用踢马刺踢了别杜英两下，马匹便扬起鬃毛快跑。别杜英仿佛感到皇上的视线，把喷沫的嘴缩到胸前，撒开尾巴，高抬四腿，象是蹄不着地，凌空御虚，矫健英武地飞驰过去。

“罗斯托夫双腿后屈，腹部收缩，同马形成一体，蹙着眉头，但是脸上漾着幸福的神情，用皆尼索夫的话说，‘象恶魔似的’在皇帝面前疾驰过去。

“‘巴夫洛格拉德团的健儿们真了不起！’皇帝说。

“‘我的上帝呵！假如他吩咐我立即去赴汤蹈火，我会感到多么幸福呵！’罗斯托夫暗想。”

……罗斯托夫“热爱皇上，热爱俄国军队的荣誉，满心希望胜利。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怀着这种感情的不只是他一人；俄国军队十分之九的人当时都热爱皇帝和俄军的荣誉，只不过没有罗斯托夫那样如醉如狂”。^{③①}

托尔斯泰这个终生对马怀着难以言传的难分难舍的感情的优秀剽悍的骑手，尽管他反对杀人，反对战争，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理论上无情地否定爱国主义思想，可不是直到垂暮之年他还保持着对祖国的

赤子深情吗？

罗斯托夫一方面处处爱护“俄国军队的荣誉”，而另一方面，难道内心深处不是厌恶战争的残酷吗？

骑兵连长尼古拉·罗斯托夫由于作战骁勇，把法国龙骑兵打得抱头鼠窜，荣膺圣乔治十字勋章。情况瞬息万变。尼古拉“见龙骑兵狼奔豕突，蜂涌前来，他知道，他们经不住反击，他也知道，机会难得，稍纵即逝，必须当机立断。……罗斯托夫怀着去拦截一个团队的心情，撒开座下的顿涅茨马，疾驰上前去拦截队列紊乱的法国龙骑兵”。

罗斯托夫选定一个法军龙骑兵军官作目标，挥起马刀，一刀把他砍下马去。“罗斯托夫这样做了之后，顿时泄气了。……那个法国人年轻的脸上溅满污点，脸色苍白，长着一双淡蓝眼睛，一头浅黄头发，下巴额上有一个窝儿，——这副模样根本不能上阵打仗，不是对手，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罗斯托夫还没有拿定主意怎么对待那个法国军官，他就喊了起来：‘jeme rends！*’”

……罗斯托夫老是想着自己这桩辉煌的功勋，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一功勋竟给他赢得一枚圣乔治十字勋章，甚至还给他博得勇士的美名，他不知怎的

* 法语：我投降！

就是琢磨不透。“‘原来他们更害怕我们呀!’他暗想。这样看来,所谓‘英雄气概’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吗?这个生着酒窝和蓝眼睛的人有什么罪过呢?他多么惶恐呵!他以为我要杀死他。我为什么要杀死他呢?我的手颤抖了。可是授给了我一枚圣乔治十字勋章。我一点儿,一点儿也不明白!’”^{③①}

难道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的时候,托尔斯泰不曾被同样的想法所困惑吗?

通常认为,托尔斯泰笔下的尼古拉·罗斯托夫就是他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而书中的彼尔则有托尔斯泰本人的影子。但是尼古拉·罗斯托夫的面貌,他那急躁、容易冲动的性格,他的习惯和爱好,比彼尔更象他本人。

神思恍惚、肥胖、笨拙、戴眼镜的别素霍夫,外貌跟托尔斯泰毫无相似之处;但是他那温和谦让的性格,对自己精神生活的内省,努力自我完善,信仰真理,他对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赏识,这一切却跟托尔斯泰一样。

彼尔参加共济会的时候,兴高采烈。“‘抵抗充斥于全世界的罪恶,’彼尔重复道,他脑子里浮现出将来在这方面的活动。他想象中出现一群跟自己两

周之前一样的人，于是暗自对他们说了一通规劝性的话。他想象他要用言语和行动帮助有罪和不幸的人，要救出那些被他们压迫的人。训导者所提出的三个目标，其中最后一个，改造人类，特别投合彼尔的心思。训导者所提出的重要秘密，虽然引起他的好奇心，他并不觉得重要；第二个目标，净化和改造自己，不大能吸引他，因为他在当时美滋滋地感到自己已经痛改前非，弃旧图新了。”^⑫

但是彼尔在共济会没有找到答案，他也同托尔斯泰一样在继续探索。生活中间的种种矛盾，掩饰残酷和暴行的谎言使他感到苦恼。

“‘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彼尔暗想，‘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之一，但是有些人却以为她聪明绝顶，娴雅贤淑，拜倒在她面前。拿破仑·波纳巴在他伟大的时候一直受人轻视，而自从他成了可怜的小丑之后，弗兰西斯皇帝却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他作情妇。西班牙人通过天主神甫赞美上帝，感谢上帝帮助他们在6月14日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也通过天主教神甫赞美上帝，说他们在6月14日打败了西班牙人。我的共济会弟兄们歃血宣誓，他们情愿为别人牺牲一切，可是他们对穷人救济捐连一个卢布也不

施舍，还策动阿斯特烈亚派反对灵粮派*，又为了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和一张连制作者也不懂得其中意义的毫无用处的会章而大肆奔走。我们大家都宣扬基督的忠恕爱人之道，在莫斯科建造了一千六百座教堂，可是昨天一个逃兵被鞭死，在行刑之前，那同一个忠恕爱人之道的宣扬者，一位神甫，让那个士兵吻十字架。’彼尔这样想，他对于这个普遍的众所公认的谎言尽管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每次都象是初闻乍见似的，很感惊讶。‘我懂得这是胡言乱语，’他寻思，‘但是我怎样把我所懂得的一切告诉他们呢？我尝试过那样作，每次都发现他们心里的看法同我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尽量不去观察罢了。’”^③

彼尔还要经历许多考验和困苦，才能找到他孜孜以求的真正信仰。莫斯科全城大火时，他在街头徘徊，妄想刺杀拿破仑，结果被法军俘虏，生平第一次备受折磨，而且有被枪毙的危险。被俘期间，他同普通士兵和人民密切接触，这些人中间的最出色的代表就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个人“充满爱，随遇而安，人缘好，跟谁都处得来。他爱那条狗，爱同伴，爱法国人，爱彼尔。……

* 这是彼得堡的两个共济会派别——参见董秋斯译《战争与和平》第2卷，第200页。

“他不可能有目的，因为他这时有了信仰，——不是信仰什么戒律，或者什么训示，或者什么思想，而是信仰时刻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上帝。过去他从自己追求的目的中间寻找上帝，追求目的完全是为了寻找上帝；被俘中他突然认识到，不是根据谈论，也不是根据推断，而是亲身体验到保姆许多年以前告诉他的一条真理：上帝无处不在。他在被俘中认识到，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员们宣扬的宇宙建筑师更加伟大、无穷和奥妙。他感到自己象一个人睁大眼睛极目远眺，却发现未知数就在自己的脚下。他一生越过周围人的头顶望着远方，其实用不着向远方寻找，只要看着自己面前就行了。……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彼尔暗想。“一切都在移动、运动，运动就是上帝。有生命，就有感知神性的欢乐。爱生命，爱上帝。在苦难中，在无辜受难中爱这个生命，最困难，也最幸福。”^③

托尔斯泰写完《战争与和平》距今八十多年了。文明世界各国还在翻译、出版和阅读这部长篇小说。这就不由地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原因何在呢？

自从托尔斯泰生活的那个时代到现在，写作技巧大大向前发展了，许多事件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人类文明达到了不可思议

的高度。可是对托尔斯泰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兴趣为什么至今历久不衰呢？

其原因就在于托尔斯泰在他这部长篇小说里提出了一些永恒的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拿破仑的伟大和光荣，历史学家对这些或者那些事件的阐释并不重要。他探求的是真理，托尔斯泰式的不加文饰的真理，即使这种真理同公众的意见大相径庭，他也不以为意。

“伟大的皇帝最后一次离开英勇的军队，”托尔斯泰写道，“被历史学家当作伟大天才之举呈献给我们。最后一次逃跑，人们都说是‘极端卑劣’，连小孩子都感到可耻，而历史学家却为之辩护。

“当滔滔不绝的历史议论已经不可能再拉长的时候，当这种行为已经同全人类称之为‘善行’和甚至‘正义’的东西明显地相抵触的时候，历史学家们那里就会出现一个救生圈：伟大。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承认无法用好与坏的尺度衡量的伟大，只不过是承认自己微不足道和无比渺小。

“对于我们，基督赐予了我们衡量好与坏的标准，没有不可衡量的东西。伟大总是与朴质、善良和真理同时并存。”^⑤

- ①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 59 页。
- ② 同上，第 88 页。
- ③ 同上，第 95 页。
- ④ 巴·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8 页，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出版。
- ⑤ 同上，第二卷，第 46 页。
- ⑥ 同上，第二卷，第 47 页。
- ⑦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 80 页。
- ⑧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 106 页。
- ⑨ 同上，第 60 页。
- ⑩ 同上，第 175 页。
- ⑪ 同上，第 196 页。
- ⑫ 列·尼·托尔斯泰 1885 年 3 月 19 日日记，载《文学遗产》第三十七和三十八期合刊，第 90 页。
- ⑬ 《战争与和平》第三卷，第一部，第 4 页，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
- ⑭ 《简论〈战争与和平〉》，载《俄国档案》1868 年第三期；又见 B·节林斯基著：《俄国对列·尼·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论文献》，第三部，第 51 页。
- ⑮ 查甫洛夫斯基：《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和出版经过》。《托尔斯泰评传》，第 159 页，国立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
- ⑯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 49 页。
- ⑰ 索洛古勃伯爵的府第座落在波瓦尔大街。
- ⑱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给妻子的书信集》，1913 年版第 51 页，第 45 号信。
- ⑲ 《索·安·托尔斯泰给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 67 第 18 号信。
- ⑳ 同上，第 69 页，第 19 号信。
- ㉑ 《索·安·托尔斯泰娅 1860 年 1861 年日记》，沙巴什尼科夫出

- 版社出版，第 94 页。
- ②② 《列·尼·托尔斯泰给妻子的书信集》，第 53 页，第 47 号信。
- ②③ 同上，第 60 页，第 51 号信。
- ②④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 43 页。
- 同上，第 46 页。
- ②⑥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 97 页。
- ②⑦ 《战争与和平》，苏联国家出版社 1946 年出版，第一卷，第三部，第 289 页。
- ②⑧ 同上，第一卷，第二部，第 320 页。
- ②⑨ 同上，第三卷，第一部，第 228 页。
- ③⑩ 同上，第一卷，第三部，第 269 页。
- ③⑪ 同上，第三卷，第一部，第 58 至 59 页。
- ③⑫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第 387 页。
- ③⑬ 同上，第二卷，第五部，第 583 页。
- ③⑭ 同上，第四卷，第四部，第 533 页。
- 同上，第四卷，第三部，第 491 页。
- ③⑮ 同上，第四卷，第三部，第 497 页。

第二十九章

家 庭

1869年6月20日，托尔斯泰第四个孩子出生，取名‘列夫’以纪念父亲，由于命运的捉弄，这个孩子最不象其父。

孩子们虽然年龄还很小，但是他们的性格已经在形成。大儿子谢尔盖长着一双蓝色近视眼，神情严肃，好学深思，老老实实，达到了天真的程度，他胆小怕事，动作迟钝。他做了错事，比他小一岁的黑眼睛的、活泼的塔妮娅便数落他，即使如此他也不替自己辩护。塔妮娅懂得怎样讨英国女教师汉娜的欢心，问她要东西，懂得怎样博得爸爸喜爱，怎样抢先攀上他肩头，怎样在临睡前在妈妈那里多磨蹭十分钟时

间。她首先学会讲英语，比妈妈和谢辽沙都快，所以汉娜特别喜爱她。当汉娜小声唱着《Home, sweet home》*，兴起故国之思，潸然泪下的时候，塔妮娅也跟着她唱，跟着她哭泣。蓝眼睛、红脸蛋的伊里亚身体最结实，胖胖墩墩。他嘴馋贪吃，很少得病，很少耍脾气，也很少哭鼻子，也很少给妈妈惹烦恼。最小的列夫几乎从一出世就病魔缠身。妈妈在小床旁边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照料这个急躁多病的孩子，因此她对这个孩子怀着一种病态的眷爱，这种特殊的感情她终生不变。而列夫也象母亲，面貌、才能和生活情趣都象母亲。

托尔斯泰夫妇无论外貌还是内心，在婚后生活年代都起了变化。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已经是一位沉着老练的母亲，家庭是她的基本生活内容。她学会了许多东西，一双近视眼观察着孩子们，已经能够分别斑疹与瘰疬腺病，还会灌肠，或者及时让孩子们服蓖麻油。她发胖了，体态丰满，显得更加美丽动人。她有时生丈夫的气，因为他很少光顾儿童室，谢辽沙又泻肚了，伊里亚通宵不曾入睡，哭叫了一夜，这些事他全不放在心上。可是当他同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他把孩子们抱起来，放在自己强壮有

* 英语：《家，甜蜜的家》。

力的肩上，驮着他们在房里转悠，塔妮娅两只小手使劲抓住他的脖子，又快活，又害怕，直尖声叫喊。

孩子们在良好的乡村环境中成长。不论什么天气汉娜都领着他们到室外溜达，每天用凉水给他们擦身子，——俄国保姆玛丽娅·阿凡纳西耶夫娜见这情景不禁提心吊胆。他们很少洗热水澡，那时没有自来水管，水在铁锅里烧热倒进桶里。

托尔斯泰爱让孩子们骑马。孩子们刚能在鞍子上坐稳，便让他们单独骑马；小的时候，便把他们放在自己前面的马背上，夏天带他们到沃朗卡小河去游泳，冬天去滑冰。父亲教孩子们滑，自己也兴致勃勃地练习在冰上滑出三角和八角图案。

托尔斯泰在这段时期很少执笔写作。他试着写，刚一执笔，旋即搁下，感到力不从心。……他象是把全部心血都浇灌在《战争与和平》上，现在文思涸竭，心力交瘁，若不休息休息，充实头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他如饥似渴地寻求这种精神食粮。1869年8月30日，托尔斯泰在致费特的信里写道：“您知道今年夏天对我有什么意义吗？我一直怀着崇景的心情阅读叔本华*的著作，体验到许多从来不曾经历过的精神享受。我订购了他的全部作品，反复阅读（也读

* 叔本华（1788——1860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完了康德*的著作)。肯定没有一个大学生在其学习期间能象我今年夏天一样学到这么多东西，懂得到这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是目前我确信，叔本华是人类最大的天才。……您是否也着手翻译翻译他的作品？我们联合发行。读着他的作品，我百思不解，为什么他默默无闻。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常说的：世界上除了白痴几乎没有正常人。”^①

托尔斯泰不仅钻研德国哲学著作，而且还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莎士比亚、歌德、莫里哀、普希金和果戈里的作品。有一段时期托尔斯泰对戏剧作品发生兴趣，重又执笔试写剧本。可是没有写出来。看来创作新艺术作品的时机尚未成熟。索·安·托尔斯泰娅在1870年12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他开始执笔写作，似乎挺认真。我说不出他这些时候无所事事，脑子里想些什么。……此刻列（夫）正同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生在客厅学希腊语第一课，他突然想起要学希腊语。这段时期无所事事，据我看是休息脑筋的好时机，可是他很苦恼。他说，他感到游手好闲问心有愧，不仅对不住我，而且对不住

* 康德（1724——1804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所有的人。有时他觉得灵感来了，喜形于色。有时他觉得——这经常是不在家里，离开家人的时候，——他就要发疯了，吓得胆战心惊，恐惧情绪是那样强烈，以至后来他对我谈起时，我也为之不寒而栗。”^②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这则日记里所记的看来是“阿尔扎马斯的忧伤”，这是一次旅行中发生的事，他那次旅行是打算在平扎省买一处庄园。我们中间谁没有领略过这种“阿尔扎马斯的忧伤”呢？你旅行来到一座陌生城市，置身逆旅小市民环境当中，举目无亲。街上熙来攘往的尽是一些陌生面孔，他们同你素昧平生，瞧着那一副副淡漠神情，比形影相吊还更其难堪。

“我第三天在阿尔扎马斯过夜，”托尔斯泰给妻子写信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夜里两点，我疲倦极了，想睡觉，身体没有病痛。可是突然感到忧愁，害怕，恐惧，强烈极了，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体验，但愿上帝保佑别人不要发生这样的事。”^③

托尔斯泰在八十年代一篇没有竣稿的作品《狂人札记》里，描写了那时的心情：

“‘真傻!’我自言自语。‘我愁个啥呢?怕个啥呢?’‘害怕我,’死神细声回答。‘我在这儿。’我不寒而栗。是的,害怕死亡。死亡要来了,它,它就在眼前;可是不会死。如果我真的面临死亡,我不可能产生那种感受。那时我会害怕,可是现在我并不害怕,只是看到和感到死神临近,同时也感到不会死。我的整个身心感到生之需要和生之权利,同时也感到大限难逃,这种内心的痛苦可怕极了!!”^①

这个可怕的夜晚的印象是如此深刻,托尔斯泰终生都忘记不了。从那以后,托尔斯泰家中凡是心情不愉快,都叫做“阿尔扎马斯的忧伤”、托尔斯泰十年之后在短篇小说《狂人札记》里还描写了这一夜的心情。

托尔斯泰学希腊语,并不象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所写的那样,既非胡闹,也非心血来潮。他当真下苦功夫学起希腊语来了。

“我只字未写,只是学习,”他在1870年12月给费特的信中写道,“但是我很幸福,因为上帝赐给了我这股傻劲儿。第一,这对我是一种享受;第二,我深信,对于人类语言所创造的全部真正美好的东西,我象所有的人一样(除教授以外,他们尽管知道,但

是并不理解)，茫然无知；第三，因为我永远不打算写《战争》这样的长篇废话了。……看在上帝面上，请告诉我，为什么没人知道伊索的寓言，甚至连赛诺芬*的佳作也不知道，至于我即将阅读的柏拉图**与荷马就更不用说了。据我所知，我可以说，我们从德文转译的荷马作品只是败坏了原著。不由地想到一个通俗比喻：开水或蒸馏水同泉水相比，泉水虽然扎牙，受风吹日晒，甚至表面还飘着木屑和尘埃，但是它却因此更加清冽，甘美。……您可以庆幸：不懂希腊语就等于没有受过教育。”^⑤

希腊经典作家的作品就是经过“风吹日晒”的生命之水的源泉，这种水灌注到托尔斯泰身上，使他文思泉涌，同时也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积蓄。

“我生活在雅典，”他在1871年1月致费特的信中写道，“夜夜睡梦中说希腊语。”^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突然想要学通古希腊语，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斯捷潘·安德列耶维奇·贝尔斯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很清楚，他学会了希

* 赛诺芬（公元前430—355/4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作有《希腊史》、《希腊远征波斯记》

** 柏拉图（纪元前427—347年）：古希腊哲学家，哲学中客观唯心主义派的创始人之一。

腊语，在三个月里阅读了希罗多德*的作品，而过去他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他那时在莫斯科住了一段时期，拜访了卡特科夫办的贵族学校已故П·М·列昂节夫教授，谈自己对古希腊文学的体会。列昂节夫不相信他这样迅速学通了古希腊语，建议两人同读一本书。他们两人在三处翻译上发生了分歧，经查明，教授认了输，承认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意见是对的。”^⑦

托尔斯泰在这段时期曾经数次试图写作。他一度曾经构思写一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他以其特有的认真态度着手研究彼得大帝时代的材料。也许是当他比较认清彼得这个人物的性格之后，知难而退；此外，他想象不出彼得一世那个时代的生活，很难运用那个时代的语言，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他在写了《战争与和平》之后，看来不愿意又着手写一部这样的大部头作品。

1871年2月12日，托尔斯泰家的次女出生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分娩后，得了很厉害的产后热，几乎死去。这个蓝眼睛，宽额头的瘦小姑娘，取名叫玛丽娅。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被孩子们和疾病纠缠得疲惫不堪。托尔斯泰也一直患病，时而牙

*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

痛，时而脚痛。春天又患干咳，疾病缠身，弄得他精疲力竭。托尔斯泰夫妇的关系象是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俩都疲倦了，有时互相愠气。实际上他们俩各有各的苦衷。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忧伤，从丈夫那里得不到充分的同情。她还很年轻，她有时想过另一种生活，城市生活，她希望欢乐，听音乐，看戏，她想念妹妹塔妮娅，分享她那乐观爽朗的情趣。她对呆在儿童室足不出户，对生儿养女的生活过腻味了。她力求更加接近丈夫，理解他，她爱这位作家，爱他的作品，对他的作品心领神会，可是对丈夫思想的某些方面却无法理解。而且托尔斯泰丰富多采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又有谁明白呢？每读完一本书，不管是《圣徒言行录》，* 还是民间勇士歌，还是古希腊经典作家的作品，都引起他浮想联翩，百感交集，这都只有他一人明白。还在 1865 年 11 月 14 日，他在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我们作家有许多艰苦，但是也有一种您所不了解的精神享受——读点什么，懂得智慧的一个方面，有的人则大致上构思出一首首史诗，一部部长篇小说和哲学理论。”^⑧

他常常与几位朋友谈论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

* 古罗斯教会中的宣教文集。

大概也没有彻底了解他。

阿凡纳西·阿凡纳西耶维奇·费特—宪欣是了解和尊重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友人之一，托尔斯泰常常向他倾吐心曲。费特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可是他的外貌却很不象诗人。他身躯肥胖，宽脸大耳，下唇耷拉，胡须浓密，长相很难看。他不善言谈，每说一句话开头都“嗯嗯嗯”，中间常常停顿，越激动，“嗯嗯嗯”就越急促，开初是深沉的低音，渐渐变为高音，接着又由高音转为低音，有如汽笛呜咽，其频率视激动的程度而定。费特爱好美食，他的妻子玛丽娅·彼得罗夫娜风度娴雅，体态丰满，她常常以别有风味的佳肴美饌待客，有各种甜食，果酱和腌菜味美可口。

除费特外，托尔斯泰的另一位朋友就是谢尔盖·谢苗诺维奇·乌鲁索夫。托尔斯泰同乌鲁索夫之间看来没有特别深交。乌鲁索夫是个别树一帜的人物，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他异常大胆，异常直率，“他是一个非常古怪，非常特别的人，”伊里亚·托尔斯泰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身材几乎是个巨人。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期间，他任团长，大家说他浑身是胆。他走出战壕，穿一身白衣，在弹雨中从容漫步。”^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1859 年在《致瑞典和平保卫者书》中，讲到谢·谢·乌鲁索夫公爵的一件事：

“我记得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有一次我在城防司令的副官萨肯那里，谢·谢·乌鲁索夫公爵走进接待室。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军官，性情古怪，同时又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棋手之一。他说，有事要谒见将军。……他建议萨肯邀请英国人到第五棱堡的前沿战壕里对弈一盘，当时这条战壕曾经数度易手，牺牲了数百人。”^⑩

也许正是因为乌鲁索夫这种奇特行径而与同辈迥然不同，使得托尔斯泰对他发生了好感。

《战争与和平》排印的时候，乌鲁索夫曾经一度担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校对工作。

稍后，托尔斯泰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世。斯特拉霍夫是数学家、哲学家，同时又是《朝霞》杂志的编辑。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首先对《战争与和平》发表评论，他在四期《朝霞》杂志上给予这部长篇小说以高度赞扬，推崇备至。这几篇文章立论严正，不偏不倚，托尔斯泰读了大为高兴。

“这部作品是我国文学出人意外的精金美玉，是当代文学的光荣和代表，”斯特拉霍夫写道，“我怀着妒忌的心情审视这个稀世之宝：它是否有瑕疵呢？是

否有疏漏和矛盾呢？是否有重大的缺陷呢？如果有重大缺陷，我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优点当然还是要充分揄扬，但是白璧有瑕，总不免令人心痛。没有，没有丝毫扫兴的东西，没有丝毫煞风景的地方。所有的人物都经得住推敲，事件的各个方面都被摄入，作家直到最后一场也没有离开波澜壮阔的画面，没有放过一个重要时刻，无论笔调和观点，无论创作手法和创作力量直到终篇都没有任何变化。”^①

“这是人类生活的全景，当时俄国生活的全景，所谓‘人民斗争’的全景，人们的幸福和伟大，悲哀和屈辱的全景。《战争与和平》就是这样一部作品。”^②

1870年11月，尼·尼·斯特拉霍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写点东西在他主办的《朝霞》杂志上发表，托尔斯泰不愿意拒绝，可是当时他已经拟订了编写《启蒙课本》和《语文读本》的计划，没有写一篇文学作品，只好据实回复斯特拉霍夫。托尔斯泰在信里向斯特拉霍夫表示“高度同情”他的事业，并且邀请他途经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的时候，光临雅斯纳雅·波良纳。

斯特拉霍夫第一次拜访托尔斯泰夫妇在1971年8月，那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已经从萨马拉省

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从此以后，斯特拉霍夫成了托尔斯泰府上的座上常客。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是为数寥寥无几的深知托尔斯泰的人之一，他对这位作家的爱出自肺腑，不存私念，托尔斯泰对此异常珍视。就性格而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托尔斯泰发表激烈的议论时，斯特拉霍夫不动声色，静静地听着。他睁着温和的大眼睛瞧着自己的朋友，隐藏在浓密的胡须中间的双唇微微歪咧，露出讥讽、聪明的微笑，然后平心静气，深刻透彻地回答托尔斯泰的议论。

斯特拉霍夫同托尔斯泰的关系日益密切，他协助托尔斯泰编写《启蒙课本》和《语文读本》，托尔斯泰很愿意倾听他对自己的创作的意见。托尔斯泰乐于倾听其意见的评论家只有少数几位。

经妻子长时间劝说，托尔斯泰才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予以注意。1871年6月11日他带着斯捷潘·贝尔斯前往萨马拉省，用他喜爱的马乳疗法进行治疗。

托尔斯泰不习惯也不喜欢治疗，不习惯也不喜欢喝马乳，不喜欢躺着休息，所以开初他感到百无聊赖。

“我安顿在马车里，”他在1871年6月15日致妻

子的信里写道，“以十五卢布的价值买了一条狗，准备耐心地经受住考验，不过难受极了。我感到苦恼，不禁自问：干吗要离开你和孩子们，来到这个地方呢？……^⑬

“我们住在马车里，”托尔斯泰 6 月 18 日在随后一封信里写道，“饮马乳（斯捷潘也喝，大家请他），但是种种不便，会使你这个克里姆林宫长大的人谈虎色变：这里既没有床铺，也没有器皿、汤匙和白面包。因此，你要是看到我们这副狼狈相，会感到比吃炸糊了的火鸡或者不够咸的面包还要难受。”^⑭

但是托尔斯泰逐渐适应环境，习惯于新的生活。他找到一些新的乐趣：察看和丈量土地，准备购买；四处奔走，寻猎野鸭；拚命喝马奶，同巴什基尔人用手抓羊肉进餐，因为没有刀叉；草原苍茫，茅草丛生，马群驰骋，——他感到这种生活有无穷的乐趣。巴什基尔人邀请托尔斯泰去作客，所到之处都殷勤款待。“你不论来到哪儿，”托尔斯泰在 7 月 16 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主人都插一块肥羊肉，提一大桶马乳，铺开地毯，放上枕头，请客人就座，客人不吃完羊肉，不喝完马奶，决不让走。他们端着马奶请客人喝，用手（没有叉子）拿着羊肉和脂肪往客人嘴里塞，真是盛情难却。”^⑮

离回家的日子越近，托尔斯泰写给妻子的信就越加情意缠绵。他想念妻子和孩子们，归心似箭。他在草原上不能写作，甚至不能阅读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为了消遣，他试着给巴什基尔人画像，——这种无所作为的空虚生活已经过腻味了。他给三个大孩子谢尔盖、塔妮娅和伊里亚写信，尽量投其所好，写各人感兴趣的事。

“然而你的来信使我心潮起伏，它们所起的作用大概比所有的希腊作家都坏。”他在7月16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在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这会儿我真想哭，我太爱你了。”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深信，孜孜学习希腊语是丈夫疲劳过度的原因之一。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里写道：“你是否喝马乳？是否在发胖？把可恨的希腊作家的作品抛开了没有？”在随后的一封信里又写道：“如果你仍然在啃希腊文作品，你治不好病的。那些希腊作家的作品使你苦闷，使你对现实生活失去兴趣。”^⑩

“我无论如何一天也不再耽误同你相聚，”他在7月20日在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思念家庭生活，度日如年！正如你预料的，连孩子们的叫喊声也使我神往！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廖里亚和玛莎的二重奏。

.....”

托尔斯泰是由于对草原，对巴什基尔人和马乳的爱呢，还是由于渴望购置领地呢，或者还是由于家庭不断扩大希望增加一点财产呢，——不管属于哪种情况，他这次萨马拉旅行的尾声，是以西万卢布的低价在该省布祖鲁克县买下两千五百俄亩土地。

- ①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 199 页。
- ② 《索·安·托尔斯泰娅 1860 至 1891 年日记》，沙巴什尼科夫出版社出版，第 33 页。
- ③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 1862 至 1910 年给妻子的书信集》，格鲁津斯基编辑，1913 年出版，第 74 页第 63 号信。
- ④ 《狂人札记》，《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1911 年第十二版，第二十卷，第 8 页。
- ⑤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 225 页。
- ⑥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 121 页。
- ⑦ 斯·贝尔斯：《回忆托尔斯泰》，第 51 页；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186 页。
- ⑧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托尔斯泰纪念馆 1911 年版，第 211 页，第 59 号信。
- ⑨ 《伊里亚·里沃维奇·托尔斯泰回忆录》，第 44 页。
- ⑩ 《全集》第七十二卷，第 9 页。
- ⑪ 尼·尼斯特拉霍夫：《伊·谢·屠格涅夫和列·尼·托尔斯泰评论集》，圣彼得堡 1885 年出版，第 342 页。
- ⑫ 同上，第 348 页。
- ⑬ 《列·尼·托尔斯泰致妻子的书信集》，第 69 页，第 69 号信，写

于 1871 年 6 月 15 日。

⑭ 同上，第 82 页，第 70 号信，写于 1871 年 6 月 18 日。

⑮ 同上，第 93，第 77 号信，写于 1871 年 7 月 16 日。

⑯ 《索·安·托尔斯泰娅 1862 至 1910 年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 98 页和 103 页，第 30 号和 31 号信，写于 1871 年 6 月 21 日和 28 日。

第 三 十 章

《我们为什么要让民众受教育》

托尔斯泰教授大儿子谢尔盖的时候，他是一个蹩脚的教师。父子两人都着急：父亲嫌儿子脑子笨直生气；谢辽沙则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唯恐父亲不满意，结果适得其反，变得呆头呆脑。托尔斯泰由于教授儿子的缘故，对教育重又发生了兴趣。教科书破绽百出，语文读本贫乏无味，使他目瞪口呆。

托尔斯泰自从停办儿童教育和教育杂志以来，曾经数次回过头来考虑教育问题，他想将六十年代积累的办学经验加以整理，公之于世。1868年9月，美国领事斯凯勒拜访了托尔斯泰，谈到教育问题。斯凯勒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探寻一条教育儿童读书识字的捷径，是他（托尔斯泰）经常特别关心和经常瞩目的事。他详细询问了美国所采用的新教学法，我应他的请求送了一套很好的美国启蒙读物给他。我在这里要感谢《Nation》* 的哈里逊先生的盛情，他帮了我的忙。我记得，其中有一本把各个元音和某些辅音都用醒目的字母表示，那些字母大体上跟普通字母相同，但是有一些别致新颖的地方，特别惹人注目。托尔斯泰在编写他的《识字课本》时，曾经效法那套读物。……”^①

档案中有一个托尔斯泰的笔记本，从中可以看出他在编写《识字课本》时所进行的细致工作。例如，有一页被托尔斯泰画满了粗浅的图画。字母《B》的课文是：“狼爱吃羊”；插图是：一只狼追逐一头绵羊，随后一个字母《T》的课文是：“找到了蘑菇”**；也有一幅可笑的插图：三朵大蘑菇，两个小姑娘正在找蘑菇；等等。^②但是托尔斯泰直到三年以后，1871年9月才开始全力以赴，认真编写《识字课本》。

1871年1月12日，他给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写信说：“……提起笔来，不知写

* 英语：《民族》，是杂志还是出版社名称，不详。

** 俄语中“狼”的打头字母是B，“蘑菇”打头字母是T。

什么是好：我的生活从外表看依然如故，就是如同 Les peuples heureux n'ont pas d'—histoire* 这句格言所说的一样。家里诸事顺遂，五个孩子，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最近这几年我在编写《启蒙课本》，目前正在付印。《识字课本》是我多年心血的结晶，我对它多么重视，非言语所能表达。我希望能在今年冬天寄给您，那时，您出于对我的厚爱，也许会过目一遍。我希望两代俄国子弟，从皇室子弟到农民子弟，都将采用我的《识字课本》，并且从中获得最初的诗情画意，而我写完这套《识字课本》，死的时候也安心。这就是我对《识字课本》所存的奢望。”^③

托尔斯泰的预言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经过删改的《识字课本》及《阅读园地》成了儿童和学校教师的喜爱读物，发行数百万份，畅销全俄国。

“以后事情将越来越繁杂。”托尔斯泰 1872 年 4 月在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假如二十年以前有人对我说：你把自己二十三年内的工作订出来。我即使绞尽脑汁，也订不出三年的工作。而现在我就是学会了分身法，分成十个人，每个人活一百年，事情也做不完。我的《识字课本》一方面在排印，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编写增

* 法语：有福之人无烦恼。

删。单是这一项《识字课本》就够干一百年。为了编写这套教材，要懂得希腊文学、印度文学和阿拉伯文学，要有自然科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知识，还要在语言上下巨大的功夫。应当把一切都弄得优美、简洁、朴素，尤其重要的是清楚。”^④

未经修改的《识字课本》初稿分为三部：第一部——字母表，读写训练，第二部——《阅读园地》；第三部按照托尔斯泰设计的特别体系学教会斯拉夫语：《圣徒言行录》、《圣经》、《旧约》、《新约》和《祈祷文》的片断：数学——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数字的写法。

托尔斯泰收入他的《阅读园地》里的短篇小说趣味醇厚，艺术性强，有的内容颇为深刻，但并无劝善救世之意。没有开设劝善课，这跟日本不同，劝善课在日本是一门最主要的课程。例如，日本的小学语文读物都收有劝善短篇小说，告诉儿童将鸟儿放生，帮助生病的邻居，以及诸如此类；大学则开设孔夫子、老子和其他伟大的东方哲人的学说课。托尔斯泰收集的短篇小说里，道德规劝如行云流水，非常自然。托尔斯泰渊博的学识，他对希腊语的热衷，使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把一切对他产生了印象的东西都编入书中，有俄罗斯童话，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

《悲惨世界》里的《主教和强盗》，伊索寓言，普卢塔克* 的作品。印度、土耳其和阿拉伯童话，安徒生童话，托尔斯泰本人的两篇主要小说和许多小小说。他的篇幅长的小说是《高加索俘虏》和《上帝看见真象，但不马上道破》。这两篇小说的内容异常深刻，孩子们至今仍然读得津津有味。《高加索的俘虏》刊登在尼·尼·斯特拉霍夫主编的《朝霞》杂志上，这篇作品艺术上的完美无瑕引起了批评家们的注意。《世界画报》上登载了一位不署名的作者的文章，该作者写道：

“《高加索俘虏》的语言独特新颖。朴实无华是这篇作品的显著特色。没有一个多余的词，没有一点藻饰。

“作者这种不可思议的、非凡的严谨文风，只把精彩的情节告诉读者，‘不弄玄虚’，不枝不蔓的手法不禁使人叫绝。这是一件功勋，也许我国当代文学其他任何一位泰斗都无力达到，这篇小说艺术上的朴素无华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西欧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种朴素雄浑的风格面前莫不黯然失色。

* 普卢塔克（约 46—126 年）：古希腊作家，著有《希腊罗马伟人文传》。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准备即将发行的这本农村学校用书，如果全书都是《高加索俘虏》这种风格的短篇小说，那么该书在我国文学中将是凤毛麟角的珍品。”^⑤

托尔斯泰制订了《识字课本》的教学法，他称之为“拼音法”，要求采用这种教学法，而不采用当时已经推行的新教学法——单音法。所谓单音法，就是教字母时，让学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发音，不跟元音相拼，托尔斯泰认为此法极其别扭，事倍功半。托尔斯泰制订的拼音法则是将元音与辅音相拼。

托尔斯泰在《课本》的后记中，只是说明并再次强调了他六十年代初期办学的那些基本原则：

“若要学生学习成绩好，就必须使他爱好学习，而为了使他爱好学习，就必须：

1. 讲授的课程要明白，有趣；
2. 学生必须处于最佳精神状态；
- ……而为了使学生处于最佳精神状态，又必须：
 - a. 学习场所没有新的、不熟悉的东西和人；
 - б. 学生在老师或者同学面前不羞怯；
 - в. 〔至关重要的〕学生不必担心学习不好，就是说不懂功课而受处罚。人的智力只有在不受外界压力时才起作用。”

往下托尔斯泰谈到不能使学生疲劳过度，要因材施教等等。

“教师越轻松，学生学习就越费力。教师越费力，学生学习就越轻松。教师越博学多识，对每一堂课考虑越周密，因材施教，越是密切注意学生的思想活动，越多叫学生提问和答问，学生学习得就越轻松。”

托尔斯泰对算术教学也提出一套自己的办法。他反对一切机械运算法，要求学生自觉地对各种运算。

“我这些日子在赶编算术，行将完成，弄得头昏脑胀。”他在1872年8月7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乘除已告竣，分数也近尾声。您会笑话我，说我不务正业，但是我觉得算术是书中的精彩篇章。”^⑦

托尔斯泰喜欢数学，对数学颇为精通。

托尔斯泰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从1872年1月起重又在庄园里办起一所学校。他不仅任教，而且把周围地区的教师都邀请到庄园，向他们表演自己的识字教学法。

“我还记得，我六岁那年，爸爸教村里的孩子们念书的情景，”伊里亚·托尔斯泰在《回忆录》里写道，‘教室还设在托尔斯泰六十年代办学的厢房里，

有时也设在我们住的楼下。村里的孩子们来到我们住的屋里，济济一堂。他们一来，穿堂里就散发着短皮大衣的气味。他们在一起上课，任教的有爸爸，有谢辽沙，有塔妮娅，有柯斯佳舅舅（索·安·托尔斯泰娅的表兄）。课堂气氛非常欢快活跃。

“孩子们在课堂行动完全自由，随便乱坐，从这个座位跑到那个座位，回答问题不是单独回答，而是大家共同回答，互相打断，七嘴八舌回忆读过的东西。有谁说漏了，第二个，第三个立即跳起来补充，共同把故事或者算题进行下去。

“爸爸特别重视学生语言的形象性和独特性。他从不要求学生逐字逐句重复书本上的说法，尽量鼓励他们‘独出心裁’，也就是说，他要求教师要善于启发学生创作，启发学生自辟蹊径，而不是跟在教师后面鹦鹉学舌。”^⑧

“塔妮娅和谢辽沙教得挺不错。”索·安·托尔斯泰娅 1872 年 2 月 2 日在给妹妹库兹明斯卡娅的信中写道，“全体学生用一个星期就学会了字母和拼音。课堂在楼下，穿堂是一处大的，楼梯下面的小食堂是一处，新书房是一处。孩子们认识到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全都努力学习，兴致勃勃，劲头十足。”^⑨

大家情不自禁地为托尔斯泰的热情所感染，纷

纷执教，托尔斯泰本人，他的妻子，几个孩子，还有客人都上堂讲课。……地主跟农民的孩子虽然地位不同，但是他们之间常常产生友谊。托尔斯泰家的孩子们和农民子弟始终关系密切，说话不用尊称，谢辽沙兄弟后来还作儿时相好的农民家孩子的教父。

“我们的学校仍然在办，诸事顺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 1873 年 3 月 10 日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孩子们常常给他们兄妹几个捎来各种农村的玩艺儿：有削得整整齐齐的小木块，有黑面团捏的‘百灵鸟’^⑩；课后，他们抱着塔妮娅玩儿，有时也难免淘气，但是几乎所有的孩子很快就学会按拼音读书了，”

《识字课本》编就后，托尔斯泰决定请求他新结识的朋友斯特拉霍夫协助出版。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兹有一事拜托，恳求鼎力相助。”托尔斯泰在 1872 年 5 月 19 日给他写信说，“我想写一篇长长的前言，表示内疚，等等，但是，事实会表明的，无需我赘述。您如有可能，而且愿意，请给我帮个大忙。我早就编完《识字课本》，并已送去排印，时间过去了四个月，书不仅没印出来，没排版，而且看来永远也不会排版，印不出来。……我于是想把原稿从里斯那里索回，送到彼得堡出版，据说彼得堡印刷厂多一些，设备好一些。您

愿意协助办好这件事吗?’^⑪

极其善良并且热爱托尔斯泰的斯特拉霍夫当然乐于承担此事。“我不指望在这本书上得到巨额收益,”托尔斯泰在信中写道,“我甚至相信得不到,——尽管应该得到。第一版很快就会售光,可是随后这部书的特点会惹恼教师们,他们将各取所需,书将不会流行。……书有自己的命运,书的命运作者能感觉到。您也知道,您的书好,这点我也知道,但是您感觉到它不会流行。《战争与和平》发行的时候,我知道它缺点很多,但是我也知道它会得到过去有过的那种成功;而现在我明知《识字课本》缺点很少,比同类书籍高明得多,可是我不期望得到这类书籍曾经有过的成功。”^⑫

果如所料,等待托尔斯泰的是痛苦的失望。该版书没有售完。

托尔斯泰 1872 年 11 月 12 日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识字课本》不受欢迎,《彼得堡消息报》还把它大骂了一通,不过我对这倒不在意。我坚信,《识字课本》是我建立的一座丰碑。”^⑬

但是托尔斯泰不管怎样努力撇开《识字课本》所受到的挫折,实际上还是很苦恼的,他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如许精力和劳动,主要的还有爱。所以读了对这

部书的否定评论不可能如他所写的那样不感到“委屈和沮丧”。托尔斯泰结束《识字课本》之后，便下决心与此事一刀两断，完全摆脱，又回头写作一部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但是这件事也没有得手。

托尔斯泰特别痛心的是，他整个身心感觉和认识到的东西，教师和学者们却不理解。……他们只有从书本上得来的理论知识，他们鄙薄农民，认为我们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把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送到民间去，送到那伙愚昧无知和不文明的人中间去。而托尔斯泰则认为，我们传授知识，首先要急民众之所需，同时我们自身也应当向民众学习，因为民众在许多方面比当老师的高明得多：他们有实践知识，有工作能力，有忍耐精神，笃信宗教，谦虚谨慎，甚至还具有他在1862年写的《谁向谁学习写作，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习，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习？》一文中所说的艺术创作才能。托尔斯泰知道，农民的孩子不会虚情假意，不会阿谀奉承，也不会知识分子的甜言蜜语，他倾听民众的要求，努力把朴素隽永的经典作品和益智长才的真知灼见传授给他们。

1873年有人请求托尔斯泰协助出版杂志《俄罗

斯工人》，他拒绝了。

他写道：“我之所以不赞同办民众杂志，就是因为我过分同情它。我相信那些办这个杂志的人，同人民的需求相距 *à cent lieues**。我希望，我的要求同民众的要求是一致的。”^①

托尔斯泰还曾经两次企图对民众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1874年1月15日，托尔斯泰在莫斯科普及教育委员会发表演说，为自己的教学法进行辩护。他建议作一个试验：在莫斯科两所学校进行竞赛。一所学校按拼音法教学，另一所学校按托尔斯泰的单词构成法教学。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试验，他的学生莫罗佐夫担任教学。试验没有奏效，两种教学法的倡导者仍然各持己见。

1874年12月，托尔斯泰在给他的朋友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一方面整个身心从抽象的教育学研究转而从事实教学；另一方面又从实际教学投入最抽象的本县教育工作。我又同十四年前那样，爱上了这数千受教育的儿童。

“我向所有的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使

* 法语：很远。

民众受教育？得到的回答有五种。请顺便把您的回答也告诉我。我的回答是：我不讲大道理，但是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烂漫，身上穿着破衣裳，满身泥土，瘦骨伶仃的孩子们时，心中便兴起一阵惊慌和恐怖的感情，就象见到行将淹没的人一样。啊，天呀！得设法把他们救出来，有的先救，有的后救。而且被淹没的正是儿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要使民众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挽救那些行将淹没的普希金们、奥斯特罗格拉德斯基们*、菲拉烈特们**和罗蒙诺索夫们。这样的人材每所学校都多得很。我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看到自己在从事一项事业，而且事情的进展比预料的快。”^⑤

1874 年秋天，托尔斯泰以致莫斯科普及教育委员会主席沙季洛夫公开信的形式，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众教育》的论文。他在这篇文章里详细说明了自己对民众教育的看法和单词构成教学法。

托尔斯泰写道：“民众是主角兼法官，他们现在

* 米·瓦·奥斯特罗格拉德斯基(1801—1862 年)：俄国杰出的数学家。

** 费·尼·菲拉烈特(约 1560—1633 年)：俄国大贵族。

听着我们谈论如何较好地为他们准备精神食粮这类多少有点纸上谈兵的设想，根本不当回事；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在发展本身智力的伟大事业中决不会迈错一步，决不会接受不好的东西，——谁若是企图用德国方法去教育和指导他们，谁就会碰壁。”^{①⑥}

托尔斯泰最后一次试图对民众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已经是在1876年了。托尔斯泰计划创办一所初级农民师范学校，他管这叫“穿树皮鞋的大学”，培养农民当教师，因为他们能够更加接近农民子弟。托尔斯泰写给国民教育部长申请开办这样一所学校的呈文获得批准，图拉省政府也满足了托尔斯泰的要求，事情似乎功告垂成，但是到县政府搁浅了。

托尔斯泰对他的《识字课本》作了删节，改名为《新识字课本》连同四册《阅读园地》一起出版。这两套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对儿童文学的宝贵贡献。数十万俄国儿童用托尔斯泰的《新识字课本》学习读写，一颗颗敏感的幼稚心灵怀着又惊又喜的感情领略托尔斯泰倾注了那么多的爱和创作天才的艺术珍品。

毕生从事农村儿童教育的C·A·拉钦斯基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斯摩棱斯克省创办了许多同

样的学校。他对托尔斯泰的这部教科书作了评论。他在 1877 年 3 月 20 日致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

“您的存在就是对我的莫大恩惠，我常常不能不感激您。

“我为什么感激您，您明白吗？您的《识字课本》有多么珍贵，您知道吗？还有您的《阅读园地》也是一样。但是您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您在学校里的才华洋溢的活动也许比您的作品更为出色，而您却认为这一切不足为奇。请您相信，您编的教科书也同您写的最优秀的小说一样，里面包含着同一种巧夺天工的匠心，那就是 *Par la grace de Dieu** 的创造性。世界上没有一部书可以当得起类似的赞扬。……”^①

他还在 1886 年 6 月 19 日的另一封信里说：

“您最近发表的两个故事（《哪儿有爱，那儿就有上帝》和《两个老头》）到达我们这儿了。昨天我把这两个故事念给我的孩子们（我住在学校，夏天被孩子们和成年人包围着）听了。愿上帝奖赏您。不过您已经得到了奖赏。您不可能不感觉到，您在做了一项多么伟大的好事情。您的巨大的艺术力量在您接近老年的时候多么生机蓬勃，大放异彩。……为了耶

* 法语：由于上帝保佑。

稣基督，请您再接再励，仍然用那种平静，纯洁的语调。新发表的两个故事甚至比璀璨的《人靠什么生活》更胜一筹。不见艺术 Proce—de* 的痕迹，但见‘真理的光辉’。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⑮

- ① 斯凯勒，叶夫盖尼：《回忆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载《俄国古风》杂志 1890 年 10 月号，见第 268 页。
- ② 尼·尼·古谢尼：《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 129 页
- ③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229 页，第 70 号信，写于 1872 年 1 月 12 日。
- ④ 同上，第 232 页，第 72 号信，写于 1872 年 4 月。
- ⑤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 64 页，第 21 号信，写于 1875 年 5 月 4 日至 5 日。
- ⑥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117 页。
- ⑦ 《教师须知》，载瑟京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三卷第 225 页。
- ⑧ 伊·里·托尔斯泰：《我的回忆》第 14 页。
- ⑨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112 页。
- ⑩ 同上，第 112 页。
- ⑪ 同上，第 116 页。
- ⑫ 同上，第 118 页。
- ⑬ 同上，第 119 页。
- ⑭ 《论人民杂志的出版》，载 1913 年瑟京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第十三卷第 226 页。

* 法语：方法，手段，可引伸为‘琢雕’。

-
- ⑮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258 页，第 88 号信，写于 1874 年 12 月。
- ⑯ 《祖国纪事》，1874 年第 9 期，又见莫斯科瑟京出版社 1913 年版《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第十三卷，《论民众教育》，第 276 页。
- ⑰ 《托尔斯泰通信集》，百年纪念版，第 216 页，苏联列宁公共图书馆编辑，莫斯科国家出版社 1928 年版。
- ⑱ 同上，第 239 页。

第三十一章

“有个傻念头冒出来”

当托尔斯泰埋头编写《识字课本》的时候，如他给亚·安·托尔斯泰娅信中所说的那样，课本“一边排印，一边赶写和增删”^①，这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

托尔斯泰在老屋一侧扩建了一座高大的两层楼房。楼下是一间宽敞的前室和一间带石砌阳台的大房间——他的书房；楼上是一间每边有三个大窗户的大房间，墙口朝西南和东南。这间房既是托尔斯泰家的客厅，又作餐厅，所以称作“厅”。这座扩建房子盖得很扎实；墙壁跟老屋主体部份一般厚实，镶木地板；孩子们很喜欢这种地板，因为只要打上蜡，他们就可以象在冰上一样滑行。锅炉在楼下“仆役室”，

楼上靠热气供暖。书房用书架隔成两个半间，中间开一道门，门顶上有一根横梁。托尔斯泰在书房里摆了一张书桌，皮面家俱和一张皮面长沙发（他的几个孩子都是在这张沙发上生的），书房里边的神龛上摆着他敬爱的大哥尼古拉的胸像。伊里亚·托尔斯泰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描写这间房的：

“墙上安着父亲从高加索带回来的鹿角，父亲在上面挂着狄更斯、叔本华和费特青年时代的肖像，以及《现代人》杂志集团几位著名作家 1856 年的合影。合影上有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和父亲，父亲那时还很年轻，没有蓄大胡子，身着军官制服，”^②

托尔斯泰在这间书房与家里纷乱嘈杂的生活相隔绝。从书房的窗口眺望，近处是草地，接着是一片地势倾斜的树林，与池塘相联；远处田畴绵延，新筑成的铁路上有时驶过一列火车。托尔斯泰喜爱自己的新居，就象得到一匹骏马，或者打猎丰收归来，或者置身新开辟的苹果园里一样。

但是，生活总不免悲欢交替。1872 年夏天，正当托尔斯泰在萨马拉省安排他新购的庄园的生产时，雅斯纳雅·波良纳出了一桩祸事：一头壮实的公牛牴死了一个牧童。法院侦查员要托尔斯泰签字保证

不出家门，准备出庭受审。托尔斯泰觉得自己无辜受累，大发雷霆，打算把这事公诸报端，愤怒之下，甚至打算侨居国外。

“不料祸从天降，使我的全部生活为之改观。”托尔斯泰 1872 年 9 月 18 日给亚历山德拉写信道，“一头壮实的公牛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牦死了一个牧童，于是我受到侦讯，被软禁，——我不能离家。（这全是那个叫作‘侦查员’的孩子的任意行为。）——最近几天就要被控，要出庭答辩，——在谁面前答辩呢？……我是须发斑白，有六个孩子的人了，我懂得要过有益的劳动生活，我坚信自己没有罪。……

“……要在英国生活愉快，”他接着写道，“就得与贵族家庭结交。这件事您能帮助我，因此有求于您。请替我办办这事吧。如果您没有这样的熟人，您定能通过您的朋友办到。只消写两三封信，就可以为我们打开通往英国优秀家庭之门。这对孩子们很必要，因为他们将在那儿成长。我们何时成行，我还不得而知，因为他们想折磨我多久就可以折磨多久。……不过使我最感苦恼的还是胸中的怒火。我心怀泛爱之心，现在却不得不愤怒。我祷告上帝，念诵第三十七首赞美诗，特别祷告上帝，这才暂时平静下

来；可是接着又怒火中烧，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思考。……”^③

但是事情却顺利解决了，托尔斯泰平静下来。每当这样的激动和恼怒过去之后，他总是感到羞愧，这次也一样。

托尔斯泰 1872 年秋天在给亚·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您问及公牛引起的那桩官司。已经了结，侦查员指控我有罪，是荒唐的。……还告诉您一件事以便为自己作点辩护：完成《识字课本》之后，近来我开始写作那个想了好久的大部头（我不喜欢把它叫作小说）。而当“有个傻念头冒出来”（普希金的妙语）的时候，你对生活中的愚蠢的现象变得特别敏感。您试想，如果一个坐在黑暗中侧耳细听沙沙声和注视射进来的光线的人陡然间，他面前有人燃放气味刺鼻的焰火，用音调不准的喇叭吹起进行曲，那该是何等大煞风景！很不是味。现在我又在静寂和黑暗中倾听，观察，假如我能把所见所闻的百分之一描写出来就好了！这是一种莫大的享受。……”^④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还在 1870 年 2 月 24 日的生活札记里写道：“昨天晚上他（托尔斯泰）对我说，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出身上流社会、但是堕落的已婚妇女的形象。他说，他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妇女描写

得可怜而无过错；还说，这个形象一出现在他眼前，以前出现的所有人物和男人典型统统各得其所，集结在这个女人的周围。”^⑤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个草案。……

但是，这颗他创作中的珍珠看来尚未成熟，他于是把它收回聚宝箱。他要“倾听和观察”。

1872年1月，托尔斯泰家的近邻亚历山·尼古拉耶维奇·比比科夫的情妇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皮罗果娃自杀身死。

索·安·托尔斯泰娅在1月18日给妹妹塔妮娅的信中写道：

“……我们的近邻雅先基村还发生了一件悲剧。你记得比比科夫家的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吗？告诉你，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忌妒比比科夫同家庭女教师的关系……于是扑到车厢下面，被火车轧死了。”^⑥

一年多以后，安娜的悲惨事件逐渐被遗忘，但是另一个安娜的迷人形象已经在托尔斯泰脑海中形成。也许当时他已通晓了安娜的一生经历和她悲惨的结局：“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中间，扑到车厢下面”。

1873年3月19日，出乎他妻子意料之外，甚至

也出乎托尔斯泰本人意料之外，他开始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昨天晚上，”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她的《札记》里写道，“列（夫）突然对我说：‘我写了一页半，似乎写得不错。’我以为他又在试图写彼得大帝时代的事，没大注意。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写的是一部取材当代私人生活的长篇小说。’^⑦接着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就叙述这件事的原委。

大儿子谢辽沙一个劲儿找母亲纠缠，要母亲给点什么东西给他读给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听。母亲给了他一本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姑妈不一会儿就酣然入睡，书放在窗台上。托尔斯泰早晨拿在手里翻阅，看得入神了。他说：“我向普希金学到许多东西。他是我的父亲，应当向他学习。”

托尔斯泰家里的人常常回忆这段插曲，说是托尔斯泰读了普希金未写完的一段文字的第一行“宾客坐车聚集别墅”，大为赞赏，下楼走进自己的书房，执笔着手写《安娜·卡列尼娜》，头一句是：“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情况其实并非如此。小说初稿头一句更加同普希金那一句相近似：“歌剧散了，宾客坐车聚集到弗拉斯卡娅公爵夫人家里。”这句话后来变成了小说下部第六章的开头。^⑧小说开头第二

句的最后定稿是：“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这再次证明普希金对托尔斯泰创作的影响。“普希金的力量，”托尔斯泰说，“就在于他开门见山，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描写就把读者引进生活，引进情节。”^⑨

他于3月中旬动笔写《安娜·卡列尼娜》，而大约5月16日前后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初稿已经写出”。

我们知道，春天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是多么大。他直到暮年每逢春天都生机勃勃，心情振奋，创作力旺盛。“春天。傍晚时分。”他在记事本里写道，“红霞反照，撕碎的云彩，静寂，荒凉，潮湿，阴暗，芬芳，淡紫的情调。……牲口长毛蓬松，越冬的长毛有的地方脱落了，露出一小块一小块秃斑。……”

凡是熟悉农村，热爱农村的人，都可以从这几句凝炼、跳跃的语句中看到一幅完整美妙的图画，产生联翩的回忆。这种文字精炼、色彩鲜明的景物描绘，颇象日本的短歌。^{*}

五月：“白桦树枝叶茂盛，就象披着一条轻柔的头巾。山岗长满浅蓝色的琉璃草，田野复盖着黄灿灿

* 短歌——日本的和歌的一种，每首三十一字，五七五七五言五句。

的女真芥。……灰黑色的蜜蜂嗡嗡飞舞，钻进花心。牛蒡、苧麻、喇叭状的黑麦飞快生长，一个钟头一个样。草叶尖儿上挂着颗颗露珠，反照霞光万道。农民在耕地，为播种荞麦作准备。泥土黑得出奇。农妇们搓着大麻，把灰色粗麻布铺在地上（草上）晾晒。夜莺、布谷鸟和农妇们黄昏时分一齐歌唱。……”^⑩

托尔斯泰敞开通往石砌阳台和花园的门，阵阵清新的春天气息，挟着浓郁的花香涌进书房，他铺纸挥笔写作《安娜·卡列尼娜》，一口气接连写了两个月。接着又象动笔时一样，突然搁笔。

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全家人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前往新购置的萨马拉庄园。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有些害怕粗野的萨马拉草原，但是托尔斯泰执意要去，他精心安排，使一家人在那儿的生活尽可能舒适一些，所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也就首肯了。所有的人，包括男女家庭教师和仆役全部出发，乘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前往新庄园。托尔斯泰前几次在萨马拉的时候，同巴什基尔人交往密切，他爱上了巴什基尔人，巴什基尔人也非常尊敬托尔斯泰。

“命运为什么把我带到那儿，我不知道，”他在给费特的信里写道，“但是我知道，我在英国议院听过议员的演说（要知道这被认为是一件大事），我倒觉

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草原上虽然苍蝇乱飞，环境肮脏，居民都是巴什基尔庄稼人，我却怀着尊敬而恐惧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倾听，观察，并且认为这很重要。”^①

人民群众尽管外表粗鲁、肮脏，没有文化，但是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托尔斯泰对他们的深刻尊敬和热爱。我想，如果他由于对俄国政府不满，一怒之下任意行事，离开祖国到欧洲去侨居，从而与人民这种内在的美，精神上的特点和高贵品质相隔绝，那么他就会凋萎，就象植物在异国土壤上要凋萎一样。

萨马拉省那几年年成不好，一连三年干旱造成歉收，饥饿威胁着当地居民。托尔斯泰无心创作，他要救济饥民。

托尔斯泰考察了半经七十俄里范围以内的地区，深感临近的灾难的严重性，决定立即致函《莫斯科消息报》编辑部，吁请赈济饥民。

托尔斯泰写道：“农民尽管耕种，收割，但是他们比其他所有的基督徒都更加彻底地按照《福音书》里的一句话过日子：‘天上的鸟儿不播种，不收割，天上的父亲供养它们。’农民坚信，只要他们栉风沐雨，努力耕种，又省吃俭用，天上的父亲会供养他们的，因此他们没有贮备，一旦象今年这样的大灾年降临，

他们就只有听天由命：‘我们激怒了上帝，现在显然要惩罚我们的罪孽了！’”

“十家有九家挨饿，”托尔斯泰接着写道，“那么农民怎样求生呢？第一，他们准备往面包里掺价钱便宜，可是不仅没有营养而且有害的滨藜、谷糠（据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实行）；第二，有劳动力的壮丁秋季或者冬季外出挣钱，挨饿的将是老年人、受生育拖累的妇女和儿童。他们会饿死。……”^⑫

1873 年至 1874 年，总共为萨马拉省饥民筹集赈款一百八十八万七千卢布，粮食二万一千普特*。

1874 年，托尔斯泰再度来到萨马拉省，农民已经度过饥荒，因为这年收成很好。

1873 年春天，塔季娅娜妹妹遭到第一个巨大的悲痛：她的大女儿达莎不幸夭折。托尔斯泰夫妇也同她一样深感悲伤。而这年秋天，他们俩又为自己家庭第一次丧失成员而悲哀。他们的幼子，一岁半的彼得夭折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 1873 年 11 月 11 日的日记里写道：“11 月 9 日上午 9 时，我的小彼丘什卡**患咽喉症死了。他病了两昼夜，静静地死去。我喂了他一年零两个半月奶，他是 1872 年 6 月 13 日

*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三公斤。

** 彼得的爱称。

出生的。他是一个健康、聪明、欢快的孩子。”^⑬

“我们把彼得埋在小教堂后面略沃奇卡父母亲长眠的地方。”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妹妹写信说，“现在这块坟地用铁栏杆围起来了，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有空地*。那天天气寒冷，晴空万里，也象安葬达莎奇卡**那天一样阳光灿烂，光线从教堂窗口照射到他脸上，他那金色的细发就这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⑭

失子之痛，母亲的感受总是要比父亲沉重。除了母亲，有谁能感到自己同孩子千丝万缕的生理上的联系呢？是母亲倾听着自己体内正在形成的生命，抱在怀里用奶汁哺育温暖的婴儿，入神地观察他的最微小的独特活动，观察他那茫然的，逐渐带有表情的小眼睛的神色，观察他头上柔软的丝发的生长；还是母亲，怀着忐忑的喜悦心情观察幼儿摇摇晃晃的学步，并且凭着某种难以解释的敏感猜出孩子第一句令人莫解的牙牙学语的意思。对于母亲，她的未来同她孩子的未来是融合在一起的。……可是突然他那冰冷的石头般的小身体……被运走了，埋在教堂墙根下面，小坟头和其它坟墓一样被无情的雪复盖着。

* 原注：地址在柯恰基村，高雅斯纳雅·波良纳宅地三俄里。

** 达莎的小称。

托尔斯泰在致费特的信中写道：“从我们八人中间挑走二个，无论对死者或者其他人，这个死又最轻松，聊以自宽自解。但是心，特别是母亲的心——这是神性在尘世的绝妙表现，——心是不善推理的，我的妻子很悲痛。”^⑮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辍时续，间断很长。9月25日他给费特写信说：“我开始写作，其实是结束已经动笔的小说。”^⑯看来他当时根本不曾料到后来要费那么大的力。

托尔斯泰写作的时候要求安宁平静，聚精会神。只要稍有动静，就会破坏他的创作情绪。著名画家克拉姆斯科伊* 受特烈佳科夫美术馆的委托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给他画像，他对此很不高兴。他不喜欢摆出姿势让人家给他画像。克拉姆斯科伊再三请求，他才同意让画，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坚持要克拉姆斯科伊两幅画，一幅给美术馆，一幅留给托尔斯泰家里**。

像画得很成功。画家巧妙地抓住了作家的风采，

*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年）：俄国写生画家，艺术家协会和巡回展览派画家的领导人。

** 原注：这幅画像至今仍然挂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博物馆大厅里。

把那张不算漂亮的面孔和那双从浓眉下面注视着你的锐利，深邃的眼睛的活力和气派以及身着灰布短衫、腰扎皮带的安详稳重的体态唯妙唯肖地勾勒了出来。

1874年2月中旬，托尔斯泰写信给他的朋友斯特拉霍夫说，小说的上部正准备付印。斯特拉霍夫听了这个消息心花怒放。

“雅斯纳雅·波良纳正在完成的工作，”他写道，“是那样重要，对我是那样珍贵，所以我总是担心出什么事，就象人往往担心女人不爱他，不相信女人对他的爱情一样。但是您来信说，大功告成；看在上帝面上请对手稿妥加保护，不要交给印刷厂。在没有看到出书之前，我不相信自己的运气。”^⑦

看来托尔斯泰那时对安娜的结局已经考虑周详，因为斯特拉霍夫在1874年7月写给他的信里说：“您的小说一直在我脑中萦回。……卡列尼娜感情的发展真是出奇制胜……我认为，感情的内在演变过程是关键，这能说明一切。安娜自杀是出于自私的想法，受自己同一种感情的支配，这是小说一开头就确定了的方向的必然结局和合乎逻辑的推演。啊！这多么有力，多么明显呵！”^⑧

斯特拉霍夫自从与托尔斯泰亲近之日起，就不

放过托尔斯泰所写的片言只字。他怀着满腔热忱，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地观察朋友心灵和头脑中最隐秘的特点和变化。而托尔斯泰也终于找到了斯特拉霍夫这样一位目光敏锐、远见卓识的作品鉴赏者。

1874年6月20日，托尔斯泰家里又蒙受一个巨大的损失：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逝世了。

.....

“今天我安葬了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托尔斯泰在1874年6月23日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她是一个人杰。昨天我们抬着她的灵柩经过村庄的时候，走到每家农户门口都被拦住：一个庄稼人或者农妇来到神甫面前，拿出一些钱请求神甫祈祷，然后同她告别。我深知，每一次停留都是对她做的许多好事的缅怀。她在这儿生活了五十年，不仅不曾作恶，而且不曾给任何人造成烦恼。可是她害怕死：她没有说过怕死的话，但是我看出她害怕死。这怎样解释呢？我想，她是听天由命。我一辈子都同她生活在一起，失去了她，我感到很可怕。”^⑨

只要回忆一下托尔斯泰孤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结婚以前的生活，就会明白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对他多么重要。如果没有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父亲死后谁关心几个孤儿呢？当略沃奇卡

从军作战的时候，谁每年替他祈祷，给他写充满爱和温暖的信呢？而当他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过独身生活的时候，又有谁为他创造舒适的环境呢？

托尔斯泰直到暮年还常常回忆姑妈。他说：“我怎能不尽情地赞美她呢？怎么能忘记她或者生她的气呢？她去世之后，我的悲痛真是难以形容，因为我在她生前对她关心不够。”

在彼得之后，1874年4月22日托尔斯泰家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纪念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取名尼古拉。他只活了十个月，死于水肿病。这个孩子的夭折也同彼得的夭折一样，对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刺激很大。

“心灰意懒”她在日记里写道，“麻木不仁，今天，明天，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混日子。早晨醒来，起不了床。”

她想到十月怀胎，昼夜哺乳，求医治病，茹苦含辛，——结果劳而无功，因而十分苦恼。……何苦呢？她觉得，死亡是无谓的残酷，是人类的敌人，她变得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有什么事要我起床呢？等着我的是什么呢？”她往下写道，“晚上我老是缝补窟窿，姑妈同略沃奇卡老是摆牌阵，我对这讨厌极了。读书能带来短暂的快

乐，可是好书有多少呢？”

“上帝知道，”她接着写道，“我今年是怎样克制这种可耻的无聊情绪，怎样焕发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并且认定：乡村生活对孩子们，对孩子们精神和身体的健康成长最为理想。我成功地克制住利己情绪，但是我发现这种感情正在转变为可怕的冷漠，转变为动物般的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这使我目瞪口呆。……”^{②①}

要完全与丈夫的趣味相投，是她无法做到的。她尽力关心丈夫的事业：萨马拉的庄园和学校（他在1874年冬天完全从事教育）以及丈夫的创作，孜孜不倦的誊写他的手稿。但是，这都是丈夫的事。她的事是生儿育女，她已经失去两个孩子，她对怀孕和奶孩子已经厌烦了。有时，她感到乡村生活百无聊奈。她向往上流社会生活，向往音乐会，盼望与人交际。……

就在这时，托尔斯泰却写道，他还要活一百次才能把已经构思好的东西写出来，——因此她感到寂寞，不知道如何自处，不知道除了家庭之外，还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充实自己的生活。

托尔斯泰是否了解妻子的心情呢？他是否能给妻子帮助呢？大概不了解，帮助不了。他的生活那样

充实，兴趣那样广泛，事情那样繁忙，所以即使他愿意那样做，他也不可能理解，想象不出妻子为什么感到空虚寂寞。

- ①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233 页，第 72 号信，写于 1872 年 4 月。
- ② 伊里亚·里沃维奇·托尔斯泰：《我的回忆》，第 42 页。
- ③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235 页，第 74 号信。写于 1872 年 9 月 18 日。
- ④ 同上，第 241 页，第 77 号信，写于 1872 年秋。
- ⑤ 《索·安·托尔斯泰娅 1860 至 1891 年日记》，索巴什尼科夫出版社第 32 页。
- ⑥ 巴·伊·彼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20 页。
- ⑦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1873 年 3 月 19 日，第 35 至 36 页。
- ⑧ 尼·卡·古德济：《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见《全集》，第二十卷，第 577 页。
- ⑨ 同上。
- ⑩ 1873 年记事本，见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15 页。
- ⑪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 309 页。
- ⑫ 1873 年 8 月 17 日《莫斯科通报》，见彼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01 页。
- ⑬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1873 年 11 月 11 日，第 105 页。
- ⑭ 库兹明斯卡娅档案。
- ⑮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 282 页。
- ⑯ 同上，第 281 页。
- ⑰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 12 号

信，第 41 页。

⑮ 同上，第 48 页，第 15 号信。

⑯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250 页。第 83 号信，写于 1874 年 6 月 23 日。

⑰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1875 年 10 月 12 日日记，第 106 页。

第三十二章

艺术家，还是道德家？

1875 年 1 月底，《莫斯科公报》上刊登了一条广告：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章至第十四章问世，载《俄罗斯通报》第一期。

尽管批评家们对小说的评论极佳，朋友们纷纷赞扬，尼·尼·斯特拉霍夫推崇备至，托尔斯泰有时仍然想放弃写作这部小说。

1875 年 2 月 22 日，他在致费特的信中写道：“您赞扬《安娜·卡列尼娜》，我十分高兴，我也听到别人的赞扬，不过大概从来不曾有过一位作家 si succès ily a*，象我一样对待自己的成功如此淡

* 法文：假如他获得成功的话。

漠。”^①

他往往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他不喜欢《卡列尼娜》，腻味了。

“我有两个月不执笔，不想事，”他在 1875 年 8 月 26 日写信给费特说，“现在我又继续写平淡寡味的《安娜·卡列尼娜》，就只存一个希望：尽快地腾出场所——时间另作它图，不过决非搞教育，我虽然热爱教育事业，但是想撒手不干了。这事占时间太多。”^②

他在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几乎使用了同样的词句，说他需要“腾出场所”，需要“时间”。

他读了弗·索洛维约夫*的第一部著作《西方哲学的危机·实证主义者批判》，这对他又是一个推动，促使他的思想活跃起来。

“索洛维约夫的著作给了我很多教益，大大激发了我的哲学思想的酝酿，确定并且阐明了对我的余生和临死时一些最重要的观点。我对这些观点很感快慰，如果有时间和能力，我想公之于众。”^③

这些观点涉及上帝、灵魂、死和生活的意义，他经常思考，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观点在他脑子里日

* 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俄国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和象征主义诗人。

益根深蒂固，数年之后，完全控制了他，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石。

托尔斯泰经常在民众中间探索对他的问题的答案。目不识丁的工人费多尔对列文（托尔斯泰）所说的几句朴实的话，在他心中引起一场风暴。“人是各式各样的，”费多尔说，“一种人活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为了填饱肚皮”，另一种人“老老实实……为了灵魂而活着，他们心里想着上帝。”^①

托尔斯泰在费多尔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里所看到的深刻意义，就像叔本华、康德、帕斯卡*的哲学一样，在他心中引起了同样的喜悦。

列文（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内心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捉摸着，但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样的上帝？没有比这话更空泛了。他说，不应当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活着，就是说不应当为了我们所理解、所追求、所希望的东西而活着，而应当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为了那个谁也不清楚，谁也无法确定的上帝而活着。这是什么话？是我没有明白费多尔那两句毫无意义的话吗？还是明白了，怀

* 布列兹·帕斯卡（1623—166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疑那两句话的正确性呢？还是认为那两句话是愚蠢、含糊和不确切的呢？

“不，我明白他的意思，同他的认识完全一致，完全明白，比对生活中任何现象都清楚，我在生活中从来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这一点，不仅我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全世界都明白这一点，不怀疑这一点，都同意他的话。

“而我却在探索奇迹，惋惜没有看到能使我信服的奇迹。物质的奇迹也许能使我动心。啊，奇迹就在这里，这是我周围永存的唯一可能的奇迹，而我却熟视无睹！”^⑤

托尔斯泰这里在描写列文的心情，但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感到”和“捉摸”，但是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尚未定型。根深蒂固的宗教哲学思想还同世俗牵挂交织在一起：他想增加财产，希望子女同贵族家庭交往，轻易动怒，有时甚至嘴里还冒出一些纯粹孩子式的想法。

1875年夏天，托尔斯泰一家人再度前往萨马拉庄园。半游牧的蒙古人的自由粗犷的生活，他们独具的风俗习惯，天苍苍，野茫茫，柔软的芦苇，浓鬃密尾、体型矮小的吉尔吉斯特种良马吸引着托尔斯泰。他喜欢这种负重致远的草原马的烈性、气力和驰速，

他甚至考虑在自己的庄园里建立一座养马场，将草原马同大走马杂交。

托尔斯泰这样热爱马，所以他想起举行赛马会，当地居民和托尔斯泰的几个孩子对此都兴高采烈。

向当地居民发出了通告。比赛那天，客人们带着他们的流动房屋^⑥、锅盆碗盏、绵羊和马乳桶从全区四面八方赶来赴会。来宾有当地的农民、吉尔吉斯人、巴什基尔人，他们穿着长袍、洁白的衬衣和灯笼裤，头上戴着羔羊皮帽和圆锥形带穗平顶帽，足登软革履。四位按照习俗蒙脸的伊斯兰贵妇也应邀坐着伯爵的轻便马车前来参加盛会。

观众达数千人，他们铺开毡毯，花团锦簇似地一丛丛端坐在高处，观看赛马。苍凉的东方民歌、悠扬的笛声和舞蹈，与竞赛交替进行。一声信号，二十二匹骏马放开四蹄沿着五俄里的圆形场地奋力疾驰。但是只有四匹到达终点，其余各头都落伍了。隆重地授给了优胜者奖品：有皇上肖像的座钟，长袍和丝头巾。两天之后，来宾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散去。赛马会圆满结束，没出任何乱子，也没请警察维持秩序，托尔斯泰十分满意。

托尔斯泰从萨马拉省返回之后，没有立即着手写《安娜·卡列尼娜》。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 8

月 26 日给妹妹的信中写道：“略沃奇卡正在作写作准备。”

“写小说的托尔斯泰还没回来，我并不急切盼他回来。”他在 10 月致费特的信中写道。^⑦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伏案写作。

“我们这个行当是桩棘手的事，”数天之后他在致费特的信里写道。“此中艰辛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要等到脚下的脚手架搭起来之后，才能动手干。而这种脚手架并不取决于你。要是没有脚手架便贸然动手干，那么，只会糟踏材料，徒然推倒一道道墙壁，使你无法干下去。动笔之后对这点感觉得尤其明显。一切都若明若暗：干吗不接着下去写呢？伸手抓呀，抓呀！手就是够不着，只好干着急。我就是这样坐着等。这阵子脚手架好象搭起来了，于是我才卷起袖子，打算干它一场。”^⑧

尼·尼·斯特拉霍夫也同往常一样，在为托尔斯泰建造大厦而搭脚手架这件事情上贡献最大，他的细致入微、恰到好处的评论鼓励着托尔斯泰进行创作。

“您不是道德家，”斯特拉霍夫 1875 年 11 月 23 日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您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人们经常指责艺术缺乏道德，言之有理。艺术讴

歌的是激情，讴歌的是生活的美，因此它永远是欢乐的伴侣。……但是当您开始创造形象时，您头脑中就会对这些形象的道德面貌产生无穷无尽、难以言状的敏感；您是法官，既铁面无情，洞察一切，同时又宽容慈爱，善于恰如其份地评价一切。……”^⑨

但是这年秋天托尔斯泰仍然没能执笔。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刚刚治好从孩子们那里传染的百日咳，又患了严重的腹膜炎。

托尔斯泰见亲人病魔缠身，心慌意乱，深感痛苦，他在房里来回踱步，束手无策。因为多病，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于11月1日早产，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婴儿，取名瓦尔瓦拉，刚刚受洗，便死去了。

生活似乎终于开始走上正轨，但接着托尔斯泰家又死了一个人。12月22日，托尔斯泰的亲姑妈、他们兄弟过去的监护人彼拉盖娅·伊里尼奇娜·尤什科娃去世了。这位老人本来隐居修道院，她象是预感到大限将近似的，这一年便回到亲人身边，然后离开人间。托尔斯泰不由自主地在自己家里与死神相周旋，两年之内失去三个孩子和两位姑妈，于是他越来越想到死。托尔斯泰对于彼拉盖娅·伊里尼奇娜姑妈去世并不很悲伤，因为他同姑妈的关系从来就不特别密切。使他震惊的是另外的东西：缺乏顺从精

神，害怕末日来临，不服从上帝的意志。正如他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描写大哥尼古拉之死的情形一样，“死的奥密”折磨着他。“他觉得自己比过去更加无法了解死的意义，更加害怕死。”

他在 1876 年 2 月 21 日致二哥的信中写道：“生活中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这一点我不断地感觉到。”这些想法“不断地”在他脑中萦回。

“您说，不知道我信仰什么，”托尔斯泰在 1876 年 4 月 6 日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说来又奇怪又可怕：对于宗教训戒，我统统不相信；而同时我不仅仇视和藐视没有信仰，而且认为没有信仰就绝对无法生活，尤其不得善终。所以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些信条，这些信条虽然坚定，却很不明确，很不令人满意。当理智询问时，这些信条能够圆满回答；但是当心灵受苦，要求回答时，就得不到支持和安慰。我带着理智的要求和基督教的现成答案自处时，那处境犹如两条要合在一起，却被手指顶住的胳膊。我希望合二为一，越是努力，情况却越糟；可是我知道，这是可能的，二者是互相依存的。”^⑩

直到仲冬时节，托尔斯泰才重新执笔写作《安娜·卡列尼娜》。该把这部小说结束了。上卷已经在

《俄罗斯通报》1875 年前四期上发表，下卷直到 1876 年 1 月才在该杂志上刊出。

“我正在埋头写《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 1876 年 2 月 16 日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上册枯燥，而且似乎写得不好；今天我已经将下卷的校样寄出，这一册，我知道，写得好。”^①

1876 年 3 月，托尔斯泰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说：“我的安娜·卡列尼娜象一个辣嘴的萝卜，使我讨厌了。我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脾气不好的养女一样；但是别对我说她的坏话，如果您非说不可，那么带点 *mé nagement* *，她毕竟是我的义女呀。”^②

托尔斯泰把自己同《俄罗斯通报》联在一起，小说尚未竣稿就拿去发表，无疑失策。他已形成习惯。排版了的东西便不再改动，所以同该杂志挂钩束缚了他。

4 月初他写信给尼·尼·斯特拉霍夫说：“我胆战心惊地感到自己正在转入夏天的状况：对写好的东西感到厌恶，而此刻书桌上却放着 4 月号的校样，真担心我是否能改好。都写得很糟，必须重写，将排版的全部重写，全部涂掉，全部抛弃，改弦更张，并

* 法语：分寸，谨慎。

且声明：抱歉得很，今后决不重蹈复辙，尽力写点象样的东西，不象现在这般松散脱节，非驴非马。我现在正进入这样的状况，很是可喜。……请别夸奖我的小说。帕斯卡给自己制备了一条带钉子的腰带，每逢听到夸奖而飘飘然时，就用手肘按腰带。我也要制备一条这样的腰带。请拿出真诚的友谊给我看：要么对我的小说只字不提，要么只谈其中的败笔。我疑心自己的才能正在衰退，如果真是这样，也请告诉我。我们这个污浊的写作行业风气败坏。每个作家都小心翼翼地在自己周围拉拢一群吹捧者，所以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作用以及衰落。我不想执迷不悟，不想继续同流合污。请在这方面给我以帮助。只是您不要有顾虑，担心严格的批评会妨碍一个曾经有才华的人的活动。与其写《表》* 之类的东西，不如在《战争与和平》以后洗手不干要轻松愉快一些。”^⑬

“《安娜·卡列尼娜》似乎搁置下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致她的伯父 K. A. 伊斯拉文的信里怀着痛惜的心情写道。她尚未痊愈，还在咳嗽，身体瘦弱。三个孩子夭折使她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也损坏了她的身体健康。托尔斯泰如果重新执笔写作，她有事作——誊写手稿，也可以稍稍摆脱哀思。她性

* 原注《表》：伊·谢·屠格涅夫 1850 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

格上特有的悲观情绪加剧了，她感到难过，强打精神照料孩子们，忍着性子不向他们发作。

6月初，托尔斯泰陪妻子前往莫斯科求医。医生没有检查出她有丝毫重病。接着她的健康就逐渐恢复。

托尔斯泰夏天通常几乎不执笔写作。他同常常光临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尼·尼·斯特拉霍夫谈论哲学问题，前往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买马，直到9月才呆在家里，等待灵感产生。

“我从萨马拉和奥伦堡回来快两个月了（我作了一次美妙的旅行），”他在11月12日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我本拟完成小说，结束这项如鲠在喉的工作之后，另作它图，可是未能实现，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精神上尚处于休眠状态，苏醒不过来。身体不适，意气消沉。我对自己的能力已经绝望。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活在世上而不尊重生命——只有从事某项劳动才是尊重生命，——是莫大的痛苦。甚至连思考的精力都没有。不是才思涸竭，就是大忙之前的休眠。”^①

果然，托尔斯泰在11月底又开始紧张地写作，于12月中旬把《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几章送往莫斯科，在《俄罗斯通报》12月号上刊出。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经数次拜访彼·伊·柴科夫斯基。

“我竟然引起了他的兴趣，我感到荣幸而自豪。”柴科夫斯基 1876 年 12 月 23 日给 A·达维多娃写信说，“而他那高尚的性格也使我倾倒。”^⑤

据柴科夫斯基的兄弟说，这位作曲家对托尔斯泰几乎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彼得·伊里奇感受力强，富于想象力，”他的兄弟写道，“凡是他喜爱而又不曾接触过的东西，他总是赋予神奇的色彩。因此，《童年和少年》、《哥萨克》和《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在他的想像中似乎不是一般人，用他的说法，而是‘半人半神’。”^⑥同时，柴科夫斯基又害怕托尔斯泰：“我觉得，”他在 1886 年的日记里写道，“这个最伟大的心灵学家似乎一眼就能洞察我心中的一切隐秘。在他面前，要把心灵深处的种种污垢隐藏起来，只露出漂亮的一面，我觉得是不可能的。”^⑦

应柴科夫斯基的请求，尼古拉·鲁宾施坦（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为托尔斯泰举行了一次专场音乐会。

我们知道，优美的音乐对托尔斯泰有多么强烈的影响。他的感受要比单纯的欣赏远为复杂。音乐渗进他心田最隐秘的地方竟冲开，有时竟冲开连他本

人也不清楚的潜藏的思想和感情的闸门，震撼着他整个心身。强烈振动着的狂喜，担心失去近乎神性的昂扬激越的几秒钟的恐慌，象波涛一样涌入他的心灵。窒住了他的呼吸，他想哭又想笑，于是一分钟也不迟疑，立即进行创作，创作某种只有他一人明白的宏篇巨制。……

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信给柴科夫斯基说：“当时在圆厅里为我举行的演奏，现在回忆起来还不能不浑身发抖。”^⑮

而柴科夫斯基在日记里写道：

“列夫·托尔斯泰就坐在我身边，听我的四部合奏常步调曲，眼泪汪汪。这时，我作为作者的自尊心也许一辈子从来没有象这样得到满足和感动。”^⑯

就在同一封信里，托尔斯泰对柴科夫斯基表示感谢，并请求他转达对鲁宾施坦的谢意以及对音乐团全体成员给他留下的极其美好的印象表示感谢。同时，托尔斯泰寄给柴科夫斯基一册民歌集，请求他在作曲中加以利用。柴科夫斯基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委婉的回信，批评了那个民歌集，两人的关系乃告断绝。

1876年12月9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信给她妹妹塔妮娅说：“我们终于认认真真地写《安娜

·卡列尼娜》了，就是说不间断地写。略沃奇卡精神振奋，专心致志，一天增写一章，我紧张地抄写，这封信下面就放着他昨天写好的一章。”^{②0}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刊登在《俄罗斯通报》1877年前四期上。可是这时杂志编辑卡特科夫同托尔斯泰在塞尔维亚起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托尔斯泰象往常一样，力排众议，他认为俄国没有必要派志愿军去同土耳其人作战。

“斯拉夫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直接受压迫的感觉，”^{②1}列文（托尔斯泰）证明俄国民众不关心塞尔维亚人同土耳其的战争时说道。

卡特科夫要求修改。

“原来卡特科夫不同意我的观点，”托尔斯泰1877年5月22日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信给尼·尼·斯特拉霍夫说。“这也是势所必至，因为我批评的正是他那样的人，他吞吞吐吐婉转地请求我把这儿改得温和一些，把那儿勾掉。我对这厌烦透了，已经向他们声明：如果他们违背我的意愿，不按原稿发排，那我将不在他们杂志上发表任何东西。”^{②2}托尔斯泰于是接受斯特拉霍夫的忠告，决定将小说最后第八部另出单行本。

小说问世，大为成功。莫斯科和彼得堡纷纷议论

《安娜·卡列尼娜》，一如通常，有的赞扬，有的批评。

托尔斯泰不愿受赞扬的腐蚀影响。他牢记帕斯卡的钉子腰带，常常及时想起，心中暗自按按那根腰带。……这年春天，斯特拉霍夫寄给他一批赞扬《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他连翻都没翻阅就付之一炬。

话虽然如此，他还是在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安娜·卡列尼娜》最后那个片断的成功，说实在的，使我高兴。我完全没料到会有这种情况。”^{②③}

屠格涅夫迫不及待地等着小说问世，读过之后就赶忙向其他文学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他给诗人波隆斯基写信说，“尽管其中也可以读到某些真正灿烂辉煌的篇页（赛马、割草、打猎）。但是总的来说，写得别别扭扭，散发着莫斯科的气味，流露出老处女情调，具有斯拉夫派作风习气和贵族派头，等等。”^{②④}

可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却写道：“《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当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媲美。”^{②⑤}

至于托尔斯泰的友人斯特拉霍夫与费特的热烈赞扬，就更不待言。费特在致托尔斯泰的一封长信

中，论及这部小说时写道：“描写分娩，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的胆量。要知道自从创世以来谁也不曾这样写过，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人这样写。一些傻瓜叫嚷什么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可福楼拜的作品里一切都是理想化的。当我读到有两个小洞口，直通人的精神世界，我读到终归于涅槃的时候，我不禁跳将起来。这是两个可以看得见而又神秘的窗口：生和死。但是他们哪儿懂得这个！……”^{②6}

1875年5月7日，斯特拉霍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问世，报刊上就急忙报导，议论纷纷，就象评论一个新的战役或者俾斯麦的一句新的名言一样。”^{②7}

而斯特拉霍夫在同年5月18日致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印象，轰动社会。陀斯妥耶夫斯基摇着双手，说您是‘艺术之神’。”^{②8}

读者们常常自问：谁是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原型？托尔斯泰作品里的人物向来是拼凑起来的，是他将生活中遇到的几个典型在头脑中综合提炼并根据自己的幻想加以补充塑造而成的。托尔斯泰是1868年在一个晚会上见着安娜·卡列尼娜的。“她是什么人？”——托尔斯泰问塔妮娅·库兹明斯卡娅。原来

她就是普希金的女儿玛·亚·加尔冬格。她的贵族出身、魅力、后脑上漂亮的卷发和惊人的美貌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玛·亚·加尔冬格的形象之外，还掺杂其他女性，其中也许有他一度倾慕的季娅科娃—奥波连斯卡娅等人的特点。

斯吉瓦·奥勃朗斯基的轻浮、挥霍，有些象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女儿莉赞卡的丈夫列昂尼德·奥博波连斯基，但是他的外貌和性格更象托尔斯泰的朋友，性情快活的纨绔公子佩尔菲利耶夫。

尼古拉·列文和他的情妇玛莎，他的生病和死亡酷肖托尔斯泰的三哥德米特利。

吉蒂的形象、她第一次分娩、她带着婴儿在林中遇到大雪雨的场面，都取材于托尔斯泰夫妇的生活。

但是我们在他的主人公康士坦丁·列文身上，也许比在托尔斯泰其它任何一部作品中都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他本人的特色。列文的人生观、他对农事的爱好、援助农民的愿望、对地方自治会所持的否定的态度、对妻子的嫉妒、对移民运动的兴趣，（托尔斯泰非常关心并且十分重视移民运动。），——这些特点无疑都带有自传性质。

但是主要相同之处还是列文所探索的那种世界

观，正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痛苦地探求的。

《安娜·卡列尼娜》尾声中的几段文字鲜明地揭示出列文（托尔斯泰）的心情：

“天色全黑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没有乌云。乌云滞留在另一方，那里电光闪闪，远远有轻雷。列文倾听花园里菩提树叶的水珠均匀往下滴的声音，仰望熟识的三角形星群和从它穿过的支脉纵横的银河。闪电一亮，不仅银河，就连那灿烂的星星也影踪全无了，但等闪电熄灭，星星又仿佛被一只魔手抛出来，立刻出现在原处。

“‘嗯，究竟什么事使我惶惑不安呢？’列文暗暗自问，感到心里已有了他的答案，虽然还不很清楚。

“‘是的，神的明确无疑的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启示向世人公布善的法则。这些法则我觉得存在于我的心中，承认这些法则——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和人家结成信徒的团体，就是教会。’”

探索直到死，探索，逐渐参悟人为之活下去的永恒真谛，——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心灵这几年追求的目的。

“我的理智仍旧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祷告。”他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几行里写道，“但我依旧会祷告，——不过，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

管遇到什么情况，每分钟不但不会象以前那样空虚，而且我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②③}

- ①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289页。尼·尼·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221页。
- ②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309页。
- ③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207页。1875年8月致斯特拉霍夫的信。
- ④ 《安娜·卡列尼娜》。《全集》，苏联出版社1913年版，第九卷，第304页。
- ⑤ 同上，第305页。
- ⑥ 流动房屋是巴什基尔人的帐篷。“流动房屋是一个半圆形的木架，上盖大块毛毡，安有一张彩画的小木门，用茅草或草铺地。这种房屋容易安装，也便于运输。夏天在草原上住这种房屋是很惬意的。”见索·安·贝尔斯：《回忆录》及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188页。
- ⑦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207页（1875年10月初致费特的信），又见《全集》，第六十卷，第618页。
- ⑧ 同上。
- ⑨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4号信，第69页。
- ⑩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270页。
- ⑪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77页。
- ⑫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263页。
- ⑬ 1878年4月9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见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227页，又见《全集》，第六十卷，

第 619 页。

- ⑭ 1876 年 11 月 12 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见《全集》，第六十卷。
- ⑮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68 页。
- ⑯ 同上，第 269 页。
- ⑰ 同上，第 269 页。
- ⑱ 同上，第 271 页。
- ⑲ М·И·柴科夫斯基：《彼·伊·柴科夫斯基的生平》，第一卷，第 519 页，又见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70 页。
- ⑳ 《全集》，第二十卷。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22 页。
- ㉑ 《全集》，第十九卷，第 388 页。
- ㉒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23 页。
- ㉓ 同上，第 230 页。
- ㉔ 同上，第 231 页。
《伊·谢·屠格涅夫书信集》，第 260 页。
- ㉕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39 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卷，第 236 页。
- ㉖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合集，第 234 页。
- ㉗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 117 页。
- ㉘ 同上，第 117 页。
- ㉙ 《全集》，第十九卷，第 397 页。

第三十三章

探 索

1877年4月12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战争是我唯一思考的问题，它挡住了我的视野。”1877年8月9日托尔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思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我们积弱无能的问题，这个问题眼看就要拖延不下去了。我国的积弱无能以及这种积弱无能的原因，我是越来越清楚。”^①

托尔斯泰内心对战争虽然持反对态度，但是积习难改。作为一位退伍的爱国军人，他因爱国自豪感受到损害而痛苦，他无法忍受俄罗斯人可能败北的想法。“我对战争的感情经历了许多阶段，”他在1877年9月2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现在对于我

是明确无疑的了：这场战争是最严酷的真象大暴露，比 1854 年那场战争远为明显的大暴露，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②

“略沃奇卡对塞尔维亚战争所持的态度很奇怪，”索·安·托尔斯泰娅在给她的妹妹塔尼娅的信中写道。“他的看法不知怎的与众不同，他有他个人的，部份是宗教的观点；现在他说，他对这场战争感到关切。”

纵观托尔斯泰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各种生活现象和所谓社会舆论的态度，从庸人子的观点看常常显得“古怪”。他这个特点——对风靡一时的潮流采取批判态度，——从小就有了。“略沃奇卡”小的时候总是有些“怪性子”，使得他的老师大为惊诧。托尔斯泰青年时代不加思索就从大学退学，而他所有的朋友和兄弟都上完大学，他们知道没有文凭前途是黯淡的。但是托尔斯泰却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大学不能向他提供他感兴趣的知识，反而强迫他研究枯燥无味、不切实际的学科，所以他不加思索地离开了大学。对于托尔斯泰的怪性子，他的几位姑妈和兄长，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友，他的笔墨同行都有所察觉。托尔斯泰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时候，已经由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而享有

盛名。他持论激烈，独树一帜，常常与社会舆论背道而驰，使得所有的人都为之惊愕。就是最亲近的人也不是经常都能了解他，而认为他发表与众不同的议论是希望出风头，想以大胆、标新立异的观点耸人听闻。

托尔斯泰害怕文学创作中的千篇一律，形象塑造上的陈规旧套，音乐、戏剧、绘画以及一切艺术中的庸俗无聊。他认为，艺术作品应当表现和激发人身上一切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他如果生活在今天，看到现在的电影、电视、收音机以及我们当代生活中那些代替了纯真艺术的一切，一定会大惊失色。描写丧失理智的恶棍的犯罪小说，好莱坞电影女明星（她们恬不知耻地露出裸体，被滔滔而至的金钱和因伤风败俗而获得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的污秽的桃色事件……。最可怕的是，生活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气氛包围中的青年人只有意志坚强者才能抵制住这种席卷全世界、畅行无阻的公开的堕落。

那么，还有社会上的乌烟瘴气呢？这是托尔斯泰更加害怕的。这个世界上的强者在自由、平等、博爱、为民造福这些崇高理想的幌子下，将许多民族推入互相残杀的内战、革命和内讧。人们丧失理智，颠倒是非，以谎言作真理，视卑劣为高尚，残暴，背叛，

对勇敢进行报复。

“怎样生活，去不去杀人，去不去审判别人，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是人生的全部内容。在这方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俯首贴耳，完全听从另一些人摆布，而另外那些人也同样不知道生活的意义何在，不知道为什么要强迫别人这样而不是那样生活。”^③

一些失去理智的人不假思索，不问是非，象雪崩似的狂奔豕突，沿途扫荡一切，摧毁房屋，焚烧村镇，杀害无辜，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谁要是想设法制止他们，谁就会遭殃：被诬为变节者、叛徒，遭到逮捕，投入监狱，受到精巧残酷的刑讯……

在这丧失理智的时候，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才能顶住疯狂的人流的压力。

信仰上帝，离开这种信念他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是托尔斯泰紧紧抓住不放的根本。

“……相信生活的本来面目，这种信念来源于基督的学说，”他在《忏悔录》里写道，“不管怎样迫害这些人（信徒们），不管怎样诬陷他们，但他们是唯一不唯命是从的人，因而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过牲畜生活，而过理智生活的人，——唯一有信仰的人。”^④（着重号是我加的。——亚·托）

“宗教对于我，就象感到自己就要溺毙的人抓住什么东西，以免于灭顶之灾一样，”托尔斯泰在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写道，“宗教成为我心目中的救星，已经有两年之久。”^⑤

托尔斯泰感到，通往上帝之路就是拯救生命之路，因此他痛苦地探索这条路。

“您首次对我谈到神——上帝，”他在1877年4月致费特的信中说，“而我早就已经在不断地思索这个首要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出路子来。”^⑥

他于是进行探索。

他知道宗教信仰在俄罗斯农民中间有着什么样的力量。宗教帮助农民忍受贫困和疾病，教导他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上帝的意志，迎接死神。托尔斯泰常常到离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俄里半，从莫斯科通往基辅的基辅公路上去散步。他遇到许多前往基辅朝圣的香客。这些香客有的踽踽独行，有的成群结伙，通常足穿草鞋，背一个帆布袋，袋里装着他们的全部财物：换洗衣裳、草鞋、《福音书》和《祈祷书》，还有一大块黑面包。他们风餐露宿，跋涉数月，沿途在农民家中借宿，很少遭到拒绝。农民说：“他们信神，不留他们住宿是罪过。”农民把他们请到餐桌旁坐下，

盛上滚热的菜汤，切一大块面包款待他们。这些求神者沿途经历千辛万苦——疾病，雨淋，磨破脚，——但是信念毫不动摇，为了吻一吻基辅的圣干尸，在圣地祷告祷告，他们甘愿受苦。这样的朝圣有往耶路撒冷的，有往谢尔盖三一大修道院*的，有往其它圣地的。

是股什么力量吸引着这些人呢？托尔斯泰不仅要弄明白，而且想体验这些人笃信宗教的心理状态。于是他常常到教堂去，并且决定前往奥普京修道院参观，他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筹划这次旅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据传说，奥普京修道院是十四世纪一个改恶从善的强盗奠基的。这个修道院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俄国人士和作家，果戈里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在长篇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里对这个修道院作过描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诗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都访问过这个修道院，还有一些作家在这儿住过并且安葬在这里。列夫·托尔斯泰注定要四次访问这座修道院，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在他逝世

* 古罗斯最大的修道院，建于十四世纪。地址在莫斯科省扎戈尔斯克市。

** 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诗人、作家和剧作家。

之前离家出走的时候。

没见过俄罗斯修道院的人未必能想象出接近修道院宫墙时的心情。这座修道院经过好几个世纪陆续扩建，几百年间俄罗斯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一走进围墙您就象是踏上了古代的阶梯，沉浸在宗法制古罗斯的气氛中。奥普京修道院的长老们，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就远近闻名。他们弃绝尘世的享乐，遁迹寺院诵经祷告，苦苦修炼，他们吸引着一切在痛苦中寻求安慰的不幸者、生活中的失意者、病人和误入歧途的人，为这些人祈祷，给他们以安慰和指引。

托尔斯泰满怀希望同尼·尼·斯特拉霍夫动身前往奥普京修道院。

时当8月。修道院隐藏在一座郁郁苍苍，绵延数十俄里的大森林中，墙壁洁白，建筑巍峨，天蓝色圆顶教堂上的金色十字架在骄阳下闪闪发光。修道院对岸是一片开阔的水草地，一条名叫日兹德拉的流急水深的小河纵贯其间。河上没有桥。背着布袋的香客、满载游客的四轮大马车和座位用稻草絮得蓬蓬松松、粗布复面的农民平板马车，把无篷渡船挤满。渡船两侧一边站着一个身穿僧袍、腰束皮带的修道士，两手交替慢条斯理地拉一根绳索。

过了小河，旅行者便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新天地。

著名的阿姆弗罗西长老当时正在奥普京修道院修行，托尔斯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渴望已久的信仰力量。但是他没能找到他心灵探求的东西。要么神甫们没明白他的来意，要么他求教的方法不对头，唯一给托尔斯泰留下印象的并不是阿姆弗罗西长老，而是他的侍者皮缅神甫。皮缅神甫是个笃信宗教而又朴实的人，他在一旁听着阿姆弗罗西长老同托尔斯泰的谈话，感到非常枯燥无味，竟然在自己的椅子上悄悄入睡了。

托尔斯泰在修道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斯特拉霍夫的一位友人访问了奥普京修道院，斯特拉霍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那位友人“带回来一大堆关于您和甚至关于我的谈论。神甫们对您赞不绝口，认为您心灵无比美好。他们把您同果戈里作了个比较，说果戈里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而您却没有丝毫傲气。他们担心文学界攻击您的第八部（《安娜·卡列尼娜》），给您带来苦恼。阿姆弗罗西神甫叫我‘闷嘴葫芦’，认为我顽固不化，不信宗教，而您则远为接近宗教。皮缅神甫也称赞我们俩（说您心灵无比美好的就是他）。我听了这些话，也很高兴。

.....”^⑦

托尔斯泰对神甫们关于他的评论感到很高兴。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回信中写道：“假如能把皮缅神甫的爱和静穆功夫学到手就好了。”托尔斯泰在奥普京修道院作了四个小时的夜间祈祷。

但是托尔斯泰不只是在教堂里探索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的答案。他想知道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预言家和哲人们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于是着手研究他们的著作。

托尔斯泰在帕斯卡的《Pensees》* 中找到了对许多问题的答案。帕斯卡的某些见解同托尔斯泰不谋而合。“我们的长处是思想，”帕斯卡说，“我们应当在思想领域变得崇高，而不应当在我们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方面去寻求崇高。让我们努力好好思索吧，这是道德的本源。”

托尔斯泰不断阅读哲学家的作品，狂热地从中寻求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和意义等问题的答案。

“我说不出我是多么感谢那些书籍，”他在1877年12月18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在埋头

* 法语：《思想》。

阅读施特劳斯*、雷南**和蒲鲁东的著作；马科斯·米勒***和路易·布赫诺夫****的著作我现在有了。似乎还缺一部康德的伦理学，《实践理性批判》，不过我好像已经订购了。索洛维约夫的那篇文章*****我长久搁在一边，不敢领教。”⑧

后来他终于下决心“领教”索洛维约夫的那篇文章，他在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对该文作了毫不留情的激烈批评。

托尔斯泰写道：“原来善的基本原则有抽象和积极之分（这是索洛维约夫的发现），而积极原则只有建筑在信神的基础上才有力量。……必须明确一个问题：那些离开上帝便不能存在的原则是否合理，或者反之，那些与上帝无关的原则是否合理。……我把想到的说了出来，可能说得不清。但是我对索洛维约夫以及所有类似的哲学论文的反驳是站得住脚的：

* 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年）：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著有《耶稣生平》一书。

** 厄纳斯特·雷南（1823—1892年）：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折衷主义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一书。

*** 马科斯·米勒（1823—1900年）：德国思想家和语言家，他创建了比较宗教学。

**** 路易·布赫诺夫（1775—1844年）：法国哲学家。

***** 原注：指《抽象原理批判》。

在谈论基本知识时，不能把神的概念作为一个可以细分的偶然特征加以引述。”^⑨

甚至连尼·尼·斯特拉霍夫这样一位忠实而观察敏锐的朋友，也无法掌握托尔斯泰心灵深处的活动。

1877年8月16日，他给托尔斯泰写信说：“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读了您的来信就象见到了您一样。我在这两个月对您的认识，自然要比过去历次拜访深刻，我对您的情谊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为您担忧。我看到您一天的感受胜似别人一年，您的思想和感情要比别人强烈十倍。您寻求安宁而又不可得，忧郁烦恼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时过分扩张。这是可以理解的，治疗的办法就在您手里掌握着：生活恬静一些，不要那样热衷于音乐和写作，甚至打猎。打猎使您陶醉，可您打猎并不是为了猎取大鹑和野鸭，倒是为了猎取思想。神经过分充血会使人过分敏感，过分急躁，所以，请不要用脑子。

“我给您写这个，而心里却在想，我之所以爱您，正是因为您有无限的同情心，毫不懈怠地献身于自己的事业。”^⑩

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却照常进行。1877年12月6日，托尔斯泰家里又生了一个男孩，名叫

安德列。六个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劳神操心和抚育教育，延请教师，耗费很大。托尔斯泰努力增加收入，他购置土地，试图提高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产，尽可能多地增加写作进益。这时他当选为省自治会议员，但是他对社会工作不感兴趣。他的主要消遣是打猎，他常常独自带着一条狗出门，整天价在森林和沼地奔走，猎取山鹑、野鸭和大沙锥，或者带着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谢尔盖和伊里亚骑马到周围田野追捕狐狸和兔子。

但是不管从事什么活动，他的思绪老是在生与死的真谛这个主要问题上萦回。他在1877年11月27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写道：“哲学里除了说宗教是一种偏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定义呢？最纯洁的基督教又是什么样子呢？”^⑪

托尔斯泰没有找到答案，便着手写《基督教教义问答》和《宗教的定义》两篇文章。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想用教义问答的形式把我的信仰写出来，我作了一下尝试。

尝试表明，这件事是多么困难，所以我担心写不出来。”^⑫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1877年12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列·尼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在发

生剧烈变化。经过不信宗教和想信教两种思想长期斗争之后，他从秋天起突然心情平静下来。他开始持斋，上教堂，祈祷。”

“有人说，社会规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规律似乎高于基督，他据理反驳，为基督教辩护。”索·安在同一天的日记里接着写道，“我很欣赏他举出的论据。基督教千百年来在我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我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就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基督教教义，那么，那些人心目中的名节和道德规范，均分世上财富的愿望，善行、人人平等的愿望，也就一概不存在了。”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那时还没有想到，也没有料到，托尔斯泰会沿着那条道路走得那么远，使她经历了许多巨大的苦难和心灵的创痛，逐渐失去了他。

1878年1月初，托尔斯泰做了一件令妻子高兴的事。他开始写一部取材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历史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些高兴，又对自己说过的话又有些怀疑，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我现在正处于某种跟我写《战争与和平》时相类似的情况，’”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1878年1月8日的日记里

写道，“‘那时我准备动手写一位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十二月党人的事迹，最初想从发生12月14日暴动事件的时代写起，后来又想从这次事件参与者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写起，但由于对1812年战争很感兴趣，而1812年战争又是和1805年分不开的，因此最后终于把整个作品都从那个时代写起。’现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又对尼古拉一世时代，而主要的是对1820年的俄土战争发生了兴趣。他着手研究这段时期。研究过程中，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的登基和12月14日暴动吸引住了他。……

“‘故事将发生在奥林匹斯神山上。尼古拉·巴甫洛德夫和整个上流社会就像是邱庇特**和诸神。而在伊尔库茨克或者萨马拉某个地方，农民迁移到那儿垦殖，有一位12月14日事件的参加者偶然来到移民中间，于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就同上流社会生活上钩了。’”^⑬

我们在托尔斯泰的一个记事本里，从1878年1月13日开始找到了许多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准备进行的大量工作，而且他已经开始搜集十二月党人的材料。他对十二月党

* 即尼古拉一世。

** 古罗马宗教中的最高神。

人的历史逐一进行研究。记载的内容如下：某个十二月党人的名字写在一页当中，其下是托尔斯泰所需要的资料，或者是他已经得到的关于12月14日起义某个参加者的资料。

“雷列耶夫 生于1796年，跟父亲住在一起。母亲分居。示威游行。一生经历。结婚之年。母亲是谁？亲属，等等，”^⑪

托尔斯泰一如通常，对这部小说作了广泛的构思。农民迁移运动，十二月党人同移居农民在西伯利亚相会，跟随十二月党人前往西伯利亚的家属所遭受的牺牲，这一切应当互相交错在一起，概括俄国生活整整几个领域。

1878年1月下旬，托尔斯泰在给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写道：“我目前正专心致志地阅读二十年代的文献，神游于那个时代，其乐趣实在无法言传。三十年代记忆犹新，却已成为历史，想起来感到既奇怪又愉快。你亲眼看到这个场面上的人物停止活动，一切凝固在真与美的庄严肃穆之中。我感到自己象一个厨子（蹩脚的），走进一个商品丰盛的市场左顾右盼，目不暇接，看看陈列的蔬菜、肉类和鱼虾，心中暗想，不知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菜肴来。我也是这样琢磨，尽管我知道自己常常想得美妙，而

后来却把菜做坏了，或者什么也没做出来！”^⑮

托尔斯泰走访十二月党人斯维斯图诺夫和米·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大量研究资料，参观囚禁过十二月党人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为了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他专程前往彼得堡，他的友人亚·安·托尔斯泰娅、尼·尼·斯特拉霍夫、弗·瓦·斯塔索夫、米·伊·谢梅夫斯基、B·A·伊斯拉文和C·A·韦涅维季诺夫和C·A·贝尔斯向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

托尔斯泰参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之后的印象十分强烈。他在3月14日致十二月党人斯维斯图诺夫的信中写道：

“我参观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他们告诉我，有一名囚犯投身涅瓦河，后来还吞服过玻璃。我知道这说的是您的事，当时心中产生的那股奇怪而强烈的感情，真是说不出来。当人们把1825年的手铐脚镣拿给我看时，我心中又掀起类似的感情。……”^⑯

象往常一样，托尔斯泰夏天很少工作，他到萨马拉庄园去了一趟，直到秋天才动笔写作，“略沃奇卡今天说，他头脑清楚，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索菲娜·安德列耶夫娜在11月11日的日记里

写道，“他今天伏案写作了，精神愉快，对写作抱有信心。可是他头痛，有点咳嗽。”^①11月16日她又记道：“略沃奇卡说：所有的构思、形象和事件都已酝酿成熟，”^②

托尔斯泰获悉彼得堡第三厅保存有十二月党人的秘密案卷、肖像和对他十分有价值的材料。他起初请求斯特拉霍夫，随后又请求亚·安·托尔斯泰娅从中斡旋批准他查阅那些材料，可是遭到了拒绝。第三厅的档案，只有经皇上特许才能查阅。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同时，托尔斯泰脑子里又在构思取材于十八世纪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主要登场人物应该就是他祖母的兄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戈尔恰科夫。托尔斯泰再次请求亚·安·托尔斯泰娅协助他查阅司法部的秘密档案，同时向莫斯科档案局写了一个申请书，要求准许他查阅该局档案。

但是事情随即搁置。托尔斯泰写了这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的几个片断之后，越来越无心回头写这些构思和布局。我们知道，托尔斯泰结束《安娜·卡列尼娜》时有多么困难，他是多么经常地考虑另一个领域，宗教哲学领域的问题。在人生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

他不可能写出第二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来。那些问题是：我们活着为了什么？我们生活的主要意义何在？我们信仰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

- ①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和三十八卷合集，第 176 页。
- ② 同上，第 179 页。
- ③ 《忏悔录》，《全集》，第十三卷，第 169 页。
- ④ 《忏悔录》，同上。
- ⑤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278 页。
- ⑥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 327 页。
- ⑦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1877 年 8 月 16 日。
- ⑧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和三十八卷合集，第 181 页。
- ⑨ 同上。
- ⑩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 125 页。
- ⑪ 《全集》，第十七卷，第 781 页。
- ⑫ 巴·伊·彼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322 页。
- ⑬ 《全集》，第十七卷，第 472 页。
- ⑭ 同上，第 453 页。
- ⑮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290 页。
- ⑯ 《全集》，第十七卷，第 482 页。
- ⑰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 123 页。
- ⑱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 124 页。

第三十四章

“疾病”

大多数人认为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软弱，而不是坚强。他们虚荣心作祟，担心降低声望，遭人耻笑，于是文过饰非，扬才露己。忏悔、谦和、引咎自责，可惜只有少数人能做到。

托尔斯泰却不怕降低自己的尊严，他向被自己怒斥过的仆人请求原谅，在学生面前认错，向妻子和子女赔不是。他感到认错要轻松得多，而继续与人挟仇怀怨，那怕错不在他一人，则是非常痛苦的。

他同屠格涅夫的裂痕早就使他感到痛苦，于是在一个心平气和的时刻（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常见），他写了一封信给屠格涅夫。

“如果我有对不住您的地方，就请您宽恕吧！”^①他在 1878 年春天写信给住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说，请求屠格涅夫把嫌隙统统忘掉，只记住他们结识初期亲密相处的日子。

“您的来信收到了，”屠格涅夫回信说，“我很高兴，也很感动。我非常乐于恢复我们以前的友谊，并且紧紧地握您向我伸出的友谊之手。”^②

这年 8 月初，屠格涅夫一家刚从萨马拉省归来，屠格涅夫便急忙赶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屠格涅夫的光临成了托尔斯泰家中一桩激动人心的事件。屠格涅夫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他那妙趣横生的谈吐，使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他本人对这次访问似乎也十分满意。

“……我清清楚楚感到使我们俩衰老的岁月已经过去，而且我们俩都未虚度光阴，”他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您同我，我们两个人都变得比十六年前聪明些了。……”^③

但是尽管许多年过去了，尽管表面上和解，但是这两位作家实际上迥然不同，所以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屠格涅夫依然是一个艺术至上论者、西欧崇拜者、浪漫主义者，他对哲学宗教问题不关心；而对于托尔斯泰，这些问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重

要，是他的生活基础。他试图同屠格涅夫交谈自己的内心思想，让屠格涅夫了解自己的神圣信念，但是屠格涅夫没有深入托尔斯泰的灵魂，而是浮光掠影地从自己的观点看待托尔斯泰的心情。

托尔斯泰在给费特的信中写道：“屠格涅夫依然如故，所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能够接近的限度。”^④

“您身体健康，使我感到快慰，”屠格涅夫给托尔斯泰写信说，“同时我也希望来信中所写的您精神上的疾病已经过去。这种病我也曾患过，它有时表现为写作开始之前的酝酿；我希望这酝酿过程在您身上已经完成。”^⑤

显而易见，屠格涅夫把托尔斯泰的“疾病”解释为艺术家在创作一部新作品之前所经历的“创作痛苦”，而不认为是托尔斯泰在探索生活的真谛，为我们的尘世生活寻找依托——寻找上帝。

屠格涅夫理解并且高度评价艺术家托尔斯泰，自从两人和解之后，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利用一切机会赞扬托尔斯泰的作品，特别是《战争与和平》，——他要讨好托尔斯泰。他不明白，托尔斯泰对自己的作品一经修改和出版后就不喜欢再回顾，也不明白托尔斯泰这时对小说已经不感兴趣。

寻找上帝的人的道路永远是孤独的，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尼·尼·斯特拉霍夫、费特）也只能作局外人，爱莫能助。他们只能捕捉到某些他们能理解，有时是他们本身也具有的思想感情，但是他们无法进入这个复杂的、丰富多采的人的灵魂深处。

在这种剧烈紧张的思想活动时期，托尔斯泰照例总是诉诸日记。

“同上帝往来，不能有中间人和旁观者，”他在1878年6月2日写道，“只有面对面，只有无人知道，无人听见，只有上帝听见你的时候，才能建立真正的关系。……”

“如果我不满足于片面的学习，尤其是不醉心于这样的学习，”他接着写道，“而希望完全认识，融会贯通那怕一点点东西，我就发现，我什么也无法知道，我的头脑对于短暂的生命，作为真正认识的工具只不过是一个玩具，一个装饰。（帕斯卡语）”

托尔斯泰锲而不舍以求解答的，究竟是哪些问题呢？“一，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二，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原因是什么？三，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四，我感到自己身上善与恶各占一半，这意味着什么？为了什么？五，我应当怎样生活？六，何谓死？这些问题最概括和最全面的说法就是：我怎

样拯救自己？我感到自己正在死亡。方生方死，我爱生活，害怕死，——我怎样拯救自己呢？”^⑥

“……开初，我不时感到迷惘，感到生命中断，似乎不知道，该怎样生活，该干什么，茫然自失，灰心丧气，”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写道，“但是这种状态一过去，我又照旧生活。后来这种迷惘时刻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老是一个样子。这种生命的中断的现象经常表现为同样的问题：活着是为了什么？那么，以后又怎么办呢？”^⑦

“……任何一个患致命的内科病症的人都发生的情况，现在出现了。起初出现隐微的不适征兆，患者不加注意，随后这种征兆日益频繁地重复出现，演变成为持续不断的病痛。病情不断加剧，病人来不及回顾过程，就已经认识到，他过去当作不适的征兆，对他实际上是世上的头等大事，这就是死亡。

“……我感到，我的立足基点崩溃了，我没有立足之地，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消失了，我无以生存。

“我的生命停止了。……

“……如果有一位女巫走到我跟前，表示愿意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没有希望，而只有过去在危急时刻形成的希望的习惯，在清醒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一个骗局，除了死，没有什么

可希望的。我甚至连认识真象的希望都不能有，因为我猜测过真象是怎么回事。生命毫无意义，——这就是真象。我仿佛活着，走着，活着，走着，终于走到了深渊面前，我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一片空茫。……

“……我是一个健康幸福的人，但是我感到自己活不下去了，——一种遏制不住的力量吸引我设法从生活中超脱。但不能说我想自杀。

“吸引我摆脱生命的那股力量比愿望更强烈、更充实、更广泛。……我想自杀的念头，萌生得也跟过去想改善生活的念头一样自然。”^⑧

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领地上徘徊，有时还带着狗和猎枪，但是脑子里老是在相同的问题上兜圈子：死要降临，那又有什么呢？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他在《忏悔录》里写道。“我害怕生活，尽量逃避生活，而同时对生活又寄托某些期望。”托尔斯泰于是不再带猎枪外出打猎，因为他害怕自己，害怕如他所说的“一时受诱惑，用过分轻而易举的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有时候完全陷入绝望，瞧着卧室与书房之间的木板间隔寻思，不知道间隔是否承受得住他的体重，于是他“把绳子藏起来，以防自己吊死在书柜之

间的横梁上，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只身独处书斋。
……”^⑨

可是托尔斯泰难道能够选择这条软弱无能者的道路吗？他心中有上帝，尽管他还没有选择那条能够更加接近上帝的捷径。他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剥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是那样强烈地眷恋着壮丽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力是无穷无尽的。他不仅热爱上帝创造的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夜莺、青蛙、蝌蚪的喧闹嬉戏，”他 1879 年 4 月 12 日在记事本里写道，“森林里的草儿有三寸高了，蒲公英花、田鼬瓣花和黄色的花儿漫山遍野。下了一整天的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有的地方温暖，有的地方清凉，就象夏天一样。”

“天气潮湿阴冷，”他在 8 月 3 日记道，“黑油油的燕麦地上，密密麻麻地站立着一捆捆浅黄色的燕麦。两个农民在割燕麦，燕子翩跹飞舞。一群鸡在院子里的羊茅草丛中觅食。翻耕的休耕地上，收割了的庄稼地上，羊儿在吃草。”

10 月 13 日。“寂无声息。雾在流动，降落。天宇明净，泛着银色的月光。树上挂着露珠，在叶芽儿尖上晃动，落到浅灰色的树叶上。这是在树林里。田野上空气温暖，万籁俱静，一点声息都清晰可闻。雾霭

流动，象画面一样迅速展开。”^⑩

而与此同时，生活正在快速前进。子女逐渐长大，财产不断增多，著作陆续出版。……这就是他的生活，他自己创造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家庭，他给这个家庭带来荣誉、尊敬和优裕的生活。……可是他对自己曾经兢兢业业经营的这一切，逐渐失去兴趣。他外表上虽然不由自主地照例参与这个生活，但是内心却已经与它相去日远。“略沃奇卡发生了什么事呢？”——妻子自问。她与略沃奇卡结婚的时候，几乎还是个小姑娘，除了自己生长的那个环境，她不能想象另外的。“爸爸发生什么事了？”——孩子们问。“怎么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呢？”

托尔斯泰在写《忏悔录》，而她的妻子却在忧伤：“略沃奇卡现在一古脑儿钻进了写作，”她在1878年11月给塔妮娅妹妹写信说。“他的眼珠直愣愣的，显得奇怪；他几乎不跟人说话，与世无争，完全失去料理生活的能力。”^⑪

她在另一封信里还写道：“略沃奇卡一个劲儿从事他所谓的‘工作’，可是，天啦！他写宗教见解，读书，思索，弄得头痛脑胀，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证明教会与《福音书》里的学说南辕北辙。全俄国未必能找出十个人会对这事感兴趣。但是没有办法。我只存一个

希望，希望他尽快结束这种状态，希望这种状态象疾病一样尽快过去。”^⑫

可是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所说的“疾病”或者“不适”，不但没有过去，反而愈演愈烈。其时（1877年），托尔斯泰延请了B·И·阿列克谢耶夫教两个大孩子谢尔盖和塔妮娅数学。阿列克谢耶夫是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头脑聪明，事业心强，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曾经随同柴科夫斯基革命小组的一批俄国人到过美国，企图在堪萨斯州建立农业公社。但是这个在美国的侨民区瓦解了，阿列克谢耶夫又回到俄国，生活十分拮据。有人建议他到托尔斯泰家去担任教席，他犹豫不决，因为托尔斯泰是“伯爵”。可是“伯爵”同这位教师很快就建立起纯朴友好的关系。社会主义者阿列克谢耶夫对东正教持否定态度，他同主人经常发生长时间的辩论和宗教讨论。托尔斯泰那时尚未对东正教完全失去信仰，还企图从东正教找到对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的答案。

1879年夏天，托尔斯泰赴基辅。

他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基辅对我很有吸引力。”^⑬“下午三点以前，我参观大教堂、洞穴，访问修道士。我对这次旅行很不满意，”他在6月14日写道。“不值得。……七点钟，我又去参观大修道

院，访问苦修士安东尼，获益甚少。”^⑩但是托尔斯泰仍不罢休。这年12月，他访问了图拉省的大主教尼坎德尔。两人谈论了信仰问题，看来谈得很诚恳。托尔斯泰向大主教倾吐了自己的想法，说打算把全部财产散给穷人，入修道院隐修。大主教大概是感到托尔斯泰心猿意马，劝他不必着急，等等再说。

托尔斯泰家里人丁已经很多了。1880年，大儿子谢尔盖十七岁，准备考大学；容貌秀丽、眼珠漆黑的塔妮娅十六岁；伊里亚刚满十四岁，他蓝眼宽肩，身材魁梧，心地善良，喜欢打猎和爱马；列夫十一岁，他是母亲的骄子，相貌酷肖母亲，黑眼睛，身材颀长，性情暴躁；玛莎九岁，她身材单瘦，脑门宽阔，相当聪明，灰色眼睛象父亲的一样凹陷，她长相难看，不得母亲欢心。三岁的安德列，脑瓜挺大，他经常生病，离不开母亲的照料，母亲对他又心疼又怜爱。1879年12月20日，第五个儿子米哈伊尔出生，这个孩子性情平静、温和，体格健壮。

七个孩子经常需要料理，所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杂事越来越多，很少有功夫注意丈夫的心情。

“……昨天睡得不好，尽作梦，有些是恶梦。早晨同略沃奇卡一起喝茶，这种机会很难得，”她在1878年11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谈论起生活

的意义、死亡和宗教等哲理问题，谈了很久。同略沃奇卡作这种交谈，总是使我精神安定。我将根据自己的认识从这些问题中找到他的智慧，也找到自己立足的基石，从而在纷繁的疑难中得到宽慰。我本想说说自己的观点，但是办不到，特别是这会儿，我已经疲倦，头又痛。”^⑮

但是这种交谈很难得。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操心的问题是往下怎样教育孩子们？应当搬到城市去住。而对于托尔斯泰，只要一想到城市生活，尤其是他目前这种心境，简直等于下地狱。孩子们自己也开始追求另一种生活。他们对与世隔绝、脱离同龄伙伴的生活感到难受。夏天另有一番景况，塔妮娅·库兹明斯卡娅姨妈带着她一大家人来作客，雅斯纳雅·波良纳欢天喜地，好不热闹。可是，冬天呢？

1878年11月16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里写道：“谢辽沙和塔妮娅老是盼望有生活乐趣，遗憾的是我能给他们提供的乐趣很少，不过我将尽力而为。”

11月19日她写道：“今天晚上我给孩子们弹奏德卡里尔舞曲，他们跳舞，很快乐，开初只有大孩子们跳，后来几个小的也跟着跳了。”^⑯

索尼娅也有她的难言之隐。她为身体羸弱的安

德留沙揪心，对经常怀孕和哺乳感到痛苦，她也希望过快乐的生活，到大城市里住一住，丈夫能理解她的心情吗？

她苦闷。她还挺年轻，才三十五岁，她也跟几个大孩子一样，希望有点乐趣。

“独自坐着，时刻等待迟迟不见动静的分娩，”她在1879年12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行将出生的婴儿令人烦恼。暮色苍茫，雾霭四合，感到生活天地狭小。孩子们和全家人都心情紧张：节日临近，分娩又无定期。”

这则日记下面有一条附记：“两天之后，1879年12月20日早晨六点，米沙出世。”^{①⑦}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有她独特的生活天地：

“安德留沙两岁零两个月，”她在1880年2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米沙七周半。安德留沙七时起床，喝橡实粉麝咖啡牛奶。他夜里尿床。他上身穿着兜兜，薄条纹绒衫，外加一件开胸罩衫，下身穿一条裤子，脚下穿的是长统吊带袜……”

“米沙身体健康，”她在19日写道，“他被裹在襁褓里，抱到户外换换空气的时候，他穿着法兰绒小衫，戴一顶小帽和意大利草帽。除礼拜日之外，天天给他洗澡，水温三十度。他经常便秘，要用温水加杏

仁油给他灌肠。……

“安德留沙咳嗽，伤风。……”

“米沙出第二个牙齿。……”

“我的奶水不够米沙吃。……”^⑮等等。

尽管她有时也不免有寂寞之感，她的生活却是充实的。但是近来，当她从襁褓、疾病和孩子们的功课上抬起她那双近视的大眼睛，把目光投向那独树一帜、如此亲近而有时又如此遥远的丈夫时，她不禁为之愕然。

他为什么写些古里古怪、毫无用处的关于宗教的议论呢？为什么不写一部象《战争与和平》或者《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新作品呢？这个魁伟坚强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呢？他那双深邃的灰色眼睛里，现在为什么这样难得闪耀出热烈、温存和快乐的光辉呢？他那隐藏在浓密的棕色胡须丛中的双唇，现在为什么这样难得一笑呢？

“这是怎么回事？”索尼娅问自己。感谢上帝，应有尽有：年轻恩爱的妻子，荣誉，优裕的生活，孩子们一个个都健壮……他本人也身体健壮，才五十二岁，还能够写出一些优秀作品。

她于是祷告上帝，希望“这种状态象疾病一样过去”。

但是“疾病”没有过去，征兆反而日见明显。

- ①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柏林拉德日尼科夫出版社 1921 年版，第二卷，第 288 页。
- ②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 350 页；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89 页。
- ③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96 页。
- ④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 354 页，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97 页。
- ⑤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297 页；《屠格涅夫书信集》，第 338 页。
- ⑥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 339 页。
- ⑦ 《忏悔录》。《托尔斯泰全集》，1913 年瑟京出版社出版，第十五卷，第 12 页。
- ⑧ 同上，第 13 和 14 页。
- ⑨ 同上，第 14 页。
- ⑩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和三十八期合刊，第 118 至 126 页。
- ⑪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350 页。
- ⑫ 同上，第 355 页。
- ⑬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给妻子的书信集》，1913 年版，第 125 页。
- ⑭ 同上，第 125 页。
- ⑮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索巴什尼科夫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 124 页。
- ⑯ 同上，第 124、125 页。
- ⑰ 同上，第 126 页。
- ⑱ 同上，第 126、127、129 页。

第三十五章

开始脱离东正教 陀斯妥耶夫斯基 亚历山大二世被刺

不仅是妻子，托尔斯泰所有的亲近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他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们家里今年常常发生口角，”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 1881 年 4 月 22 日给妹妹塔妮娅的信中写道，“我甚至曾经想离开这个家。这大概是由于我们开始过基督教生活的缘故。我觉得，以前不信基督教倒好得多。”^①

只有热爱托尔斯泰的挚友尼·尼·斯特拉霍夫一人仔细观察他的心情，懂得他内心的活动是多么紧张尖锐，这种活动别人是不可能有的，而有时甚至

还不愿意见到。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象通常一样在进行极其紧张的脑力活动。”他给丹尼列夫斯基写信说，“对于这一活动的评价，我同您大概不会一致。但是我感到惊异，而且崇拜得五体投地。托尔斯泰正道直行，始终不变，终于皈依宗教信仰，这一点也部份地表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尾声里。他对基督教理想理解得异常透彻，而且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读《福音书》加入宝山空手而回，就没看到它的真谛。他潜心研究《福音书》，对其中有些地方的解释异常通俗，异常精微。我很担心他由于不习惯叙述抽象思想，而且一般不习惯写散文，会来不及把自己的议论简洁明瞭地写出来。不过他将编写的这本书的内容，实在恢弘博大。”^②

1880年1月，托尔斯泰因事去彼得堡，照例同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见面。托尔斯泰这时已经逐渐脱离东正教。他直言不讳，激烈地向“姑奶奶”陈辞，把自己的疑惑和盘托出。他对“姑奶奶”说，她信奉的东正教建筑在谎言的基础上。这场谈话如同暴风骤雨，弄得托尔斯泰半夜不曾合眼，他没有同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辞别，便离开了彼得堡。临行前，他写了封信给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

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我知道，要求您承认那个学说的真谛——批判您在其中生活了一辈子，并且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那个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能象对待别人一样，知而不言，因为我觉得您真心诚意地爱上帝，爱美德，不会不明白上帝在哪儿。

“对我的急躁、粗鲁和卑劣的性格，请您饶恕。再见，亲爱的老友，以后再通信，如果上帝恩赐，下次再见。您的列·托尔斯泰”

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感到受了侮辱，给托尔斯泰写了封信，信中说：“这种行径就是在青年时代也令人不快，何况在我们这样的高龄。我们每次分手都可能成为永诀，不辞而别简直是不能原谅的，所以我很难原谅您这一点。”^④但是他们并未就此断绝通信。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说明自己信奉东正教的理由。

“……关键在于您的宗教信仰就是信仰我们的教会，”托尔斯泰在回信中说，“我不了解，也不同情这种信仰。但是对于那些信仰教会的人，我不置一辞。尤其是因为您还说教会训示的精髓是《登山训众》。不仅不否定这种训示，而且如果有人问我：你希望你的孩子们跟你过去那样不信教吗？还是希望

他们信奉教会训示呢？我会不加思索地选择信仰教会。我知道，全国民众不仅信仰教会训示，而且还夹杂进去了数不清的迷信，我也不把自己同信奉受难节*的村妇分开（我相信自己是真诚的），并且我敢说，我同这个村妇对真理的认识完全相等（不多，也不少）。这是因为我同这个村妇同样诚心诚意热爱真理，力求参悟真理，并且信奉真理。我强调‘信奉’，因为只能信奉我们不能理解，但也不能推翻的东西。但是要我信奉在我看来是谎言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强使自己信奉自己不可能信奉，不需要信奉的东西，为的是了解自己的灵魂和上帝，了解自己的灵魂对上帝的态度，——强使自己这样做，是同真正的信仰截然相反的行为。这是亵渎，也是为世界的统治者效劳。信仰的首要条件是爱世界，爱真理，爱上帝，心地光明磊落。……我感到自己同笃信宗教的民众完全一致，同样我也感到自己同信仰教会，同您——如果您真心信仰，而又睁大眼睛正视上帝，不是戴着眼镜，也不是眯着眼睛，——是一致的。

“终生时时刻刻想着上帝，想着灵魂，热爱世人，把这置于动物生活之上。这很简单，并不需要玩弄任

*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通常在4月末，纪念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何戏法，就象要做铁匠，必须打铁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真理，所以这真理是如此平凡，再没有比它更平凡的了，同时它对每一个人以及所有的人的幸福又是如此重要和伟大，再没有比它更重要和更伟大的了。^⑤”他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

1880年初，托尔斯泰一面写《忏悔录》，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东正教教义。他已经什么也不“信奉”了，他要理解和认识。为了认识，他开始研究神学著作，其中包括莫斯科总主教马卡里那本流传甚广的著作*。“我当时甚至一开始研究就完全相信教会是绝对正确的，就只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⑥但是托尔斯泰对教条解释不清，理解不了。

“请你们把你们所知道的真理告诉我，就以我们大家都背诵过的《宗教信条》那种形式告诉我也行。”他向神学家们呼吁，“如果你们担心我头脑愚钝，心术不正，领悟不了那些真理，就帮助我（你们知道上帝的真理，你们是神职人士，是我们的老师，）请开导我。但是请不要忘记，不管你们说什么，你们所说的将是用语言表达的上帝的真理，而语言又只有头脑才能理解。请把那些真理给我的头脑阐明。……”^⑦

* 指马卡里著的《教条神学》。

(着重号是我加的——亚·里)

托尔斯泰说：“神职人士说，要有信仰；但我必须通过头脑参悟我将要信奉的东西。”

他信仰圣父，遵照圣父的意志生活，他知道而且应该执行上帝的意志；可是要信仰三合一的上帝，信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灵和圣子——他做不到。他不能理解，于是永远抛弃了这个概念。

但是，他在抛弃自己出生、养育和成长起来的那个环境的信仰时，必须用自己的信仰去代替，用某种给予他生活指南的东西去代替，于是他开始钻研《福音书》。然而尽管他把《福音书》里的全部耶稣学说当作自己的生活指南，却仍然找不到对《福音书》里所描写的超凡绝世的奇迹的解释。他碰到了耶稣学说同正教教会布道之间的矛盾。耶稣说：“不要杀害任何人。”可是教会却在为信仰基督教的武士进行祈祷。

托尔斯泰开始翻译并且研究四卷《福音书》。他完全浸沉在宗教思想和宗教著作中，那样专心致志，以致屠格涅夫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请他前往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开幕典礼，他觉得这件事跟他需要解决的问题相比较，实在不屑一顾，所以拒绝了。屠格涅夫和整个文学界大为震惊。原因何在呢？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俄国文学的栋梁怎能不出席纪念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的盛典呢？其中必有问题……。

陀斯妥耶夫斯基本拟专程前往雅斯纳雅·波良纳劝驾，但是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眼下在埋头研究宗教问题，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连交谈都无暇顾及，所以劝他打消那个主意。格里戈罗维奇措辞更加激烈，他说：“托尔斯泰几乎疯了，也许完全疯了……。”^⑧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5月28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关于列夫·托尔斯泰，卡特科夫说：听说他完全疯了。尤里耶夫鼓动我前往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他。……但是我不去的，虽然此行可能很有意思。……。”^⑨

陀斯妥耶夫斯基当时在自由派作家中没有威望。他被认为是落后的保守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正如斯特拉霍夫在致托尔斯泰信中所说，他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孑然孤立”正因为如此，这位文静、谦虚、终生潦倒的作家在纪念普希金的大会上所取得的成功，更加出人意外。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演说形式优美，文采辉煌，对诗人理解深刻，超过迄此为止所发表的关于诗人的一切论述。陀

斯妥耶夫斯基突然受到普遍的注意。听众欣喜若狂，一阵欢呼之后，把他托起来，抬走了……

托尔斯泰没有前去出席盛典，没有听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演说，没能同他见面，尤其后来证明这是两位作家能够见面的最后机会，他为此不止一次表示遗憾。

这年9月26日，托尔斯泰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

“……我仍在从事那件工作，看来不无收获。这几天身体不适。阅读《死屋手记》。我忘了许多，重读一遍，我不知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全部新文学有比这更加优秀的作品。

“不是文笔，而是观点好得惊人：真诚，自然，符合基督精神。一部有效益的好书。我昨天津津有味地读了一整天，这种享受好久不曾有过了。您要是见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请转告他：我热爱他。”^⑩斯特拉霍夫把托尔斯泰这封评论信赠送给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这给后者带来很大的愉快。

1881年1月28日，陀斯妥耶夫斯基长辞人世……

2月3日，斯特拉霍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自从我听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去世那一分钟起，无比珍贵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可怕的空虚感一

直没有离开过我。就象半个彼得堡陷落了，或者一半文学界人士亡故了似的。尽管我跟他近来一直不融洽，但是我立即感到他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希望在他面前变得聪明善良。……他一个人等于（就对读者的影响而言）好几个杂志。他在几乎是完全敌意的文学界孑然孤立，他大胆地谈论众人指责的所谓‘诱惑’和‘疯狂’……”^①

“……我多么希望倾诉自己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感想！”托尔斯泰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您信中所写的感想，也部分表达了我的心情。我从未同他见过面，也从来不曾同他有过直接联系；突然他与世长辞，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最亲近、最珍贵、最需要的人。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同他争一日之雄，从来没有。他写的东西（优秀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越多越好。艺术成就高的作品引起我嫉妒，他的智慧也使我妒忌，但是我心里却只有高兴。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一直以为我们会见面的，暂时虽尚未见面，终有握手言欢之日。现在噩耗传来，他溘然长逝了！一根支撑我的柱石坍塌了。我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但随即清楚地认识到他对我十分珍贵，不禁潸然泪下，现在也还在落泪。他去世前几天，我读了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为感动。……”^⑫

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跟托尔斯泰一样，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正如斯特拉霍夫在致托尔斯泰信中所写的，当时人们说他“孑然孤立”，公认他所写的东西是“罪恶的诱惑”和“疯狂”。他年轻的时候醉心于革命思想，后来放弃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俄罗斯人民对耶稣基督的亲切感情，构成了他的生命和创作的基础。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比当时任何一位作家都更接近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对当时的革命潮流从来不感兴趣，也不参与。他对农奴制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他不赞同自由主义的社会舆论。关于“到民间去”，关于米哈伊洛夫斯基^⑬的民粹派观点，关于恐怖主义分子的革命精神以及“土地与自由”的革命组织^{*}，他既不理解，也不以为然。托尔斯泰知道，“民意派”实际上并不了解人民。那些革命者把民众看作一群愚昧无知的人，要发动他们去反对压迫者——俄国政府。这群并不了解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实质的人高喊什么“人民”、“人民的”之类的口号，托尔斯泰对此感到气愤。

* 1876年革命民粹派在彼得堡所建立的组织，其目的在发动农民群众向专制制度作斗争。1879年该组织分裂为“民意党”和“重分黑土党”。

托尔斯泰同那些愚昧、贫穷、受压迫的民众生活在一起，他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并且从他们日益增涨的基督教思想中寻找支柱。在庄稼汉身上，他透过他们朴质粗糙的外壳感觉到他们的精神力量、真诚的信仰和美德，从中吸取营养。

其时革命运动不断增长。

1870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俄译本第一卷问世。卡尔·马克思在西欧和美国早就享有盛名。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的共产国际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但这并未影响卡尔·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担任《纽约论坛报》的经济问题常任编辑。我们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中，也看到共产主义风气的表现。在俄国，革命运动表现为一系列的恐怖行动。

1878年1月24日，女革命家薇拉·扎苏里奇因刺杀警察总监Ф·Ф·特烈波夫被逮捕。三个月之后，经陪审裁判，她被宣布无罪。

策划了一系列刺杀沙皇的行动。1881年3月1日，终于发生一桩震撼全俄国的可怕事件——农奴的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陛下遇刺身死。

“土地与自由”党执行委员会颁发的宣言里写道：“今天，1881年3月1日，根据本党执行委员会

1879年8月26日决议，亚历山大二世被执行委员会两名委员处决。”^⑭

“多么可怕的打击，无比珍贵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写道，“我直到此刻还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是好。那位老人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开明、最仁慈的皇帝，却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这种谋杀不是由于恶意，不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是一种理论，一种主义的得意之作。人们那种泰然自若，幸灾乐祸，甚至惋惜的态度都使我气愤。……不，我们不会觉醒的。非得出现奇灾大难，许多省赤地千里，许多城市夷为平地，千百万人遭到屠杀，那时人们才会觉醒。而现在还只不过是开端。”^⑮

伊里亚·托尔斯泰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托尔斯泰一家人是怎样听到沙皇被杀害的噩耗的。

“3月1日午饭前，爸爸照例在公路上散步。

“大雪纷飞的冬天过去了，冰雪开始融化。

“道路上已经出现坑坑洼洼，凹地积水盈盈。

“天气不好的时候，图拉不通邮，看不到报纸。

“爸爸在公路上碰到一个意大利流浪汉，带着一架手摇风琴和几只占卜的鸟儿。

“他是从图拉步行来的。

“两人攀谈起来：‘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从图拉来。消息不好，我吃不下饭，鸟儿也不啄食。皇帝被刺了。’

“‘哪一个皇帝？谁刺杀的？什么时候？’

“‘俄国皇帝，在彼得堡，被人投炸弹炸死了，我在报上看到的。

“爸爸回来，立即把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消息告诉了我们。第二天报纸到了，证实所传属实。

“我还记得，这桩毫无意义的谋杀给父亲留下了多么恶劣的印象。‘这位做了许多好事沙皇，时时刻刻希望为民造福的善良老人’惨遭凶杀使他不寒而栗，这且不说。他还想着那几个凶手，想着正在安排的死刑，而且与其说是想着他们，无宁说是想着那些安排死刑的人，特别是想着亚历山大三世”。^{①⑥}

一连几天他面色阴沉，沉思不语，最后决计上书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他在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写道：“……陛下的父亲是一位做了许多好事的沙皇，是一位时时刻刻希望为民造福的善良老人。他被惨无人道地杀害，并非他的私敌杀害了他，而是死于现存制度的敌人之手：他们以全人类幸福的名义杀害了他。

“陛下已经登基，现今陛下的敌人还是那些同先帝作对并且杀害了他的人。他们之所以是陛下的敌

人，因为陛下继承您父亲的帝位，他们为了谋求那个自己正在探索的虚妄的共同幸福，一定也希望加害于陛下。

“陛下对杀害先帝的凶手，心中一定充满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对所应当担负的重任则不免有如临深渊之感。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加恶劣的处境，因为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加强烈的邪恶的诱惑。那一撮可耻的无知小儿不信上帝，扰乱民生，谋杀先帝，是国家和民众之大敌。若不将这起瘟疫扑灭，将这伙歹徒肃清，又将何以作为？这一要求并非出于一己之私怨，甚至也不是为先帝报仇，这是陛下的责任，是全俄国人民对陛下的期望。

“陛下面临极其可怕的诱惑。但是不管诱惑如何可怕，耶稣基督的学说能将其驱除：陛下周围诱惑的罗网，遇到执行上帝意志的人必将灰飞烟灭。

“《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教导：‘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居，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

接着托尔斯泰又引用了《福音书》里的几段经文。

“请陛下赦免他们，以德报怨，数百恶人中定将

有数十人离开魔鬼转向上帝。亿万苍生见陛下仁慈为怀，恩德浩荡，不计杀父之仇，必将欢欣鼓舞，感激涕零。

“陛下如果能这样做。召见他们，发给路费，安排他们移居美国，并且颁布圣谕：‘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那么不知他人作何感想，但以臣之鲁钝誓必肝脑涂地，为陛下效犬马之劳。臣将感激涕零，好似此刻这样，每当听到陛下大名则热泪盈眶。不错，臣说：‘不知他人作何感想！’但臣深信，陛下如果那么做，则仁爱之情必将如江河行地，泽及全国。

“只有一个理想可以与他们相抗衡。这就是博爱，宽恕和以德报怨。他们抛弃这个理想，不理解它，亵渎它。陛下应诏示全国以耶稣基督宽恕博爱之精神，并且躬体力行以基督教博爱之精神治国，方能消灭削弱俄国的罪恶。任何革命运动在力行耶稣基督教规的君主面前必将如蜡烛遇火，将立即融解。”^{①⑦}

开初请求巴别达诺斯采夫将这封信转呈皇上，但遭拒绝，信被退回。于是又转求他人呈递。

据说亚历山大三世读信后说：

“如果罪行是对我犯下的，我有权赦免罪犯，但是对先帝犯下的罪行，我无法赦免。”^{①⑧}

4月3日，五名谋杀解放农奴的沙皇的参与者统统被处决。

托尔斯泰写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不过是旷野里的呼号，徒劳无益。托尔斯泰痛苦万分。他的心情连他的亲人也不理解。

“绞死人——应该的，鞭笞人——应该的，没有证人就打人耳光……”托尔斯泰家中进行着这样的谈论，“民众怎能不造反呢？——真可怕……。”

在7月6日的日记里，托尔斯泰写道：

“经济革命不是可能发生，而是不可能不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倒也奇怪。”^⑨

- ①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年谱》，第274页；又见：库兹明斯卡娅档案。
- ② 《俄罗斯通报》，1901年，第142页，第8封信。
- ③ 《全集》，第63页。
- ④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伯爵小姐通信集》，第323页，第133号信。
- ⑤ 同上，第326页，第135号信。
- ⑥ 《东正教教条神学批判》，自由之声出版社出版，第9页；又见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358页。
- ⑦ 同上。
- ⑧ 《费·米·陀斯妥耶夫斯基给妻子的书信集》，中央档案馆资料，苏联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第287页。
- ⑨ 同上，第289页。

-
- ⑩ 《全集》，第六十三卷，第 24 页。
- ⑪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第 266 页，第 151 号信，写于 1881 年 2 月 3 日。
- ⑫ 同上，第 267 页，第 152 号信，写于 1881 年 2 月初。
- ⑬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 年）：政论家，批评家，社会学者。
- ⑭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拉德日尼科夫出版社出版，第二卷，第 379 页。
- ⑮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社出版，第 268 页，第 153 号信，写于 1881 年 3 月 6 日。
- ⑯ 伊·里·托尔斯泰：《我的回忆》，第 139 页。
- ⑰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381 页。
- ⑱ 伊·里·托尔斯泰：《我的回忆》。第 140 页。
- ⑲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11 页。

第三十六章

我们的生活分道扬镳了

每年夏天，塔妮娅·库兹明斯卡娅姨妈一大家人都来雅斯纳雅·波良纳避暑。这时，家里一片欢腾。

索尼娅和塔妮娅两位姨妈带着大大小小一群孩子，很不容易照看。孩子们有时跑到田野追逐爱马卡乌什卡，塔妮娅和索尼娅两位姨妈和家庭教师还没看清楚，三四个孩子就已经骑在这匹温顺的马背上，钻进密林去了。有时伊里亚带着猎枪和狗，在森林里和沼泽间整天整夜游荡，射猎沙锥、野鸭和丘鹑，妈妈不放心，有时孩子们吵嘴打架，发出刺耳的尖叫，塔妮娅姨妈走过去按着他们脑门互相碰，喝道：‘和

好了，亲个嘴儿！你们这帮淘气精，要不听话，我就罚你们去站墙角……”有时哪个男孩子又爱上了黑眸子，面貌秀丽的塔妮娅或者玛莎·库兹明斯卡娅，作母亲的又不安了，唯恐有谁不守规矩：竟然握手和接吻……有时这帮孩子坐着敞篷马车，穿过扎卡斯常年潮湿泥泞的林荫路，到沃朗卡小河去游泳，这也要人照看，以防哪个孩子被马踩着，或者被水呛着，或者伤风感冒……

经常庆祝这个或者那个人的命名日或生日，烤制大馅饼，托尔斯泰全家人到“库兹明斯基府”（托尔斯泰给取的名称）去作客，评论谁家的馅作得好，同时看着“娃娃们”，以防他们吃过多的甜食……。

厨师们炸鸡，煎羊肉，煎牛排，制作别具一格的水果冷食，还用面粉作成一座座带窗户的、浇了异常可口的奶油的小房屋。男仆人刷洗脏鞋，端食品，收拾餐具；女仆人浆衣领，熨衣裳；马车夫给马洗澡，套车卸车，给马换上男人用的或者妇女用的鞍子……大家都有各自喜爱的马。体态匀称苗条、动作矫健的塔妮娅和宽肩阔背、身强力壮的伊里亚爱马如命，骑术娴熟，——他们的骑术是父亲教的。

索尼娅姨妈很少骑马，偶尔骑骑，也给她挑选最驯良的马。塔妮娅姨妈也很少骑马，但是骑在马上沉

着大胆，潇洒好看。

但是爸爸——库兹明斯基家的几个孩子叫他“廖里亚姨爹”，——已经不同这群欢天喜地的青年人和孩子们在一起了。

这时托尔斯泰身穿满是灰尘的粗布衣裳，脚着树皮鞋，与两个同行者——他的随身仆人谢尔盖·阿尔布佐夫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位教师——正跋涉于古杨夹道的大路上，向奥普京·普斯蒂尼修道院走去。

他追求的是同朝圣者会晤，同农民交谈，接近他们的朴素的生活，了解他们有益的见解，接近朝夕与共的大自然，目的是抛弃痛苦的优闲生活的外壳之后，与那个纯真的唯一境界即上帝的世界融为一体，因为舍此生活就失去了灵魂。

途中，托尔斯泰给妻子写信说：

“下午两点。克拉皮夫纳。到达后，情况比预计的要坏。脚上打了许多泡，但是睡得香，身体状况也比预料的好。在这里买了一双麻绳鞋，穿这种鞋走路较为轻快。心情愉快，神清气爽，而且很受教益。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相见的时候身体健康，全家欢乐，你我都平安无事。我对此行决不会感到后悔。看看这上帝的世界，看看这大千世界是怎样生活的，你想象不

出是何等新奇，对于灵魂（对于人生观）是何等重要和有益。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经营和出身的那个世界，即使我们周游全球，也是看不到的。……”^①

这封信的末尾也透露出他要摆脱自己生活的狭隘天地，去寻找上帝的愿望：

“一个主要的新的感觉，就是我无论在自己和别人面前都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将自己同周围的生活环境混杂在一起。……

“但愿孩子们不惹你生气，但愿客人不讨人嫌，但愿你身体健康，但愿一切都太平无事，但愿……倘若我时时行善，你也时时行善，就会万事大吉。”^②

6月12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谈到自己的生活：

“塔妮娅的几个孩子都壮实。我的米沙，如今我也吩咐抱出去溜达溜达。天气很热，我们游泳。浆果正在成熟，你不在家，我感到寂寞。我想，这大热天你背着东西走路，一定很辛苦，我很为你的头担忧。希望你在最热的时候到阴凉地方歇歇脚，或者睡一觉，出汗的时候不要喝水和游泳，这非常有害，可能中暑。……”^③

来自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三位浑身尘土、穿着长褂和麻绳鞋的旅伴到达奥普京·普斯蒂尼后，修

道士不让他们住干净客房，打发他们到穷人住的草屋里去睡通铺，只是经托尔斯泰的仆人谢尔盖坚持，才拨给他们一个单间。

但是修道士们第二天了解到客人中间有托尔斯泰伯爵，慌了手脚，再三请他们搬到上等客房里去住。

“既然认出我来了，”托尔斯泰带着几分懊丧的心情说，“有什么法子呢，那就把皮靴和上衣给我，我得换换装。……”^①

托尔斯泰此行访问了阿姆弗罗西长老^②同他亲切交谈，进行辩论。这位长老劝说托尔斯泰忏悔并回到教会的怀抱，这没有起作用。自从访问奥普京·普斯蒂尼后，托尔斯泰同东正教离得更远了。

“坦白告诉您，我自认是个什么人呢？”托尔斯泰在同年7月15日致拉钦斯基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学说是我的生活基础。如果我在这点上犹疑不定，我就不能生存；但是东正教跟教会和政权纠结在一起，我觉得对我是一切诱惑的根源，它阻碍人们看见上帝的真理。”^③

托尔斯泰从奥普京·普斯蒂尼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在家没有呆多久。他先是应屠格涅夫的邀请，在斯巴斯科耶庄园作了两天客，接着，7月13日，

就同大儿子谢尔盖动身前往萨马拉省的庄园。

托尔斯泰的生活从外表看依然没有离开旧轨道。他继续关心萨马拉领地的收益和马，他在7月20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庄稼长的很好，尽管并非处处都好。我们领地上的庄稼长得非常好。……大约有十匹马驹都是上等好马。我没料到有这样好的马。大概秋天运回雅斯纳雅·波良纳，有的出卖，有的留下自用。尽管连年饥荒，饲料不足，花了许多钱买饲料，但是马匹还是养得很好。有的马，至少值三百卢布。……我看，收益超过一万卢布是有把握的。但是我已经多次失算，所以不敢自信。”^⑦

托尔斯泰已经完全放弃文学创作。只是有时突击式地写一写传奇故事《人靠什么活着？》。这个故事十分鲜明地描写了庄稼汉对上帝和上帝正义的信赖，描写了俄国农民的智慧、纯朴和对上帝的敬畏。

托尔斯泰在赴奥普京·普斯蒂尼修道院的途中，访问了一些旧教徒。他在萨马拉省对莫罗勘教徒*发生了兴趣。莫罗勘教徒的教义朴素，尊重耶稣基督的学说，托尔斯泰感到这些人比旧教徒亲切，容易理解。

* 莫罗勘教徒是俄国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产生的一个教派，教徒主张“自我完善”，摒弃教会仪式。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莫罗勘教徒极其有趣。我参加过他们的祈祷和《福音书》宣讲会，他们也来请我按照我的理解宣讲。我宣读了我的《教理释义》的几个片断，这些粗通文化的人的认真精神，他们的兴趣和清楚的头脑令人惊讶。我还去过加夫利洛夫卡，访问了一个安息会教徒。也颇有趣。”^⑧

但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这时却忙着另外的事：要迁居城市，她到了莫斯科，以她特有的旺盛精力物色房子，以便全家搬到城里来过冬。

大儿子谢尔盖已经满十八岁，进入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系学习。十七岁的塔妮娅，继承了母亲的绘画才能，于这年冬天 11 月进入莫斯科美术雕塑学校学习，而十六岁的伊里亚和十三岁的列夫则上波里瓦诺夫私立中学。1881 年 9 月，托尔斯泰全家迁居到莫斯科。

城市生活对于托尔斯泰是莫大的痛苦。他从来不在城市久留。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离加索壮丽的群山和咆哮的河流的环境里，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田野上和森林里，或者在萨马拉自由自在的辽阔草原上，他才能尽情呼吸，心情振奋，有一股高尚的精神力量使他超脱尘世生活，心灵与上帝融合。

“臭味儿，瓦砾，奢侈，贫穷，腐化，”他在 10 月

5日的日记里写道，“掠夺民众的恶棍集合在一起，他们招募士兵，雇用法官以保护他们寻欢作乐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利用这些人的欲望，把被夺走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男人搞这一着比较得手。妇女操持家务，男人在澡堂擦地板，给人擦背，当马车夫……。

“过了一个月。我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迁居莫斯科。大家都未安顿好，何时开始过日子呢？一切安排不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排场。不幸的人。这不是生活。”^⑩

托尔斯泰在这局促闭塞的城市生活中寻找光明。他与特维尔省的农民瓦西里·休达耶夫的结识，就是一线光明。

托尔斯泰还是夏天在萨马拉省的时候，就遇到研究俄国教派信徒生活的普鲁加文^⑪。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怀着强烈的兴趣详细询问我对各个教派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之后的观感。”普鲁加文在他所著《论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一书中写道，“但是他尤其感兴趣的是特维尔省一位刚露头角的农民瓦西里·休塔耶夫和他的学说。休塔耶夫宣扬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财产公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听说我在到萨马拉和巴特

罗夫卡之前，在特维尔省休塔耶夫那儿呆了整整一星期，几乎同他形影不离，便向我了解这个非凡的农民的个人生活和宗教观点，也问到 he 准备在村里建立村社所采取的步骤。……”^⑫

伊·里·托尔斯泰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休塔耶夫否认任何暴力，甚至反对把暴力作为抵抗恶的手段。

“他根本拒绝缴付一切赋税，因为赋税被用作军费。

“警方抄查他的家，他毫无怨言地站在一旁看着被抄，不作反抗。

“‘他们作孽，让他们作吧。我不去开门，他们要抄，来好了。我家不上锁。’他讲到被抄家时的情况说。

“他的家属支持他的信念，生活在村社，不承认有个人财产。

“休塔耶夫的儿子被抓去当兵，他拒绝宣誓，因为《福音书》里说，‘不要宣誓’，也不接受武器，因不‘武器有血腥味儿’。

“因此他被送往施里色堡感化营，在那里备受折磨。

“休塔耶夫认为按耶稣基督精神建立的村社，是

他‘按上帝意志生活’的理想的体现。

他说：‘田地不应该分，森林不应该分，房屋不应该分。那样房屋就不必上锁，警卫人员就可以撤消，贸易也无需存在，法官也不需要，战争也将被取消……大家同心同德，不分你我，一切属于村社。’从他的话里可以感觉出，他深信自己这些来自《福音书》的理想必然实现。”^⑬

这些普通人信仰的坚定，使托尔斯泰深受感动。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甘愿受苦受难，甚至赴汤蹈火。

1881年10月，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启程前往特维尔省寻访休塔耶夫。对于托尔斯泰，同休塔耶夫结识象是得到神的启示。他又在“愚昧”的农民中间找到了真正的宗教热情，找到了对耶稣基督的学说和上帝的信仰。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对他是一种“安慰”。托尔斯泰还说，休塔耶夫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给妹妹的信里写道：“略沃奇卡不仅精神萎靡，而且甚至有些麻木不仁。他不吃不睡，有时 *à la lettre* * 哭泣，我焦急得要发疯。后来他到特维尔省去了一趟，同那里的老朋友们握手言欢，接着又到一个村庄访问了一个分离派

* 法语：当真。

教徒，一个基督徒，回来后苦恼有所消释。他租了两间幽静的小厢房，每月租金六卢布，眼下已经安顿就绪，着手写作了。他工作一阵，步出书房，经过处女地，过河登上麻雀山*，在那里同庄稼汉锯木劈柴。他感到这样做很好，很痛快。”^①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把全付精力都用在家务上，所以她不明白略沃奇卡为什么老是闷闷不乐。她看到略沃奇卡对城市生活感到痛苦，可是她又有什么法子呢？她认为，要按照一定的社会习惯教育子女：要让大女儿塔妮娅进入上流社会，住宅和衣着要体面，要呼奴使婢。她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她在1882年2月3日给丈夫的信里写道：“我同男孩子们呆在家里。奥尔苏菲耶夫家的两个男孩子来了，慢条斯理地喝着茶。后来凯勒尔伯爵夫人光临，问我让不让孩子们明天去看马戏。我同意了。上午他们还要去看歌剧。这种乱七八糟的事今后长时间还会没完没了。星期六奥尔苏菲耶夫家有舞会，星期五奥波连斯卡娅邀请去她家作客。要给这个准备衣裙，给那个准备鞋子，还得给第三个准备点什么别的东西……

“小儿子身体老是不好，我又疼他，又可怜他。您

* 即今列宁山。

同休塔耶夫有能耐不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而我们这些凡人却办不到，而且我们也许并不愿意成为一个怪人，标榜自己爱全世界，从而为自己不爱任何人作辩护。”^⑮

“享你的清福吧！搞你的写作吧！不必担心。反正你在与不在都一样，只不过客人少些。就是在莫斯科我也很少看到你，我们的生活已经分道扬镳了。其实这算什么生活呢？成天价忙忙碌碌，乱糟糟的，没有思想，没有空闲，没有健康，总之，没有人生所必需的一切。”^⑯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提到的“小儿子”——阿列克谢，生于1881年10月31日。

托尔斯泰对上流社会的交际没有兴趣。他希望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他至今不曾接触过城市贫民的生活。1881年12月，托尔斯泰访问了希特罗夫市场^⑰，生平第一次面对怵目惊心、恶劣凄惨的城市贫民生活，生平第一次看到他们住宿的地方。看到这一切，他不寒而栗。

“城市的贫困，”他在《那么我们怎么办？》一文中写道，“比农村的贫困更加厉害、更加严酷。”^⑱

托尔斯泰是将要在莫斯科进行的为期三天的人口调查的八十位领导人之一，为了更加接近那些不

幸者，他表示愿意参与调查。他想给予所有他将见到的不幸者以帮助，为此，他给自己挑选了一个最穷的区。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他想承担的任务是力不胜任的。

他在那篇论莫斯科人口调查的文章里写道：“人口调查的目的是科学的。调查是社会学研究。而社会学的目的是为民造福。这门科学及其方法与其它一切科学大相径庭……

“统计员走进客栈，在地下室里发现一个快要饿死的人，彬彬有礼地询问他的身分、姓名和职业；犹豫片刻：把他登入活人名册呢？还是登入死人名册呢？接着登册，然后又往前走。……”^{①9}在该文末尾，托尔斯泰号召不要用金钱帮助这些不幸者。

“这是项真正的事业，它不需要金钱，只要动手去做，为什么不希望它将部分实现或开个头呢？对于那些身体衰弱的酒徒、尚未落网的小偷、还能回心转意的妓女，为什么不希望他们得救呢？尽管不能将全部恶习改正，但是可以认识它，同它作斗争，不是依靠警厅措施，而是依靠内在的力量，就是正经人同沾染恶习的人亲密交往，用这个办法同它作斗争。”^{②0}

但是托尔斯泰很快就明白，这种号召只不过是荒野里的呼号。贫穷是整个制度、经济上的阶级划分

和城市诱惑的产物。对个别人的赈济不是力不从心，就是没有效果。托尔斯泰有时赈济一些人，可是那些人好吃懒做，把赈款拿去喝酒，妓女游手好闲惯了，宁愿过旧的生涯。

他在《那么我们怎么办？》一文中写道：“目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过着屈辱生活，我不是用头脑，也不是用心灵，而是整个身心体会到，在莫斯科有成千上万人过着这种生活的时候，我同数千学者们大嚼煎肉排和鳊鱼，马背上垫毡子，房里铺地毯，这便是犯罪行为。——不管世界上的学者们如何对我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罪行不是发生一次就完了，而是连续不断；我过着奢侈的生活，不仅是罪行的纵容者，而是直接参与者。”^①

托尔斯泰无力改变亿万人的生活。他只能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在《那么我们怎么办？》一文中接着写道：“一个人如果当真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想奴役别人，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手段，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

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变得一年比一年清楚，后来他决计付诸实施，而这对于他的妻子却是最严酷

的判决。

“生活分道扬镳了。”

- ①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给妻子的书信集》，格鲁津斯基编辑，1913 年出版，第 130 页，第 121 号信，写于 1881 年 6 月 11 日。
- ② 同上。
- ③ 《索·安·托尔斯泰娅给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 1936 年版，第 160 页。第 56 号信，写于 1881 年 6 月 12 日。
- ④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柏林拉德日尼科夫出版社 1921 年版，第二卷，第 160 页；又见 C. И 阿尔布佐夫：《回忆列·尼·托尔斯泰》。
- ⑤ “长老”是修道院年高德劭、聪明睿智、深受尊敬的老隐修士。远非任何修道院都有长老，而且一座修道院不能同时有两个长老。
- ⑥ 《全集》，第六十三卷，第 84 页。
- ⑦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给妻子的书信集》，第 134 页，第 127 号信，写于 1881 年 7 月 20 日。
- ⑧ 同上，第 136 页，第 128 号信，写于 1881 年 7 月 24 日。
- ⑨ Л·波里瓦诺夫：莫斯科一座优秀私立男子中学的创办人兼校长。
- ⑩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21 页。
- ⑪ А·С·普鲁加文：作家，著名的分离教派研究者和民族志学者。
- ⑫ 普鲁加文：《论列夫·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主义者》，第 58 页。
- ⑬ 伊·里·托尔斯泰：《我的回忆》，第 166 页。
- ⑭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21 页。
- ⑮ 《索·安·托尔斯泰娅给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第 172 页，第 62 号信，写于 1882 年 2 月 3 日。

- ①⑥ 同上，第 174 页，第 63 号信，写于 1882 年 2 月 4 日。
- ①⑦ 希特罗夫市场：莫斯科市场之一，周围穷人聚住，以此闻名。
- ①⑧ 《那么我们怎么办？》，见《全集》，第十三版，第十七卷，第 45 页。
- ①⑨ 《论莫斯科人口调查》，见《全集》，第十三版，第十七卷，第 5 页。
- ②⑩ 同上，第 11 页。
- ②⑪ 《那么我们怎么办？》。同上，第 19 和 102 页。

第三十七章

什么是真理？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还指望丈夫对宗教问题的迷恋会冷淡下去，重新作一位关切而又严格的父亲，温存的丈夫和多产的作家，创作垂之永久、带来新的荣誉的文艺作品。而托尔斯泰心中也暗自希望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会同情他的信念，跟他志同道合。

两人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道理，谁也不能迁就对方。

“这里的溪流全涨水了，车马过不去，”托尔斯泰在1882年2月27日给妻子的信里写道，“今天结冰了，寒风凛烈，所以我又生起火来。我望着库兹明斯

基一家人住的屋子，心里暗想：他何必在一个不称心的地方当差，自讨苦吃呢？他们一家子，我们一家子，如果两下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过日子，教育子女该有多好。但是我知道，凡是荒唐的东西都能实现，而理智的东西则不能实现。就此搁笔，亲爱的，吻你和孩子们。”^①

“……我的情绪极端消沉，有压抑之感，但是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也无怨言，”他在3月1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就像一个冻僵了的人暖和过来的时候感到痛楚一样，我精神上大概也正在苏醒过来，——百感交集，于是我又回过头来控制自己。”^②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3月2日的信，渗透着对亲爱的略沃奇卡的健康和神经的爱护和关切。

“想到你（几乎整天都在想），我的心只疼，因为你现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你生活不幸。我很怜悯你，而同时又大惑不解：不幸从何而来？原因何在？周围的一切是这样美满幸福。

“请你尽力使自己幸福、快乐，如果有要我出力的地方，请吩咐，但是自然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只损害我一人。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你心情宁静，生活幸福。纸短情长，就此打住。吻你，亲

爱的，再见。”^③

他们俩深深地互相眷恋。索尼娅知道，托尔斯泰对城市生活感到痛苦，但是她认为家庭生活只能这样安排，别无它法。索尼娅在给丈夫的信里说：“我把家搬到莫斯科，造成你在这种处境，请别责怪我，爱我吧，休息吧！吻你！就此搁笔”。她劝列夫“治疗治疗”。

“……你的苦闷心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你曾经说：‘没有信仰’，想上吊。可是现在怎样呢？现在你并非没有信仰，为什么还是不愉快呢？难道你从前不知道有饥民、病人、不幸者和恶人吗？你最好看看：还有快乐、健康、幸福和善良的人。但愿上帝帮助你，我有什么办法呢？”^④

托尔斯泰感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要比莫斯科轻松愉快得无法比拟。他在这儿大自然的怀抱里总是生机蓬勃，头脑清醒，心神安宁。

“我摆牌阵，读书，思考，”他在3月2日给妻子的信里写道。“很想把那篇已经动笔的文章写出来。但是如果这个星期之内写不出来，我也不会苦恼。离开城市这个是非之地独自生活，闭门谢客，读别人关于宗教的书，听听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聊天，把人世的事撇到一边，想着上帝真是其乐无穷。阿加菲

娅·米哈依洛夫娜刚才讲了个笑话，说如果我娶了阿尔先尼耶娃，该是什么光景。‘可是现在您把她同八个孩子抛在那儿，让她支撑门户，您自己却坐在这儿梳理胡须。’”^⑤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大家都叫她加莎，还是托尔斯泰的祖母彼拉盖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农奴。象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这样的人，现在世界上已经绝迹了。她高傲、固执、机灵，能说会道，很难想象一个农奴这样傲岸不羁，这样泼辣，托尔斯泰很赏识她，喜欢同她叙旧，谈谈狗和农活。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上年岁后管理狗舍，看管托尔斯泰的猎犬，因此赢得“狗总管”的绰号。她晚年十分喜爱动物，甚至给她房里的老鼠食物吃。

塔季娅娜·里沃夫娜·苏霍京娜——托尔斯泰娅谈到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时说，“她年轻的时候长的非常美丽，许多人向她求爱，有的人是真心诚意，有的人则动机不良。但是这位高傲的美人一概拒绝，终身不嫁。她很以此自豪。

“‘您别看我现在这付丑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个美人胎子哩，’她对我说。‘伯爵夫人有时在正屋的阳台上陪客，要用手帕，便吩咐我：‘丫头！拿手帕

来!’我应道:‘马上就来,伯爵夫人!’*我端着银盘把麻纱手帕送到他们面前。老爷们瞪着大眼珠子,直楞楞地瞧着我,一个个都傻子似的!……有时老爷们在一旁窥伺,等我从这边厢房过到那边去。我出来了,他们故意打屋后面绕着走。我爬过水沟,浑身被荨麻刺伤,就是不让他们看见。他们还在那里干坐着,一个劲儿傻等。……我不喜欢这个,伯爵小姐!’……”^⑥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对托尔斯泰夫妇的悲剧理解得很模糊,她完全同情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

“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到外面散步,风和日丽,令人陶醉,”托尔斯泰在4月7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空气温暖,干燥,有的地方的小路发亮;芳草萋萋,有的象发针,有的象牛蒡草一样从树叶和稻草下面钻出来;丁香含苞待放,鸟儿已经不再啁啾,而是在絮语,幽静处所,屋角,粪堆,到处有蜜蜂在嗡嗡飞舞。

“……下午读书,然后到养蜂场和浴棚走了一趟。处处是青草、小鸟、田鼬瓣花,没有警察,没有马路,没有马车夫,没有臭味,美极了。美极了,于

* 原文是用俄语拼的法语。

是我想到你，为你惋惜。你应当尽早带着孩子们离开莫斯科，而我同几个男孩子留在这儿。”^⑦

这年夏天，由于妻子的坚持，托尔斯泰只得让步，在莫斯科织匠巷买了一所住宅。他没有到贵族住宅区去物色门面富丽堂皇、大门宽阔的住宅，他在城市寻找野趣。他找到的一座房屋既是住宅，又是别墅。

那是一座巨大的两层木屋，座落在院子当中。宅院宽敞，在宅院与街道之间立着高高的栅栏。附属房屋——厢房、门房、马车棚、牛棚、马厩，厨房——组成一个比较规矩的四边形。屋后有一座大花园，园中古木参天，浓荫匝地，野花丛生，园中央有一座高岗。一条弯弯曲曲的林荫小路通到冈顶，站在顶上可以看到邻居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家的大花园。托尔斯泰全家同奥尔苏菲耶夫家处得很融洽。

“花园里风景如画，”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坐在朝花园的窗口眺望，令人心旷神怡。你一走到外面街上，就兴味索然，心神不安。”^⑧花园的另一头，挨着啤酒厂，有一条践踏出来的宽阔的土路，直通唯一的水源——水井。井里的水用压水机抽上来，倒进一个大桶运往住宅，春秋两季用木桶挑，冬天用雪橇运。这么一个人多业大的家庭要用多少

水，是容易想见的：盥洗啦，厨房啦，每年冬天从雅斯纳雅·波良纳运来莫斯科的牛马啦，都要用水。

一名管院子的仆人每天压几次水，然后运送到别墅各处。

托尔斯泰为了减轻妻子的家务操劳，一开春就带着谢尔盖和列夫两个男孩搬到莫斯科住，家里其他人则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等房子修缮竣工再走。

新宅要操持的事多得很：修理厨房，改建炉灶，挑选糊墙纸，改造楼梯，修理地板，准备地下室贮存从乡村运来的食物：苹果、蔬菜、酸白菜和腌黄瓜、果酱和醋渍食品。托尔斯泰忙个不停，一面布置，心里不免一面嘀咕：房间的布置，糊墙纸的花色，楼梯栏杆上的小圆柱，……索尼娅中意吗？

这时，关于托尔斯泰思想转变的谣言迅速传播开去。他的一些论文已经刊登出来。他在继续撰写《四卷福音书的研究和翻译》、《教条神学批判》和《那么我们怎么办？》等文章。《忏悔录》的前言已经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了。但是正文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刊登。

托尔斯泰由于同分离派教徒来往，主要是因为同萨马拉省的莫罗勘教徒来往，受到监视。

但是这并未能妨碍那些象托尔斯泰一样探索上帝的真理的人寻求同托尔斯泰交往。这些人各式各样，非常庞杂。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结识了一位名叫米诺尔的犹太教老拉比*，跟着他学古犹太语。他读犹太文本《圣经》，决心弄通《圣经》。

1882年春天，托尔斯泰家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就是著名的画家和科学院院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他的札记中写道：“就象火花点着燃料一样，这个名字使我整个人燃烧起来。我认识到我的路没有走错，我的儿童世界没有泯灭，他保存了完整的生活，我心灵中的圣洁完美的东西都是他的赐予。我要到莫斯科去拥抱这个伟人，为他画像。……我无限热爱这个人，他为我开辟了一切。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我热爱整个生活，——这是他告诉我的，而主要的是，他也热爱生活。”^⑨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绘画在巡回美术展览会^⑩上展出，他的《最后的晚餐》受到人们的注意，声誉日隆。

盖同托尔斯泰一见如故。耶稣基督及其学说成

* 拉比——犹太教经师。

了这两个非凡人物接近的主要基础。托尔斯泰家的孩子们开玩笑地称呼盖为“老爷子”。盖的人缘好，不仅因为他笃信宗教和他的作品的艺术力量。他那水晶般纯洁的赤子之心，诚挚善良的性格象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他那双和替的浅蓝色眼睛里闪耀着慈祥的光辉，柔和的南方口音流露出温和与善良之情。他的头顶已经光秃，周围长着一圈茸毛般的细发，他的皮肤象婴儿一样光洁，脸型端正，面颊绯红——这一切象是说：“我爱你们大家，希望人人幸福，请你们也爱我吧。”大家果然都爱他。

“著名的艺术家盖在为我画像，画得很好，”妈妈在给塔妮娅姨妈的信中谈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来访时，写道，“他为人和蔼，纯朴，真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他五十岁年纪，但是已经秃头，一双浅蓝色眼睛亮晶晶的，射出慈祥的光芒。他是专程前来同略沃奇卡结识的；他对略沃奇卡表示仰慕，并且想给略沃奇卡作点什么事。我的塔妮娅已经是大人了，他对略沃奇卡说：‘请让我给您的女儿画一张像吧。’略沃奇卡答道：‘不如给我妻子画一张。’眼下我端坐

不动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我的画像身着阿拉松*花边滚边的黑色天鹅绒紧腰长裙，张嘴微笑，发式朴素，没戴假发。画的风格非常严肃非常美丽。”^⑪

尽管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本人及其家庭成员认为画像很成功，“老爷子”却不满意，有一天竟将它毁了。他说：“一位夫人身穿天鹅绒长裙端坐不动，什么也不干，看上去口袋里装着四万卢布，——这不真实。要画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的肖像。这张画不伦不类。”^⑫

直到四年之后，盖才画了一幅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抱着幼女亚历山德拉的肖像**。

“老爷子”盖对待他朋友的妻子十分亲切，十分尊敬。他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毫不费力就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处得非常融洽，很快就叫她“大姐”。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作了许多画，其中托尔斯泰特别喜爱的有《什么是真理？》、《最后的晚餐》以及后来的《耶稣殉难图》。

盖这些画离开了神化耶稣基督的世俗之见，因

* 阿拉松：法国城市，以产花边闻名。

** 原注：这幅肖像迄今仍然挂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故居展览馆的客厅里。

此东正教的卫道士们指责他把耶稣基督贬到尘世，降为凡人。

《什么是真理？》一画里的耶稣基督给观众的印象是一个备受折磨、疲惫不堪的凡人。他挨打，被人嘲笑，受苦受难，一副可怜相，而没有神的威严。画中的彼拉多筋肉强健，粗野有力；他的威严的手势，傲慢的姿态，保养得很好的、洋洋得意的体态都表现了世俗权力的粗野。他讥讽地问道：“什么是真理？”

差不多两千年以前，统治阶级认为，只有他们那些有权有势，踌躇满志的人才能认识真理，而不知耶稣基督的伟大正在于他的温顺和遭受迫害……当时这样，1884年依然如故。

这幅画被命令从展览会上撤下来，禁止展出。于是决定把它寄往美国，托尔斯泰为此还写了一封信给美国人凯南：

“……盖选择了耶稣生活中一个当时对于他和他的学说很重要，而现在对于我们大家也同样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在人的道德和理智（它表现在生活磨难中）同压抑这种意识的精巧的、好心的和自信的暴力传说的斗争中还不断出现。这样的时刻不可胜数，描绘这种时刻的作品所产生的印象，十分强烈，而且很有成效。”^⑬

尼·尼·盖给托尔斯泰的生活增添许多乐趣。托尔斯泰在1884年7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盖为人很好，可以感觉到我跟他异常投机。”

托尔斯泰在这段宗教探索时期离开了文艺创作，亲友们为此非常担忧。

屠格涅夫读了托尔斯泰寄给他的《忏悔录》，在致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中对该作品作了如下评价：

“数日前我收到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的列·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我怀着巨大的兴趣读完了它，就其诚恳、真实和说服力而言，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但是它的前提是错误的，终于导致悲观厌世，否定人生……不过，托尔斯泰仍然几乎是当代俄国最优秀的人物。”^①

两位作家互相倾慕，两人从和解时起都小心翼翼，唯恐破坏形成的友好关系，尽力避免暗礁，即意见上的分歧和性格上的差异。

托尔斯泰获悉屠格涅夫病重，由衷地感到忧伤。他读了屠格涅夫1883年6月27至28日写的信，深为感动。这是屠格涅夫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已经到了气息奄奄的时刻。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写道，“久未给您写信。实言相告，因为我一直卧病不起，快

进坟墓了。我不可能痊愈，无须指望了。我写这封信，特别是想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能够作您的同时代人，同时也是为了向您陈述我的最后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创作上来吧！要知道，您的文学才华来源于万物之母。呵！要是我能设想我的请求真的会对您产生一些作用，我将感到多么幸福！……我是个行将入土的人了，医生甚至说不出我的病症 *nevralgie stomacale* *goutteuse** 的名称。不能走动，不能吃东西，不能睡觉，由它去！这些事说起来都无聊。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请您听从我的请求吧！您收到这封短札后，请给个回信。请允许我再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您，您的妻子和您全家人。……不能再写了。……累了。”^⑮

1833年8月22日，屠格涅夫与世长辞。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学所有的中坚人物都离开了人间，就托尔斯泰一人健在了。

托尔斯泰不知是出于对屠格涅夫的怀念呢，还是希望对他表示最后的敬意，开始重读屠格涅夫的作品。有人筹备举行屠格涅夫纪念会，托尔斯泰欣然同意出席。但是政府害怕托尔斯泰发表过激的自由思想言论。莫斯科总督 Б·А·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约

* 法语：胃神经病。

见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主席 C·A·尤里耶夫，命令他“用体面的理由”宣布该会筹备的屠格涅夫纪念会“无限期推迟”。

城市生活变得对托尔斯泰日益不堪忍受。

“又在莫斯科，”他在 1882 年 12 月 22 日的日记里写道，“又忍受心灵上的痛楚——撕肝裂胆的痛楚，——有一个多月了。但是不无结果。如果你热爱上帝的美德（我仿佛正在开始爱它），热爱，就是遵循——幸福就在其中，生活就在其中，那么你也会看到，躯壳对真正的美德是一种妨碍。”^{①⑥}

他踏着台阶一步一步探索前行，踉踉跄跄，有时精疲力竭。一路上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悲观失望。在一次这样的心情阴郁时期，托尔斯泰给作家恩格尔加德写了一封信。托尔斯泰读了他的一篇文章，发现其中有许多东西也是他本人一直在思考的。这是一封忏悔信。

“……您想象不到我是何等孤独，想象不到现在的‘我’是多么受周围众人的轻视。……”“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我喝醉了，沿着这条路往家走，摇摇晃晃，跌跌撞撞，难道因此就可以说我走的路不对头吗？如果这条路不对头，请给我另指一条吧；如果我离开了大路，步履蹒跚，请你们拉我一把，扶我走向

正路，就象我乐于拉你们一样，而不要推我，不要因我走错了路而得意洋洋、兴高采烈地喊道：瞧，他想回家，可是却直往泥潭里闯。请不要幸灾乐祸，要帮助我，扶助我。因为你们不是泥潭里的鬼怪，而是人，正在归家途中的人。要知道我一个人孤零零，要知道我不希望掉进泥潭。帮助我吧，我悲观绝望，心肝欲碎。我们全迷路了，我全力挣扎，而你们每次走错了路却不但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我，反而对我进行劝解，并且高兴地叫道：瞧，大家都同我们一起陷在泥潭里。……”

1883年4月23日，雅斯纳雅·波良纳村几乎被大火烧光。托尔斯泰当时正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每当春季来临，他就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离开莫斯科回到家乡。火灾是俄罗斯农村最可怕的现象之一。没有水，也没有消防队。每个村庄平均七十五至一百户人家才有两三口井，用桔槔或者把粗绳缠在手摇轱辘上以木桶汲水。只要一家失火，几乎无法扑灭；火势象闪电似的迅速蔓延，沿着谷草顶篷、荆笆和院落，从一栋木房窜到另一栋。孩子们哭哭啼啼，女人边哭边数落，从院子里赶出来的牲口惊恐地叫……满脸烟尘的庄稼汉神情刚毅，从烈火熊熊的房屋里抢救出最后一点家具什物，用钩竿拉开燃烧的圆木。

一小时以前还是一家人栖息的地方……转眼之间化为灰烬……人们东奔西窜，呼号咒骂声不绝，乱成一团。在明亮的火光照耀下，人的身影显得特别黑。托尔斯泰也来到现场，忙着恢复秩序。从伯爵府运来一些大桶，工人也赶来支援。托尔斯泰高大的身影时而出现在这里，时而出现在那里。他指挥灭火，自己也用桶提水往火上浇。但是没能把熊熊的大火扑灭。

“我很怜悯那些庄稼人，”他给莫斯科的妻子写信说，“无法想像他们已经忍受而且还将忍受多少苦难。粮食全烧光了。所受损失如果以金钱计算，将超过一万卢布。大约有两千卢布保险金，其他一切都要靠赤手空拳筹措，生活必需品也要筹措，一家人才不至饿死。”

同一天，他又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道：

“我刚刚在火灾场察看了一遍。那情景凄惨可怕，而农民的生命力，他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的自信心和镇定情绪也令人惊心动魄。目前最缺的是燕麦种。请同谢辽沙哥哥商量商量，如果他方便，能不能开张条子给我，让我到皮罗戈沃庄园去取一百俄石*燕麦，价钱按他的最高售价付给。如果他答应，请把条子寄来，或者送来。甚至请拍个电报告知，

* 一俄石等于二〇九点九一公升。

谢辽沙肯不肯开取燕麦的条子，因为如果他不肯，就得派人去收购。”^⑮

托尔斯泰如果不是遭到妻子的反对，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有赡养家庭的义务，他很可能会大手大脚地散发自己的家财，因为这时家财已经使他感到很苦恼。他为了摆脱物质方面的操劳，于1883年5月21日交给妻子一张全权公证委托书，将全部财产交给她管理，自己则动身前往萨马拉省去处理那儿的产业。他对生产已经不再有兴趣，他卖掉牛马，将全部土地出租。同农民移民交往，同莫罗勘教徒谈论宗教，研究犹太文本《圣经》成了他当前乐此不疲的事。

而这时——

雅斯纳雅好天气，
大家快快活活，
称心如意。^⑯

这是托尔斯泰给那个所谓的“邮箱”写的一首诙谐诗的开头。这个箱子挂在正栋楼梯由下而上第二个拐弯的地方，古老的大自鸣钟旁边。人人动笔，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以当前大家注意的问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趣事、互相开玩笑的文字、诗歌，写了就

投入邮箱。星期日隆重开箱，进行宣读。大家绞尽脑汁猜这篇或者那篇投稿的作者是谁，因为没有署名。当家人的文章和诗歌语言准确，妙趣横生，引得大家齐声喝采。伊里亚·托尔斯泰在他的《回忆录》里引举了托尔斯泰一篇这类佳作。

《索尼娅姨妈和塔妮娅姨妈，
以及索尼娅姨妈和塔妮娅姨妈
的一般爱好》²⁰

……索尼娅姨妈身穿灰色游泳衣，冷得直往嘴里吸气，她沿着台阶姗姗走进浴棚；然后姿态优雅地走进水中，徐徐游向远方。

塔妮娅姨妈戴一顶破油布包发帽，颌下系着粉红色印花布带儿，奋不顾身地扑通一声跳进深水里，霎那间，她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

索尼娅姨妈害怕孩子们跳水。

塔妮娅姨妈责备害怕跳水的孩子。……

索尼娅姨妈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寻思：“谁更需要我呢？我能给谁做点好事呢？”

塔妮娅姨妈却暗想：“现在谁对我更有用呢？我应该把谁打发到什么地方去呢？”

索妮娅姨妈用冷水洗脸。塔妮娅姨妈却害怕冷水。

索妮娅姨妈爱读哲学著作，爱进行严肃的交谈，爱说骇人听闻的话，使塔妮娅姨妈为之一惊，她常常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

塔妮娅姨妈爱看小说，爱谈情说爱……

索妮娅姨妈玩槌球的时候，总要给自己找点旁的事儿做做，例如：在多石的地方撒上一层沙子呀，修理小木林呀。她说，她精力充沛，不习惯袖手闲坐。

塔妮娅姨妈恶狠狠地注视着游戏，同对方誓不两立，而将其它一切统统置诸脑后。

索妮娅姨妈宠爱小孩，塔妮娅姨妈完全不宠爱小孩。哪个孩子跌伤了，索妮娅姨妈一面抚摩他们的伤处，一面说：“我的妈呀！乖孩子，站起来，你瞧，我们揍这块地板：哼，这块坏地板，哼，这块坏地板！”那个孩子也跟着索妮娅姨妈一齐狠狠地揍地板。

哪个孩子跌伤了，塔妮娅姨妈气冲冲地揉着伤处，骂道：“叫你们这般人不得好死，一个个心眼儿都坏透了！保姆都到哪儿去了呀？让她们都见鬼去吧！给我端一盆冷水来呀，傻愣着干什么？”

孩子生病了，索尼娅姨妈脸色阴沉，翻阅医书，拿鸦片烟给孩子服用。孩子生病了，塔妮娅姨妈把他们骂一顿，给他们黄油吃……

索尼娅姨妈逢到喜事或者欢乐场合，立即掺进忧伤情调。而塔妮娅姨妈则尽情快活……

究竟谁的脚小一些？塔妮娅姨妈的小，还是索尼娅姨妈的小？至今尚无定论……

《雅斯纳雅·波良纳医院精神病患者病历》^{②1}也是托尔斯泰写的一组诙谐作品，大受欢迎。

第一号病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具有多血质的特征。属平和病人科。病人狂躁，这种病症德国精神病学者称之为 weltverbesserungs wahn*。病情：他认为能够用语言改变别人的生活。一般症状：对整个现存制度不满，指责所有的人（他本人除外），愤激多言，不注意听众反应，常常由恼怒和愤慨转变为不自然的流泪和感动。常见症状：爱干分外和无益的事，如缝靴子、擦皮鞋以及割草之类。治疗办法：对他的话置之不理，让他

* 德语：癫狂。

从事消耗精力的劳动。

第二号病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

属温顺病人科，但有时必须隔离。病人狂躁：
petrlan ta toropigis maxima*。病情：病人以为
凡事非她莫为，忙得团团转也做不完。症状：完成没有
布置的任务，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陈述不必要的
辩白，满足并无需要的要求。治疗办法，紧张工作。
禁忌：与轻浮的上流社会人士结交。

第六号病历（塔季娅娜·安德列 耶夫娜·库兹明斯卡娅）

该病人患 mania demoniaca complicata** 狂躁
症，这种病症很少见，难以痊愈。该患者属危险病人
科。病原：少年得志，安富尊荣，缺乏生活道德基础。
症状：害怕臆想的怨鬼，特别喜爱做鬼事，容易受鬼
的诱惑，即喜欢过优闲和奢侈的生活，爱生气。向往
虚妄的生活，漠视现实的生活。患者感到自己经常处

* 拉丁语：极端粗狂。

** 拉丁语：并发狂躁症。

于魔鬼的罗网中，乐于处在其中，同时又害怕魔鬼……治疗法有二：或者完全委身于魔鬼，从事魔鬼的勾当，让患者饱尝此中滋味；或者彻底与魔鬼勾当决裂。按前一种疗法，先服两大颗卖俏丸，腰缠两百万卢布，过两个月养尊处优的生活，受了侮辱然后去找调解法官。按后一种疗法，生育并抚养三四个孩子；过忙碌的生活，充实其精神。病人衣食——前一种疗法：巧克力糖，香槟酒，花边裙，一天换三套新衣。后一种疗法：白菜汤，稀饭，星期日吃甜奶渣饼，终生穿同一颜色同一式样的裙子。

“邮箱”里常常有嘲笑青年人的爱好和长辈的缺点的诗文。从来没人见怪，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盼望星期日来临。“邮箱”带来很多乐趣和生气。这桩娱乐的发起人和主角就是托尔斯泰本人。他几乎像儿童一样欢欢喜喜参加年轻人的娱乐活动，同他们一道欣赏某篇成功的诙谐诗文，他仰起头，全身颤动，笑得流出眼泪。写作《我的信仰是什么？》，研究宗教哲学并没有妨碍他参加这项娱乐活动。

1883年夏天，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脱稿，于9月底付印。但是他照例又重新改写了一遍，文章直到1884年1月底才最终定稿。这篇文章

也遭到与《忏悔录》相同的命运：书报检查机关不准印行。文章是以胶印和油印本传播出去的。

《我的信仰是什么？》比托尔斯泰以前写的各篇文章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教会，承认耶稣基督的学说，即不以暴力抵抗恶，是他的指导原则。

托尔斯泰写道：“我无意对耶稣基督的学说进行阐释，我只想讲讲自己对耶稣基督学说中告谕世人的那些朴素、清楚、明了和无可置疑的东西是如何理解的，以及那些我理解了的东西是如何改变我的心灵，给我带来安宁和幸福的。”

接着他写道：“……我过去对人生是不理解的。我觉得生活极其可怕。突然我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我明白了他的话，于是生与死对我不再是坏事，我不再感到绝望，我体验到了生之欢乐和幸福，这种欢乐和幸福是死破坏不了的。

“《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段谕言：‘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段谕言是我为人处事的圭臬。我茅塞顿开，领会了这段话的含义。耶稣基督的话说得直截了当。刹那间，并非出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挡住真理的翳障统统消失，真理的全部含义清清楚楚

地出现在我面前。‘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我突然觉得这些话象是崭新的，我以前从来不曾读到过似的。”^②

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抵抗恶论招来许多讥笑和批评。许多人故意歪曲这个原则，抹煞“暴力”一词，硬说托尔斯泰放弃与恶进行斗争，把他叫作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不信神的人。只有少数人深入领会他对《福音书》的阐释，懂得用善、宽恕和顺从的方法同恶作斗争的力量，他们信仰托尔斯泰，从他那里寻求支持和对苦思不解的疑问的答案。

1883年9月，托尔斯泰被召到县城法院，要他担任陪审员。他在9月28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今天我从克拉皮文县城回来，我被召去当陪审员。我两点多钟到达那里，法院已经开庭。我被罚款一百卢布。他们把我叫去，我说，我不能担任陪审员。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出于我的宗教信仰的原因。’后来再次问我，是否执意拒绝。我回答，绝对不能担任，说完便走了。谈话很客气。现在大概还要再罚二百卢布，还不知是否就此罢休。我想，该罢休了。我不能有别的做法，我相信，这一点你是清楚的。但是我没把被任命为陪审员的事告诉你，请你别见

怪。如果你问到或者有适当机会，我就告诉你了；但是我不想专门对你谈这件事。你会不安，会使我担忧；我本来就已经够担忧的了，所以竭力使自己心情平静。”^②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没有责怪丈夫。她9月30日写给丈夫的信里流露出一不安和体贴。

“刚刚收到你的信，”她写道，“我想，这封信到不了你手里，看来你很快就会回来。愿上帝保佑你快回来。但是陪审员一事仍然使我胆战心惊。我本想去请问费佳·彼尔菲里耶夫，看他们可能怎样对付你，又担心你不高兴这样做。但是没有收到你的回电，我感到不安：是不是你被捕了呢？

“今后不知还有多少烦恼！有事你怎能对我隐瞒呢？我感到伤心。我也许应该与你同行的。现在我想，你大概很快就会回来。如果只是罚款，就算了吧。如果要受审，那就糟糕。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不知该怎么办。不过我想，为了某种真理而发狂，这类青年人的急性病在我身上是找不到了。我多半会考虑怎样不使任何人太伤心。我写得太零乱。我还没来得及领会你信中的全部内容。此外，孩子们，柯斯坚卡，吵闹声使人头昏脑胀。当我教德留沙念书的时候，米沙把整个信舔脏了，揉成一团。

再见，希望很快团聚。但愿诸事顺利。吻你。索尼娅”^①

托尔斯泰读到妻子信中每一句理解和同情的语句时，心中是多么愉快，多么感激呵！

“我刚从柯兹洛夫卡收到你的两封来信和一封电报；——两封好极了的信。”他在9月30日的回信中写道，“我从这两封信中看出，你现在跟我离开你时一样，正处于我喜爱的那种良好精神状态，而且你早已经是这种心情（短期中断）。——这封信你独自看吧。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念你，想得这样厉害，觉得你是这样好，这样纯洁。我觉得你处处可爱。”^②

尽管思想上的分歧看来难以避免，但是相互间的深厚感情相对子女的爱使得两人都希望真的发生某种变化，生活走上正轨。

但是这个希望注定实现不了。

①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1862至1910年给妻子的信》，格鲁津斯基编辑，1913年出版，第152页第138号信，写于1882年2月27日。

② 同上，第152页第139号信，写于1882年3月1日。

③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1936年版，第184页，第69号信，写于1882年3月

- 2 日。
- ④ 同上第 185 页，第 70 号信，1882 年 3 月 3 日。
- ⑤ 《列·尼·托尔斯泰给妻子的书信集》，第 153 页，第 140 号信，写于 1882 年 3 月 2 日。
- ⑥ 塔·里·苏霍京娜—托尔斯泰娅：《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朋友和客人》，第 112 页。
- ⑦ 《列·尼·托尔斯泰给妻子的书信集》，第 158 页，第 144 号信，写于 1882 年 4 月 7 日。
- ⑧ 同上，第 176 页，第 159 号信，写于 1882 年 9 月 15 日。
- ⑨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43 页。
- ⑩ 俄国艺术家的画展，其所以名叫“巡回展览”，是因为那些画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展出，年年遍历俄国各大城市。这个画展是画家克拉姆斯科伊以及同他在 1863 年脱离艺术科学院的一群画家筹办的。
- ⑪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44 页。又见弗·瓦·斯塔索夫：《尼·尼·盖的生平和作品》，第 283 页。
- ⑫ 塔·里·苏霍京娜—托尔斯泰娅：《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朋友和客人》，第 33 页。
- ⑬ 同上，第 65 页。
- ⑭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57 页，又见：《伊·谢·屠格涅夫书信集》，第 510 页。
- ⑮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74 页，又见：《伊·谢·屠格涅夫书信集》，第 550 页。
- ⑯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68 页。
- ⑰ 《致恩格里加尔德的信》。《全集》，第六十三卷，第 112 页。
- ⑱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 1862 至 1910 年给妻子的书信集》，格鲁津斯基编辑，1913 年出版，第 186、187 页，第 171、172 号信。
- ⑲ 伊·里·托尔斯泰：《我的回忆》，第 89 页。
- ⑳ 同上，第 91 页。
- ㉑ 同上，第 97 页。
- ㉒ 《我的信仰是什么？》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483

至 485 页。

- ②③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给妻子的书信集》，第 200 页，第 182 号信，写于 1883 年 9 月 29 日。
- ②④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 1936 年版第 233 页，第 97 号信，写于 1883 年 9 月 30 日。
- ②⑤ 《列·尼·托尔斯泰给妻子的书信集》，第 201 页，第 183 号信，写于 1883 年 9 月 30 日。